





朱貞木著

篇  
本俠  
說長

龍岡女俠

上海平津書店發行

16

色

龍岡



A541 212 0034 5906B

目錄

上集

第一章	賣花翁的垂青	.....	一
第二章	六合槍與白蓮花	.....	一六
第三章	神祕的魯顛先生	.....	二九
第四章	英雄，美人，名士的遭遇	.....	四二
第五章	大將軍換却真面目	.....	五六
第六章	小洪相公的蹤跡	.....	六八
第七章	戰爭的序幕	.....	八〇
第八章	血戰	.....	九三
第九章	凱旋後的雀選	.....	一〇三

下集

第十章	李紫霄與小虎兒	.....	一一五
第十一章	三義堡與玉龍岡的關係	.....	一二七

第十二章	將軍入轂·····	一四四
第十三章	席上飛刀·····	一六〇
第十四章	流光劍的奇遇·····	一七六
第十五章	白骨坳·····	一九三
第十六章	山寨的旖旎風光·····	二〇九
第十七章	男女英雄的結合·····	二二五



# 龍岡女俠上集

朱貞木著

## 第一章 賣花翁的垂青

「英雄造時勢，時勢造英雄」，這兩句話，在高朋滿座，談古論今擋口，往往被酸溜溜的先生們顛倒價念不出口，因此便成了老生常談，倘然你要打破沙鍋問到底，問一聲究竟是英雄造時勢呢？還是時勢造英雄呢？這一問便要掂一掂斤量，不是老生常談了，照在下的少小見解，却以爲一個頂天立地的英雄，決不致被環境征服，能夠撥亂反正，雙手擎天，果然是一個英雄，便是造不成時勢，挽不了劫運，落得殺身成仁，破家殉義，也是一個真英雄，因他揚名千載，精神不死，他的毅魄血誠，不爲時間空間所限，可是這種真英雄，古今來不可多得，千百年也許見着一位兩位，至於時勢造出來的英雄，便不然了，無非因時乘勢，仗着一股幸運，成了社會驕子，在某一時代，也被人當作英雄崇拜，到了時異勢遷，也就像電光焰火，無形消滅，甚至蓋棺定論，還要翻案轉來，遺臭萬年，這種人物，古今來多得不可數計，在下無以名之，名之曰假英雄，這部書內，便是專寫這兩種英雄，鬪智角力，石破天驚的故事，不過真英雄果然難得，假英雄也有他異人獨具的才力，本書登場人物，十有其九都帶點英雄氣概，豪傑心腸，驟然看去，一時却也難以分出真假，究竟誰是真英雄？誰是假英雄，待在下慢慢寫來，諸公慢慢去評斷好了，閑話休提，在下開首便先提出一個英雄來，此

人姓沈，名廷揚，祖居江蘇太倉府崇明縣，崇明地方，雖然周圍也有幾百里方圓，却是一座四面環海的海島，原是江蘇海口淤起的一片大沙磧，成爲這座海島，島的東南兩面，都是通南北洋的汪洋大海，祇有北面接近南通州，西面接近太倉府城，兩面水路也有二三十里遠近，島中住民大半是漁戶船戶，這種船戶，是專運糟米的糧船，凡是糧船上的船戶，稱爲糧幫，他們內部有極嚴密的組織，極大的潛勢力，每一處糧船碼頭，有一個幫頭，又稱爲龍頭，好幾處碼頭聯合起來，又有一個大幫頭，這大幫頭，又稱爲老龍頭，也稱爲瓢把子，必定是輩份高本領大的人，才能勝任，在他管轄下的各碼頭糧幫，只要大幫頭一個命令出去，不管水裏火裏，必是視死如歸，絕對沒有違背一些命令的，比軍隊的紀律還要嚴肅幾倍，後來的青幫紅幫，便起源於此，當時沈廷揚的祖上，便是崇明糧船碼頭的幫頭，因此起家，在崇明縣內也算一家富豪，到了沈廷揚父親沈大眼手上，非但子傳父業，而且名頭遠大，做了太倉通州崇明三處碼頭的總瓢把子，統率着一千幾百號大小糧船，每隻船上最少有四五個船戶，大一點船上便有一二十口，這許多船如果集合起來，怕不有上萬的人，這上萬的船戶，只要沈大眼一句話，比奉着軍令還要厲害，他有這樣的魄力，一半是輩份高，有悠久的傳統關係，一半是爲人公正，武藝高強，壓得住衆人，他善於使一條齊眉熟銅棍，這條棍足有六十餘斤重，沿海一帶，無人及得，又因他早晚練習，這條熟銅棍，自出心裁，有一百五十多手的絕妙招術，因此大衆又加上一個沈百五的綽號，提起沈百五，江蘇一省無人不知，那時正值江浙沿海，時遭海寇劫掠，崇明又係海口孤懸的島嶼，環境所迫，家家都練習武藝，製備軍器，保護身家，有了沈大眼這樣首領人物，一島的人都覺有柱心骨兒，有一次來了幾百海

寇，居然被沈大眼率領着糧幫漁戶，把海寇殺得全軍覆沒，從此以後，崇明便沒有了海寇之患，這一來，他的名頭一天比一天高，產業也一天比一天的富厚，管理一千幾百號大小糧船以外，又拿出資本來，在通州太倉兩處碼頭上，開設了幾個酒樓當舖，嫌崇明一片沙土，四面環水，便在通州建造一所大房子，移家到通州居住，骨子裏雖是糧船幫頭，表面上也同富商貴紳差不多，索性又慷慨，窮人求他幫襯，多少總肯接濟一點，因此三處碼頭的住民，沒有不稱讚他一句富而好義的，到了他七十餘歲，壽終正寢這一年，他兒子沈廷揚，已有二十多歲，長得英偉秀挺，一表人才，沈大眼在世時節，自恨雖然富有，衆人推戴，無奈糧船幫頭的頭銜，終覺不雅，明朝士紳階級觀念很深，沈大眼無論如何富厚，只可在漁戶船戶以及買賣裏面稱尊，略有聲譽的士紳堆裏，便休想擠得進去，因此想從兒子身上達到既富且貴的目的，所以從小就聘請了一位通州老儒在家教讀自己兒子，替兒子取了廷揚兩個名字，也隱含着教他揚名朝廷，不要他再繼父業的了，那知沈廷揚從小便不尋常，在書房內讀書時節，果然聰穎異常，用心攻讀，到了散學以後，也十分愛惜拳棒，好在家中進出的，有的是會武藝的人，沈廷揚千方百計，求人教他，沈大眼雖然想自己兒子棄武求文，但看得自己兒子從小志高心傲，竟想做個文武全材，自然格外歡喜，索興把自己一百五十多手的熟銅棍，傳授與自己兒子，沈廷揚到了十七八歲，文學武功，都已可觀，而且第一次赴太倉府考，便名列案首，身入黌門，在明朝中一名秀才，頗不容易，一經穿上藍衫，已足榮耀鄉里，沈大眼看得自己兒子果然容易的穿上藍衫，列入士紳堆裏，將來折桂占鰲，怕不一路青雲直上，只喜得嘴都合不攏來，崇明，通州，太倉，一帶人們，自然格外恭維得不知所云了，但

是沈廷揚自己，却有他特殊的見解，特殊的志願，自從進了秀才以後，格外專心一意的練習武功起來，聽得有奇材異能的，不惜傾心結納，殷殷求教，而且揮金如土，廣事結交江湖上各色人等，只要有一技之長，便要結識結識，因此江北一帶的人，又把一個小孟嘗的綽號送與沈廷揚了，沈大眼雖然愛惜兒子，不願十分去督促他上進求功名，平日父子相對，語氣之中，也難免不流露一點自己希望來，你道沈廷揚怎樣回答，他說父親希望兒子光耀門庭，兒子何嘗不時時存在心內，不過現在朝中太監專權，一般十載寒牕求得功名的人，無非去巴結太監，何曾替國家做出一點事業來（明朝太監權柄甚重，那時魏忠賢便是太監的首領，權傾一國），而且盜賊四起，時事日非，倒不如學點實在武藝，廣交幾個豪傑，預備日後報答國家，保衛鄉里，兒子並不敢違背父命，也不敢荒廢身心，無非進取之道，與人不同罷了，當下沈大眼聽他發出這樣大議論來，暗暗點頭，昂頭思索了半晌，哈哈大笑道，好，好，我成就你的志願，可惜我已見不着你的事業了，自從他們父子這樣談論以後，沈大眼索與把全部家產，交與兒子執掌，自己不再顧問，通州，太倉，崇明三處碼頭糧船，也交他代替統率，沈廷揚人才既然出衆，武藝也說得出去，把糧船商業，都處治得井井有條，比他父親還幹練幾倍，沈大眼一死，糧幫便奉廷揚爲大幫頭，二十幾歲的人，便做糧幫的大幫頭，在他們幫內原是很不易的，他居然把三處碼頭的糧船幫弄得伏伏貼貼，足見他的才具很是不小，有一年夏天，他到太倉府城自己開的一座當舖內盤查帳目，却見當舖門首，圍着一大堆的人，鬧哄哄的還夾雜無數小孩的笑罵聲，這一大堆人，却把一座水磨磚牆的當門，堵得水洩不通，門檻上立着幾個當舖的夥計，推推搡搡死命的鬧趕，只驅不開人，有一個夥計遠遠就看見

少東家到來，越發臉紅脖子粗的大聲吆喝，沈廷揚遠遠朝着夥計一搖，自己分開圍住的人們，擠身進去一看，原來當門階石下，半蹲半坐的踞着一個怪物，一頭亂草似的頭髮，粘着無數淤泥，從頭頂分向四面披下，沒頭沒臉的蒙着，竟看不清這怪物的面貌，可是亂草似的泥髮內，却射出兩道燁燁如火的異樣眼光來，身上更奇了，這樣正在夏季熱天，在當街毒日底下，却緊緊裹着一條齷齪不堪的破棉被，那顆怪頭就在棉被中間一個破窟窿內鑽了出來，下身因為向下蹲着，被破絮裹住看不出來，四圍起鬩的頑皮孩子，笑着拾起地上的果核石屑，向怪物沒頭沒臉的擲下，他也茫然不覺，依然不聲不哼的蹲着，沈廷揚仔細看了半晌，心裏驚疑不定，因為當頭太陽灼得皮膚生痛，便從怪物身邊跨進當門，門檻上兩個夥計，慌忙躬身先導迎接進去，忽又聽得門外轟雷似的一陣大笑，沈廷揚忍不住，又翻身回到門口，一看那怪物，伸着枯臘似的手指，烏爪似的從腰後摸出一個光采奪目的硃漆酒葫蘆來，腦袋一仰，披髮後垂，露出一張奇醜怕人的怪臉，滿臉都是傷痕，竟分不清五官位置，只看見虬髯蟬結之中，一張闊嘴，一張一翕，竟把倒出來的酒，吸得點滴不流，這一來，把個英氣勃勃的沈廷揚，也看得呆了，暗想這人似顛非顛，似傻非傻，這樣的暑天身上裹着這樣棉絮，頭上半粒汗珠都沒有，既然窮得叫化一般，却又藏着這樣鮮明的硃漆酒葫蘆，真猜不透他是何種人物，正想設法盤問他幾句，猛見那怪物無端哈哈一聲狂笑，宛似半天打下一個焦雷，震得四面人的耳朵都翁翁亂叫，一聲笑畢，倏的腰板一挺，蹶然起立，回頭朝着沈廷揚有意無意噙牙一笑，兩隻爛泥腳拖着一雙打卦破履，跌踢跌踢的走向前街去了，後面兀自跟着許多頑皮孩童，一路指指點點的追着嚷着，遠遠還見那怪物高高的舉着硃紅葫蘆，若無其事的只

顧一面走，一面仰着脖子，向嘴內灌酒，沈廷揚懷着滿腹狐疑，向那兩個夥計問話，從來不曾聽到太倉有這樣一個怪物，難道是別處新來的游丐嗎，夥計答道，誰說不是，有人見他晚上在東門外破關帝廟內掛着，沈廷揚急問道，怎叫做掛着，夥計又笑道，據見他的人說，他晚上睡覺時，與人不同，兩隻脚高高的鈎住廟殿上頂樑，整個身子便這樣懸空倒掛着，鼻子裏打着雷也似的呼嚕，有人問他爲何這樣睡法，他說一年三百六十天，天天這樣睡，因爲這樣睡法，身上的寶貝便不會被人偷去，人家聽他說得好笑，想他身上的寶貝，無非一個酒葫蘆，再不然還有日當衣衫當舖蓋的一條破棉被，他居然還怕人偷了去，情願這樣懸空掛着，不是瘋子是甚麼，但是南村的徐相公，却一口咬定，說他是個異人，定有了不得的本領，還巴巴的親到關帝廟去看他，想請那瘋子到他家去，領教一點本領，却被那怪物文不對題說了無數瘋話，弄得徐相公沒奈何，乘興而來，敗興而返，也相信他是瘋子了，沈廷揚急問道，你說，南村徐相公，是不是徐潔人徐相公，夥計點頭應是，沈廷揚便不再問，暗自存在心內，便同夥計走進當內，召集執事人等，問了問買賣的細情，略查了一查帳目，休息了一下，到了日落西山，叫人備了一頭健驢，獨自一人騎驢到南村來訪徐潔人，原來這位徐潔人，在太倉也是一個響噹噹的人物，名尙廉，號潔人，原是將門後裔，世代簪纓，在南村徐姓是個大族，徐潔人一家，更是南村首屈一指的大家，潔人幼失怙恃，天姿秀逸，在十八歲上考進了武舉，此後一連幾場，都不得意，一賭氣，便守着先人產業，在家閉戶用功，不求聞達，他是將門家傳武藝，自是不凡，便是文學，也楚楚可觀，從小同沈廷揚在一處念過書，練過武，性情相投，非常合契，兩人年齡也不差甚麼，所以沈廷揚不到太倉便罷，一到

太倉，定必來看這位同僚好友，在徐家盤桓幾天，談談文，講講武，這一次，聽影計說起，徐潔人看出那怪物有絕大本領，愈發急於謀面問個究竟了，徐潔人住的南村，離城只有二十多里路，沈廷揚騎驢出城，急加幾鞭，便到了南村，一進村口，便望見徐家臨溪的一座八字牆門，左右分列着兩面光滑如鏡的大石鼓，正想催騎臨門，忽見門內急匆匆走出一個高大漢子，肩上扛着一枝花槍，槍纓槍鋒，用一尺多長的皮套子罩住，只露着下面七尺多長，酒杯粗細，統體纏絲絞筋的槍杆子，沈廷揚遠遠望見這條槍，便認得潔人家傳之物，因為徐家祖傳六合大槍，頗為有名，徐潔人平日練的功夫，都在這條家傳槍上，此刻叫人扛了出來，不知有何用意，忽又見扛槍漢子背後，又跨出一個武士裝束的美少年，仔細一認，正是徐潔人本人，慌一催鞭子，噹啷啷趕近門前，那兩人一聽鸞鈴聲響，回過頭來，沈廷揚已翻身下驢，潔人一看是沈廷揚到來，大喜，兩人握手寒暄了幾句，沈廷揚便問此刻已是傍晚時分，你叫人帶着花槍出去幹甚麼呢，徐潔人笑道，其中自然有個緣故，你來得真湊巧，本應該先請你進屋坐談，但是我與人約定在此刻會面，只好請你一同前往，也可以助一助我的膽氣，而且此事你也歡喜參與的，此事一了，我們一同回到寒舍再細細敘闊，你看如何，沈廷揚大笑道，你沒頭沒腦說了這些話，我一句不懂，究竟赴何人之約，值得這樣鄭重其事，看情形好像預備交手一般，照你平日性格，極不願在人面前顯耀的，怎的今日與往常不同，還要叫我參與呢，徐潔人微微一笑，便揶着沈廷揚的手道，此事說來話長，請同我前去，一面走，一面我把其中原因說與你聽，好在路也不遠，你的尊驢留在舍下便了，說罷，向門內喊了一個小童出來，叫他牽驢到後槽喂養，吩咐清楚，一同沈廷揚安步當車，走出村來，一面走

，一面把攜槍赴約的原因，說與他聽，原來南村雖然離城不遠，却是風景佳勝，水秀山明，離南村二三里遠，有一座孤另另的山，叫做文筆峯，拔地而起，高接雲霄，峯頭尖峭，遠看去，很像一枝椽筆，因此迷信風水的，都傳說這座山峯，正對着太平東城，天下太平，便應文風，亂世時代，便應武略，因為那座山的形象，當它一管筆一條槍都可以，這種原是信口開河，不足深考，不過這樣一迷信，文筆峯便成了出名的地方了，文筆峯的山脚下，也有十幾戶人家，這十幾戶人家，既不耕，也不織，都以種花爲業，峯腳周圍，都是花圃，文筆峯被這許多花圃一點綴真變成生花之筆了，每逢春秋佳日，太倉城內的士紳，男的騎驢，女的乘舟，都要到文筆峯遊覽一下，清明踏青，重陽登高，也是文筆峯的專利，峯脚下賣花的人，便靠此營生，徐潔人文武兼資，風流自賞，在家無事，也時常種花灌園，以作消遣，見了奇卉異葩，也不惜重金購求，好在文筆峯的花圃近在咫尺，徐潔人便成了花圃中的老主顧，有一天清早，徐潔人獨自背着手，在門前溪岸上閒步，看幾個鄰居兒童，在綠柳底下捉迷藏，捉魚蝦，一派天真爛漫，頗覺有趣，正看得高興，忽見遠遠一個鬚髮如銀的賣花翁，挑着一担花草，緩緩走到自己大門口息下肩來，坐在石階上，從搭聯袋裏摸出一枝短短的旱烟管，很自在的吸起烟來。徐潔人一望，便知文筆峯下的賣花人，凡文筆峯賣花的人挑到城內去，定必經過南村，而且總在徐家門口息一息肩，也許便在徐家發個利市，這是天天如此的，而且從文筆峯來的賣花人，十有九認識徐潔人徐相公的，但是這一個賣花翁，却是特別，明明看見徐潔人在溪岸閒步，並不叫一聲徐相公，却一面吸烟，一面向徐潔人上上下下打量個不住，因此也引起了徐潔人注意，仔細向那賣花翁一看，似乎面目甚生，只見他一身布衣草



履，同別個賣花的一般無二，只是生成童顏白髮，鬢鑠異常，尤其是兩道龍眉底下，隱着一雙黑白分明淩淩生威的眼神，頗爲奇異，看他腰板筆挺的，坐在那兒，顧盼非常，如果不看他一身粗布衣服，決不像一個賣花老者，徐潔人暗暗稱奇，緩步踱至花担跟前，再看担內疏疏落落的捆着幾束芍藥紅蓮剪春羅虞美人之類，一邊只攔着幾小盆紅白石榴，花既不多，亦無珍貴之品，心想這一點點兒花草，也巴巴的挑到城內去，未免不值，不禁向他問道，老丈，今年高壽有幾，賣花翁並不站起身，只隨口答道，賤庚小得很，七十有八，徐潔人一聽他口音雖近江北，却不是太倉土音，便又笑道，老丈在文筆峯治理花圃，想已多年，在下當到貴村，却與老丈少會，賣花翁向徐潔人看了一眼，立起身來，歎了口氣道，俺原不是此地人氏，惟楊州瓊花觀前也有幾畝祖傳花圃，一家衣食，原可無憂無慮，無奈小老兒生性梗直，今年新春頭上無端得罪了當地惡霸，自己上了歲數，膝下又有兩個嬌養女兒，難與惡霸們爭閒氣，只可棄了祖業，躲避到此，權在文筆峯下置了幾椽草屋，租了幾畝花田，將就糊口，常聽鄰居同業們說起，南村徐相公怎長怎短，想必就是尊駕了，失敬，失敬，徐潔人聽他避仇到此，又見他這樣高年，便起了恤老憐貧之念，對他說道，今天無意碰着老丈，也是有緣，在下也愛玩點花草，老丈今天可以不必進城去，担上花卉也不多，統由俺買下便了，老丈說一句價值，俺便照數奉納，老丈可早點回家休息一天，賣花翁連連稱謝道，徐相公果然名不虛傳，既承厚意，老朽這點花草，值得甚麼，不嫌褻瀆，情願奉送，請吩咐一句攔在寶宅甚麼地方，老朽替您端進去好了，徐潔人慌搖手道，這使不得，你將本圖利，怎好送人，請你在門口稍待一忽兒，俺去去就來，說罷，匆匆進門，取了錢鈔，喚了一個家童，一同出

來搬取花草，那知剛一步跨出二門，舉目一看，頓時大吃一驚，連呼奇怪，後面跟出來的書童，也驚得直跳起來，你道如何，原來那賣花老者一挑花担，蹤影全無，所有担內花草，却整整齊齊擺在門斗內，這還不足爲奇，最奇的大門外一對大石鼓，這時却對門並放着，恰巧把一座台門堵死了，這事突如其來，如何不驚，徐潔人略一沉思，且不顧地上花草和堵門的石鼓，一撩衣襟，從石鼓上面蹠了出去，一伏身，飛也似的去追那賣花老者，一直追出村口，向那直通文筆峯一條大路上望去，何嘗有賣花老者的影子，不覺脫口喊聲奇怪，難道會飛不成，因爲這條路可以望到文筆峯腳，足有二里路長，兩旁都是水稻田埂，暗想自己無非回身取錢的一忽兒功夫，那老者非但在兩座石鼓上做了手脚，連人也像會飛般飛得不知去向，真是怪事了，沒奈何轉身回到門口，想找幾個前時柳陰下玩耍的孩子，探問一下，不料這時門口冷清清的，那幾個頑童早已跑散了，心想這對石鼓，每個足有六七百斤，不是天生神力，休想移動分毫，自問絕對沒有這種力量，難道七八十歲的賣花翁，有這樣神力麼，如果說不是他，眼前一忽兒的事，不是他是誰，如果是他，這樣同我開玩笑，又是甚麼用意呢，太倉地面，雖都知道我懂得武藝，但我從來不在人面前顯露，也沒有與人較量爭勝過，諒也沒有同我故意作難的人，可是今天的事明明擺在眼前，這真真難以索解了，徐潔人思索了半天，兀自想不出所以然來，可是一對大石鼓，經人輕輕拿來堵在大門口，自己沒有力量拿開去，被好事的人一傳揚，總說某人被人生生塌了台去了，這樣一轉念，未免又恨又急，四面一看，幸喜清早時候，左右幾家鄰居，都往田中工作，南村並非要道，尙無閒人來看稀罕事兒，可是堵在門內的書童，在徐潔人跳出門外追人擋口，早已飛身進去，聞動家中，徐

潔人父母早故，自己尙未娶親，家中只有幾個叔伯弟兄，率領着許多長工，一齊出來，看得門口兩個石鼓，個個駭然，徐潔人在門外喊道，閑話少說，快拿傢伙來，我們合力把他扛回原地方再說，門內幾個人慌忙領命去尋傢伙去了，正在這擋口，忽聽得身後遠遠處哈哈一聲怪笑，這一聲怪笑，似乎從空而下，徐潔人急回頭向四處瞭望，却靜悄悄的不見一人，門內的人，也同時聽得這聲怪笑，幾乎疑惑白日見鬼，驀地又聽得怪氣的笑道，這一對小玩意兒，都拿不動，要這樣的勞師動衆，還說家傳武藝哩，這幾句冷嘲熱諷以後，衆人才聽出發話所在，是在溪邊一株綠陰如幄的大柳樹上，這時徐潔人一聽這幾句話，不由的無名火發，以爲搬石鼓開玩笑的人在此了，一個箭步，蹀到柳樹下面，正想當面責問，不料抬頭一看，又把徐潔人怔住了，原來樹上發話的人，不是那個賣花翁，是一個醜態不堪，魄如鬼怪的怪物，披着一頭黃泥髮，身上裹着一張破棉被，精赤着兩條瘦泥腿，吊着兩隻七穿八洞的破鞋，坐在一枝橫出的柳幹上，手上托着一個紅漆葫蘆，露出一張看不起人的滑稽狀態，還掛着一張椰瓢似的闊嘴，這樣的怪相，又被柳色一罩，愈發綠森森的滿身鬼氣，徐潔人等沒有看見過這樣怪物，竟也看得呆了，那樹上的怪物，却也好笑，兩隻碧熒熒的鬼眼，一閃一閃的，朝着下面徐潔人打量了幾眼，把一顆猴頭獅子的毛頭搖了幾下，自言自語道，公且眼光雖然不錯，但是可惜，忽然又歎了口氣道，「求仁得仁」，也是解脫一法，他這樣自言自語了一陣，徐潔人不知他胡唸些甚麼，忍不住喝道，你這瘋子，先頭罵我們枉稱祖傳武藝，是甚麼意思，你有甚麼本領，敢無端出口傷人，那怪物大笑道，你說我瘋，再過幾年，你比我還要瘋得厲害哩，你不信，記住我的話好了，現在閑話少說，你不是恨我譏誚你麼，好，你看我

的，這一句話方出口，人已飄然下地，徐潔人看他飛身下來，似乎比一片葉一團棉花還輕，非但下面塵土不揚，聲息毫無，連上面坐着的柳條，也紋絲不動，不禁暗暗稱奇，只見他一下樹把腰間所束的破絮草繩，緊了一緊，葫蘆往草繩上一挂，拖着一雙爛跟破鞋，踢踢踢踢走到門前，更不停留，兩臂一張，抱住石鼓，隨隨便便的便抱了起來，放向原處，放了這個，又抱那個，踢踢踢踢來回奔波了幾次，便將兩個大石鼓好好的仍歸原位了，門口石鼓一去，裏外通行，徐潔人同門內衆人都驚呆了，誰也想不到這樣窮叫化似的怪物，有這麼大力，尤其徐潔人詫異之間，心中一動，覺得今天的事，絕非偶然，定須問個明白，而且這樣奇人，豈可失之交臂，主意打定，正想近前向怪物求教，不料話未出口，那怪物已如飛的向村外逃走，徐潔人慌拔步便追，一面口中喊道，暫請留步，有事求教，那怪物好像聽不見一般，轉瞬間已跑出村口，徐潔人不捨，加緊腳行，拼命向前追去，追出村外里把路，只見那怪物兀自脚板打着屁股跑個不停，邊跑邊回過頭來喊道，你我無緣，有緣的在文筆峰等你哩，喊了這一句，愈發跑得飛風一般，一眨眼便看不見人影了，徐潔人料得自己脚步萬難追上，只可怏怏回轉，却把怪物回頭說的那句話，記在心內，回家也不對人說起，到了第二天清晨，獨自走向文筆峯，先到熟識的幾家花圃探問揚州搬來的賣花翁，住在何處，有知道的，說是這一家搬來不久，只有一個七十多歲的老頭兒，和兩個十八九歲的女子，在山腰內蓋了幾間茅屋，闢了一個小小花圃，孤另另的住在山腰內，並不與人來往，也不常見他們挑出去賣，山脚下幾家花圃，因為他們是外鄉人，那老頭兒性情又怪僻，很少有人到他家去探望的，徐潔人聽說，暗暗點頭，便從山脚一步步走上山腰，立的所在正是一座懸崖下面，從崖

側露出一條仄徑，兩旁都是刺天修竹，隨風搖曳，發出極幽韻的天籟，仄徑盡處，露出兩間新蓋的土墻茅屋，外面編着短短的竹籬，籬上纏着幾叢牽牛花，當門一座瓜棚，綠蔭撲地，籬蔓如龍，棚下矮脚竹椅上坐着一個絕色女子，穿一領褪紅紵衫，梳一個家常慵髻，低垂粉頸，正在引針度線，勤作女紅，徐潔人到了這種境界，宛如身入畫圖，癡癡的站在竹徑中間，幾乎忘記了來此何事，暗想山腰只此一家，這女子定是那賣花老者的女兒了，想不到在此得見佳人，正在癡想，猛聽得身後哈哈一聲狂笑，聲若洪鐘，遠振山谷，急回身看時，正是那賣花老者，此時却裝束不同，穿一件大袖葛袍，戴一頂寬簷竹笠，足登雲履，手挽朱藤，長鬚拂胸，儼然道貌，一見徐潔人便大笑道，徐相公興致不淺，清早便來遊山，既然枉駕，不嫌蝸居，便請稍作勾留如何，徐潔人想不到老者會從身後走來，自己正在窺探人家閨秀，未免難乎爲情，未來時預備着許多話，一時竟說不出來，但是老者似乎毫不介意，一手挽住徐潔人，走入籬門，直登草堂，徐潔人留神瓜棚下女子已不見，一進草堂，居然明牕淨几，雅潔無塵，而且書架如城，漂湘萬軸，那像賣花人的家庭，徐潔人愈發欽敬，慌不迭倒身下拜道，昨日一見老丈，令人生敬，打聽得高隱於此，特地專誠叩謁，尙乞不吝下教，啓迪後進，老者扶起徐潔人，呵癡笑道，徐相公，家學淵源，早已聞名，因爲素昧平生，未便冒昧晉謁，昨日在尊府門前略事遊戲，尙乞海涵，徐潔人一聽這話，才確定門口石鼓是他弄的把戲，想是藉此試一試自己本領的，不禁面孔一紅，囁嚅道，老丈神力，世所罕及，小子粗知半解，又鮮明師益友切磋，實在慚愧得很，倘蒙老丈不惜教誨，收列門牆，終身感激，說罷，又欲躬身下拜，老者扶住道，老朽風燭殘年，何敢當足下下問，如果足下要求進益，相

近便有強勝老朽百倍的明師，可惜足下，輕輕失之交臂，徐潔人驀然記起柳樹上的怪物，慌問道，昨天老丈走後，正擬合力搬開石鼓，忽然柳樹上躲着如此如此，一個怪物，飄身下來，極不費力的便把石鼓放向原處，在下料他有了不得的本領，原想殷殷求教，無奈那人舉動離奇，竟自跑掉，只臨走說了一句有緣的在文筆峯，所以在下今天專誠到此，聽老丈口吻，想必認識那人，便是那人語氣，也明明指着老丈，想是小子資質平凡，老丈不屑教誨罷了，老者呵癡笑道，此中自有因緣，且請安坐，容老朽慢慢告訴，說畢，用指向後壁彈了幾下，喚道，鶯兒，佳客到此，怎的還不倒茶來，只聽壁後嬌應道，阿爹勿急，阿姊到崖下挈泉水去，預備烹幾盞松花香茗款客，稍待便得，話完，便又聽得弓鞋蹣蹣，一陣折柴洗盥的聲音，徐潔人知是老者女兒，却聽老者笑道，老妻早已去世，家內只有兩個小女供應門戶，足下幸勿笑話，徐潔人慌遜謝不迭，彼此在草堂坐下，老者笑道，老朽姓高，賤號公旦，早年也曾出仕戮力疆場，五十歲以後，飽嘗宦海風波，便乞骸骨，隱居楊州瓊花觀，因素性愛花，權以此爲業，足下所見落拓不羈的那位怪人，雖同老朽交往，但是他對於自己身世却諱莫如深，屢次問他，終是裝瘋作傻，祇知他道號魯顛，原籍山東，其餘便難測其隱了，不過他一身奇才異能，瞞不過老朽兩眼，老朽閱人甚多，像這位魯顛先生的本領，實在少見，他這樣狂作態，無非看透世情，遊戲三昧罷了，現在他也雲遊到此，寄居在東門外關帝廟內，足下何妨去見他一見，他是一個忽來忽去，行蹤莫測的人，稍遲便尋不着他了，徐潔人聽得津津有味，忽地蓮步瑣碎，一個又端莊又流麗的美人，大大方方的捧出兩盞松花香茗來，在賓主面前各敬一盞以後，便退一步向潔人微微斂衽，慌得他立起身連連還揖，口中說

道，怎敢勞及女公子玉步，嘴裏這樣說着，兩隻眼未免略一平視，只見她唇不點而朱，眉不掃而黛，長身玉立，宛如空谷幽蘭，却不是初見的瓜棚下繡花女子，高老頭兒大笑道，這是老朽長女，閨名韻孃，素知足下胸襟闊大，老朽也不效世俗之態了，說罷，呵呵大笑，韻孃低頭微笑，徐步退入裏面去了，徐潔人按定心神，又坐下來，同高老頭兒深談起來，漸漸又談到武功上面，高老頭兒口若懸河，滔滔不絕，而且所說家數，竟是聞所未聞，徐潔人究竟青年好勝，把自己家傳六合槍法，不免也從嘴上顯露出來，高老頭兒居然也極力贊揚幾句，却笑道，足下家學淵源，自然與人不同，老朽的兩個小女，對於槍法，也相知半解，可惜老朽不擅長此道，年老功荒，小女們平日想求點進益，苦於沒有明師切磋，難得足下有此家傳絕技，老朽不揣冒昧，想請求足下給小女們指點一二，未知能蒙俯允否，徐潔人一聽他兩個女兒也喜武術，心裏吃了一驚，轉念這樣弱不禁風的佳人，無論如何，也練不出甚麼來，聽得高老頭兒求他傳授槍法，信以為真，嘴上雖謙讓不迭，一臉揚揚得意之色，却已洩露無遺，高老頭兒條的立起身，兩手一拍，呵呵大笑道，老朽索性疎闊，今天逢着足下個儻不拘，恰恰合了自己脾胃，現在老朽要托個大，叫一聲老弟，以後彼此可以親近親近，諒來老弟也不嫌高攀的，徐潔人大喜道，老丈休要這樣稱呼，老丈是先進，此後晚輩時時要來求教，請老丈直呼賤名好了，高老頭兒握住他的手，搖了一搖，笑道，老弟少年老成，真是難得，想不到老朽在此得了一個忘年交，說着，又伸着手指算了一算道，後天是個望日，晚上月色定必皎潔，老朽藏着一罈花釀，味尚不惡，老弟不見外，後天申酉時分，便請往顧，在俺後面花圃，趁着月色痛飲一場，老弟倘若高興，帶着家傳的傢伙，讓小女們開開眼，老朽多年荒疎

的笨笨笨腿，也許顯一顯醜，取個樂兒，讓老弟多飲幾杯，老弟，你看怎樣，徐潔人心中暗喜，却說道，怎好叨擾老丈，高老頭兒不待他再說下去，搶着笑道，老弟再說這話，便是看不起老朽，丈夫一言，後日準定恭候便了，潔人無話可說，只可唯唯答應，於是訂了後約，興匆匆回轉家來。

## 第二章 六合槍與白蓮花

原來徐潔人這時也有二十幾歲，從小沒了父母，家庭中只有幾個堂房叔伯，已是別立門戶，事事都是他獨斷獨行，太倉的名媛閨秀也不少，有人替他作伐他一味推辭，立志欲娶一個自己賞識的才貌雙全的女子，因此耽誤下來，萬不料在文筆峯遇着這樣佳人，而且是姊妹二人，一般國色，最難得天緣湊巧，同高老頭兒一見投契，還要他傳授槍法，從此日親日近，這般美滿姻緣怕不穩穩的捏在手中，又一轉念，自古好事多磨，高老頭兒不是常人，兩位佳人，也不是普通閨秀，自己雖然一向情願，未知對方已否字人，能否對自己加以青眼，他這樣顛來倒去，以口問心，便像熱鍋上螞蟻一般，一忽兒顧影自賞，在書房中沉思一回，一忽兒取出那條家傳武器來，拂拭一回，溫習溫習招數，家裏的人看他舉動有異，也猜不透他心中的事，他這樣一心貫注在兩個佳人身上，把高老頭子在門口搬動石鼓的舉動，以及種種可疑地方，都想不到了，所以聖人說得好「物有所蔽則有時而昏」，這話真一點不錯，你想高老頭兒這樣歲數，還能把七八百斤石鼓隨意搬動，輕如無物，是何等功夫，他自己又說



過戮力驅場，當然不是等閒人物，他的女兒武藝如何，雖然不得而知，但是有了這樣父親，還要求初出茅廬的徐潔人傳授武藝不成，最奇兩對石鼓堵在門口，獨在搬不動的擋口，不早不晚偏有個怪模怪樣的魯顛，躲在柳樹上，跳下來代勞，這種情節，只要細細研究一下，其中當然有所爲而爲，無奈徐潔人心無二用，怎樣也想不到這上面了，這晚徐潔人在家裏，那能好生安睡，第二天一早起來，想起高老頭兒說過魯顛在東門外關帝廟落腳，何妨去會一會這樣奇人，順便向他探一探高老頭兒的身世，主意打定，便向縣城走去，沒有多遠，到了關帝廟，抬頭一看，兩扇廟門，東倒西歪，階上一堆堆牛糞，簡直插不下腳，沒奈何，捏着鼻子，撩起衣襟，像跳溝似的蹠了進去，廟只兩進，跨進頭門，便見後殿，未進殿門，便見供桌底下伏着圓圓的一件東西，仔細一看，才認識是一個人，縮手縮腳似臥似蹲的伏在地上，身上沒頭沒腦蓋着一張破棉被，中間一個破窟窿，好像蒸籠般冒出縷縷白氣來，徐潔人還認得這張破絮便是魯顛身上的東西，這般怪形狀，也沒有第二個人，便又跨進殿內，高喊一聲魯顛先生，晚輩徐潔人專誠拜謁，經他這樣一喊，破棉被內蠕蠕微動，從窟窿內伸出一顆毛蓬蓬的頭來，活像一隻大烏龜，從硬殼裏探出龜頭一般，徐潔人看得這副怪形狀，幾乎失笑，正要申明自己欽慕之意，驀見魯顛身子一挺，鑽出供桌，指着徐潔人喝道，魯顛是誰，誰是魯顛，這樣半夜三更，來打擾老子睡覺，去，去，去，這幾個去字方出口，忽又脖子一縮，喉嚨內咕噓一陣響，一張嘴，霍的一口稠痰，竟向徐潔人當面吐來，徐潔人慌一低頭，猛聽得身後噹的一聲奇響，急回頭看時，原來殿角木架上掛着一口班駁陸離的破銅鐘，約摸也有幾百斤分量，那口稠痰，向身後飛去，正好打在鐘上，這樣一口大鐘，萬不料被這口痰

吐着，就同被人用杵撞了一下一般，非但發聲奇響，餘音繞耳，連整口鐘身，也來回搖擺起來，這口痰的力量，也可想而知了，如果被這口痰吐在臉上，還不頭破血出嗎，徐潔人受了這樣折辱，本是一臉怒容，正要發作，這一下，把他怒氣嚇回去了，暗想這怪物本領真非同小可，高老頭兒確非虛言，沒奈何忍住氣，向他下個長揖，陪着笑臉道，晚輩初次拜謁，並無開罪之處，先生何致無端加以折辱，那知魯顛滿不聽題，好像沒有這回事一般，兩臂一張，仰天打了一個呵欠，從破棉絮內掏出一個朱漆葫蘆，拔開口塞，頓時酒香撲鼻，一聞這樣酒香，誰也知道是極好的佳釀，他舉起葫蘆，眯着兩眼，骨碌碌灌入口中，葫蘆略一離嘴，便嘔舌吮嘴，唧唧有聲，這樣時停時灌，川流不息的灌個不止，徐潔人呆立在一邊，弄得大僵特僵，經過了若干時間，才見他搖一搖葫蘆，似乎已去了大半，才放下手，抹一抹亂草般的虬髯，塞好了葫蘆口，依然放入懷內，然後眯着兩眼，向徐潔人有意無意觀了幾眼，一顆毛頭點了幾點，自己叨念道，公且老眼無花，孺子尚有涵養，可惜生非其時，也做不了甚麼大事業，說罷，又深深的歎了一口氣，才伸出鷹爪似的枯手，一指徐潔人道，你既然知道我的道號，想已找到文筆峯有緣的了，又上我這兒來幹甚麼呢，徐潔人此刻看他神情語氣，毫無瘋顛之態，同初進殿門時截然兩人，可見以往舉動，都是作出來的，爲甚麼定要這樣做作，却又難以揣測，聽他這樣一問，有了談話機會，慌躬身笑道，晚輩從小愛練武功，苦無名師，迄今毫無寸進，日前幸遇先生，復蒙高老丈指引，特地專誠拜見，倘蒙先生收列門牆，肯光降舍下，俾得終身侍奉，實爲萬幸，說罷，又連連打躬，魯顛微微一笑，也不回禮，祇有意無意的說了一句，且看罷，徐潔人一聽這句話，以爲他已經應允，顧不得滿

地灰塵，便要跪行大禮，不料魯顛一伸手，把他架住，笑道，且慢，我不是早對你說，咱們無緣，你找到有緣的，不愁武藝學不成，到了明天晚上，你自然會明白其中緣故，我尚有我的事，也懶得對你說，你回去罷，說罷，竟自掉頭出殿，頭也不回，出關帝廟去了，這一來，幾乎把徐潔人肚皮氣破，心想那有這種不講情理的人，就算他有天大的本領，我也不願拜他爲師，一堵氣，匆匆走出廟外，預備回家，不料離廟沒有幾步遠，魯顛立在一株垂柳下面，裂開一張闊嘴，仰天打個哈哈道，能忍人所不能忍，才能學人所不能學，公旦之婿，非魯顛之徒也，語罷，轉身飛行，疾如奔馬，瞬時不見了蹤影，徐潔人這才明白，他種種反覆做作，原是試驗自己的，所說「且看罷」一句，也是再試驗一下的意思，却被自己誤解，着了他的道兒，當下又恨又愧，怔怔的立在關帝廟前，半晌沒有移步，猛地想到魯顛最後說了一句「公旦之婿非魯顛之徒」，其中一個婿字，下得非常奇怪，難道這個怪物，真能未卜先知，窺人之隱不成，又像故意提出這個字來，譏誚我一下，這種怪物，真是神鬼莫測，今天這個啞吧戲，只可算自作自受，一路回來，兀自忐忑不甯，時光飛快，便到了高老頭兒訂約的一天，徐潔人着意修飾一番，預備在佳人面前顯露自己槍法，索興換上平日出獵的武生裝束，一到日落申初時分，便命人扛了槍走出門來，向文筆峯進發，不料崇明好友沈廷揚不先不後到來，兩人原是情投意合，無話不談，便請沈廷揚一同赴約，一面攜手同行，一面把這番奇遇合盤托出，沈廷揚原是來打聽當舖門口怪物的，現在聽到所說魯顛，就是那怪物，又加上高老頭兒和兩位佳人，少年性情略同，自然引起好奇之心，果然興致勃勃，願同他前去做個不速之客，兩人到了文筆峯下，徐潔人忽然想起高老頭兒正有幾間草堂，別無應門的童

子，自己帶了一個下人，似乎不大合適，好在已有沈廷揚作伴，不必再帶人上山，便在山脚下接過那枝花槍，打發僕人回去，自己攜槍同沈廷揚走上山腰，慢慢的步入懸崖下那條竹徑，回頭看山下遠處，一輪紅日，已沒入地平線下，只剩一抹殘霞，飄浮天末，東面一輪新月，已漸漸升到林梢，因為晚霞尚有餘采，却顯不出月色來，峯脚四圍的花圃內，一家家的炊烟，縷縷上升，望到從南村來的道上，幾個賣花翁挑着空担回家來，人只有寸許長，真像畫裏一般，兩人賞玩了一回，步入竹徑深處，已到高家籬門外面，沈廷揚點頭贊歎道，屋小於舟，人淡如菊，真是隱者之廬，你看山脚下也有許多草廬，便覺有霄壤之隔，徐潔人笑道，你回頭見着高老丈丰采談吐，又不知怎樣欽敬哩，兩人正這樣說着，草堂內高老頭兒似已聽得他們談話聲音，哈哈大笑迎出門來，尙未覲面，已聽他一路大笑道，老弟真是信人，果然如約而降，笑音未絕，人已迎到籬邊，慕見徐潔人身旁，還有一個面如冠玉劍眉星目的英武少年，不覺微然一愕，徐潔人便介紹道，這位是晚輩同臆至友，崇明沈廷揚，聽晚輩說起老丈，非常仰慕，渴於叩見，故而不嫌冒昧一同到此，徐潔人說罷，沈廷揚早已趨前一躬到地，高老頭兒拉着沈廷揚的手，上下端詳了一回，驚問道，足下莫非是崇明鼎鼎有名的小孟嘗麼，沈廷揚慌笑答道，承老丈見愛，賤名何足掛齒，高老頭兒似乎高興異常，一手拉住潔人，一手攜着廷揚，呵呵笑道，想不到二傑同臨，此緣非淺，說話之間，賓主已進草堂，徐潔人先把手上那支槍倚在堂外，然後進屋，這時草堂內點起幾支巨燭，高老頭兒一疊聲催獻香茗，只聽得堂後鸚鵡聲嚶嚶的嬌笑道，魯老叔一個人坐在花圃內，等得不耐煩，說是同他們後生小子客氣甚麼，願意獻醜，便逕到後圃來好了，還有許多難聽的話，女兒不便學

說，你老何妨真個邀客同到後圃，免得魯叔一人寂寞，再說月亮兒也快上來了，說罷，又格格一陣嬌笑，沈廷揚徐潔人隔壁聽到這一陣吳儂軟語，宛如燕語鶯啼，其聲清而韻，比琴簫還好聽，兩人只管領略隔壁的嬌音，却沒有聽清楚另有一客先到，只見高老頭兒呵呵笑道，我只顧迎接佳賓，却把老友冷擱在後面，難怪他要生氣了，也罷，兩位不嫌簡褻，我們就到後圃月下談心，老朽那位老友，已先一步到此，不妨給兩位引見一下，兩人自然唯唯應是，高老頭兒便當先引路，走入堂後，兩人跟着，留神草堂後身是一間過堂，左右對列兩間屋子，廬簾靜下，不見芳蹤，只一股似麝似蘭的幽馨，微微從簾內飄曳出來，跨出過堂，便是一個小小場圃，也不過一畝多地，右面編着麂眼竹籬，沿籬種着各色花卉，靠左一面，却是懸崖的峭壁，壁下掘出一泓池塘，滿種着荷花，碧葉白蓮，清氣撲人，別俱幽馥，塘內淙淙水響，原來峭壁上嵌着幾道細泉，直注塘內，塘邊蓋着一座茅亭，亭中設一張圓圓的石桌，散放着幾張竹椅，一張椅上已坐着一人，却抱着頭伏在桌上，似乎吃醉酒似的，亭外便是一片沙土，即此便見高老頭兒決非賣花爲業，那有花圃留着一大片空地的，當下高老頭兒引着兩人向那座茅亭走去，初時兩人跟在高老頭兒身後，離着亭稍遠，月色迷離，只看出亭中依稀有人伏在桌上，看不出衣服形態來，這時預備進亭，徐潔人看清那人頭上的亂髮，身上的破絮，不是魯顛是誰，想起昨天被他奚落，不免老大吃驚，正想暗地知會沈廷揚，高老頭兒已跨進亭內，揚聲大笑道，佳客已到，明月將升，不要辜負良夜，笑聲未絕，魯顛欠伸而起，一睜目，便似兩道閃電，向兩人射來，徐潔人在白天已見他眼神與衆不同，此刻在黑夜裏，愈發覺得燦燦如火，加上他一頭亂髮，便像貓頭鷹一般，此時沈廷揚也明白這人就是當舖門

口所見的怪物，也就是潔人所說的魯顛，被他眼神一罩，也自暗暗吃驚，那魯顛立起身來，並不與衆人爲禮，只兩眼釘着沈廷揚看了半天，用手一指，呵呵笑道，你也來了，好，好，高老頭兒笑道，彼此聚聚首，大有良緣，諸位快請安坐，老朽略治一點水酒，且告失陪，容老朽去整治出來，徐潔人慌攔阻道，老丈不要多費，我們清談一回罷了，魯顛條的掏出葫蘆，交與高老頭兒笑道，令媛親手釀的一種百花露，今天要多叨光一葫蘆，快去，快去，俺們的酒蟲已向喉嚨爬上來了，高老頭兒接過葫蘆，笑喝道，你這老饕，偏讓你酒蟲嘔出嘴來，咱們看看酒蟲是甚麼樣兒，也許同你這般怪形狀一模一樣，說罷匆匆進內去了，高老頭兒一走，徐潔人沈廷揚齊向魯顛拜揖，徐潔人便說起關帝廟內一擋事來，力陳愧悔，請他原諒，魯顛大笑道，過去的事說他作甚，你且靜坐，我與這位沈先生却有幾句話要談一談，沈廷揚大喜，慌問有何見教，魯顛微笑道，日前你從通州到此，我們在當舖會面，你必定奇怪我這副怪形怪狀，當時看你情形，便知你很想同我講話，其實我特地在當舖門口坐着，特地候着你哩，沈廷揚吃驚道，先生素昧平生，何以知在下那時到當舖去呢，魯顛笑道，我一到此地，便聽到小孟嘗的鼎鼎大名，怎能不見識見識，何況還有其他重要的事呢，我上崇明去見你，不想撲一個空，探得你剛動身到此地來，我回頭便急行幾步，坐在你家當舖門口等候你了，本想一見你面，就同你談一談，轉念我這身怪模怪樣，容易招人疑慮，便暫先離開，和這老友商量另外一樁事，不意有緣的畢竟聚在一塊兒了，言罷大笑不止，沈廷揚聽得驚疑莫測，徐潔人也弄得莫名其妙，沈廷揚笑道，老先生所說特地候着在下，諒必定有見教之處，現在可否乞道其詳，魯顛正待開口，忽然向亭外一指道，主人送酒來了，且待盡了酒興再和

你說不遲，兩人回頭一看，只見高老頭兒當先捧着一罈酒，後面跟定兩個丰姿絕世的佳人，各自托着一盤酒肴杯壺之類，嫋嫋婷婷的走向亭子來，兩人慌立起身謙遜不迭，高老頭兒笑着，把酒罈放在亭角，讓兩女在桌上佈置好杯箸酒餚，一一停當，放下手中木盤，然後從容不迫的齊向兩人歛衽爲禮，而且嬌滴滴的說了一句，水酒粗肴，有慢佳客，幸勿見罪，荒得兩人還禮不迭，高老頭兒指着兩女說道，這是長女韻孃，次女鶯孃，兩君都是一時俊彥，毋庸嫌疑，再說老朽並無應門三尺之童，故而出來相見，兩君幸勿笑話，兩人正在謙讓，魯頰却拍着手道，笑話，笑話，也是佳話，韻孃鶯孃聽他這樣一說，低頭一笑，便提着托盤，行如流水般姍姍進室去了，沈廷揚初見兩女，雖不敢舉目正視，只覺容光煥發，目所未見，兩女進去許久，兀自覺得惺惺不甯，亭內高老頭兒却已肅容就座，酒斟一巡，魯頰高踞上座，酒到杯乾，宛如長鯨吸川，徐沈兩人幾杯以後只覺桌上的菜，杯中的酒，雖非山珍海味，玉液瓊瑤，可是經過絕色佳人親手烹調出來，便覺芬芳滿頰，美不勝收，恰好這時皓月懸空，照徹亭園，峯影入杯，荷香襲袖，加上鬚眉高古的高公旦，狂態驚人的魯頰，真有飄飄欲仙隔離塵世之概，徐沈兩人也自興高采烈高談闊論起來，席間又漸漸談到武功上去，沈廷揚已知高公旦魯頰在座，那有自己發揮的餘地，可是徐潔人思想，又是不同，他時時刻刻惦記着兩位佳人，要自己傳授祖傳槍法，不管孔夫子門前賣百家姓，也要賣他一手，無奈高老頭兒一味講論武功奧妙，並不提起這檔事來，自己如何插得進去，不料多吃酒少開口的魯頰，却像知道他心事一般，這時忽然一指徐潔人笑道，空談不如實驗，你的祖傳六合槍，係自己信得及的，何妨在這明月之下玩幾套我們看看，否則你老遠扛着一枝槍來，又老遠的扛

回去，未免對不起那條槍了，這幾句話，誰也聽得出話中有刺，連沈廷揚也覺得不好意思起來，身受的徐潔人，自然越發如芒在背了，那知高老頭兒滿不理會，酒杯一放，兩掌脆生生一拍，哈哈大笑道，你不提起，老朽幾乎忘記，徐老弟祖傳絕藝，早已聞名，原是老早約請徐老弟帶來玩幾下開開眼的，趁此明月，讓老朽去拿槍進來，叫小女們也來見識見識，說罷，振衣而起，邁步出亭，這檔口徐潔人懊悔不迭，想阻止高老頭兒不去拿槍，可是那條槍明明自己抗來的，既然扛來，自然存心要露一手，阻止的話如何說得出口，來的時節，又料不到魯顛也會在場，無意中又邀上一個沈廷揚，廷揚是自己投契朋友，當無關係，只有這個冷嘲熱諷的魯顛，實在令人難受，事已如此，也只好硬着頭皮，幹他一下，暗想我家祖傳六合槍，雖然上不了魯顛的眼，那兩位佳人加以青眼，也未可知，徐潔人肚內暗自打算，旁觀的沈廷揚，却炯如觀火，暗想徐潔人今天要出醜，在高老頭兒去拿槍擋口，本想托詞宛阻，無奈高老頭兒舉步如飛，話未出口，人已離亭，這時向亭外一看，高老頭兒已笑容可掬的扛着槍來了，只見他走到亭側空場中心，隨手掉過槍尖，漫不經意的向地上一插，這一插，却把兩人嚇了一大跳，只見那條八九尺長的一條槍，竟插下去六七尺，留在地面上的也沒有多長了，這種花圃，雖是土地，看去似乎浮鬆鬆的，其實高老頭兒和兩個女兒早晚在這空場練習武藝，早已踏得結結實實，比打撻過的三和土還要堅固幾分，你想把一條槍插下去這許多，是何等力量，這一下便把徐潔人嚇得心驚肉跳，回頭要自己試練槍法，當然要待自己拔出士來，自問考武舉雖然搬過幾百斤石頭，開過頭號硬弓，但是這種力量，却是沒有試過，而且進亭時走過空場，覺得脚下地土很是結實，一條槍插下這樣深，自問絕對拔不出來，這



第一個難題便考倒了，還談得到在佳人面前顯一顯祖傳槍法嗎，徐潔人這份難過，也就不用了，可是當時高老頭插好了槍，一瞬的功夫，進亭坐下，却又說道，我們今天難得聚會，又難得這樣明月，徐老弟沈先生都尚未盡興，再喝幾巡，然後趁着酒興，我們再出亭去玩幾踏功夫不遲，這樣一說，鬚髯延長了徐潔人臨刑的時間，尚可苟延殘喘，不過徐潔人提心弔胆，如何還能吃得下酒去，面上又不能不竭力矜持着裝出坦然樣子，這其間沈廷揚深知老同學說不出的苦處，知道他平日用的武功，都是按照祖傳規矩，全在武考場中着眼，絕對沒有奇異功夫，自問比他也不見得高明多少，可是自己交友廣闊，所見父輩中有奇材異能的人也不少，像鐵布衫鷹爪力重拳氣工等類功夫，也略涉一二，不過沒有深造，像要拔起這條槍來，雖沒有十分把握，如用盡平生之力，也許弄得出來，潔人已被他們擠兌到此種地步，除自己去替他解圍，尚有何人，好在自己是局外人，拔不起來，也沒有十分關礙，當下暗暗打定了一個主意，每逢高老頭兒向他談論武藝，便推說久已荒疎，毫無實學，高老頭兒似乎信以為真，魯顛却有意無意的朝他一笑，沈廷揚心裏一哆嗦，冷眼看着主人敬酒又過幾巡，徐潔人惶急之色，已漸漸矜持不起來，慌趁高老頭兒同魯顛談得連綿不斷擋口，假作閒步玩月，慢慢走出亭來，走到插槍所在，故意扶着槍杆抬頭望月，偷看亭內衆人不留意時，一翻身，運動兩臂，用盡平生之力，蹲身握住槍杆，急向左右一轉，再往上一一起，霍的居然被他拔了起來，慌一抬身，仍把槍浮浮的插好，急轉身偷看亭內時，不料高老頭兒和魯顛正停住杯，望着自己不住點頭，這一來，把沈廷揚窘得無地可容，可是徐潔人已是如釋重負，喜上眉梢了，沈廷揚正想重回亭內，高老頭兒已攜着潔人的手走出亭來，向廷揚呵呵笑道，小孟嘗果

然名不虛傳，亭內魯顛也探身大笑道，即此一端，便知此君熱腸俠骨了，閒話少說，這位祖傳的六合槍快露一手罷，徐潔人被他一喊，格外難乎爲情，正想謙遜，不料裝瘋賣傻的魯顛，又直着喉嚨大喊，兩位姪女快出來，太倉徐家的六合槍不易見識的，快來，快來，不要錯過了機會，這一喊格外可惡，徐潔人肚裏亂罵道，碰着我算倒霉，簡直成心要我好看，我雖然不如你，難道我家世傳六合槍法，真個一點沒有價值嗎，心裏一氣，邁步走到場心，拽起袍襟，挽起袖子，把槍拔在手內，向高老頭兒拱手道，晚輩初學乍練，當然看不入眼，難得逢着老丈，萬望指點指點，使晚輩得點進益，高老頭兒白鬚亂飄，呵呵笑道，不必過謙，便請賜教罷，徐潔人冷眼向對面一看，兩位佳人已分花拂柳的款款行來，不覺胆氣一壯，將槍一順，微一矮身，向後退了幾步，後把一頓，前面便起了一個斗大的槍花，高老頭先自喝了一聲好，就在這聲好中，便見徐潔人連環進步，左四右六，按着整套的家傳六合槍法，一招招施展出來，舞到酣處，一條槍影，在水銀似的月光內，盤旋飛躍，宛若游龍，按說徐潔人這套槍法，也有好幾年功候，在平常練家眼光內，原也卓卓可觀，不過在高公旦魯顛這樣大行家眼內，自然班門弄斧了，但是高老頭兒依然連連稱妙，表示揄揚後進之意，只有魯顛來得特別，身子靠着亭欄杆，竟怪聲如雷的喝起連環大彩來，這種怪聲，等於戲台下怪聲叫邪好，非常刺耳，在徐潔人耳朵內，格外難受，無異聲聲喝着倒彩，無非他做的是反面文章罷了，徐潔人越聽越難受，一堵氣，拍的一跺脚，收住槍招，卓然立定，依然把槍一插，向高老頭兒連連拱手道，現醜，現醜，高老頭兒正想稱揚幾句，不料魯顛又遠遠搶着說道，不是勁兒，不是勁兒，槍法是好槍法，招數也一點不亂，就是一點沒有勁，生生把很好

的槍法糟蹋了，徐潔人本想堵氣不睬，無奈人家說的話，一句有一句分量，不由人不佩服，恰好沈廷揚已接過話去，向魯顛請教道，先生說的沒有勁，但在晚輩眼光中，似乎徐兄走的招數，招招都有極大分量似的，不知先生說的勁，怎樣才能中竅，魯顛微笑，走出亭來道，你問得也算中竅，你要知道怎樣才叫勁，空說無益，也不用我試給你看，說到此地，只見他轉身向遠遠立着的韻娘鶯娘招手道，兩位姪女賞個面子，玩一手，叫他們開開眼，這開開眼三字，徐潔人心上又像中了一箭似的，本來高老頭兒請自己施展祖傳槍法，給兩位佳人開開眼，現在倒過來，叫她們給自己開眼，沒法子且看她們的，却見兩位佳人你推我我推你，並未過來，高老頭兒笑喊道，你們整天想求進益，到了真正可以切磋時候，又害羞了，要功夫增長，是要忍得住羞辱，處處虛心的，韻兒你先來試一下罷，這幾句，又像對徐潔人說的，徐潔人這時却已恍然大悟，知這兩位佳人必有了不得的本領，高老頭兒魯顛一吹一唱，對於自己種種舉動，必定大有用意，現在無話可說，祇有睜着眼睛，看着她們的功夫，總算沒有白來，他這樣一想開，立時心平氣和，寵辱不驚了，却見姊妹二人，聽得老父吩咐，便一齊背過身去，在花欄下解去長裙，腰間另束了一條羅帶，一先一後，珊珊行來，兩人到了高老頭身邊，分立兩旁，向魯顛和徐沈兩人歛衽爲禮，然後韻娘孀孀婷婷的走到場心，把那枝槍輕輕拔在手內，掂了一掂分量，瓠犀微露，向高老頭兒嫣然一笑，意思之間，似乎嫌它分量太輕，魯顛在一旁早已明白，笑道，嫌它不稱手嗎，如果真個要走起咱們家數來，自然這條槍一絞就斷，現在用不着玩這整套的，只要略使一點勁兒，給他們見識見識好了，韻娘柳眉微蹙道，魯叔，你老人家要姪女怎樣試驗呢，魯顛四面一看，大笑道，有法子，有法

子，說罷，跑到荷池邊，伸手摘了一朵開殘白蓮花，走回來，把花瓣一瓣瓣都摘了下來，棄掉了骨朵，舉着手中一大疊蓮花瓣，向韻娘一揚道，我手上有十幾個花瓣，待我一起擲向空中時，你便用鳳凰亂點頭和萬蜂戲蕊的招數，同時把空中飄揚的花瓣，一一刺在槍尖上不准掉了一片，這樣，便可顯出你的功夫來了，韻娘笑道，魯叔，真和你的，虧你想出這樣難題來，無非教姪女獻醜罷了，這時徐潔人沈廷揚都有點不信，暗想這樣輕飄飄的花瓣，不要說刺十幾個，一個也難以刺在槍尖上，大約魯顛故意難人罷了，兩人正在這樣思索，猛聽得魯顛喝一聲，韻娘仔細，一聲喝畢，隨手向上一揚，便見一疊花瓣擲向天空，足有五六丈高，空中微風一吹，便一瓣瓣分揚開來，在月光下一片片白蓮花，一翻一覆緩緩而下，活像許多銀蝶，翩翩飛降，恰也好看，可是東一片，西一片，並不緊在一起，徐沈二人急看韻娘時，只見她柳腰一擺，槍起處，頓時一個碗口大的銀光圈，身法一變便不見了槍影，只見萬朵梨花，罩住一個婷婷倩影，微一嬌喝，條又電光亂掣，瑞雪舞空，非但不見了槍影，連人影都看不清了，但見滿眼白光，貼地流走，繞場三匝，所有飄下來的蓮瓣，一一墮入一片銀光中，一瓣也不見了，那片銀光漸滾向原處，漸漸分出槍影人影來，驀地一聲嬌喝，頓時影定人顯，韻娘笑容可掬的一手拄槍，一手慢撚鬢髮，道聲獻醜，衆人看她槍尖上時，整整齊齊的穿着十幾張蓮瓣，片片貫心而過，沒有一片破裂掉下一些的，這時魯顛怪聲叫好，高老頭兒點頭微笑，只徐潔人沈廷揚目瞪口呆，竟猜不出這種功夫，怎樣練就的，除出五體投地以外，還有甚麼話說，魯顛却得意揚揚的向兩人問道，你們看清沒有，這才叫勁兒，古人紀昌貫蝨，由基穿楊，便是這種功夫，老實說，他這條祖傳寶槍，教我們這位姪女施展起來，

好像捏一條燈芯草兒，還嫌不稱手哩，徐潔人滿面慚愧，祇可唯唯稱是，韻娘却把槍插向原處，款移蓮步，走向鶯娘身旁，笑推着鶯娘，叫她也出來顯幾手絕藝，鶯娘笑得格格格的，祇望高老頭兒身後倒躲，高老頭兒大笑道，韻兒既然獻過醜，你怎能裝沒事人兒，韻兒也決不饒你的，還不如大大方方自己下場哩，魯顛笑道，鶯娘的雙劍多日不見，定要刮目相看了，何妨玩幾下助助興呢，鶯娘未答話，韻娘已急移蓮步，向內走去，回頭笑道，我替你拿劍去，一會兒捧着兩柄光華四射的長劍盈盈而來，鶯娘撒嬌不接，却舉步把槍拔在手內，笑着向韻娘招手道，你也不要閒着，咱們兩對舞一下罷，韻娘笑罵道，你會使乖，我才不上你的當哩，你愛使槍，你就獨個兒玩一下罷，他姊妹這樣一陣鶯噴燕吐，引逗得魯顛和高老頭兒啊啊大笑，徐潔人沈廷揚也覺心神奇暢，如入天台。

### 第三章 神祕的魯顛先生

這時魯顛却又想出主意來指着韻娘笑道，依我說，這兩柄劍暫且借與這位小孟嘗同鶯娘對練一下，讓我們開開眼界，未知沈先生肯賞這個面子麼，沈廷揚又驚又喜，慌躬身答道，晚生粗知半解，怎敢獻醜，高老頭拍手道，沈先生大名早已貫耳，不必過謙，就怕小女們功夫太淺，不是對手罷了，正這樣說，韻娘微笑着已把雙劍交在自己父親手上，高老頭接過劍，便雙手送與沈廷揚，這時廷揚又想接又想不接，自問平日擅長的也是雙劍，又難得同這樣佳人交手，可是韻娘的功夫已經親眼目擊，她的妹子可想而知，自己這點功夫，實在沒有

多大把握，徐潔人個人獨練，功夫好壞尚可含混過去，現在輪到自己，兩人交起手來，倘然失敗，比徐潔人還要難堪百倍，但是勢已騎虎，只可把雙劍接過手來，在手上掂了一掂，似乎兩柄劍比自己常練的要重一點長一點，自問勉強還可施展得開，便把雙劍交在左手，貼胸一抱，笑向高魯兩人道，兩位老前輩定要晚生獻醜，晚生祇可領命，倘有錯誤之處，還望兩位不客氣的指教，說罷，又向鶯娘躬身一體道，二位小姐受有真傳，尚乞手下留情，鶯娘梨渦微暈，垂環低笑，並不答言，祇把手中槍一柱，表示讓沈廷揚先進招的意思，沈廷揚事到其間，也是無可奈何，抖擻精神，把雙劍一分，說一聲有僭了，施展開門戶，舞將起來，沈廷揚施展的這套峨眉劍法，原也經過許多名師指教，一起手，劍光錯落，呼呼有聲，比起徐潔人槍法來，確是高明得多，高老頭和魯顛一旁看得不住點頭，見他獨自施展了一回，並不向鶯娘進招，鶯娘倚着槍觀定了廷揚劍法，好不閑暇自在，魯顛大笑道，鶯娘，你要當心啊，沈先生是以逸待勞讓你進招哩，沈廷揚被他一激，忍不住身法一變，倏地一個雙龍出海勢，兩道寒光，便向俏生生的一個嬌軀裹將進去，鶯娘不防他說進就進，身法奇怪，芳心也自可可，慌嬌喊一聲，來得好，金蓮一蹶，便退出丈許，却將槍杆一順，隨手一攪，便見寒光萬點，飛耀場心，轉瞬之間，一條槍，兩柄劍，漸接漸近，若即若離起來，這樣兩人翻翻滾滾走了十幾個照面，廷揚小心翼翼，把雙劍舞得風雨不透，只求無過，不求有功，可是劍鋒偶然碰在槍影邊兒，便覺碰在鐵石上一般，把劍直震開老遠，好幾次，幾乎脫手，這才知道人家槍法非同小可，直嚇得他一身冷汗，好在那邊鶯娘，雖則舞得生龍活虎，却沒有真個逼近前來，每逢到了槍劍糾結，廷揚萬難招架之際，倏地抽了回去，明明存着客氣，廷揚

知趣，戰到分際，霍地蹀身跳出圈外，收劍躬身一揖，笑道，小姐功夫真了不得，佩服之至，鶯娘也把槍一插，斂衽爲禮，蓮步珊珊的回到韻孃身旁，廷揚便把雙劍交還了高老頭，乘機說道，晚輩這點微末之技，宛同兒戲，斗胆請求兩位老前輩施展一二，以廣見識，未知能蒙俯允否，高老頭呵呵大笑，正預備說出話來，不防魯顛無故的一聲長歎，高老頭兒驀地聽得這嘆聲，似乎龐眉緊鎖，也是微微的吁了一口氣，沈廷揚徐潔人忽然看他們感喟起來，正不知是何緣故，却又不便詢問，忽聽高老頭說道，兩位少年英俊，前程遠大，希望爲國家戮力疆場，替老朽揚眉吐氣，像老朽這樣風燭殘年，便有無窮本領，也無非眼睜睜化爲塵土罷了，只可惜二百多年鐵桶般江山，被一般奸人斷送了，說到此處，只見他雙拳緊握，全身骨節格格的山響起來，沈廷揚徐潔人平日本也留心時事，知道這幾年嚴嵩以後又出了一個魏忠賢，奸黨滿天下，弄得天怒人怨，民不聊生，最是遼東方面，邊警時傳，很是猖獗，此刻高老頭兒一番牢騷，並非空言，二人也不禁點頭嘆息，這時沈廷揚偶然回頭，一看魯顛，却不禁嚇了一跳，只見他怒容滿面，兩眼如火，最奇一頭亂髮，根根上豎，頷下鬍髯也似鐵針般根根怒張，比山魃海怪還要可怕，古人說的怒髮衝冠一句話，平日總以爲信口開河，萬不料今天看到魯顛這般怪模樣，才信真有其事，但不知他想到何事，怎樣發怒，偷眼看兩位佳人，也似柳眉倒豎，杏眼含威，偶與沈徐二人眼光一碰，却又轉秋爲春，含情脈脈，這樣喜怒不測擋口，猛不防魯顛一蹶脚，虎也似的一聲大吼，把手上洒葫蘆向亭角一撩，火衝衝趕將過來，到了高老頭兒身邊，一伸手，把雙劍奪在手中，喝一聲你們站開，待老子發洩發洩胸中鬱結之氣，高老頭兒和韻孃鶯孃都面露驚慌之色，身子慌向後退，韻孃鶯孃又齊聲說

道，魯叔此地施展不得，不如喝酒罷，這一做作，只把沈廷揚徐潔人驚疑萬分，猜不透怎麼一回事，一看魯顛這種氣吞萬夫的可怕形態，情不自禁的也望後倒走，高老頭兒兩手拉住沈徐二人，直走到荷花池畔，低低說道，此公劍法非同尋常，兩位機緣湊巧，可以仔細觀看，但休要害怕，在這兒是不妨事的，兩人經高老頭兒這樣一說，越發莫名其妙，暗念無論劍法如何高超，也不致使旁觀的害怕，真把俺們當作小孩子了，那知就在這一瞬間，那魯顛又是一聲怪吼，這一聲怪吼，真不亞如晴天霹靂，連身後那座峭壁，也發出同聲的回響，峭壁上橫出的幾株古松，也呼呼有聲起來，兩人正在吃驚之際，魯顛像發狂似的，在場心盤旋起來，愈走愈疾，一霎時不見了魯顛身影，只見場心一個極大的光圈，匹練似的迴環飛掣，颯颯有聲，光圈越馳越急，聲音也越來越大，耳內祇覺電光亂掣，連一輪皎潔的明月，耿耿的星河，這時都被劍光逼得黯淡無光，頓時如環急轉的劍光，又變了花樣，呼的一聲，劍光四散，化成無數金蛇，挾着奔霄駭電的聲勢，滿場條高條低的飛躍起來，沈徐兩人雖然遠遠的立着，跟前金光亂迸，眼花繚亂，竟難睜目，有時呼的一道電光，從面前飛掣而過，便像挾着雷霆萬鈞之力一般，吹得兩人衣衫飛舞，獵獵有聲，一個身子也像立在危崖颯風之中，搖搖欲倒的樣子，兩人平日雖自命不凡，何曾見過這等聲勢，誰也料不到兩柄劍在他手上竟有這樣千軍萬馬的聲勢，情不自禁的嚇得變貌變色，把自己身背緊緊貼住高老頭兒，這擋口，忽然呼呼一陣風響，滿場劍光又漸漸聚攏，依然變成先時的大光圈，却聽得光圈中一聲大喝，接着裂帛的一聲巨響，一個光圈變成匹練似的兩條銀蟒，嗤嗤直上天空，足有十幾丈高，然後閃閃而下，嗤的一聲，兩柄劍整整的插在魯顛左右腳邊，魯顛哈哈幾聲狂笑，飛也



似的搶到亭邊，搶起朱漆葫蘆，掛在腰下，向高老頭兒說了一句，後會有期，竟白兩脚一蹶，凌虛直上，衆人急抬頭看時，原來他飛上峭壁頂峯，早已走得不知去向了，魯顛走後，沈廷揚徐潔人兀自心神不甯，良久才能移步，却見高老頭兒呵呵笑道，他這一舞劍，把我的吃飯營生都攪掉了，韻孃鶯娘縐着眉峯向四面一看笑道，這些好花，一齊葬送在劍鋒之下了，花神有靈，定要咒罵他英雄無用武之地，却向我們嬌花嫩蕊出氣，未免太殺風景了，沈徐二人聞言，慌向四面一瞧，大吃一驚，原來四面種的各樣花木，一株也不見，像剃刀似的剃了乾乾淨淨，祇有他們身後的一池荷花，倖免於難，徐潔人慌說道，不要緊，明天舍下的花多搬幾盆來補償好了，高老頭兒笑道，花草何足輕重，老朽也不是真幹這營生的，倒是我們酒興未闌，兩位仍可暢飲幾杯，再說老朽還有幾句心腹話披露哩，兩人本想告辭，聽他這樣一說，不好啓口，只得重入亭內，韻孃鶯娘早已重整杯肴，另燉兩壺酒出來，姊妹二人一進亭內，沈徐兩人躬身而起，恰好亭外月光正斜照在兩人面上，韻孃鶯娘無意中一抬頭，看到兩人面上，覺有異樣，仔細一瞧，忍不住嗤的一聲，笑了出來，慌回過頭去，姊妹二人兀自嬌軀亂顫，忍俊不禁，弄得沈徐二人坐不安席，高老頭兒也覺她們姊妹笑得異樣，向兩人面上一留神，這才恍然，不覺拍手大笑起來，忽然面色一整，皺眉道，今天真對不起兩位，有慢貴客，罪在主人，說罷，連連向二人拱手道歉，沈廷揚徐潔人兀自摸不着頭路，一問所以，才知兩人面上眉毛，在劍光風馳電掣擋口，也像花草一般剃得精光了，兩人聽得直打寒噤，想不到有這樣厲害，如要取人首級，還不如探囊取物麼，沈廷揚便問道，魯顛先生這樣本領，實在舉世無雙，可惜狂佯塵世，倘能輔佐朝廷，當此邊塞需才之時，得有這樣奇才，

豈不大妙，不過這位先生也妙得很，先時似乎有話吩咐晚生，正想竭誠恭聽，不料神龍見首不見尾的，又這樣飛身而去了，言下歎息不已，那知道幾句話恰恰打動了高老頭兒的心坎，只看他猛的一拍桌面，先自長歎了一聲，說道，兩位老弟雖則初會，緣分非淺，我亦不必再隱瞞了，兩位且盡了這杯酒，待老朽緩緩奉告，沈徐二人知道話中有話，不覺精神大振，各自舉起酒杯一仰而乾，向高老頭兒一照道，晚輩承老丈不棄，老丈有話儘可直談，倘然應守秘密地方，誓不洩漏一言半句，高老頭兒微微點頭，却回頭向韻孃鶯孃道，你們且進去罷，兩姊妹奉命自去，這裏高老頭兒舉起酒壺，又替沈徐兩人斟了兩杯酒，然後微笑道，兩位見識遠大，試猜一猜那位魯顛是何等樣人，徐潔人首先應道，據晚輩觀察，這位魯顛先生，早年定是江湖綠林之雄，到了晚年才隱迹韜晦，高老頭兒搖頭笑道，非也，像他一身傲骨，氣吞江河，豈肯做此勾當，沈廷揚道，這樣奇才，弄到這樣落拓不羈，雖是遊戲三昧，定也有無窮隱恨，無非藉此發洩抑鬱不平之氣罷了，高老頭兒猛地裏一拍桌子，大喊一聲着，接着身子向前一探，低聲說道，你道他是誰，他便是早幾年四海聞名，屏藩邊疆，同騷韃子大戰遼陽的熊經略，熊廷弼，這一句話不要緊，只把兩人嚇得直跳起來，齊聲問道，這事奇怪了，熊督師明明被魏忠賢陷害，下在天牢，而且已經正法，還有煌煌諭旨傳首九邊哩，怎的那位魯顛先生便是熊廷弼熊督師呢，難道……高老頭兒慌一搖頭又悄悄說道，兩位休得驚怪，其中自有妙文，不如是便不成爲從前鼎鼎大名的熊經略，現在的魯顛先生了，他一生歷史，兩位當然明白，毋須細說，老朽只說以後的事好了，你道他已經喪失元陽魁首的人，怎的還能活在人世，這不是一樁怪事嗎，哈哈，其實這樁怪事，除出老朽，還有奸黨魏

忠賢和天牢內的獄官肚內明白，不過他們嚇破了胆，不敢聲張出來罷了，高老頭兒說到此處，暫把話頭一停，且自喝了一杯，沈徐二人急於要聽下文，那敢開口，只直着眼等他說下去，連自己面上的光眉毛幾乎忘記了，高老頭兒一杯下肚，疊着指頭說道，論起那位熊經略，一生豪邁疏闊，剛愎自勇，在目下奸臣當朝的時候，原是受禍之道，但是他在遼陽敗績，却非戰之罪，完全是巡撫王化貞受了魏忠賢囑託，故意事事掣肘，軍械餉精故意遲遲不發，兵符日夜奔馳，假裝不聞不見，生生把一枝勁旅坑送了，（事見明史）等到廷辯之日，魏忠賢奸黨密佈，手眼通天，生生把一個頂天立地的奇男子，送在天牢裏去了，熊經略穿着罪衣罪裙進了天牢，身邊只帶着一個硃漆葫蘆，是他唯一無二的寶貝，無論行軍衝陣，總是隨身不離的，當時在他本人思想，總癡望天下聖明，邊塞這樣緊急，雖則一時受屈，將來少不了他，總要起復的，於是他安心在天牢裏，設法弄到一付文房四寶，提起筆來，揮灑了幾次奏訴，你想天下奏章都先要經過魏忠賢的兩隻眼，何況要存心謀害的人，他的奏訴怎能到得了天子跟前，自然枉費心血，如石投海了，過了幾天，熊經略一看自己奏章上去，毫無動靜，便也預料魏忠賢一般奸臣存心要他的命，不是魏忠賢一黨的，也是懼怕他的勢力，不敢仗義直言，有幾個想拍魏忠賢馬屁的，更加趁勢羅致熊氏罪狀，聲聲說是喪師辱國，應論大罪，這種風聲傳到天牢經略耳朶內，換了別人定是怒氣衝天，傷心極點，偏偏這位熊經略特別，既不怨怒，也不傷悲，一天到晚，在天牢內盤膝打坐，運用他的絕頂內功，那時老朽正任大同總兵，奉令調赴山海關參贊軍機，順道回京陛見，在大同動身時，已知熊經略被奸黨陷害，性命難保，老朽雖未與熊經略見過面，却知道他文武全材，是邊塞的一條擎天玉

柱，心目中久已欽敬，一聽這樣消息，難過了好幾天，我難過不是別的，因為蕭朝文武，不是利家亡國的奸黨，便是固執成見的迂儒，眼看大明江山，要被奸臣們輕輕斷送，所以老朽一到京城，不管職卑言微，預算在陛見皇上時拼死要犯顏直諫一場，那知老朽到了京城，魏忠賢深恨俺不去奉承他，平日在任上也沒有孝敬，便授意兵部，不帶俺引見，生生把老朽冷攔起來，這樣世界老朽本不願浮沉宦海，這一來，却愈發冷了老朽的心腹了，自己一打算，便想上個乞休的奏摺，造退林下，正在這當口，却從幾個老友口中探出不日要處決熊經略了，老朽吃了一驚，當時不動聲色，到了晚上，暗自扎束停當，佩了應用傢伙，插了一柄寶刀，想偷偷的探一探天牢，會一會熊經略，聽他談吐如何，再作打算，因為那時天牢森嚴，像熊經略的一般欽犯，又加奸臣網羅密布，無論是誰，休想進去同欽犯會面，像老朽又是軍職，愈發難以見面，所以祇好走此下策了，那天晚上三更以後，老朽從寓所翻牆越屋，好容易找到天牢所在，又在牢屋上左探右聽，才尋着了熊經略天字第一號的獄舍，門口立着四個抱刀荷戟的獄卒，中間祇挂着一盞半明不滅的風燈，看不清屋中熊經略在何方，老朽在屋上正想設法調開獄卒，忽聽下面甬道上火把大明，擁上一羣人來，為首一個是獄官品服，後面跟定許多巡兵，走到熊經略獄柵外，舉起火把一照，似乎那獄官面上點了一點頭，歎息了一聲，便走向別處去了，老朽恐怕又巡回來，祇好伏在簷口，一時不敢動手，過了半晌，竟不見獄官們回來，敢情那邊也可出去，既然巡過一次，不致立時再來巡邏，不在此時下手，更待何時，再一看門口四個獄卒，蹲在地下的，靠在柵上打盹的，一個個東倒西歪，暫時尋他好夢，暗喊一聲僥倖，一提身，跳下天井，趁他們措手不及，一個箭步竄上前去，

一轉身，用腿一掃，早已跌翻兩個，用足踏住，兩臂一張，又來了一個順手牽羊，這兩個連啊喲一聲也來不及喊出，早被老朽黃鶯搗膝，一手一個摺住脖子，不讓他喊出聲來，腳下踏住的兩個，喉嚨口雖沒有東西塞住，却因被俺踏在背項相連之處，也只剩翻白眼哼大氣的分兒了，可是那時俺兩手兩腳制住了四個人，正想用第二步法子，萬不料柵欄內那位熊經略，猛的喝道，小輩目無王法，竟敢夜闖天牢，該當何罪，俺這一急非同小可，幸而兩邊一看，尙未驚動別人，熊經略喝了幾聲，亦未再說，依然危坐在那兒，似乎向着老朽點頭微笑，老朽安定心神，悄悄說道，冒犯尊顏，萬乞原諒，時機緊迫，少停容俺細稟機密，你道他怎樣回答，他聽老朽這樣一說，微微笑道，來意可感，我已明白，不過此地事我足可自了，何必輕身涉險呢，現在既然到此，進來談談也好，說罷，不再發言，只見黑暗如墨的屋內兩道如電如火的目光直射出來，那時老朽急把右手捏住的人夾在左脅下，騰出手來，向豹皮囊內掏出幾枚蔗核桃，在各人嘴上填進一枚，又掏出繩束，一個個細綁起來，把四個獄卒收拾停當，一打量柵欄門雖是木的，却有牛腿那樣粗，正想攀住木柵，拉斷幾根，可以進去，熊經略在柵內喝一聲，休得鹵莽，便帶着鐵鐐鐵銬噲噲走近柵門，向老朽搖手道，何必費這樣大事，你的來意，我已心領，但是我願意不願意在此刻同你一走了事，你未必有一定把握罷，萬一我情願受國家明正典刑，你這樣鹵莽滅裂的一來，豈不多費手脚，而且你平空担一個劫天牢的罪名，使奸臣越發可以藉口，這是何苦來呢，老朽一聽，疑惑他要盡忠，情願受奸臣陷害，像他平日剛直的素性，原是說得出做得出的，那時老朽心裏一急，一蹶腳，恨恨的說道，我與你從未相識，此刻冒險到來，原想教你替國家留一個將材，怎的你自己倒不

惜有用之才，廿被奸臣生生弄死，反留一個熱決的污名呢，你老還要細細思想，做這樣於國家毫無利益的愚忠，犯得着嗎，老朽說時，借着門口一些燈光，仔細打量他的面色，見他疎眉朗目，廣額闊腮，頷下短短的一部連頰鐵髯，真有幾分像岳武穆圖像的英姿，高老頭兒講到此地，徐潔人不禁問道，照老丈此刻所講，熊經略面貌，又同現在魯顛先生的形容兩樣，難道……高老頭兒搖頭道，要改換形容，也非難事，你且聽我講下去，那時我細看他面貌，靜聽他回答，熊經略却回答得真妙，他說，你究是何人，居然有此胆量，老朽明白他的意思，恐怕奸黨差來的奸細，故意來試探他的，便把老朽姓名官階，告訴了一遍，熊經略微微點頭道，好，滿朝廷臣，居然還有你這般肝胆的人，說到此處，忽然虎目圓睜，放出異彩，一聲冷笑道，你以為我沒有你來救，出不了這天牢嗎，一語未畢，只見他就地一蹲身，手鐐腳鐐就同蟬蛻一般，脫卸在地，兩手向木柵一插，微一偏身，便卓立柵外，那木柵一根也不折，依然好好的，這一來，老朽又驚又喜，果然名不虛傳，有這樣大本領，這原是一種卸骨功，非有爐火純青的內功，不能做到，熊經略自己有這樣功夫，不要說天牢出來無礙，便是銅牆鐵壁，大約也困不住他，怪不得怨老朽多事了，他這樣一來，老朽倒弄得無話可說，只好把外面聽得的惡消息告訴他，熊經略笑了一笑，道，我已知道，你這樣來救我，大約你已不願做官的了，好，你告訴我寓所地址，三天以後，咱們一塊兒出京好了，老朽大喜，便把地址告訴了他，兩人又立談了幾句，他便催老朽回去，老朽指着地上躺着四個獄卒說道，這幾個人怎樣處置呢，他笑道，這有何難，你去你的好了，老朽正轉身，他又把俺喊住道，再見時倘然我不能親身找你，請看這個硃漆葫蘆為記，一面說着，一面從腰下解下一個硃漆葫蘆

來，向俺揚了幾揚，如果見到這硃漆葫蘆，便是俺的暗號，老朽一時猜不透是何主意，祇含糊應了一聲，便蹤上屋簷，掉頭囑咐一句千萬珍重，逕回寓所去了，第二天老朽急急辦好告病乞養的奏牘，向兵部中幾個較爲要好的友人，極力疏通，總算上面准予退職，從此無官一身輕，讓老朽逍遙自在的過日子了，一時未能離開京城，祇打發幾個親信，暗地把家眷先送回南方，然後自己多年的親隨，也一一遣散，祇剩老朽一人在寓，靜候熊經略消息，過了幾天，滿街沸沸揚揚，傳說天牢內的熊經略，已奉上諭梟首，而且把他首級傳示九邊，茶館酒肆，到處都可聽得這樣談論，談論之中，都夾着歎息之聲，却又不敢明言魏黨陷害將帥，恐怕飛天橫禍，找到自身，祇有老朽聽到這樣消息，急得像熱鍋螞蟻一般，疑惑熊經略存心要盡愚忠，對俺說的一番話，故意使俺相信，騙俺離開天牢罷了，否則奸臣手段毒辣，防範嚴密，熊經略雖然本領非凡，究係一人孤掌難鳴，遭了毒手，也未可知，不然的話，何以會傳首九邊呢，那時老朽在寓所越想越對，一人在房中又痛又恨，恨不得當夜手刃魏忠賢，替熊經略報仇，到了這天晚上，俺真想夜探奸臣府邸，冒險一行，正在關好房門，秉燭拂劍的當口，那時也有二更天氣，猛聽牕外沙沙一陣聲響，呀的一聲，牕口自開，飛進一個蓬頭垢面形同怪物的人來，那時老朽以爲來了刺客，便拔劍喝問，那人哈哈一笑，忽從身後一摸，舉出一個硃漆葫蘆，向俺一揚，低聲笑道，你認識這個葫蘆否，老朽便道，你是不是奉經略命到此的嗎，那人四面一看，忽然走近身邊，在老朽耳旁，低低的說了一陣，俺才知那人便是熊經略的化身，也便是現在的魯顛先生，那時老朽驚喜之下，想不到天下竟有易容的奇術，那時化裝的熊經略猛然一聲長嘆，竟自拋下幾點英雄血淚來，一翻身，向北跪倒，低低

喊道，罪臣從此隱跡埋名，不預王事，只可惜洪武爺一統江山，眼看難保了，說罷，淚如湧泉，那時老朽立在一旁，冤氣冲天，痛心徹骨，情不自禁的撒了許多同情之淚，兩人黯然相向了一會，老朽轉身把隨身包裹繫在背上，帶了寶劍，便同熊經略連夜離開京城，一口氣曉行夜宿，直走到揚州瓊花觀，熊經略在老朽家內，盤桓多時，動了遍歷天下名山大山的遊興，好在他改形換容，無人認識，儘可逍遙四海，於是這一別便別離了許多年，直到今年才又會面，沈廷揚又問道，他逃出天牢果然容易，但是煌煌上諭，傳首九邊，也是真相，這顆頭顱究竟是誰的呢，再說他一出天牢，便能換形易容，又是怎麼一回事呢，高老頭兒笑說道，那時一同到了揚州，彼此談起當時詳情，老朽才澈底明瞭，原來在天牢安心等到上諭下來，要處決他的頭一天晚上，那位獄官倒有點愛惜英雄之意，自己偷偷的治了一席酒肴，搬進獄來，親自執壺陪熊經略痛飲一場，席間那獄官滿面淚容，對熊經略歔歔欲絕，熊經略看他舉動，早已看出，故作不知，依然海闊天空同他有意搭沒意搭的談論些不相干的事，那獄官想說不敢說，到了終席，才垂頭頓足的走了，獄官一走，熊經略思索了一回，暗念這獄官天良未喪，應該設法保全他才是，暗自打了一個主意，向腰間一探，還存着十幾兩碎銀，便一齊掏出來，朝柵門外四個看守的獄卒道，你們很辛苦，伺候我好幾天，現在我要身首異處，不能夠多多的犒賞你們，只有這點隨身銀子，你們拿去喝杯水酒罷，那四個獄卒，就是老朽探天牢時把他們一齊網倒的四人，事後由熊經略把他們解放，却用言語鎖住了他們，說老朽原是他手下勇將，力敵萬人，本想切牢的，因自己情願盡忠，落個千古美名，所以不讓老朽妄殺一人，反而把老朽罵出去了，那四個獄卒原は無識之輩，怎曉得內中玄機，自然嚇得屁滾



尿流，只要欽犯無事，身上沒有干係，罰誓也不向外面透露一點風聲，而且獄官是個好人，處處迴顧熊經略，手下愈發不敢多事，一半也怕熊經略手下勇將，到來難爲他們，性命難保，有此數層原因，那晚一齣把戲，竟瞞得鐵桶相似，等到熊經略主意打定，賞銀子與他們，他們兀自不敢領受，愈發小心翼翼的供茶供水，川流般趨奉，熊經略也不去管他們，要了一份紙筆，寫了幾行字，藏在身邊，十幾兩碎銀，都又送與獄卒道，大約明天清晨，我便歸天，趁此一夜光陰，俺要喝個暢快，你們既然不肯受我銀兩，却要替我買一點心愛東西，東城某家的好酒，西城某家的醃蠟，某處某處的麵食，都是俺平日心愛的，再遲一忽兒，更深夜靜，難以買到，此刻你們須替俺勞駕一趟，這點事大約你們不致推托的罷，那四個獄卒，一聽要買的東西，恰好四城俱全，時已不早，一人萬難跑轉四城，必須四個人全體出動，方可辦得周全，但是看守的是個最要緊的欽犯，倘有閃失，如何承擔得起，弄得四人面面相看，半晌答不出話來，熊經略冷笑道，無知的東西，那天晚上，我的本領你們已看得一清二楚，如果要走，何必如此做作，既然如此，我自己出獄去買好了，獄卒大驚，一齊跪到在柵欄外，篩糠般抖着，求道，我的爺爺，小的們一家老少，全仗俺們過活，爺爺真個一走，小的們腦袋定必搬家，小的們一家老幼也定必活活餓死，求爺爺可憐小的們罷，爺爺既然愛吃這幾家東西，小的們立刻同獄官商量去，叫小的們長官供應上來便了，熊經略要吃這幾家東西，原是假的，故意如此，叫他們通知獄官去，表示自己死心塌地靜候王法，當四個獄卒說出這句話來，熊經略故意疊聲催着快快辦來，四個獄卒中果然出去一個，腳不點地的通知獄官去了，一忽兒，果然後面跟着兩人，提着食筐酒罈進來，兩人退去，由四個獄卒把

東西一一連進柵內，熊經略打開酒罈，擺了一桌食物，吃了一個痛快淋漓，吃畢，把剩餘大半罈酒，許多食品，一股腦兒賞與四個獄卒去吃，自己却假裝着大醉樣子，連爬帶滾滾上犯床，拽起棉被，蒙頭大睡，頓時鼻息數轉，呼聲如雷，却把被角暗地掀起，冷眼偷看四個獄卒，只見他們四人團團席地坐定，在一盞半明不滅的風燈下，把那罈酒，幾色美味，很安逸的聚飲起來，一面吃，一面叨念道，這樣好酒，這樣道地的酒菜，若非獄官老爺奉承這位爺爺，連俺們也沾了餘光，否則俺們那有這樣大福份，吃個福祿齊全，熊經略肚內暗笑，不多時光，四個獄卒把那罈酒喝得河涸海乾，本來這罈酒熊經略特地指明味醇性烈的上好酒，四個獄卒平生那嚐過這樣好酒，吃下肚去，一忽兒東倒西歪，枕腿倒股，到了華胥國了，熊經略哈哈一笑，跳下床來，全身一抖，腳鐐手銬一齊脫去，身上略一拂拭，便把身上預藏的字條，放在桌上，却把脫卸的鐐銬塞進被內，遠看去，被窩高高的，好像有人睡在裏邊一般，然後依然施展卸骨功，一偏身，來到木柵外面，又一蹲身，飛上屋簷，看定方向，直向魏忠賢私邸奔來。

#### 第四章 英雄，美人，名士的遭遇

這時街上已打四更，到了魏邸，仔細一打量，好一所巍巍府第，層樓傑閣，屋宇沉沉，下面一片漆黑，已闕無人聲，只四五進大廈後面，似乎還有幾點燈光，熊經略滿肚冤憤之氣，本想手斬奸臣爲國除害，無奈出獄過遲，奸邸屋宇既廣大，人影全無，那裏去找奸臣所

在，祇好先向後面有光所在飛去，却聽奸郎左右夾銜內鈴柝之聲，梭巡不絕，熊經略藝高胆大，毫不在意，直到內院屋頂，伏着身，貼耳一聽，聽得下面一帶遊廊，燈光閃爍，似乎有人竊竊私語，熊經略檢定院心一株合抱的老桂，一竄身，飛鳥般從簷角飛到桂花樹上，攀住老幹，隱身葉底，偷看一帶遊廊直通複室，足有一箭路長，遊廊兩面，疊着玲瓏剔透各式各樣的太湖石，廊下雕樑上又掛着各式鳥籠，廊盡處，一所軟簾錦閣，閣外立着兩個垂環雛婢，一婢提着一盞八角流蘇宮燈，一婢捧着一個錦袱，兩人喁喁私語，聲音甚低，路又隔得遠，聽不出甚麼話來，看那錦閣向外一帶錦格紗牕，透出燈光來，有時紗牕上人影恍動，映出幾個俏麗的美人身段，驀地軟簾一起，漾出一陣嬌滴滴的笑語聲，跑出一個俊婢來，向門外兩婢低喝道，六姨叫你們到花園挹翠軒請小洪相公去，千萬不要叫老洪相公知道，快去，快去，不要大驚小怪，仔細六姨揭你們的皮，俊婢說畢，一掀簾又縮進閣去了，帘外兩個雛婢似乎骨噉着嘴，叨念了幾句，一先一後提着宮燈，一步懶一步的翻身向遊廊走來，熊經略在暗地裏聽得疑惑，心想這閣內定是奸黨姬妾所住，不知老洪相公小洪相公又是何人，看他們這樣鬼祟的行爲，定不是好事，且跟着這兩個雛婢到花園內探索一回，也許尋着奸臣住所，這樣一轉念，便鹿行鶴伏遠遠跟在兩個雛婢後面，轉灣抹角，直到了花園相近，一所精緻的書室，側面牕戶，紅燭高燒，居然一陣唧唧吟咏之聲，直透牕外，似乎這般深夜，還有人在內攻讀，那兩婢到了書室，便立刻停身，且不進內，切切私語了一陣，掩着提燈，蹣蹣着脚蹤，跨出花欄，從一片細草地上，繞到讀書聲的牕下，撥過一個墊脚的矮凳，提宮燈的雛婢把燈放在草地上，扶着捧錦袱的肩，立上凳子，輕輕向牕上彈了幾下，熊經略看得奇

怪，也走上前去，只見他彈了幾下，牕內讀書聲立時停止，呀的一聲，紗牕微起，探出一個俊俏書生的頭來，悄問道，這般深夜你們又來做甚，凳子上的雛婢，慌慌低語道，老相公睡了不曾，那書生點了頭，雛婢又道，老相公睡了甚好，六姨仰慕相公，不止一天，相公是剔透玲瓏的人，何必婢子們多說，此刻六姨特地命婢子來請相公到內室去，六姨說，有機密大事同相公細談，如果這一次依然請不了相公去，婢子們便活不成了，好歹請相公隨婢子走一趟，算可憐婢子們罷，那書生一聽這樣楚楚動人的話，似乎遲疑了半晌，又回頭向屋內看了一眼，猛的把兩扇紗牕一推，意思之間，便欲探身跨牕而出，忽又一縮身，連連搖頭道，此處遍地殺機，何必輕身涉險，不穩當，不穩當，雛婢急說道，這般時分，有誰知曉，六姨又寵冠全邸，隱握大權，誰人敢惹她老人家的事呢，相公也忒過慮了，禁不起那雛婢巧舌如簧，牕內書生似乎心中又一動，却又搔着頭，遲疑不決起來，這時熊經略在暗地裏看得仔細，知道那書生在這擋口，正是天人交戰的分際，倒要看看他毅力究竟怎樣，不免運用眼神，借着牕內燈光仔細的打量書生面目，不覺暗暗吃驚，雖然夜色模糊，看不十分清切，可是那書生劍眉星目，廣額豐頤的一副英俊面龐，已可看個大概，熊經略原是文武全材，博覽羣籍，對於星相之學，亦有卓識，一看這書生面上五行格局，竟是飛虎鼎食之相，生平所見，要推這書生爲第一，不覺暗暗稱奇，想不到奸臣邸內有此人物，却不知與奸臣有何淵源，正思索擋口，猛見書生揮手，叫凳上雛婢退下，熊經略以爲這一來定是守身如玉，堅決推却的了，那知一眨眼雛婢一下凳子，書生也躡身翩然跳牕而出，身子很是矯捷，似乎也有點武功，這一來熊經略大愕，不禁暗地嘆了一口氣，再看那書生時，毫不猶豫，眼看跟兩個

雛婢竟赴內室去了，熊經略慌又潛蹤跟去，一忽兒兩婢引着書生來到錦閣帘外，一婢掀帘進去，接着又跑出兩個俊婢捧鳳凰似的捧着書生進閣去了，提燈捧袂的兩個雛婢，依然孤另另的鵠立門外，想不到廊外太湖石後，還有一個龍驤虎踞的熊經略暗窺春色哩，但是書生已進帘內，這一重軟帘，便有蓬萊萬里之隔，在熊經略目光中，帘內的勾當，無非一對狗男女桑間濮上罷了，只可惜那書生生得堂堂一表，生生被妖姬引誘，敗了德行，未免可惜，猛然又一轉念，照他這副面貌，將來定是一個大人物，可是今天的行爲，有才無德，將來也無非一個禍國奸雄，不如趁此時機，將帘內一對狗男女結果，免得將來貽禍朝廷，也可以藉此懲戒奸黨一下，豈不一舉兩得，思想停當，正想舉步闖進閣中，猛聽得閣內啊呀一聲，這一聲似乎是書生口音，緊接着又是一聲極悽慘的嬌喊，便又聽卜通一聲，似乎一樣東西推倒，頓時紗牕上人影騷動，隱隱透出怎麼了怎麼了的急喊，又夾着幾個吞聲啜泣的啼聲，帘外立着的兩個雛婢，也聞聲奔了進去，熊經略大奇，忍不住一個箭步，從廊外直蹤到錦閣軟帘之下，一掀帘，便大步跨入，這一進去，閣中珠燈照耀，一切一切都映入眼帘之中，把一個智勇兼備意氣凌雲的熊經略，弄得目定口呆，楞楞的立在門口，做聲不得，萬想不到進得閣來，有這樣意想不到的怪事擺在眼前，你道如何，原來熊經略一進門，四面一看，只見上面百寶流蘇帳下，仰面躺着一個絕世美人，却已桃花萬朵流血滿身，手上一柄寶劍，兀自橫在香頸上面，那書生面色慘白，伏在美人身上抽抽抑抑的痛哭，幾個韶年俊婢，都哭得淚人兒一般，但誰也不敢哭出聲來，熊經略在門口立了半晌，兀自沒有人覺得，那書生因爲跪在地上，而朝着裏，只顧哭泣，也不料身後有人，倏又見書生一抬身，哭着說道，蕊卿，蕊卿，想不到我

幾句話，送了你的命，想不到你這樣癡情，這樣節烈，你這樣一死，我有嘴也難以分辨，我早晚也是死路一條，事到如今，我也顧不得許多，蕊卿，你慢走一步，我陪你一塊兒死罷，說罷，一伸手，把美人手上的寶劍搶在手中，雙眼一閉，一狠心，便向自己脖子上抹去，說時遲，那時快，書生的劍一動，身後嚇的飛過一條影子，伸過一條強有力的手臂，劈手把劍奪去，這時書生神經錯亂，兀自閉着眼，蹣跚着脚哭道，你們救我怎甚，一忽兒他們知道橫豎是死路一條，倒不如此刻死得痛快，原來這時書生還以為奪劍的是房內丫頭哩，却不料房內幾個俊婢，先頭一眼看見書生也要自刎，又急又嚇，嚇得兩腿直抖，動不了身，驀地又看見平空飛進一個英武威嚴的大漢，雖然看那大漢救了書生，却不知大漢從何而來，這一嚇，比見書生自刎還要厲害，略為年長的一個，嚇得直着喉嚨驚喊起來，但是驚嚇過度，心裏想喊，喉嚨不聽使喚，只喊出你……你你……強盜……幾個字以後，再也喊不出聲來了，不過她這一驚喊，却把書生緊閉的兩眼，驚得睜了開來，一回頭，看見自己身後立着這樣一個英猛的人，一手搶着自己的寶劍，換了別人，在這生死呼吸當口，遇了這樣意外，當然驚得直跳起來，可是那書生一見熊經略，却不十分驚慌，上下一打量，猛可裏向熊經略兜頭一揖道，足下來得正好，俺正想求死不得，便請足下費心，賞俺一劍罷，熊經略兩眉上提，冷笑一聲道，我看你昂藏七尺，爲了眼前這點小事，便擺佈不開，爲了這樣一個女子，便要自己輕生，全不想書房內的老洪相公作何辦理，據俺暗地窺測，那老洪相公大約便是你的父親，你這樣一來，豈不陷自己於不孝，陷老父於不義麼，這幾句話詞嚴義正，書生聽得冷汗直流，一顆迷迷糊糊的心，鬚鬚冷水一澆，立時回過知覺，而且愧悔交并，簡直無地可

容，瞪着眼，張着口，直喊怎了，怎了，熊經略冷笑道，有甚麼不可了的，我既然闖進是非之門，自然有法替你作主，不過你們父子二人，怎的在此奸邸存身，同這已死妖姬，有何糾葛，須從實說與我聽，然後我可以替你設法，這時書生被熊經略天神般威儀，剛毅的話鋒一照一喝，自己的身子，很像渺小得不可形容，連此人是何路道，怎的闖進繡閣來，都無暇研究，立刻像小孩訴苦一般，把已往情形，一字不瞞的說了出來，他說，自己姓洪，名承疇，號亨九，福建泉州南安縣人，年剛過冠，去年鄉試得了舉人，本年恩科，由父親伴送來京會試，僥倖又中了進士，已授刑部主事，恰值這裏相爺抬愛，堅邀入府，司理筆札，所以連老父一起住在邸內，不料這所巍巍相府，竟是藏垢納污之地，帳簿不修，醜聲四播，晚生耳有所聞，便懊悔不該進去，既已進來，一時又難脫身，那知冤孽當頭，偏不讓晚生潔身自好，進邸不到一月，在花園內偶然散步，偏被這位寵冠後房的六姨撞見，一見以後，屢次威迫利誘，糾纏不清，晚生咬定牙根，終不落他圈套，此刻她又差丫頭來下說詞，晚生暗自盤算，老是這樣糾纏，如何得了，將來東臆事發，定必玉石俱焚，何況老父又在身邊，自問堂堂一個男子，也犯不着如此結局，所以想了一個釜底抽薪的法子，毅然跟着兩個丫頭進來，來的本意，原想當面痛下針砭，把其中利害細細開導一番，換一個人我不敢用這種冒險辦法，因為在花園初見六姨時節，看他姿色秀麗，尚非妖媚一流，料想心地定必聰明，如果用正言開導，也許使她悔悟，那知事實與理想往往不對，此刻一見，不由我開口，她就正言厲色的說道，我請了你好幾次，你一味推托，想是當我與同府中一般淫奔女子一樣，其實你忒看錯了，大約你不知道我是怎樣一個人，只看表面的舉動，原也怪你不得，不過你要知道火坑中也有

蓮花，妾在這火坑中也同你一般，早晚慄慄危懼，要落個玉石俱焚的結果，無奈闔府上上下下都是醉生夢死的糊塗蟲，沒個可以說話的人，自從那天花園內見到你以後，暗地打聽得你的官階才學，又知道你還帶着老父在此，我一見你的面，便知你是個有胸襟有作爲的人，決不是相爺手下的一般壞黨，因此我起了惺惺惜惺惺的思想，又可憐你這樣人才，生生落在這個臭坑中，同妾一般的埋沒在此，實在太可惜了，妾是瑣瑣裙釵，無非遇人不淑罷了，你是一個前程遠大的丈夫，豈可同妾一般的埋沒，將來還落個奸臣一黨，萬人唾罵呢，妾這樣替你一想，才決計寧可自己冒着危險，和不名譽的嫌疑，要同你當面談一談，想提醒你，救你們父子逃出這座火坑，你要明白，這裏相爺是座冰山，現在朝廷暗無天日，相爺被一般奸臣架弄，做了許多喪盡良心的事，有一天朝廷紅日高升，乾綱獨斷，這座冰山立時要化爲烏有，其餘不講，只這幾天相爺對妾閒談，無意中探出最近他一個文武全材捍衛邊疆的熊經略熊廷弼，生生關在天牢內，還要羅織罪狀，制他死命，即此一樁事，已是喪盡天良，萬世唾罵的了，賤妾久仰熊經略是好男子，是現在邊疆不可多得的人才，那老匹夫竟下得這樣毒手，昨天妾還乘機婉勸了幾句，想保全一條好漢，那知老匹夫被一般奸黨挾制住，忠言逆耳，藥石無靈，眼看一條國家棟樑，害在這般奸臣手內了，她說到此地，竟自珠淚盈盈，悲慘欲絕起來，洪承疇剛說到此處，熊經略已聽得一雙虎目睜得像銅鈴一般，猛的裏把右手寶劍嚓的一聲插在身旁一張花梨几上，騰出手來，一把拉住洪承疇臂膀，喝道，她當真有這些話嗎，以後怎樣，快講……：……洪承疇被他猛的裏一插話，不知他是何主意，嚇得心頭直跳，半晌才又接着說道，她說到熊經略事上，拋了一陣珠淚，又嗚咽着說道，妾經過這一回事，愈發



灰心到極點，愈發急急要救你們父子逃出這地方，此刻居然蒙你惠然肯來，妾的一番癡心，已經表明，心願已了，你們趕快自己想法子去，此地你不宜多留，將來你能青雲直上，替朝廷出力，剷除奸臣，妾死在九泉，也是快樂的，說罷，長袖遮臉，吞聲飲泣起來，一隻纖纖玉手，又向外連揮，示意叫晚生出去，他這一番話，這樣一種舉動，完全出乎晚生意料之外，簡直是個秀外慧中，冰心俠骨的奇女子，先時晚生疑惑的思想，完全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自己預備的一番話，非但毫無用處，且心中欽敬感激之念，油然而生，雖然她叫我離開此地，我竟不願邁步，心中有許多話要在她面前訴說一番，深恐以後沒有這樣機會，可以面談了，這樣一轉念，不禁向她下個長揖，拜謝她這番盛意，而且表明自己幾次推托，完全出於誤會，此刻愧悔不及，請她原諒，她聽我這樣一說，立時收住泣聲，兩隻秋水為神的妙目，盈盈注視，朱唇微動，好像有無數深情密語，向我訴說一般，却又含羞無語，相視半晌，她回頭問身後一個俊婢道，今晚相爺回來，在前頭議論了一點機密事，確在十三姨院中住宿嗎，那俊婢答道，婢子親自探得確實，決不會錯，此刻已是深更半夜，內外都已靜，便是府中大總管，也早安息了，那般巡夜值宿的人，向來不敢到內院的，你放心好了，他聽罷，回眸一笑，百媚俱生，俺不免怦然一驚，暗想他又是何主意，但不知甚麼緣故，一時竟捨不得離開，心裏另有一番話，總想趁此對她講明，倘然那時一走，也許不致有此慘禍，此刻想來，無非前生冤孽罷了，熊經略聽得不耐煩，發話道，莫談浮文，且說以後又怎樣呢，洪承疇慌說道，那時她指着上首錦墩請俺坐下，她也坐在下首椅上，俺便開口道，晚生父子承你提醒，果然感激不淺，祇是你自己怎樣計較呢，晚生此問，也是一片癡心，暗想

這樣一個奇少女，如果能夠救她出來，也算得報答她一番盛情，再說像她這樣女子，在此同流合污，也是天地間一樁缺恨，能經略聽到此地微微笑道，人非草木，孰能無情，二難相聚，如磁吸鐵，這也在人情之中，但以後又怎的如此結局呢，洪承疇面孔一紅，囁嚅道，晚生生平不會說謊話，自從兩人這樣一深談，把俺輕視的心腸一變爲欽敬，而且存了非分之想，她又是個癡情多才的女子，洪承疇一說到癡情多才的話，回頭望着地上的艷屍，一頓足，兩行急淚，直流下來，慘然道，晚生一問她自己如何計較，她蛾眉深蹙，悽然說道，妾已失身於老匹夫，便是逃出此地，也是不爲人重，這也是老天爺的安排，教妾如何擺脫得開，此刻得蒙下顧，以後倘有你這個人，知道薄命人的苦衷，妾總算不虛生人世了，這幾句話，不啻巫峽啼猿，令晚生肝腸寸斷，情不自禁直立起來，鄭重說道，月有圓缺，花有殘折，一個人那有完完全全的，只要回頭是岸，也無妨礙，俺不揣冒昧，請問一句，倘然你能逃出此地，依然有人重視，並且奉爲生平知己，這樣你能設法脫身麼，她是個極頂聰明的人，晚生的話，如何會不明白，一對妙目注在晚生面上，很久，才嘆了一口氣道，洪郎，君是唐代的李藥，可惜妾不能做紅拂女了，但願來生來世侍奉左右的了，說罷，又掩面悲啼，哀哀欲絕，晚生這時也忘記所以，脫口答道，當年紅拂，至今傳爲佳話，卿才貌不亞於紅拂，只恨晚生沒有藥師的才情罷了，她條的立起身，蓮步急促，抱住晚生，哀哀說道，人生得一知己，死可無恨，妾蒙垂愛，心頭已足，如果妾效紅拂跟君逃走，無論君有老父，能不能允許殘花敗柳侍奉箕帚，便是目前情勢，老匹夫尙未敗露，奸黨滿朝，郎君前程無量，正可爲國家出力，豈可以妾一人，累君不能出頭，何況郎君父子脫離奸府，尙須另籌妙法，如

果加上賤妾，更難脫身，賤妾寸心何嘗不願做紅拂，但是老奸怎及當年的越公，事格勢禁，萬難如願，雖然如此，從此妾身妾心都已屬君，只要郎君時時念及此刻的薄命人，妾在地下也感入骨髓的了，說罷，兩手一鬆，翩然回到床前繡帳底下，癡癡的注視着晚生好一刻，這時晚生滿肚籌畫計策，細想她說的一番話，確是不錯，一時真無兩全辦法，正想安慰她幾句，猛見她一翻身，從帳內摘下一柄七寶鑲嵌的寶劍來，一手拿住劍柄，遞與晚生道，這柄劍妾最心愛，現在贈與郎君作爲紀念，君常見此劍，便同見妾一般，晚生不疑有他，便舉手接住劍鞘，不防她牢牢執住劍柄，往外一抽，一道寒光，逼人毛髮，晚生一怔之間，只聽她悽慘的說道，洪郎，洪郎，佩着此劍，快快脫離此地，不要忘記了薄命的妾，一語未罷，驀地向粉頸一橫，頓時橫尸地上，香消玉碎了，她這樣節烈，無非表明身已屬我，一死明志，也免得晚生牽掛着她，脫逃不了，你看她這樣癡情義烈，世間所無，但是這一來，等於晚生殺了她一樣，愈發叫晚生如何捨得了她。洪承疇說明了經過，越想越悲，卜通一聲，跪在尸前，又哭了起來，那時熊經略聽了洪承疇講明前後果，也覺出乎意外，尤其講到她生前爲了自己，也曾婉勸過魏忠賢，想不到一生戎馬，在閨閣中尙有人敬仰自己，而且是奸臣的姬妾，尤其出人意外了，不禁對着地上的美人尸首也有所感，猛的一轉念，一手拉起洪承疇，怒氣沖沖的說道，今天不殺奸相，不足以消俺怒氣，也不足以報美人的靈魂，你住在奸臣府內，當然曉得奸臣所在，究竟今晚奸臣宿在何處，快快說來，待俺結果他性命，再說別的，洪承疇同房中幾個侍婢，一聽他要殺奸相，都嚇得魂不附體，洪承疇想起此人相貌非常，絕非奸相手下裝束，不禁脫口問道，足下究係何人，弄了半天，還未請教姓氏，熊經略凜然答

道，我無名，並無姓，今晚到此，沒有你們這擋事，我也要老奸首級的，不料碰着你們出了這個岔子，就誤了俺許多功夫，現在時候不早，你們快從實說來，待我結果了奸臣，一了百了，你們父子也可脫離火坑了，洪承疇這才明白他是個刺客，倒也不怕，便指着那個俊婢說道，據她說今晚奸相宿在十三姨屋中，十三姨臥房在何處，晚生也摸不清，熊經略向那俊婢喝道，十三姨在何處，快指點與俺，那幾個婢女早已一嚇兩嚇，嚇得站在一邊發抖，同泥塑木雕一般，此刻被熊經略喝問，三十六個牙齒，互相厮打，結着舌頭，那說得出話來，半晌，那年紀略長的俊婢，咕咕吧吧的說道，十三姨住……住在……花園東首，一……一座高樓內，叫……叫做聽雨樓，……樓下週圍種着……芭蕉的便是，熊經略點頭道，既有方向地名，不難找到，你們稍候，我去去就來，一語未畢，猛聽得遠遠噹噹聲雲板一響，熊經略一時沒有在意，洪承疇雖然住在府內，日子不多，也不知雲板響聲的意義，只有房內兩個婢女，却是聽慣的，知道這塊銅製的雲板，一向掛在相府前廳，遇有緊急要事，一時不便到內宅傳報，才敲雲板幾下，使奸相自己聽得，派人查問，再出前廳處理，這時幾個俊婢雖然明白雲板用意，因為個個嚇得魂靈直冒，那有心思顧到這些，偏偏熊經略好整以暇，將要舉步，又計上心來，回身把花梨几上寶劍拔起，提在手中，略一拂拭，笑道，此劍倒是一件寶貝，也是干將莫邪一類的古物，俺正愁沒有利器，不想用奸臣之劍，斬奸臣之頭，從中又假手於紅粉佳人，真是妙事，說罷，竟自插入劍鞘，佩在身上，一面對洪承疇說道，依我說，你不能再留連在此，你且回你父親所在去，此地我自會安排，回頭我到你書房會你便了，說畢，不管洪承疇答應不答應，一回身指着幾個婢女喝道，你們記住，明天事

發，有人問到你們頭上，只要咬定牙關，說殺人的是長身兇面的強盜，記住這話，便沒有你們的事，倘然說錯一個字，或者牽涉到這位小洪相公，我立刻飛進來，一個個把你們殺死，那時休怨我狠毒，吩咐畢，一伏身，伸着指頭在地下尸身上蘸了許多血水，在粉牆上畫了一個猙獰的人熊，洪承疇一旁看着，也不知是何意思，見他畫完人熊，往帳後搜索了一回，發現床後還有一間精緻的餘室，似乎是梳粧盥洗之所，一回身，把幾個婢女推入那間房內，說了一句，你們只說強盜把你們關在此處的，說畢，隨手關嚴房門，加上屈戌，便挽住洪承疇道，此地諸事已了，我們回書房去罷，洪承疇一面跟着他走，一面不斷的回頭向尸拋淚，如癡如顛的被熊經略一路拉到花園，將近書室，對洪承疇道，你只管安心回房，一會兒我事畢，再到此地來和你談話，說畢，待要舉步，只見洪承疇默默無言，昂着頭，對着天上星辰，楞楞的立着動也不動，熊經略知道他一片癡情，傷心到了極點，又回身走近他身旁，不由分說，夾脊一把抓住，像舉小孩子似的，直舉到前臨草地的廳口，順手一送，直送進廳內去，不待洪承疇開口，一縮手，順便替他掩好牕戶，一看脚下那張凳子，兀自擺在牕下，未免令人起疑，便又撥回原處，諸事停當，四面一望，認清東首一帶粉牆，露出許多芭蕉樹，樹後一角紅樓，掩映在夜色縹渺之中，樓內幾縷燈光，隱隱從牕櫺透射出來，熊經略正預備跳過粉牆，忽聽得牆那邊脚步聲響，似乎不止一人，却聽不到說話的聲音，一會兒西首粉牆盡處，轉出冉冉的燈光，從牆上玲瓏透空花格孔中，偷偷望去，只見幾個衣冠楚楚的人，迤邐向西走去，前面似有兩個書童，引着兩盞手提宮燈，却看不清是甚麼人，等這一撥人去遠，一躡身，跳過粉牆，施展輕身功夫，躡上近樓矗立的一株石筍，略一點腳，哧的又飛上

樓簷，側耳一聽，恰喜有燈光的那間樓房內，似有男女竊竊私語，心內暗喜，以爲房內定是奸相同姬妾調情取樂，一溜身，用了一着倒捲簾，頭下脚上，兩足鈎住簷口鴛鴦瓦，身子向簷下捲進，兩臂向上一伸，捏住一根短椽子，腳一鬆，整個身子翻進裏面，再一提氣，一個臥魚貼波式，只用一手一腿，便輕輕巧巧的紉在近牕口的天花板上，空着的手，悄悄戳破一些牕紗，伸頭向內一看，嘿，又是出乎意外，禁不住兩眉直豎，又氣又恨，原來房內並沒有魏忠賢的影子，却見一個妖姣的婦人，攬着一個唇紅齒白，帶着幾分女相的青年男子，正做出不堪入目的百般醜態，女的滿身珠翠，定是六姨房婢所說的十三姨了，男的面目雖然較好，身上却是一身青衣，大約是魏忠賢近身的變童，可是她們探明奸相明明住在此地，怎的變了他的變童，在此代庖呢，熊經略前後一想，恍然大悟，明白先頭在六姨房內，似乎聽得雲板響，那時並不注意，此刻想來，定是老奸聽得雲板遙傳，知有緊急的事，匆匆出廳去了，粉牆外所見兩盞宮燈，定是幾個侍童擁着奸相到前廳去，這一對狗男女明知奸相前廳議事，一時不會回來，趁機暗渡陳倉了，只是這一來，未免可惜，倘使在花園見着兩盞宮燈時，知是奸相在內，跳過去一劍兩段，一點也不費事，現在這樣一錯過，不知奸相今晚回來不回來，前廳耳目定衆，又難下手，看來奸相惡貫未盈，今晚難洩俺心頭惡氣，也能，權把這兩個狗男女開刀，使老奸嚇個魂魄俱飛，熊經略這樣一轉念，更不停留，用手一推牕戶，恰好牕原虛掩，呀的一聲隨手而開，趁勢一個飛燕穿簾，直竄到房內兩人面前，兩人正在色授魂與，不可開交當口，做夢也不防從牕口飛進一個凜若天神的漢子來，只齊喊得一聲啊呀，……兩個俏生生的身子直跌下去，癱在地上，兩副吹彈得破的面孔，立時變成紙灰

色，像泥塑木雕一般，不能動彈了，熊經略懶得和她們說話，拔劍一揮，骨碌碌兩顆頭顱滾向床下，一點腳跳過尸身，驀地又計上心來，原來他又想起這般深夜，前面雲板一響，老奸急急出去，十九是天牢內自己的把戲發作，有人來報奸相，想必此時定已闖城大搜，索興嚇他一嚇，四面一看，恰好牕前一張畫几上，整整齊齊擺列着文房四寶，走過去，磨濃了墨，蘸好了筆，向壁上一望，却又一縐眉頭，無從下筆，原來奸相窮奢絕侈，這座聽雨樓，四壁都裱糊着五光十色的宮錦，錦上滿是鏤金織翠的凸凹花，怎能寫得上字，回頭在一個大筆筒內，找出一捲整筒的縐絹，大約是供寫字畫卷用的，恰正用得着，抽出來攤在桌上，提起筆，龍蟠鳳舞的揮了幾個茶杯大小的行草，却是「匣劍化龍，天馬行空，斬此姬僮，傲彼奸雄」，十六個字，下面還署着一個大熊字，同六姨房內畫的一個人熊，兩相對照，使奸雄一看便知兩處殺人都是熊經略一人做的事，不致疑惑到別人身上，一方面又藉此來表示自己從此像天馬行空般隱跡埋名，不預世事，可是要斬奸人之頭，很是容易，今晚便是榜樣，使奸相寢席不安，也許悔悟前非，少做些禍國殃民的勾當，熊經略寫好了字，把一副絹字平攤在桌上，然後擲筆一笑，躍出牆外，仍循原路直奔洪承疇的書室來，一到書房那面牕外，忽聽房內有人悄悄說話，貼耳一聽，是一個蒼頭的聲音，狠嚴嚴的責備洪承疇道，你這樣輕舉妄動，總是學養不到的緣故，無論你如何存心，這樣深夜擅入內室，總是曖昧舉動，萬一被人撞見，有口難分，豈不一生身敗名裂，現在事情變化到這樣地步，那位大俠果真結果了奸相，明日振動朝廷，我們寄寓在此，豈能無事，即使僥倖沒有疑到我們身上，這樣一變動，偵探密布，我們愈發不便立時脫身了，這時牕內幾句話，聽在熊經略的耳內，心裏暗暗佩

服，從牕孔裏窺見房內上首坐着一個清濯嚴肅的老頭兒，嘴上滔滔不絕的說着，下面坐着洪承疇，愁眉苦臉的聽着，熊經略知那老頭兒便是洪承疇的父親，也是她們所稱的老洪相公，熊經略用指一彈牕戶，房內立時話鋒中斷，似乎喊喊喳喳低語了一陣，才慢慢開了牕戶，熊經略一擰身，便蹤入房內，不料那老者迎頭一揖，倒身下拜，口中說道，晚生正疑惑現在這樣時世，那有這樣舉動的大俠，原來是經略大人駕臨，這幾句話，把熊經略嚇了一大跳，慌一伸手，把老者扶起，低聲道，老丈禁聲，老丈從何處識得俺來，老頭兒悄悄說道，天下何人不識君，那年經略親統雄軍，陛辭赴邊，百官齊赴長亭宴別，晚生適在京城勾留，從朝人中早已瞻仰英采，到現在還深印在心中，想不到此刻又得拜見，又蒙拯救犬子，此恩此德，終身難忘，說罷，又要叩謝，熊經略慌阻止道，萍蹤偶聚，轉瞬東西，時已不早，且莫閒談，今晚老賊僥倖逃得性命，俺只殺了他妖姬狡童，我已留下真姓，使老賊知道我一人所爲，我不難隱身遠走，不知你們父子此刻商量好計策沒有，我不放心，特地來此一探，洪承疇道，事已稟明家父，計策却尙未妥當，他的父親接說道，此刻情形，又與你所說不同了，既有經略這番佈置，俺們父子一時倒不必急急脫身，不妨鎮靜一下，稍緩幾日，再作道理，熊經略點頭道，老先生所見甚是，既然這樣，俺不便停留，就此告辭，說聲告辭，人已飛出牕外，等到他們父子探身張望，早已不見那熊經略的蹤影了。

## 第五章 大將軍換却真面目



上回熊經略一段軼事，原是高老頭兒高公且和沈廷揚徐潔人在那文筆峯茅亭內，一面喝酒，一面演說出來的，他講到熊經略殺了奸相一姬一僮，別了洪承疇父子，跳出奸相府邸，本想當夜就到老朽寓所，却因一出奸相府邸，只見滿街兵馬亂動，官騎飛奔，知道天牢事發，正在關城大搜，自己這樣下去，定然有人認識，雖然不見得被他們捉住，却許連累了老朽，這樣一轉念，一時不便現身，便從僻處飛簷走壁，奔到雖奸相府邸不遠一所古寺，這所古寺，還是元朝勅建，叫做皇覺寺，也有百餘間房屋，到了明朝香火衰落，無人顧問，只剩了一個窮道士，躲在寺內聊蔽風雨，却不料那夜熊經略慌不擇路的跳了進去，又生出一樁湊巧的怪事來，熊經略並不認識這皇覺寺，無意中從奸相府邸，一路竄房越脊，向僻靜地方飛奔過去，偶然抬頭一看，只見前面一帶叢林內，孤另另的一座高而且破的殿宇，知是寺院之類，權且飛身進去休息一回，再作道理，當下跳下屋來，奔入叢林，幸喜四週寂如村墟，絕無人影，穿過叢林，便見破爛不堪的一座寺門，當中匾額，借着星月微光，依稀認出「皇覺」二字，那「寺」字早已剝落得無跡可尋，兩扇黯無色彩的寺門，却關得密不通風，熊經略一點脚，蹀上門牆，向下一看，從山門到大殿，只剩院內幾顆參天古柏，颯颯作響，那有住人的形像，姑且跳落院中，從前殿繞到後殿，一路蓬蒿沒頸，絕對找不出一線燈光，一點人聲出來，疑惑偌大一所寺宇，連一個香火老道都沒有，如果在此權且隱身，倒是天造地設的所在，一看後面零零落落尚有許多房屋，正想過去探個仔細，驀地聽得沙沙一陣風響，接着前殿噹的一聲，似乎輕輕撞了一下鐘的樣子，其聲悠然淒遠，在這樣萬籟無聲，寂如墟墓的破寺內，忽然來了這一下鐘聲，無論何人，也要毛骨森然，疑心到鬼魅夜出了，熊經略雖

然藝高胆大，也覺鐘聲來得奇怪，停住脚步，一轉身，閃身暗處，按着劍，定睛向外窺探，不料前面鐘聲一響，後面零落不齊的幾間屋內，忽然透出一縷慘淡洸漾的燭光來，那燭光在暗中被風吹得若斷若續，只見人影渾如鬼火，竟猜不透是人是鬼，熊經略大奇，暗想多年古刹，真有鬼物妖魔潛伏不成，今天倒要見識見識鬼魔究竟怎樣的形狀，念頭剛起，忽聽脚步聲響，從外殿飛也似的奔進兩條黑影，步履異常矯捷，似乎路徑走熟一般，苦於天上一鈞新月，被四面浮雲擁擠攔來，遮蓋得嚴絲密縫，所以只見前殿奔來兩條黑影，辨不出是人是怪，一忽兒那兩條黑影，從面前掠過，向燈光所在馳去，一瞬間，燭光黑影，都沒入暗處，不見蹤影，內外一片漆黑，連那邊幾間破屋的輪廓，都被黑幕遮住，只半空裏風聲樹聲，發出悽慘的悲號，愈發形成這深宵古刹的恐怖，豪氣凌雲的熊經略，在這樣環境中，也覺難以久留，但是天生成剛愎自雄的性質，非要探個水落石出才甘心，略一思索，便拔出寶劍，運用眼神，一步一步走向前去，一面走，一面仔細留神，雖然暗中摸索，可是有內家功夫的眼光，畢竟與常人不同，何況在暗中處得時候略長一點，眼光一攏，原可分辨出週身的景象來，熊經略走了幾步，便看出走的所在是一條狹長的甬道，前面一道夾牆，中間一個大圓洞，走進圓洞，便見一排矮屋，中間却有一間樓面，樓上隱隱有燈光晃動，熊經略一見燈光，忙一個箭步，竄到樓下，仰面一聽，似乎樓上有人談話，熊經略暗自好笑，如果不到此地探個實在，真以為碰着鬼怪了，現在既然有人，想是寺中香火道人之流，自己鬧了一夜，從天牢內暢快的吃了一頓以後，直到此刻，水米未沾，不如上樓去弄點水潤一潤喉嚨，借宿一宵，明日再作道理，這老破寺內的窮道士，大約不見得認識自己，主意打定，正要張嘴呼

喚，說明迷路借宿的意思，忽然樓上有人大喝一聲說道，老子在此住宿了幾晚，看你是個出家人，不忍虧待你，你倒不知好歹，見着俺們回來，也不打水，也不泡茶，一味價愁眉苦臉的在俺們面前絮叨個不了，老實對你說，老子坐不改姓，行不改名，河南混天猴便是，惱得俺性起，哼……就給你這個嚐一下，喝罷，通的一聲，似乎一人倒地，接着又有一個獷聲擴氣的從旁連哄帶嚇，說了一陣，熊經略在樓下一句句聽在耳內，暗自吃驚，心想這人自報角色，這混天猴三字，非常耳熟，似乎是個綠林脚色，怎的在此藏身，想必到京城來做那沒本錢的買賣，白天在此窩藏隱身的，先頭在前殿跑進兩條黑影，定是此賊同夥伴回來，鬼鬼祟祟的定然不做好事，既然被我碰到，倒要看看他是何等脚色，心頭剛這樣一轉，樓梯上蹬蹬蹬跑下一個人來，手上捏着一支斷燭頭，一手遮着風，走出樓下這間屋門來，熊經略一閃身，躲在暗處，偷眼一看，此人是個駝背老道士，一身破袍，滿臉悲容，拖着鼻涕，掛着眼淚，一步捱一步的到隔壁一間破屋門口，摸了進去，熊經略掩到門外，向裏一張，只見他在屋內點着一盞半明不滅的瓦油燈，蹲在一具折脚的爐灶下，覓柴尋草的生起火來，一忽兒舀水洗盥，忙個不了，熊經略把劍藏在背後，慢慢的掩了進去，那老道士一回頭，驀見熊經略立在他背後，嚇得啊喲一聲，卜通跪在地上，抽抽抑抑的哭道，爺爺，你積德修好，讓俺再活幾年，俺兩個還伺候不過來，再添上一個，活活的逼死俺了，熊經略知道他誤會自己也是樓上的一路了，悄悄說道，你不必害怕，我不是那種人，我看得你可憐，特地來此替你趕走樓上的人，你知道嗎，老道士一聽這話，連連在地上叩頭道，我的慈悲無量佛，想是小老道一生虔誠敬禮，感動三清天尊，爺爺想是三清殿上黃巾力士化身，再不然是值日功曹的法

相，來救小老道的，熊經略聽他滿嘴胡說，幾乎要笑出來，心想這種人一世也講不清楚，自己喉內出火，且喝點水再說，不管那老道連叩響頭，看爐上一壺水連熱氣還未冒出，只好在爐旁一只淺水缸內，用椰瓢舀了一瓢，先解了喉渴再說，那老道兀自跪在地上，楞看這位值日功曹親自舀那混濁的水，比飲甘露瓊漿還來得猛急，也不禁發楞，猛聽得樓板咚咚的響得厲害，樓上的人踩着脚一疊聲催着拿茶來，急得老道向熊經略又連叩響頭，直喊救命，熊經略且不理他，咚的一聲，把椰瓢擲進水缸，一蹶身，跳出屋外，轉入樓下那間屋子，蹬，蹬，蹬，三步并作一步，跳上樓梯，一進樓間，樓上的人正待破口大罵，募見上樓的不是老道，換了一個儀容威猛的偉丈夫，手上還橫着雪亮的長劍，兩人一齊驚得直跳起來，一個拔出隨身的一對黃澄澄瓜形銅鎚，鎚頭足有湯盃口那麼大小，一個在床邊搶起一柄鑊鐵闊刃帶槽鬼頭刀，指着熊經略齊聲喝道，你是何人，深夜到此，意欲何為，熊經略並不答話，只顧細看兩人的面貌，你道如何，原來這兩人相貌真可以說奇形怪相，無獨有偶，使銅鎚的是一張青滲滲的瓜皮臉，兩額上插，鼻根下塌，兩個掠天鼻孔，弔着下面一張闊嘴，墨也似的嘴唇，像被馬蜂刺腫的翻在外面，有寸許厚外帶一對三角眼，兩道倒掛黃眉，鬚邊兩撮黃毛，襯着這張怪臉，已夠特別，那知那位使鑊鐵刀的還來得希奇，一張黃蠟面孔，像害黃脹病般浮腫異常，兩眼細得一條線相似，驟看去像睡熟一般，襯着兩道似有似無的眉毛，一張似哭似笑的嘴角，兩人相貌希奇，又一律穿着大而無當的玄色破道袍，頭上却一色包着夜行人用的包頭帕，前面還打着蝴蝶結，熊經略不由的看得出神，暗想這兩人怪相大約同妖魔長相也無二致，看他們這種不三不四的打扮和怪相，定非正路，立時厲聲喝道，你們且不必問我，

你們自己先說在此何事，那兩副怪臉，同時向熊經略面上仔細看了半天，兩人自顧自悄悄的說了一陣，熊經略看他們鬼鬼祟祟，正有點不耐煩，想要發話，猛見兩人忽的哈哈一笑，放下兵刃，突的雙雙跪倒，叩頭說道，我公果然平安出險，真是天外之喜，熊經略恐防有詐，緊一緊手中劍喝道，彼此素昧平生，你們所說，俺一句不懂，天外之喜，又從何來，兩人聞言，條的挺身而起，各自除下頭上包巾，向臉上一抹，這一抹，倒把熊經略嚇了一大跳，只見他們各自向臉上一抹以後，兩副怪面皮，像金蟬脫殼般，抓了下來，另換了兩副面孔，那瓜皮色臉的，換了一副濃眉大目色如重棗的面孔，黃腫臉的換了薄耳尖腮露骨包皮的長相，與先頭頓時換了兩個人，兩人怪相既除，面目之間雖尚透着幾分煞氣，却都顯着滿臉精悍之象，面如重棗的人拱手說道，俺們不遠千里，趕到此地，原是平日欽慕經略是個好男子，受了奸相陷害，困在天牢，難見天日，經略帳下有幾位將爺，又同俺們弟兄平日都有交情，自從經略在邊疆受了委屈，獨身到京廷辯，麾下一般有義氣的軍官，不願替奸臣出力，早已各自星散，同俺們認識的幾位便到河南同俺們結合，彼此商量營救經略，大家公推俺混天猴同他袁鷹兒潛蹤來京，探聽虛實，不料俺一到京，沒有幾天，便打聽得消息不好，奸相密布爪牙，把經略困在天牢，想下毒手，俺們受了一般同道委託，來此保護經略，萬一有個好歹，俺們有何面目回到河南去見同道，心裏一急，日夜喬裝到各處探聽，今晚四更時分，到了天牢，正想找經略所在，忽見天牢下面紛紛騷動，獄官獄卒，跑來跑去，忙個不了，一霎時，外面又燈球火把，照耀進來，無數禁軍，挨獄點查，像是逃了要犯一般，俺們正在疑惑，忽見幾個紅袍紗帽的人，擠在一堆，低低商量了一陣，立時拉着獄官，跑出天牢，翻身

上馬，一窩蜂飛也似的奔去，俺們兩人暗地一商量，看情形難以下去，這般官員又去得可疑，不如趕去探一探這般官員何往，或者可以探出一些消息，當下打定主意，一轉身，便在屋面上飛跟下去，趕了一程，遠遠見那馬上幾個官員，在這寺院相近的奸相門前下馬，個個躬着身從角門進去了，俺們也顧不得危險，施展小巧之技，跳進相府，翻牆越脊，居然被俺們找到一所富麗堂皇的廳舍，那幾個官員和天牢的獄官，正在廳內，向幾個相府家人左一個躬右一個揖，不知哀求些什麼，俺們在他們哀求當口，從廳前樹上溜下來，躲入廳角暗處，一座金裝玉琢的六尺屏風後面，只見那幾個相府家人腆着胸昂着頭，高視闊步的走了出去，一忽兒雲板噹噹的響了幾下，一連聲傳報，相爺出來了，廳內幾個官員一聽相爺出來，頓時矮下半截，一齊直挺挺跪在廳門口，連大氣也不敢出，等了一忽兒，只見廳外足靴聲響，先有兩個垂髮僮，提着兩盞宮燈掀簾進來，接着又是幾個僮兒，打起軟簾，扶着一個白胖胖疎髯細目幅巾朱履的人走進廳中，升上居中雕花披繡的座上，這人一坐下，廳門口那幾個紅袍紗帽的官員膝行而進，那獄官却不敢進來，兀直挺挺跪在帘外，這時我們已明白上首坐的人定是奸臣魏忠賢，如果那時我們要替熊經略報仇，真是一舉手之勞，却因未見過經略的面，不敢造次，兩人躲在屏風後，只悄悄聽他們說些甚麼話，那人說到此處，熊經略手上的寶劍已慢慢垂了下來，知道所說不假，而且兩人到此完全爲了自己，猜測兩人偷進相府時，正是自己在後院殺人，當時因爲不知虛實，未到前院，否則一劍了却奸臣，豈不痛快，湊巧有這兩人聽得奸相說話，正可從他們身上探出天牢以後的情形，也算一番巧遇了，當下便收起寶劍，向兩人拱手道，俺正是熊某，未知兩位從何處認識俺來，又承兩位遠道到此，一副熱腸

俠膽，實使熊某感激不盡，兩人一聽熊經略自己認任，高興非常，不由分說，又爬在樓板上叩了一陣響頭，熊經略攔不住，只好倒身還禮，三人行禮畢，彼此坐下，深談起來，那人正想接說偷聽的下文，忽聽樓梯響，老道提着一壺茶，若前若却的走來，一見熊經略同他們客客氣氣的促膝深談，又是吃驚不小，對於兩人換却面貌，却並不驚奇，大約兩人天天改頭換面，早已看慣了的，熊經略看他可憐，從懷裏一摸，尙存着一點碎銀，隨手遞與他道，這兩位不是歹人，原是俺的朋友，先時俺是哄你的，這點銀子你先拿去，明天替俺們置點吃的喝的，也許我們明天就離開此地，到時再好好犒賞便了，老道接着銀子滿臉堆下笑來，連聲喊着無量佛，袁應兒喝道，這廝忒懶，俺們來時，原好好的對他說，臨走時重重的酬謝，便是這兩件一錢不值的破道袍，俺們無非暫借一用，走時非但還他原衣，還得格外送他一點財物，偏遇這廝是個老糊塗虫，撇着嘴一百個不願意，真把俺們肚皮都要氣破了，熊經略笑了一笑，向老道揮手道，你只管自去睡覺，明天早晨照俺話去辦好了，老道慌不迭連聲應是，又千謝萬謝的跑下樓梯去了，這裏熊經略細問以後情形，於是混天猴接說道，那時俺們在屏風後面一面張望，一面側着耳朵細聽，只見魏忠賢大模大樣坐在上面，讓幾個紅袍紗帽的官兒拜罷起來，才問了一句有何要緊事，深夜前來，快說，一個穿紅袍胸繡狻猊的官兒，走上一步，垂手稟道，剛才得報天牢內逃走了熊廷弼，慌飛調禁軍到獄兜查，果然不見熊某蹤影，看守的兵卒東倒西歪，睡了一地，熊某住的一間獄內，還擺着酒壺酒罈和肴果等物，牢床上被窩內塞着一副完整無缺的頭號錄鏑，床前桌上還留着一張字條，那官兒說到此地，魏忠賢已臉色大變，條的直立起來，雙手亂搓，連嚷怎了，怎了，逃了大蟲，老夫難以安枕

了，你且說他字條上寫的甚麼話，那官兒慌一轉身，從靴頁內抽出一張紙來，雙手送了上去道，這字條特地帶來，請恩相過目，魏忠賢看了字條，一聲不響，俺們離得遠，當然看不出字條內寫的字，但只見魏忠賢一手拿着紙條，瑟瑟直抖，連那張紙颯颯作響，熊經略笑道，我知老奸看到那張字條，定要嚇得一身冷汗的，其實我只寫了「臣罪當誅，然非奸臣矯旨可得而誅，臣何惜死，願爲國誅奸而後死」，這幾個字，但以後又怎樣呢，混天猴接着說道，可笑魏忠賢被熊經略幾個字嚇得混身發抖，半晌，才顫聲說道，明天就要動刑，只差了一夜，竟被他逃走，你們疏忽之咎，還有何說，那幾個官兒，立時都跪在奸相面前，通通叩了無數響頭，那說話的官兒，乍着胆，又稟道，卑職們察勘牢中情形，似乎熊某脫逃不久，已經飛調四城兵馬努力兜拏，諒他孤身一人，難以遠颺，定可緝獲，但不知熊某前幾天好好的安身獄中，何以不早不晚在今晚突然脫逃，定是有人露了風聲，卑職們奉職無狀，辜負深恩，實該萬死，已把天牢獄官帶在簾外，跪聽處分，乞恩相重重治罪，魏忠賢一聽這些話，同搖尾乞憐的醜態，恨得咬牙跺腳道，你們這般該死的東西，此刻還在我面前講這些不要緊的話，你們也不想熊某這個人，渾同吃人的大蟲一般，好容易把他制住，不想他竟有能耐會逃出俺們掌握，這一逃他還不把俺恨死，看他這幾句話，早晚要同俺拼命，照他的一身本領，俺手下確沒有抵得住他的，說不定此刻已來到此地哩，再說這樣的重犯，輕輕被他脫逃，你們又是俺一手提拔的人，如果拿不回來，明天如何覆旨，雖說這道聖旨是俺們做的手脚，但假戲真做，這道聖旨已於今晚下到兵部，一到明天日出，還要傳首九邊，現在已是丑正，一忽兒就要天明，你們想，這事如何了局，那時俺們二人聽得這樣消息，高興得幾乎忘



其所以，忽見魏忠賢把幾個官兒狗血噴頭罵了一陣以後，立時傳進許多雄糾糾的衛士，叫他們輪流保護相府，接着又是一般謀士進府，一霎時內外鬧哄哄人來人往，燈光耀目，這一來，俺們二人倒急得無法可施，廳內人又多，難免藏身不住，便是想逃出奸邸，也非易事，俺們私下商量好，萬一敗露，擒賊擒王，先制住奸相再說別的，熊經略聽到此處，點頭道，那時兩位處境確是危險煞人，萬一不免，俺事前並未知道，想救也無從救起，叫俺如何過得去，不知以後又怎樣出險呢，混天猴道，靠經略的洪福，在俺們焦急當口，恰好奸邸內院起了滔天風波，熊經略笑道，這一講，我明白了，定是我殺死人的事發，有人報與奸相，奸相一聽這消息，當然連驚帶急，率領着百官衛士，一窩蜂到後院察看，廳內沒有人，兩位自然容易易的出來了，混天猴袁應兒齊聲說道，果然如此，但經略說殺人的事，俺們却不懂，那時俺們匆匆逃出奸邸，並未留神邸內何事驚擾，熊經略笑了一笑，便把經過的事向他們說明，混天猴拍手道，痛快之至，照這樣說來，經略同俺們離開奸邸，只差了前後一些時候，而且還是經略先到寺來，真也算奇遇了，現在我們既然幸遇經略，又喜經略自己脫離奸臣惡計，俺們這趟，總算沒有丟臉，事不宜遲，俺們候到天明，便侍奉經略到河南去，那邊非但有俺們久仰經略的一般弟兄，還有經略的部下，只要經略一個號令，俺們可以聚集許多人馬，聽候經略指揮，俺們二人情願執鞭隨鐙，終身伺候，務求經略俯允才好，熊經略大笑道，熊某已算兩世的人，功名之念既然視如浮雲，便是報國之志，也只好讓世間血氣男子去做的了，國家有福，自然有比熊某強勝萬倍的人物出來擔當，如果國家氣數已盡，便是有萬把個熊某，也挽不過天命來，俺在天牢內本已作出世之想，到了奸邸沒有結果奸相，愈發覺

悟冥冥中自有數在，難得兩位高情厚誼，俺心中實在感激不過，要俺再奮發有爲，亦難如命，話雖如此，在熊某作此等想則可，在兩位和兩位的同道，俺却希望盡人事而聽天命，做一分是一分，即使沒有力量保全國家，也須盡力保護一方百姓，最要緊的奉勸兩位，不要以綠林爲安身立命之所，這是俺一片愚忱，將來俺浪跡江湖，也許走到貴地奉訪，拜謝今晚的盛德，這事務請兩位原諒苦衷才好，這一片話，把兩人一番高興，兜頭澆個乾淨，弄得兩人半晌說不出話來，互相廝看了半天，還是袁鷹兒來得機伶，立時掉轉口風道，既然如此，俺們怎敢相強，不過經略一時尚無安身之所，何妨先到河南遊一遊嵩山小寨，略消胸中骯髒之氣，何妨暫時同俺們屈駕一趟呢，這幾句非常說得委婉，熊經略想了一想，一時不好十分推却，便也應允下來，不過聲明尚有一老友，等候左近，而且預約在先，不能不先同那位老友到揚州一遊，到了揚州以後，決計轉道河南，奉訪貴寨，丈夫一言爲定，請兩位先行一步好了，當下三人商量妥當，這時樓外已現曉色，寺外一片叢林霧氣濛濛，隱約可辨，熊經略一看林梢曉霧，猛的想起一樁事來，慌同兩人道，兩位帶的假面具巧妙絕倫，素所未見，未知俺也可以用得嗎，混天猴拍手道，幸而經略這一問，把俺提醒，經略遨遊天下，正用得着這件東西，這是俺袁兄平生的絕技，俺們帶的面具不足爲奇，無非遮掩一時罷了，白天在街上走，到底有點破綻，他另外有一種巧妙奇藥，真有脫胎換形之妙，非但皮膚變色，連五官都能改樣，不過只可變醜不能變俊罷了，熊經略笑道，這樣大妙，俊醜沒有關係，俺還希望越醜越好哩，這事便請袁兄費神罷，袁鷹兒道，經略要改換面貌，只是又要耽擱一天了，因爲俺的換形丹擦在面上，要兩個時辰才能藥性發作，藥性一發作，面部起了變動，雖然沒有多

大痛楚，却有許多不慣的地方，必定要經過一夜功夫，才能同平常人一般，以後無論如何擦洗不掉，要用俺的解藥，方能恢復本來面目，因此俺們不常用它，只用假面具應急，經略如願意換形，只好再勾留一天，熊經略道，此地還僻靜，又在奸相府邸附近，他們決不疑我在此存宿，我們在此多留一天，諒也無妨，俺改了形容，不論何時，咱們都可大搖大擺的出去，準定請兩位多留一天，事不宜遲，便請袁兄施藥罷，袁鷹兒便從貼身掏出兩個很小的藥瓶來，瓶上都標籤條，先把一瓶內紫紅色藥粉挑出一些來，在掌心用水一調和，替熊經略連頸帶項敷了一面，待了一忽兒，再把第二瓶內黑色藥粉倒出一些來，也用水和着敷在面上，說也奇怪，熊經略一經擦上這些藥，不到兩個時辰，頓覺面如火熱，難受了一夜，到了天已大亮，兩人細看熊經略面上時，只見他面色大變，變成一張黑裏翻紫的面孔，再待了幾個時辰，熊經略覺得面上奇癢，皮膚條張條弛，鬚髮百脈牽動，滿臉有無數細虫鑽在皮膚裏面一般，想尋一面鏡子，苦於並無此物，袁鷹兒從旁說道，一忽兒便可沒事，熊經略沒法，恰好覺得面上一陣牽動以後，已漸漸平復下去，又半晌，混天猴袁鷹兒齊聲道，真真妙藥，倘使有人到此，誰能認得是經略呢，熊經略正想細問，忽聽樓梯響動，那老道左手提着酒壺，右手托着肴盤，走了進來，一見熊經略，嚇得連連望後倒躲，顫抖的問道，這位是誰，那一位恩爺又上那兒去了呢，三人大笑，袁鷹兒拍手道，你倒起得早，連酒肴都整治好了，既然如此，我們只好生受你的了，說罷，替他接過酒肴，擺在桌上，放好杯箸，便招呼熊經略混天猴一同坐下，喝起酒來，那老道楞在一旁，似乎想說又不敢說，熊經略笑道，你忙了一早晨，也來喝一杯罷。

## 第六章 小洪相公的蹤跡

老道看到這奇怪面孔而又陌生的人，正在驚疑不止，猛聽得讓他喝酒，顫巍巍的說道，你老請用，不過那位恩爺怎的不見，諸位怎的不待他同吃呢，袁鷹兒大笑，朝熊經路一使眼色，呵呵笑道，你問的那位客官，不等天亮早已動身了，此刻怕不祇走了幾十里路哩，老道信以為真，露着滿面失望的神氣，低着頭一聲不響走向樓梯，袁鷹兒明白他記望着昨夜熊經路允許犒賞他的一着，不禁笑道，你回來，俺有話哩，老道無奈，又推近前來，袁鷹兒笑道，那位客官走的時節，有一塊銀子交給我，說是待俺們走時再給你，此刻我特地對你說明一聲，你可放心了，那老道一聽有銀子留着給他，立時從滿面縱橫的縐紋內，露出一絲絲的笑容來，慌向三人千謝萬謝說個不了，熊經路大笑，正想伸手掏銀，猛覺得腰中所有，業已掏盡，不禁一楞，忽聽得桌上錚的一聲，混天猴已掏出二兩重的整塊銀子，丟在桌角，指着老道笑道，你拿去，這便是那位客官留給你的，老道心花大放，伸出雞爪似的手，把銀一撈在手中，連後腦杓都要笑出來，不知說甚麼才好，謝了一陣，正要回身，熊經路又喊道，你且回來，老道吃驚，以為到手的銀子不穩，走過來呆在一邊，熊經路問道，這許多酒肴，當然是你清早出去買回來的，不知今早市上有甚麼希奇的故事沒有，說來我們聽聽好讓俺們多喝一杯，老道一聽這話，似乎精神大振，指手畫腳的說道，說也真巧，早日老朽沒有甚麼可買的，一年到頭，也難得出去幾趟，偏偏今天一早出去，便讓小道聽得一樁天大的新聞，小

道上得樓來，本來要告訴各位施主的，施主們一給銀子，小老道樂糊塗了，偏把這事忘了，施主這一問，恰好又提醒小老道了，熊經略慌問道，說了半天，究竟甚事呢，老道說道，俺一早起來出寺到了市上，正逢着一羣高頭大馬旗纛喝道，火雜雜的兵仗擺了半里長，看的人像潮湧一般，把俺擠在一家店舖的門角內，幾乎氣都透不過來，想伸長脖子看個仔細，只見一簇簇的人頭，看不清是甚麼事，向旁人一問，才知今天兵部大人奉欽命辦紅差，殺的還是赫赫有名的熊大將軍哩，小道一聽，嚇得魂靈直冒，急急忙忙買了應用東西，趕回寺來，此刻心頭還卜登卜登直跳哩，混天猴袁鷹兒一聽老道的話，滿臉驚疑的神氣，向熊經略面上直瞧，熊經略明白他們意思，一揮手，叫老道下樓，笑向二人道，奸臣不知鬧甚麼把戲，弄個俺的替死鬼，遮瞞一時，今晚俺倒要去探個明白，混天猴道，俺們正疑惑經略既已出來，那有第二個熊經略讓他們開紅差哩，現在經略一說，準是那套移花接木的詭計了，今晚經略且不要出去，這點差事讓給俺們二人去罷，熊經略含笑點頭，這天三人便在寺內談談，並不出門，到了晚上，混天猴袁鷹兒又帶上面具，別了熊經略出寺探聽去了，兩人一走，熊經略覺得面上已無動靜，奔到樓下老道房內，好容易尋着了一面鏡子，在燈光下一照，連自己也吃了一驚，祇見鏡內全非自己真面目，鼻拗嘴裂，兩個撩天鼻孔，一雙歪斜怪眼，滿頰疤痕，襯着一張灰紫色的面孔，真同活鬼一般，看了半晌，推鏡哈哈一聲狂笑，索興除了頭上綱巾，拆散長髮，向老道索取一柄剪子，一路亂剪，把長髮都截下來，再用手一揉頭上短髮，立時變成一顆鷄巢似的毛頭，愈發增加了幾分怪相，又把自己一件寬袖長袍脫卸，硬向老道對換了一下，把老道百年不離的一件七穿八洞泥垢道袍，紉在身上，脚上也換了草履，

却把那個硃漆葫蘆，和寶劍繫在貼身腰上，這一改裝，把旁邊老道看呆了，熊經略一聲不響，大踏步直向寺外走去，一抬頭，只見星月無光，沉沉夜色，穿出棗林，一聳身，便跳上人家屋上，檢着僻靜街道，直向高公旦寓所奔來，以上許多情節，便是高公旦對沈廷揚徐潔人講得熊經略奇奇怪怪的蹤跡，真是聞所未聞，當下又問高老頭兒道，當時熊經略既到老丈寓所，當然一同回到揚州了，高老頭兒笑道，不是的，那晚熊經略到了老朽寓所，便說混天猴袁鷹兒邀赴河南的事，老朽略一思索，勸他先同袁鷹兒等到河南看一看情形，如情形不對，再到揚州不遲，那時老朽意思，另有一番存心，總覺得像熊經略這樣驚天動地的人物，真個長此埋沒，實在替國家可惜，也許在河南綠林道中，另創一番事業，其實熊經略那時也未嘗沒有此心，所以聽了老朽勸告，便同袁鷹兒等到河南去了，從那晚一別，過了好幾年，不見他的踪跡，老朽還非常担心他，到河南吉凶如何，又不好向人打聽，直到今年春天，他居然到瓊花觀來踐昔日之約了，老朽問他別後情形，他說，京城寓所別後，他依然回到皇覺寺，混天猴袁鷹兒也陸續回來，兩人已從奸邸偵得兵部辦的紅差，果然不出熊經略所料，奸臣手下在死牢內揀着一個相貌略似的人，做了替死鬼，還舖凶揚厲的傳首九邊哩，那時熊經略在第二天，便跟兩人到了河南，不多幾天，便被他窺出混天猴袁鷹兒以及兩人的同黨，所作所爲，都是草寇行徑，雖有幾個舊部下，也是一邱之貉，無非想利用熊經略，做個招牌罷了，熊經略豈肯落他們圈套，兩三天以後，便悄然遠避，走得不知去向，可是他這趟河南，却也沒有虛行，原來他寄身草寇的當口，無意中逢到與自己很有淵源的女英雄，而且收了一個資質絕好的徒弟，年紀很小，一言投契，他居然帶着這位唯一無二的高足，隱身嚴密，像

神龍一般見首不見尾了，據說這個高足，不是別人，便是混天猴的內弟，到了現在，他棲隱之處，不止這一個徒弟，又在各處收了幾個，恐怕他這幾個門徒，現在已有了不得的本領了，他也誨人不倦，樂此不疲，對於國家興亡，渾同隔世，早已灰心到極點，他今天酒後，被老朽一挑逗，舞了一場驚人的雙劍，便是他偶然洩露的故態了，徐潔人道，原來他還收了不少徒弟，晚生再三求他收入門下，一味峻却，想是晚生不堪造就，不屑教誨了，高老頭笑了一笑道，這却不然，此中自有緣分，並非資質好便能收作徒弟的，沈廷揚也問道，他獨來獨往，條東條西，究竟棲隱之所在於何處，老丈想必知道的，高老頭兒歎了口氣道，說也慚愧，老朽承蒙他拂眼相看，引爲至友，可是問到他高隱所在，他便說上不在天下不在地兩句話回答，終於不肯說出實在地名來，還有一樁要事囑咐兩位，今天咱們一見如故，老朽又藏不下事的，一高興，把他以往實情向兩位說了出來，可是兩位千萬守口一點，這倒不是玩的，再說以後兩位碰見了他，依然稱他魯顛先生好了，千萬不要露出熊經略的字樣來，切記，切記，兩人慌忙唯唯答應，這時沈徐兩人聞所未聞，一面聽，一面喝酒，已是既飽且醉，主客盡興，便起身告辭，高老頭兒把那條六合槍依然交與徐潔人，親自送到門外，堅訂後會，兩人將轉身，高老頭兒猛又記起一事，慌止住二人，笑道，老朽多了一點歲數，記性便這般不濟，幾乎把一樁要事忘記，兩人轉身，慌問老丈有何事賜教，高老頭兒笑了一笑，長鬚一拂，向沈廷揚道，沈兄何時回尊府，沈廷揚道，晚生尙未定日，大約尙有一二日耽擱，高老頭兒昂頭想了一忽兒，然後笑道，尊府左近現在有一個了不得的人物，正在落魄窮途，進退失據，沈兄有孟嘗雅號，不可不交接此人，望你留意，沈廷揚吃了一驚，暗想通州

一點地方，有何了不得的人物，自己住宅左右，無非船戶糧幫，再不就是商鋪買賣，有何出色人物，慌問道，晚生年輕識淺，實未見敵處有此人物，尙乞老丈賜示姓名，以便回去訪求，高老頭兒大笑道，好好，此人並非此地人氏，却從千里之外到來，足下回去，便見分曉，說罷，便拱手作別，沈徐二人都懷着滿腹狐疑，又不便再問，只好揖別下山，兩人回到徐潔人家中，已是三更時分，徐潔人掃榻款賓，在書房內又同沈廷揚談論一會高老頭兒的豪邁，魯顛的怪僻，韻娘鶯娘的剛健婀娜，一會又談到門前石鼓搬家，這幾天所遇的事，兩人同而不同，却都猜不透到底怎麼一回事，徐潔人肚裏還格外多一樁事，其實沈廷揚也犯同一毛病，不過彼此難以出口罷了，一晚過去，第二天沈廷揚剛起床，徐家管家引着一人直闖進書房來，廷揚一看，是自己當舖的夥計，慌問何事，夥計道，昨夜半夜裏，南通派人趕來迎接東家回去，說是崇明幾家漁戶，這幾天集了二三十號漁船，到外海捉魚，頭一天便發了大利市，捉了幾條大鯊魚和鱈魚，第二天晚晌，業已隻隻裝滿了海魚，正待點齊船隻，滿載而歸，不料海裏起了大霧，幸而沒有風，只可結在一起，等霧散再挂船行駛，那知就在這擋口，一聲砲響，從迷漫大霧中，衝來幾十只艨艟大船，挂着海盜的雜色旗幟，排着蜂洞似的槍砲口，衆漁戶一看情形不對，本來漁船上也備有鳥槍土砲，偏因這幾天海面尙平靖，海盜很少發現，因此警備略爲疎懈，偏又起了大霧，等到看清來的是大幫海盜的船隻，而且已經逼近面前，只見盜船上一隻隻舢板，紛紛弔下，舢板上螞蟻似的海盜，一個個舉着雪亮的短刀長矛，一聲呼嘯，箭也似的向四面包圍攏來，漁船上的漁戶，來不及裝藥開槍，只可拔出隨身帶的短銃，以及刀劍之類，拼命抵敵，無奈衆寡不敵，又是突如其來，不知虛實，不到



一個時辰，滿滿裝着海魚的二三十號船隻，只逃出了兩三隻最快的小船，其餘都被海盜擄掠過去，死的傷的都被海盜擲入海中，活的都綁上盜船，想也難以活命，逃回的漁戶，一到崇明，立時一面鳴鑼，一面派急足趕到通州來請東家作主，據逃回的漁戶說，這次海盜突然來到崇明近海，必定不懷好意，他們親眼看到海盜包圍漁船時，當頭幾個凶惡盜魁，大聲問你們是崇明姓沈的子孫嗎，沈大眼是你們何人，快快通名上來，如果不是崇明人，或者不是姓沈，還可商量，俺們來報前仇，誓必踏平崇明，殺盡沈姓才能罷手，這一呼喝，偏逢着崇明漁戶激烈異常，沒有一個人推說不是崇明人的，不是姓沈也願姓沈，一聲不響，咬定牙關，便同他們拼上了，看情形海盜也許上岸來尋事，崇明駐紮的幾個老弱官兵，早已聞聲嚇得躲在一邊，非請東家回去不可，通州得到這樣消息，又立刻派人到太倉當舖來通知，昨夜，到天亮，已派來兩撥人了，今天俺出當門時，又有一隻快船來見東家的，俺不敢怠慢，騎快馬趕來，這夥計一口氣說完，沈廷揚着實吃了一驚，慌說你先回去，俺就動身，夥計退出，沈廷揚匆匆一陣盥洗，正想令人知會潔人，他已聞信趕到書房，沈廷揚剛待說明，徐潔人已接口道，俺已明白，這般海盜，定是從前先父整頓糧幫漁幫，驅逐出幫的惡徒，這幾年，飄流海面，劫掠爲生，內地犯法亡命之徒，也投入他們，所以這幾年，人數越聚越多，以爲勢力雄厚，來報前仇，或者乘機想探聽崇明虛實，下手劫掠，也未可知，這事非同小可，關係崇明幾千戶人家性命，我不敢再留你，可是你獨身回去，尊府雖有許多糧幫漁戶，平日很少操練，你一人獨木難支，也指揮不過來，依我想，你應該多邀幾個幫手才好，沈廷揚連連跺腳道，我也正在焦急，如果召集許多人是容易，不過只是烏合之衆，槍械不全，怎能當得大

敵，但是要請幫手，眼前祇有你一人，可是你是個世家公子，一家香烟所關，俺怎敢叫你涉險，其餘只有崇明通州幾個父輩，和俺糧幫裏面的幾個小幫頭，本領同俺們差不多，也算不得好幫手，另外要請也請不出來了，徐潔人昂着頭想了半天，才說道，人倒是有，只是請得到請不到，沒有把握，沈廷揚急得面孔通紅，向潔人連連作揖道，我方寸已亂，倘然有高人可請，務懇我兄顧念崇明一方人民，替我想個法子，我先替敵處人民拜求，說罷，真個要行下大禮去，徐潔人慌一手拉住，大笑道，你我怎的如此客氣起來，見義勇爲，是我輩分內事，何況鄰邑有難，披髮纓冠而往救之，是古人明訓，只是我想請的高人，不是別個，便是昨晚我們同在一起的高氏父女，沈廷揚一聽他提到高氏父女，立時喜上眉梢，慌搶着說道，真該死，我怎的想不起來，但是我已無法停留，非立時趕回崇明不可，此事只有拜託你極力勸駕，倘蒙高老丈俯允，好比崇明築了一道萬里長城，俺想此老豪氣凌雲，或以一方人民性命，諒可賞面，事不宜遲，便請你前往代爲哀求，如果高老丈肯來，便請先通一消息，俺可親自迎接，如果碰着魯顛先生，也請見機行事，能夠一道請來，非但保守崇明有餘，還可出擊海面的海盜哩，時已不早，俺就此辭別，在崇明恭候好音便了，說罷，便欲起身，徐潔人慌攔住道，少待，俺叫人替你在驢上備好鞍子，俺也就此到文筆峯去，說罷自去，一忽兒，更衣出來，同沈廷揚攜手出門，門外早已備好兩匹健驢，沈廷揚跨上自己騎來那匹黑驢，兩人一拱手，各自舉鞭分道而馳，且不說徐潔人的事，沈廷揚如飛的回到當舖，南通州家裏差來的人，又有幾批在當舖內坐候，一見沈廷揚來，好似天上掉下寶貝，紛紛報告消息緊張，快快請回，沈廷揚顧不得細問，立時從水道坐着來迎的快艇飛回通州，一到通州，按照沈大

眼傳下的幫規，召集各幫首領，說明抵抗海盜救護崇明的意思，好在幫裏最重義氣，裏邊崇明人也不少，何況通州崇明都是近海緊貼的地方，理應守望相助，一經沈廷揚召集，個個攘臂大呼，願跟大幫頭盡守衛桑梓的責任，廷揚大喜，立時拿出大批銀兩，散給衆人，製備槍械，限定日子到崇明取齊，吩咐清楚，更不停留，自己先帶了近身幾個人，當天趕到崇明，將近崇明時，一望岸上，立時顯出同別地方兩樣來，海邊沙灘上，已立滿了人，有無數壯丁，個個荷着標槍，東一簇，西一簇的聚立着，標槍上矛頭，擦得雪亮，映着海面的陽光熠熠生光，麻林似的標槍，好像綴着萬顆明星，吐出一股忠勇的銳氣，還有許多漁戶，都在船頭上擦着烏槍，整理着火藥火繩，老的小的，和婦女們，滿臉罩着重憂，夾在裏邊送飯的送飯，縫甲的縫甲，忙得像穿花蝴蝶一般，這許多人，却不約而同各各昂着頭，張大了眼，望着沈廷揚漸漸靠岸的那隻快艇，似乎人人心目中，都知道這隻船上，是他們唯一的首領，在沈廷揚眼內心中，也覺着一種不可思議的感喟，他這種感喟，並不是懂憬着這許多壯丁殺盡海盜，保衛崇明，乃是看到沙灘上耀目爭光的矛頭，驀地回想到他父親沈大眼雄視崇明的往跡，這般壯丁手上的武器，還是自己父親心血造就的成績，可是一般壯丁，東一簇西一簇，零零落落的，遠不如當年整齊威武，還待自己踏着父親的前規，下一番整理功夫哩，他心裏想着，艇已靠岸，崇明幾個紳士，和許多父輩，已聞信趕來迎接，標槍林立中，擁着一大堆衣冠楚楚的人，沈廷揚慌忙步上船頭，一躍上岸，同紳士們一周旋，來不及回到自己老屋，先同地方上紳董到公所來，這公所是崇明一縣的公共場所，紳董商議公益事務，都在這公所內，這公所設在靠海鎮上一所關帝廟內，自從海盜警報到來，這公所便像崇明要塞司

令部一樣，沈廷揚一到，無形中他便像司令部的總指揮，當下大家在所內坐定，便有許多紳士，你一言，我一語，發揮各人的意見，有的紛紛報說已由縣衙稟省請兵防堵，已由公所派幹練人員四出哨探，並已照尊公遺規組織團練了，沙灘上的壯丁，便是團勇，是照抽丁法抽出來的，可是人數究竟單薄，器械也不完全，諸事只有你老弟台一力擔當的了，當年尊大人何等英雄，老弟台年少威武，便是尊大人第二，我們都聽你指揮，赴湯蹈火，萬不敢辭，說罷，衆人便把團勇花名，器械，旗幟，船隻等冊，交沈廷揚過目，沈廷揚略一點查，只有三百多個團勇，器械槍船一半破舊，尙待補充，最緊要的是船隻，因一批漁船已被海盜擄去，留崇明的不到百餘隻，幸有糧船不少，倒頗爲堅固，却又慣走運河，不慣海道，到這緊要關口，也只可臨陣磨槍，統統調齊在海口充數，廷揚正想同紳董們商量，忽然廟外一陣騷擾，十幾個團勇，架進一個人來，直架到後殿紳董們議事所在，沈廷揚舉目一看，這人器宇軒昂，滿臉書卷氣，只身上一領藍衫，已被團勇們撕揉得不成樣子，頭上一頂頭巾，也歪在一邊，沈廷揚慌立起身來喝問，團勇已七嘴八舌的報說，這人是海盜的奸細，喬裝書生模樣，來此臥底的，沈廷揚喝道，你們怎見得他是奸細呢，團勇道，這奸細是一老一小，躲在海灘僻靜所在一隻小船上，已有兩天，起初他們因爲撐船的是通州人，並不注意，此刻我們放哨到那隻船所在，忽見那船篷遮蓋得嚴絲密縫，却聽出篷內有人講話，一遞一答，都是咕咕吧吧的外鄉口音，似乎同海盜口音一般，這才疑惑他們是海盜奸細，趕忙圍住那船，進篷搜索，見着一老一小兩個奸細，老的已有六七十歲，臥在艙底，擁着一床破被，骨瘦如柴，不能動彈，看情形那老者有病倒是真的，俺們存了幾分忠厚，沒有把老者帶來，只派了幾位弟

兒，把那隻船，和船上舟子一起看管，先把這年青的奸細帶來，讓少東勘問，再說這奸細一見咱們下船搜索，態度好不從容，而且口音一變，立時說得一口好京話，自說是京城有職分的人，此次從京城出來，不幸老父中途有病，不便行旅，在此耽擱下來，等待一個朋友到來，再作區處，咱們問他朋友是誰，他又現出爲難情形，不肯明說，本來他信口亂譏，怎說得出人名來，這時在座的紳董們，個個點頭，似乎這人確是奸細無疑，只有沈廷揚一言不發，暗地打量那奸細神情，等團勇報告完畢，吩咐道，這人究竟是奸細不是奸細，待我問明白再說，既然在我們掌握，也不怕他插翅飛去，你們儘管放下他來，那船上有病的人，和舟子，不要難爲他，待我問明再作主張，你們且出去，小心在海口一帶哨探，遇事急速來報，團勇得令，唯唯退出，沈廷揚也不與紳董們商議，竟自離座，走向那奸細跟前，拱手說道，團勇無知，又正在這幾天盜警紛紛當口，冒犯老哥，抱歉得很，老哥畢竟到此何事，所訪何人，務乞詳細見示，在下可以替老哥作主，只要老哥說得明白，決不難爲老哥的，說罷，連連請他上坐，這人却也奇怪，在這危險當中，毫不露驚慌之色，一聽沈廷揚委婉的話，連連點頭，竟昂然就客位坐定，只舉手朝殿內諸人虛拱一拱，便聲若洪鐘的說道，晚生姓洪名承疇，福建人，供職刑部，此次從京城侍奉老父回轉故鄉，一路行來，不意到了太倉地界，老父年衰，長途辛苦，突然生起病來，難以動身，困在太倉宿店內，急得沒法，幸而碰着素不相識的一個老丈，熱腸相助，殷殷愛護，指點晚生一條明路，叫晚生父子投奔通州一個仗義英雄，不幸俺父子奔到通州，這位英雄沒有在家，却在太倉，俺父子沒法，權在船上存身，等候那位英雄回來，過了幾天，從市上探得這位英雄，因有急事，被崇明人邀到此地來

了，市上人人都這樣說，晚生信以爲真，好在通州到此地很近，便坐原船轉到此地，可是這樣一轉折，老父的病又加重了幾分，再一打聽，此地人又說那位英雄尚未到來，直到今天，船家上岸，探得確實，知那英雄確已駕到，不禁喜出望外，正想上岸拜訪，不意貴處團丁們，硬說晚生是奸細，不知晚生父子說的是家鄉福建話，自然難懂，也難怪貴處疑惑的了，現在經晚生說明，諸位可以恍然了，他這一番話，在座紳董們，倒不覺得怎樣，惟有沈廷揚聽得非常疑惑，慌問道，足下在太倉遇着的那位老丈，知道他姓名嗎，洪承疇答道，晚生也請教他過，他不肯說明住所，只說你們碰到那位英雄，只說太倉文筆峯賣花翁拜託就是，晚生到現在還疑惑那位老丈，怎的如此稱謂哩，沈廷揚倏的立起身，拍手笑道，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高老丈臨別所託，原來就是……說到此處，却又咽住，轉口問道，還有足下所稱那位英雄，究竟是何人呢，洪承疇看他舉動，也自疑惑，忽聽他問到此處，遲疑了半晌，才答道，此君晚生起初也說不出姓名來，那位老丈稱他爲小孟嘗，晚生用這三字探問通州的人，才知小孟嘗就是……沈廷揚不待他說下去，大笑道，英雄兩字，萬不敢當，足下所訪，就是小弟，令尊帶病跋涉，我兄無故受了委屈，皆小弟失迎之罪，說罷，連連向洪承疇長揖，這時洪承疇也驚喜非常，想不到誤打誤撞倒訪着了，而且打量沈廷揚年少英武，謙恭異常，不愧一鄉傑出人才，慌也趨下座來，躬身下拜，兩人拜罷，在座紳董們自然也另眼相待，沈廷揚更急不及待，派人到自己老宅打掃房屋，又另派人急急攜帶軟床，親自陪他到停船所在迎接洪承疇的父親，一面又取來衣巾，替洪承疇換了破衫破頭巾，一同出了關帝廟，直到自己老屋，這所老屋，原是沈大眼在世時自己建築，非常寬宏敞爽，當年沈

大眼疎財仗義，賓客如雲，有的是閑房，給洪承疇父子安住，洪承疇同沈廷揚到了沈宅，他父親也被廷揚手下，用軟床抬到，安置在一所幽雅的房內，一切茶水飲食，流水般供應進來，而且看病的醫生也立時召來，給他父親診視開方，這一來，洪承疇感入骨髓，他父親的病也轉危爲安，逐日輕減起來，本來受了風霜勞苦的人，一經得到安然寬心的境地，自然病魔遠退，他父親老洪相公，起初人事不知，任人搬弄，現在病退大半，神智清楚，聽自己兒子告訴，窮途落難中得到這樣扶持的人，恨不得自己起來，親身叩謝，其實沈廷揚一天到晚，百忙中總要來看望他們父子幾次，這時他們父子說話之間，恰好沈廷揚又從團練公所公畢回來，看望他們來了，一進房門，看見他們父子正在談心，老洪相公已可靠枕而坐，面上氣色潤澤了不少，心裏暗暗歡喜，慌趨前幾步，拱手說道，老伯果然大好了，可喜，可喜，兩人聽見廷揚進門，老洪相公極力掙扎，想下床來叩謝，沈廷揚慌進前止住道，老伯千萬不要客氣，體未復原，切忌勞動，在小姪家中，便同自己家裏一樣，下人如果伺候不週，千萬不要客氣，儘管通知小姪申斥他們，偏這幾天敝鄉有點事情，不能常常侍奉，心裏實在抱歉之至，洪承疇搶着答道，此次家父幸蒙大德，沒齒不忘，非但吾兄高誼如雲，便是尊紀們也另眼相待，真是難得，大德不謝，小弟祇可永銘心腑的了，沈廷揚笑道，洪兄言重，何以克當，只不要責備小弟招待不週，便心滿意足了，兩人謙遜了一陣，彼此就床前左右椅上坐下，來，洪承疇問道，小弟初到，便見此地紛紛趕辦團練，都說海盜不日到來，吾兄這幾天公務大忙，想亦爲了此事，但小弟已到兩天，未見海盜蹤跡，恐怕是過路的海盜，偶然順手牽羊，擄了幾隻漁船就走，未見得真個到此罷，廷揚道，這幾天尊大人病體初復，小弟未敢把

此事提及，其實海上消息，一天比一天緊，打發幾批哨探偵查盜蹤，據報，有無數海盜，逗留在離此五十里海面一處小島上，紮了無數營帳，幾百號盜船，長蛇般泊在島下，似有久駐模樣，小弟得報，推測他們暫時不來，定已得知敵處團練消息，鑒於當年先父防禦的嚴密，不敢輕視我們，定是召集大股海盜，大舉來犯，這一次不比當年，定有一番激烈戰爭，這兩天小弟雖然集合了崇南通州一帶糧幫漁幫，約摸一千不到，也有八百多人，人數雖沒有海盜多，可是這八百人，却是經小弟加意挑選的精壯漢子，雖不能說以一當百，也可以一當十，只是有一樁事，小弟正在發愁，便是小弟在太倉動身時，託人請的幾位英雄，到現在尙未駕臨，小弟一人實在孤掌難鳴，幾位紳董，雖然個個有傾家紓難的勇氣，無奈酸氣冲天，均非應變之才，等到大盜壓境，還要分出力量來保護他們哩，說到此處，床上老洪相公忽然向洪承疇道，我們蒙沈兄庇蔭，安居廣廈，今日才知此地有急難到來，既然如此，你應該盡心竭力幫助沈兄，你雖勇武不足，然照見義勇爲的古訓，必須盡其所能幫助沈兄，我病已好，不必顧我，快隨沈兄去罷。

## 第七章 戰爭的序幕

沈廷揚一聽這話，便向洪承疇長揖道，初逢我兄，便知奇士，現經尊大人一說，更知我兄文武兼資，富於韜略，小弟在此先替一方人民拜謝了，洪承疇便對拜道，小弟雖略知佈陣行軍，無非粗襲皮毛，家父所諭，係命小弟恭聽驅策，聊報大德於萬一，至於衝鋒陷陣，運



謀決策，我兄成竹在胸，勝弟萬倍，但有一事，最爲緊要，未知軍械餉糧尚可持久否，沈廷揚道，軍械是標槍刀劍等雜色兵器，八百人手內都有，隨各人練習的使用，其餘鳥槍炮銃在海岸也配置不少，槍械一項，目前尚可敷衍，如果應戰，補充却難，說到糧餉，無非小弟糾合些仗義紳董，毀家赴難罷了，好在糧幫漁幫，因爲禍迫桑梓，當仁不讓，同官兵不一樣，尙能重義輕利，有許多想是裹糧備戰，還有自己家中送飯的，這一層，似乎尙不足慮，洪承疇向他父親看了一眼，徐徐說道，照吾兄所說，目前情形，都仗着一鼓作氣，恐怕不易持久，便是八百義勇手上的武器都是短兵巷戰所用，非拒盜上岸的利器，似乎還應備個萬全之策才好，就是兵餉全靠幾個毀家紓難的義士，一時救急則可，萬一海盜源源而來，團勇勢必要增多額數，日子一長，吾兄雖藉蔭豐厚，也有銅山傾倒之時，似乎早應想個妥法，最要緊的，既有敵人，便不能令其入境，與其坐以候盜，不如出而破盜，現在八百子弟和崇明全境的人，全是一股銳氣，日子稍久，這般子弟兵，究非節制之師，銳氣一消，便不堪設想，海盜們故意逗留不進，大約也是看破這一層，我們何不出其不意，仗着這股銳氣，渡海到海盜所在，殺他個猝不及防呢，洪承疇話鋒略停，沈廷揚倏的立起身，拍掌道，一席話勝讀十年書，經我兄這樣一講解，頓開茅塞，足見吾兄智燭萬里，料事如神，小弟何嘗不顧慮到此，恐怕動搖人心，不敢把這種顧慮說出口來，可喜吾兄又進一層，教小弟仗着銳氣，勇往殺敵，既可保境，又可搗彼巢穴，使海盜無存身之地，真是高見，小弟定照吾兄辦法，洪兄也不必跟弟到公所去，只管在此侍奉尊大人，洪承疇道，小弟一孔之見，預備參考罷了，不過小弟還有一樁愚見，初到貴地，泊在河下，見岸上一帶盡是竹園，又粗又直，頗覺可愛，此

刻偶然想起，這種大竹竿，把它採下來，削尖梢頭，倒是上陣衝刺的利器，因想海盜們，火器以外，用的短刀主多，若用這種長竹竿，排牆而進，海盜短兵便無所用，而且這種竹竿一經對方用刀亂削，愈削愈鋒利，倒是一時應急的好東西，沈兄你看怎樣，沈廷揚大喜道，此策大妙，此地竹子最多不過，俯拾即是，俺便叫他們採用去，床上老洪相公道，沈兄且慢，小兒所說，雖也可用，但是要搗賊人巢穴，却非短兵不可，這種竹竿，只可付給防守海盜的人，如果先行搗敵的一着，必須多挑選幾個精於武藝的人，此地全仗沈兄一人主持，尤忌輕出，難保海盜中沒有能者，如果有間諜埋伏着，探得我們行動，待我們到了盜穴，他却聲東擊西，乘虛蹈隙，便要不堪設想，此事務須妥議萬全之策才好，沈廷揚洪承疇都暗暗點頭，沈廷揚道，現在只缺好幫手，小姪請的幾位英雄未到，破敵一着，自難輕舉，洪承疇道，我兄請的是何等人物，廷揚笑道，不瞞你說，小弟早夕盼望的就是吾兄碰見的文筆峯賣花翁，洪承疇驚異道，此老果非常人，但是這樣年紀，要他衝鋒陷陣，恐怕不能罷，廷揚大笑道，他與我兄匆匆邂逅，難怪你不知底細，其實他比當年廉頗還勝幾分哩，接着便把高公旦父女和魯顛徐潔人等情形，略述一二，却不提他們以往真相，可是這時候廷揚已知道熊經略在相府遇到的，就是他們父子了，倘然洪承疇父子也知道魯顛就是那晚奸相邸內所逢的熊廷弼熊大經略的話，又不知如何驚喜哩，當下沈廷揚同他們父子說了一回，辭了出來，一看時候尚早，又到公所去調度一切，一面命團勇們分頭去採辦青竹竿，削尖備用，到了晚夜，警報迭至，有的說是那島上海盜，業已發動，看情形一定趁着星夜來襲崇明，有的報說，海盜已集合大批人馬，集合在戰船上待發，怕是傾巢而來，這樣的警報，一批比一批嚴重，弄得沈

廷揚也有點担起憂來，憂的是高公且徐潔人怎的還未到來，也許高公且不肯幫助，所以連徐潔人也不好意思獨自前來，左右許多紳董，更弄得變貌變色，坐立不安，沈廷揚感覺獨木難支，慌命人飛速去請洪承疇來商議，一會兒洪承疇騎馬馳來，沈廷揚迎接入所，告述警報的話，洪承疇道，不管真假，咱們今晚自然要盡力嚴防，到省去請的官兵，萬萬靠不住，不來倒也罷了，來則好好的崇明，反被那般蒙老虎皮的強盜弄糟了，爲今之計，除要緊海岸海港，已設銃手炮手弓箭手以外，加派標槍撓鈎和長竹竿沿岸佈置，另外多預備灰瓶金汁一切抵禦的要物，其餘在要緊街道分設卡壕，嚴防宵小乘機擾亂，如果尚有多餘的團勇，集中在公所聽令，最要緊的是教紳董們分頭曉諭居民，不要自相驚擾，多備救火器具，預備海盜上岸縱火，擾亂人心，小弟不才，理應跟隨吾兄上陣禦敵，請吾兄不必客氣，說畢，沈廷揚大喜，果然佈置有方，處處暗合行軍的要着，立時照他所說，傳令分頭照辦，幾個紳董也分頭傳諭居民去了，諸事粗備，時已上燈，沈廷揚和洪承疇剛騎着馬從四面海岸巡視調度回來，兩人無暇回家，就在公所內用飯，正在樽酒間料敵談兵，忽然團勇匆匆來報，外面有一少年，和一個形狀古怪，衣衫不整的大漢，指名求見，沈廷揚疑是太倉徐潔人，但形狀古怪的是誰，却不像高老丈，慌立起身迎了出去，洪承疇一人在席上等候，一會兒，見沈廷揚笑容滿面，陪着兩個人進來，一個是英姿颯颯的美少年，後面從人扛着一枝家傳六合槍，一個却是龍驤虎步，面目奇醜的怪漢，慌抬身離席，拱手相迎，不料那怪漢搶先一步，拉着洪承疇手臂，呵呵大笑，聲振屋瓦的說道，幸會，幸會，想不到此地又逢足下，說罷，仰面大笑不止，他這樣憑空一說，洪承疇愕然不解，不知他從何處識得自己，徐潔人也不知當面的人就

是高老丈講過奸相府內的洪某，這時只有沈廷揚肚內雪亮，却不便說破，祇好替徐潔人先行介紹，經他一提洪承疇的姓名，徐潔人恍然大悟，這時魯顛却掉頭同沈廷揚說別的話了，洪承疇依然是個悶葫蘆，滿肚皮想不起此人從何處見識過，又不便細細根究，只好悶坐一邊，聽他們談話，却見徐潔人說道，自從與沈兄分手，立刻到文筆峰求高老丈相助，萬料不到，高老丈早已曉得這事，滿口應允，不待小弟再說，叫小弟在家等候他略事摒擋，便同兩位小姐前來，一同前往，而且魯顛先生，定必一同邀去，小弟一聽，喜出望外，再三道謝，回到舍下恭候，詎意等了兩天，尙未駕臨，把俺急得像熱鍋上螞蟻一般，心想高老丈年高德劭，豈有失信於晚輩，定有不得已事故停留住了，正想再去探探實信，忽蒙魯顛先生突然到來，喜問高老丈消息，聽說高老丈就於小弟去訪的晚上，率領兩位小姐，先行到太倉來了，沈廷揚急道，這事奇了，此地實未見高老丈們駕臨，難道其中還有別故嗎，魯顛大笑道，這事難怪兩位茫然，老實說，海盜的事，沈兄得報的時候，俺早已風聞，兩位在文筆峯的第二天，早與高公旦商量過，沈兄雖然了得，要保護崇明一方百姓，尙嫌力量不足，俺們不知道便罷，既然知道，即便不認識兩位，爲保全許多老百姓，也應該見義勇爲，惟力是視，徐兄第二次到文筆峯以前，俺同高公旦早已商量好了，事關祕密，未便同徐兄說實話，其實徐兄走後，高公旦父女便於當夜浮家飄海，冒着風險，直探盜穴去了，一面由俺先會同徐兄到此知會，今晚海盜不來則已，如來的話，高家父女定也隱身跟踪而來，遇機便可裏外夾攻，否則亦可探得海盜真相，來此知會，可作準備，沈廷揚大喜，最奇魯顛從前初見的狂態，一掃而空，口口聲聲，叫他們沈兄徐兄，未免暗暗稱奇，慌一疊聲吩咐在廟內一間靜室內，另設盛

筵，款待魯顛和徐潔人，自己同洪承疇便在下首般般相陪，這時洪承疇忍不住用話探問魯顛，何處認得晚生，魯顛端起一大杯酒，先不答話，四面一看，並無外人，然後一仰脖子，喝個乾淨，大笑道，這一杯酒，祝君脫離奸邸，接着又是一杯，却說道，這一杯，祝君地下的紅粉知己，含笑九泉，這兩句突如其來的話，把洪承疇驚得直立起來，剛要開口，魯顛突又飛過一盃，擺在他面前笑道，這一盃，你應該祝我異地相逢，這一句，益發弄得他惘恍迷離了，旁邊洪徐二人却拍手道，這一盃，洪兄真該快快喝乾，便是我們也應奉陪一盃，敬賀老前輩和洪兄故人重聚，說罷，兩人先已各自喝乾，舉盃相照，洪承疇糊裏糊塗，也只得姑且喝乾了酒，却問道，今天真奇怪，這位老前輩一見晚生，便像熟識一般，此刻說的，又是晚生以往的隱事，難道老前輩世外神仙，洞燭幽隱的嗎，魯顛笑得前仰後合，大笑道，你這番話便該罰三大杯，又向沈徐二人道，看你們神情，大約高公旦心直口快，統統告訴你們的了，你們既然知道，也不必再瞞他，俺也懶得多說，將來你們英俊少年，聚會日子正長，慢慢的由你們告訴他好了，沈廷揚道，高公雖然和晚生們略提前輩往事，但晚生守口如瓶，罰誓不向外吐，此刻既承前輩吩咐，當酌量告知洪兄，免得他懷疑莫釋，說罷，便掉頭向洪承疇刪繁扼要，低低說明所以，洪承疇這才恍然大悟，頓時眉飛色舞的立起身來，向魯顛拜了下去，口內說道，家父同晚生自別尊顏，無時不耿耿在念，一別幾年，萬想不到會在此處重逢，家父如果得知，不知如何歡喜，可惜病後尙難步履，未能立時叩見，晚生先替家父一併在此叩謝了，魯顛扶起洪承疇，笑道，人生何處不相逢，萍蹤偶聚，也是前緣，可喜足下晦紋全除，一臉光彩，從此步步春風，只可惜將來天下不久大亂，足下得志，亦在其時，俺是

世外閒人，有一句要緊的話，希望牢牢記住，便是得意之際，千萬把「功罪千秋」的一句話，不要遺忘才好，洪承疇很惶恐的說道，老前輩言重，晚生雖曾食祿，無非小小閑曹，怎敢當得「功罪千秋」的大肩担，便是此後得有寸進，萬不敢違背聖賢古訓，同老前輩殷殷期許的厚意，魯顛大笑道，好，好，這樣便不枉老朽一片婆心，現在且莫談未來，在京分手後，賢喬梓想必在京又復勾留了幾時，可是此刻怎又會在此逗留，尊大人又途中生起病來呢，洪承疇重新回座，先自微歎了一聲，才說道，奸邸那晚事發，恰好老前輩脫身天牢的消息，又同時報到，弄得奸相手足無措，同幾個奸黨索興做起瞞天遮日手段，把老前輩的事，和後院死的妖姬狡僮，一概瞞得鐵桶相似，六姨是他心愛的，也祇可暗暗偷哭一場，草草埋在邸後花園內，第二天一早又弄個相似的替刑死囚做了手脚，奸相本人，吃了一場嚇，好幾天躲在邸內密室裝病，不敢進朝，晚生父子，也不免提心吊胆的過了幾天，等到半月光景，外面謠言才略略平息，奸相才敢出頭露面，趁此見着奸相，假托提拔，求他另覓位置，居然蒙他允許，加級改進禮部，晚生父子出了奸邸，如鳥出籠，一時却不敢出京，在禮部供職多時，偏蒙聖上賜見，外放觀風欽使，喜得欽定浙江省分，與敵省鄰近，秋試事畢，請假回籍省墓，回到敵鄉沒有多少日子，不幸先慈見背，便棄官守制，在家侍奉家父，今年服滿，朝廷又降旨起用，升授東宮經筵，本擬堅辭，却因家父訓諭，正在壯年，未便違旨，可知東宮英明天縱，將來定是聖主，奸相定難立足，正是藉此啓沃聖知，稍盡愚忠，因此遵着家父旨意，也不驚動地方官吏，父子二人悄悄從家鄉起身，遵水道上京，不料到了南通州，家父生起病來，資斧又盡，又不便仿倣奸吏，向沿途地方官吏去打秋風，正在進退兩難，幸蒙高老

丈扶助，得見沈兄，棲身有所，家父也漸告復原，真是感激非淺，他這樣一說，沈廷揚一聽，他原來還是一位現任顯達的貴官，照理說，潔人是個武舉，自己還是一個說不起的秀才，那有同他稱兄道弟，同席起坐的分兒，沈徐二人，不約而同的立起身來，預備謙遜幾句，話未出口，洪承疇已經覺着，急向兩人說道，小弟敢於自報脚色，因為兩兄一見如故，而且深知兩兄決不以俗吏相待，如果兩兄見外，小弟只好立時奉着家父拜別了，老前輩在此，晚生還有一句衷心的話，未見沈兄，已慕高義，相見已後，更是欽佩到萬分，便是此刻會見徐兄，也一樣的仰慕，家父略明鑑人之法，昨晚會對晚生說，你能夠同沈兄終身為友，得益非淺，此刻不揣冒昧，想同沈徐兩兄結拜金蘭，未知能俯允否，沈徐二人暗暗心喜，却未免謙遜幾句，冷眼看魯顛，却端着酒盃，微笑不言，這擋口，猛聽得廟外人聲鼎沸，齊喊着大家當心呀，海盜快來了，沈廷揚大驚，條的立起身，正想出外問訊，忽又見滿頭大汗的一個團勇，跑到席前報道，海盜果真發動，哨探的幾只漁船，遠望見海盜駐紮的島上，火光四起，人馬亂竄，一片喊殺的聲音，遠震海面，想係離島上船，殺奔前來，一語未畢，接二連三，又來了幾批探報，都是一樣的話，沈廷揚一揮手，探子退去，魯顛已立起身揮手道，沈兄快快集合快艇和精壯團勇，多帶火器，跟俺們一同殺奔海盜島上去，愈快愈妙，他這幾句話，沈徐二人都茫然不解，暗想海盜已傾巢殺向前來，祇有以逸待勞，盡力防堵，才是道理，怎的反叫我們殺向島上去，而且一來一去，勢必在海上混戰起來，萬一彼衆我寡，海盜另出奇兵，偷襲上岸，如何是好，兩人不免遲疑了一下，洪承疇笑道，兩兄不必猶疑，老前輩料敵如神，與晚生所見正同，此時據報盜巢火光燭天，人聲鼎沸，決不是人馬出發來襲崇

明，海盜積年巨猾，豈肯如此張惶，而且聽說那島上並無居民，何致起火，也沒有出發時自燒營帳的道理，依晚生所見，定是高老丈和兩位千金偷進盜巢，故意各處縱火，使他自相擾亂，今晚難以出師，使我們又可從容佈置，老前輩意思，便想乘他們擾亂時候，一舉破敵，可以事半功倍，比晚生所見又進了一層，真是妙策，兩兄如何還未了悟呢，沈徐二人聽他這一解釋才恍然大悟，慌向魯顛說道，老前輩且請安坐，容晚輩出去調集人馬，再請同行，沈兄便在此留守以備萬一，說罷，便欲趨出，魯顛招手道，且慢，我心中所料，除藉此破敵以外，尚怕高家父女行踪洩露，在島上與海盜混戰起來，我們尤應該飛速接應他們，團勇不必過多，點選三百個精銳壯勇，分爲左右兩翼，由兩位分頭率領，不必舉火張燈，悄悄向島前島後包抄過去，另用一隊戰船，預先停留在盜島相近海面，一字排列作爲疑兵，却須多備各種響器，一等到兩位率隊上島，各人放一個鑽天信炮，使海面船上得到信號，立時點起火把燈籠，鳴鑼擂鼓，吶喊助威，使海盜摸不着虛實，不知有多少團勇到來，定必格外驚竄，無心戀戰，俺跟你們去，居中策應，隨機進退，順便找尋高家父女同你們會合，但是定法不是法，我雖這樣預備，出發以後，尚須看那島上情形，再作定奪，這裏洪兄指揮團勇們多備火器，長槍，扼守沿岸要口便是，說畢，兩人領命趨出，一霎時，外面畫角聲起，步履急驟，知已調動人馬，洪承疇微笑道，沈徐兩兄，真是傑出人才，將來足備干城之選，魯顛道，兩人一身傲骨，可惜生非其時，言罷微微的歎了一聲，洪承疇不解，正想細問，忽見徐潔人一身勁裝，匆匆奔來，一手執槍，一手提着一柄裝鞘長劍，和一張尖角小紅旗，向魯顛道，沈兄已遵照吩咐，在海灘調齊應用船隻人馬，不便分身，特命晚輩來請老前輩一同前



往，並知前輩未帶兵刃，另選了一柄上好寶劍在此，請前輩暫時委屈一用，魯顛條的立起身，揮手笑道，說起寶劍，俺本來有一上好寶劍，現在在俺小徒手內，說到此處，笑指洪承疇道，其實那柄劍，理應歸此君佩帶的，他這樣一說，洪承疇猛想起當年奸耶美人流血的一幕，不禁神色黯然，魯顛又笑道，俺用不着兵器，俺的兵器，便在海盜手中，我看你這枝六合槍，在島上短兵相接，不大合用，你就把這柄劍帶在身旁罷，徐潔人聽他這樣說，不敢勉強，便老實把劍繫在腰上，却把那張紅旗交與洪承疇道，洪兄在此留守，全憑這張號旗，指揮一切，也是沈兄囑弟特地送來的，洪承疇慌恭恭敬敬的接過令旗，笑道，今晚暫荷重任，敬盼諸位捷報便了，魯顛大笑道，走走，多年未開殺戒，不想在海盜身上去洩一洩鬱恨，你們看，天上星月稀疏，海霧漫漫，正是殺敵好時候，洪兄少陪，就此起身，說罷，大踏步昂然走出，徐潔人慌提槍跟在後面，洪承疇也抱旗直送出來，三人出了公所，穿過市鎮，直向海灘而來，一路駐守的團勇，荷着鏢槍森然排列，看見魯顛這般怪相，雖也注目，却不理會，只見最後洪承疇懷中那面小小紅旗，各各一齊肅然致敬，好不森嚴威武，洪承疇暗暗點頭，低頭一看旗上紅地白圓心內，繡着一個黑的大「沈」字，旁邊又繡着「小孟嘗」三字，知道這面旗是糧幫大幫頭的令旗，暗想草野之中，毫無名義假借，能夠如此，真是難得，將來自己能夠得意，要好好的爲國家練幾支節制之師，爲國効勞，爲己揚名，不提洪承疇自己感想，轉瞬之間，三人已到海邊，一望海上蓬蓬勃勃，像出鍋蒸籠一般，湧起濃厚的大霧，從迷漫的霧氣中，看出海灘一帶桅杆林立，每一支杆上一盞紅燈，燈火照耀，隱隱約約，密若繁星，等他們步下海灘，才看出海上排列着大大小小七八十艘糧船漁船，去掉原裝船篷，

一律支架灰色尖頂布篷，每船船尾插着一張黃色旗，下立着兩個包頭紮腿，挺胸凸肚，穿藍布背心的大漢，其餘一個不見，鴉雀無聲，大約都藏在布篷裏面了，一路巡視過去，只見最後並着兩隻油漆光亮的大船，高豎蜈蚣穗紅地白心寫一大沈字的帥纛，纛下沈廷揚軟盔軟甲，背着寶劍，立在那兒，貼身侍立着四個跨刀背弓的精壯漢子，一派嚴肅整齊氣象，也不亞三軍司令，建節元戎，廷揚一見魯顛們到來，一躍上岸，躬身相迎道，諸事安排停當，此刻已是戌亥之交，海上晚潮方退，正起大霧，此地船慣於黑夜霧行，近海一帶，熟悉不過，海盜們地理生疎，決不敢乘霧進兵，我們捨短就長，正好乘機破敵，便請前輩和徐兄上船，就此開兵，魯顛微笑點頭，便先偕潔人跳上船去，沈廷揚又向洪承疇叮嚀一番，這時一般紳董，因為分頭曉諭居民，還未得知，等到起來，已經出發多時，一般紳董懷着滿腔憂疑，向洪承疇細細探聽，洪承疇再三闢解，才略略放心，靜候得勝回來，且說沈廷揚別過洪承疇躍上船時，和魯顛徐潔人並立在一起，一回身，從貼身跟着的團勇手內，拿過一個海螺，運氣一吹，發出一陣嗚嗚音響，螺聲未絕，鼓聲咚咚而起，一通鼓罷，沿灘大小船隻，立時起錨揚帆，一隻挨一隻的動身離岸，一通鼓罷，每隻船上布篷內伸出八支飛槳來，三隻一排，像許多百脚蜈蚣，衝進霧陣深處，只聽得一派飛槳擊水的嘩嘩怪響，七八十艘船隻，激箭也似的刺向前去，沈廷揚，徐潔人，魯顛，並肩立在船頭，披襟當風，顧盼非常，督率着七八十隻戰船，備作疑兵的一隊想也在內，廷揚笑答道，那隊早已先發，再進一程，便可看見，魯顛微微點頭，潔人指道，前面隱隱有桅杆影子直立不動，想是先發的一隊泊在此地，這樣看來，前面盜島，已離不遠，怎的未見盜島影子呢，廷揚笑道，這近海百餘里，是俺小時出沒之

所，閉着眼也可摸得出來，我命那隊先發人馬，距島十里下錨，等俺們大隊一到，再進五里紮住，你想此刻距盜島有十里海面，又是黑夜霧發，如何望得見影子呢，說話之間，船如箭發，又進了不少里路，果然前面下錨的一隊船隻，也向前移動了，又前進了一程，沈廷揚忽的拿過一張紅旗，颼颼像猿猴似的爬上桅杆，舉起紅旗，向左右颼動，經他紅旗一揮，前面所有桅杆上紅燈，霎時一齊熄滅，而且檣槳無聲，只乘風揚帆，啞聲兒向前直進，潔人急向前看時，果見前面水平線上已發現一點黑影子漸漸擴大起來，漸漸看出竦然峙立怪石峨嵋一座島嶼的全身，同時見着島上火光熊熊，黑烟四起，又半晌，便聽出島上一片人喊馬嘶，金鼓亂鳴的聲音，魯顛猛的一躍身，颼的一聲，宛如一隻大海鷗，直飛上最高的一枝桅頂，兩腿一盤，手搭涼篷，向島上仔細一看，又翻然飛下，即向二人道，離島已近，看那島上混亂情形，多半中了高老丈巧計，自相混殺，趁此機會，你們兩位趕快按照原定計劃，領隊分左右兩翼，向島前島後包抄，而且必須如此如此，方可上岸，兩人領命，沈廷揚急分一張尖角黃旗交與徐潔人，低低囑咐了幾句，潔人立時躍過右邊並行的大船上，舉旗一揮，前面七八十艘大小船隻，立時有一半船上落下掛帆，捲起布篷，露出滿船團勇來，舉起飛槳，離隊駛向右邊急進，而且桅杆上一律都換了黃旂，左邊沈廷揚也把紅旗一揮，掛紅旂的一半船隻，也落帆捲篷，駛向左面，中間停泊着一隊疑兵，一字排開，也有四十餘艘，這左右兩隊船隻，像雙龍出水般，變了一個人字陣，交尾處沈徐兩隻主將船，依然相近，魯顛向廷揚道，你地理熟悉，團勇服從，定可指揮如意，徐君初當大敵，恐有疎虞，還是我到他船上去助他一臂，廷揚原是替潔人担驚，魯顛這樣一說，心中大喜，一看潔人的那隻大船，此時已

隔離很遠，約摸也有十幾丈路，剛要開口喊一只小船渡魯顛過去，魯顛大笑道，何必這樣費事，一語未畢，猛見他兩臂一振，一雙破袖向空一飄，整個身子早像海燕似的直向海面飛去，廷揚大驚失色，滿以為他急不暇待，定是仗着熟識海性，泅海過船，那知魯顛一躍身，便飛越了海面兩三丈遠，身子向海面一落，兩腳將點着海波，趁着海浪望上一湧的托力，一提氣，兩袖向前一分，身子又憑空飛起，向前蹠去，這樣幾起幾落，眨眼便上了潔人的船頭，向這邊沈廷揚點首招手，含笑自若，而且衣襟上一點不沾水痕，祇腳下一雙破靴底上，微微潮濕了一層，這一手，非但沈徐兩人驚喜得說不出話來，連左右兩隊船上團勇，個個看得清楚，生平那見過這樣驚人絕技，如果不因為海島已近不敢聲響的話，早已震天動地的喝起連環大采來了，可是這一來，却格外給團勇們一股勇氣，人人都想我們有這樣大幫手，還怕甚麼海盜，這時兩隊船隻已越駛越遠，沈廷揚遙見潔人率領的黃旗船隊，已迂迴着轉向島後，自己一隊紅旗船，距盜島也祇有里把路了，島前密排着掛黑旗的盜船，看得非常清楚，可怪盜船上人數寥寥，燈光疎疎落落，非常沉寂，岸上深林內似乎隱着不少營帳，也似沒有人一般，可是一片喊殺之聲，直衝九霄，依然在耳，沈廷揚仔細一留神，才明白喊聲所在是在島後，一派紅光從林梢霧氣中直透出來，夾雜着劈剝燃燒之聲，廷揚想不到島前這樣毫無防備，上岸易如反掌，慌先傳下一個號令，這時愈逼愈近，島上島下幾個哨探的海盜，也已瞧出風頭不對，拼命吹起告警的號角來，島上角聲未絕，沈廷揚號旗一颺，霹靂一聲，一個鑽天信砲，帶着一縷火光直上雲霄，就在這信砲聲內，紅旗隊團勇個個挽起強弓，把預備好的火箭，一齊向島下盜船施放，這種火箭，箭鏃上包着硝磺引火之物，一霎時，海面上像無

數吐火金蛇，疾如流星，飛向盜舟，恰好又是順風，風仗火勢，火助風威，盜船上那有抵擋的功夫，早已被火箭攢射得隻隻冒火，用火箭的計劃，原是魯顛上船時所命，這時火焰四射，照徹海面，如同白晝，把大霧都逼退了許多，這邊團勇一面施射，一面催船直進，已到島下，沈廷揚一聲大吼，拔出背上雙劍，當先領着四個執刀團勇一躍上岸，其餘團勇們，棄掉弓箭，抄起標槍火槍，也紛紛搶上岸來，島上深林中躍出四五十個海盜，一律都是短刀藤牌，纏頭草履，當先一個凶臉大漢，右手仗着一柄雪亮的闊鋒帶環的大砍刀，左手挽着一面獸頭鐵葉護箭牌，頭上挽一個牛心髻，赤着兩臂連聲怪吼着撲來，沈廷揚一看來勢甚凶，未待近前，先喝火槍手散開，伏在樹根怪石後面，兵兵兵先兜頭放了一陣，這一陣火槍，便振起了威風。

## 第八章 血戰

可是來的這般海盜，却也了得，一聽火槍聲響，身子一斂，短刀一收，仗着滾牌護體，一個個像滾球似的，依然着地滾來，雖然也傷了幾個，無奈火槍放出的鐵沙子多半射在藤牌上，傷不着人，當頭手持大砍刀的黑大漢，一躍數丈，已到面前，沈廷揚看他來勢甚銳，雙劍一分，喝退標槍手，排在身後，預備先除掉這凶盜再說，他這樣一來，那黑矮漢以為廷揚懼却，凶焰格外增了幾丈，瞪着一雙滿佈血筋的怪眼，豎着兩道一字連心眉，兵刃亂指，口沫四噴，咕咕吧吧不知胡講的甚麼，廷揚一句不懂，知是海寇中一部分的首領，那有心情和

他多話，大吼一聲，雙劍齊舉，像飛花滾雪般攻了進去，黑大漢毫不懼怕，舞起刀牌，叫殺起來，廷揚覺着黑漢武藝平常，祇是力大無窮，東一躍，西一跳，一味猛劈猛砍，尤其仗着一柄鋒利無比的大砍刀，和一面鐵葉護身牌，倒也一時戰他不下，未免心中暗暗焦急，正想用計，忽聽島後一聲炮響，一縷火光，直冲霄漢，接着金鼓齊鳴，喊聲大起，海上一隊疑兵，也在深霧中，擂鼓吹角，震天價吶喊助威，廷揚知是潔人一路業已上島，精神一振，奮起神威，把兩柄長劍，舞成兩道匹練，向黑漢裏將進去，黑漢似已吃驚，手脚略一鬆緩，廷揚左劍一恍，右劍一個順水推舟，眼看劍鋒已到黑漢項上，黑漢手慌腳亂，舉刀一格，正落腕上，噹的一聲怪響，大砍刀落地，右腕截斷，一聲怪叫，回頭沒命地拔脚便跑，廷揚舉劍一揮，身後百把個團勇，震天價一聲吶喊，手舉標槍，向前衝鋒，前面四五十個海盜，一看首領受傷逃走，早已膽怯，一見槍鋒如雪，密麻般衝上前來，齊喊一聲，回頭向樹林便跑，跑得慢一點的，立時洞腸裂肚，死在標槍尖上，有幾個狡黠的，尙想逃到沙灘盜船遠處，無奈盜船上劈劈剝剝正燒得火舌亂吐，烟霧迷漫，鑽了進去，休想逃出，反死得愈快了，當時廷揚率領團勇進殺，借着一派火光，看清前面一片松林，林下長草沒身，怪石蹲路，那般海盜逃入林中，霎時一個不見，廷揚疑惑，止住衆人，獨自仗劍入林，留神探了幾步，毫無動靜，上面松枝虬結，星月無光，林中並無路迹，想係島中素無人煙，可是要繞向島後，非穿過這片松林不可，細細一看，約有一箭路，林外似有許多奇形怪石，高高低低的蹲着，廷揚一想，左右要轉向島後，會齊潔人魯顛等，才可合力勦滅，逗留稍久，難免不生他變，主意一定，一招手，百把個團勇挺槍進林，大家知道林內地形險惡，提着心，啞聲兒一路疾行，

這樣走了半晌，已看出林外景象，猛然間，頂上一聲呼嘯，從松樹上蹀下無數海盜來，因為林內深黑，只見四面八方鬼影似的橫迸豎躍，看不清多少人數，只見一片刀光圍裹前來，這一下，不由使廷揚暗暗吃驚，而且團勇們手上丈許標槍，在這林內左擋右阻，如何用得着，幸而標槍以外，都跨着腰刀，有數個還帶着短銃，廷揚急傳令棄槍用刀，且戰且走，休要迴顧，直衝林外取齊，喝令未畢，四面海盜已混殺上來，到此也只可人自爲戰，廷揚也看不清誰是盜首，誰是嘍囉，祇把雙劍護體，向林外直衝，等到廷揚殺開一條血路，衝出林外，耳內兀自聽得林內一片混殺之聲，回顧左右，跟着自己衝出林外的，祇有三十餘人，尙有大半在林內困住，正想翻身再殺進林中接應，忽然耳邊一聲怪吼，從一塊丈許高的怪石後，跳出十幾個海盜來，爲首兩個獐面凶睛，赤臂露腿，一個手持鋸齒短柄大砍刀，一個舞着兩根熟銅狼牙棒，一言不發，惡狠狠便向廷揚夾攻，其餘十幾個海盜，也滾舞刀牌，向團勇襲擊，沈廷揚鋼牙一咬，用盡平生之力，拼命抵敵，不料這兩個盜首，比那黑大漢武藝高強得多，兵器又沉，招數又緊，沈廷揚極力支持，只顧得招架，已是汗流氣促，步步後退，可恨這島上滿地沙礫和刺荊，勾衣礙足，益發交戰不易，無奈到此地步，萬不能再退入林中，進退都是死路，祇可拼命同兩盜死鬥，支持得片刻是片刻，也許徐潔人一隊團勇，繞到前島來救自己，念頭在心裏這樣一閃的功夫，手上左擋右架，又廝殺了片刻，兩盜也看出廷揚劍法散亂，汗流滿面，格外其勢洶洶，使狼牙棒的，一個箭步，竄到背後，大吼一聲，雙棒齊舉，當頭蓋下，前面使大砍刀的，纏住廷揚，把一柄刀舞得呼呼山響，廷揚顧前顧不得後，明知性命難保，心裏一急，脚步一亂，一個不留神，未待雙棒蓋下，先被脚下亂石一絆，整個身

子斜跌出去，使雙棒的海盜，不防他有這一跌，雙棒下來，却落了空，用力過猛，向前一趨，幾乎被前面那柄大砍刀砍在自己面上，兩盜各自一楞神，沈廷揚已霍的躍起身來，兩盜齊吼一聲，又火雜雜趕來，廷揚牙關一咬，正想同他們拼命，猛聽得頭上一聲嬌叱，嗖，嗖，兩道寒光，直射兩盜面門，祇聽得前面的強盜，一聲慘叫，大砍刀斜飛出手，噹的砍在石坡上火星四迸，人却望後仰倒，一枝銅鏢不偏不倚插入咽喉，後面的海盜，顧不得別人，慌用左手狼牙棒護住門面，右手棒向前一掄，雖格不開飛鏢，却被他護住門面，那枝鏢釘在狼牙棒上，錚的一聲，反震回來四五步遠，落在地上，這時廷揚還不知飛鏢從何而來，幸喜一盜已誅，剩下一盜，不難對付，精神一振，便想奮勇上前，忽又聽得頭上嬌呼道，小孟嘗休得驚怕，且助團勇們殺退餘盜，轉向島後合兵要緊，這東西交給我便了，廷揚急抬頭看時，只見側面丈許高一座大石屏上，一個漁家裝束的美少年，劍光霍霍，直飛下來，人方着地，一蹙身，便挺劍直刺過去，那盜正在吃驚，猛見劍光如山的壓到跟前，慌舞動兩枝狼牙棒，交起手來，那知少年非同尋常，手上一柄長劍，招術精奇，變化如龍，只一個回合，便把那盜殺得手忙腳亂，廷揚又驚又喜，慌忙仗劍躍入團勇堆裏，趕殺餘盜，先頭團勇們眼看見四面伏盜盡起，人自爲戰，也是抵擋不住，而且已傷了幾個，跌在亂石縫內呻吟，此時絕處逢生，得到首領助陣，精神百倍，片時槍刺刀砍，殺得衆盜落花流水，尸骸滿地，逃得命的，鑽入林中，躲向暗處，廷揚一點自己人數，還有不少陷在松林內，慌又率領衆人，翻身搶進林中，一路搜殺，又救出許多被困的團勇，等到他竄出林來尋那少年時，業已踪跡全無，只見大石屏下兩支狼牙棒丟在當地，一個無頭尸身，叉手叉脚的倒在石邊，一看身上裝



束，便知是盜首之一，想是被少年割了首級去了，只猜不出那少年是何許人，有這樣好武藝，此時也顧不得尋他，立時查點人馬，才知這一場惡鬥，死了七個，傷了十幾個，連自己這條命，也是那少年救的，心裏一陣難過，恨不得立時殺盡海盜，才出胸頭之恨，死的團勇，沒法收拾，傷的便命健步的背在身上，還餘七八十個團勇，奮起精神，跟着廷揚，從嵯砢怪石縫內，左繞右轉，繞向島後，因為這座荒島，附近一帶漁戶素來視為盜窟，從不敢到這島上游玩，所以這七八十個團勇內，竟沒有可做嚮導的人，幸而島的面積不過幾里方圓，廷揚等在怪石縫內繞了一陣，已聽得島後一片吶喊的方向，急急趕去，片時，聲音越聽越真，一派火光映照過來，映得左右如林的怪石一片通紅，這樣繞過一處突兀的危崖，猛的豁然通明，露出一片平坦的沙磧，無數人馬，正在混戰，仔細辨認，便見無數短刀籐牌，紛紛向東面敗退，黃旗隊團勇，正在奮勇追殺，最奇的人叢中有幾道匹練似的白光，風馳電掣，滾入海盜羣內，宛如幾條力挾萬鈞的蛟龍，略一馳驟，頓時波分浪裂，四面飛逃，凡是白光到處，只見一顆顆人頭，擲向半空，血花亂飛，尸骸滿地，這樣奇景，沈廷揚也是第一遭看見，而且一片沙磧的西北角，海盜許多營帳，正在烈焰飛騰，火光燭天，把戰場上追奔逐逃的一幕活劇，照得分外清楚，只是幾道匹練似的白光，滾來滾去，比電還疾，却一時看不清形跡來，大約是魯顛們施展的劍光了，這時廷揚心花怒放，精神百倍，一聲高喝，率領着紅旗隊團勇，也一陣風的捲將過去，沈廷揚的紅旗隊一加入，立時聽得天崩地裂般齊聲歡呼，喊着紅旗隊也到了，併力殺呀，原來這樣喊的是那黃旗隊團勇，驀地見首領自己帶的一支勁卒，已從前島殺到，當然勝利在掌握之中，自然格外氣壯力勇，奮力向前，只是苦了海盜，

本已抵擋不住，怎禁得紅旗隊一助陣，崇明一般團勇銳氣萬丈，山也似的壓了過來，只恨少生了兩隻腿逃不快，多半被標槍刺死，其實這時沈廷揚領着的七八十個紅旗隊，從前島脫難繞到島後，也是精疲力盡，銳氣大喪，幸而黃旗隊業已得手，紅旗隊趁此打跛老虎，無形中却給黃旗隊增了不少勇氣，等到黃紅兩隊合兵一處，督隊的徐潔人提着一枝六合槍迎上前來，一看紅旗隊手上只剩短刀，人數也零零落落，後面還架着不少傷勇，便也明白前島已打過一仗，此時也無暇細問，只向廷揚一揮手，兩人便跟着前面劍光衝殺過去，直追過一片沙磧，離着火光已遠，便覺黑漫漫看不清切，就是前面幾道矯捷如龍的劍光，此時也收斂起來，沈廷揚前島吃過驚嚇，有了戒心，喊潔人不可輕進，看情形逃脫的海盜也沒有多少，前面盜船都已燒光，也不怕他們逃上天去，潔人還未回答，驀見前面幾丈開外，有人呵呵大笑，飛過幾條人影子來，廷揚聽得是魯顛笑聲，正想呼喚，話未出口，老少四人，已在面前，一位是魯顛，依然赤手空拳，一位是鬚髮浩然的高老丈，却提着一柄鐵槩，兩個却是漁裝瘦小的少年，其中一個，便是前島鏢擊兩盜救自己性命的人，沈廷揚略向高老丈魯顛一道辛苦，便轉身向那使鏢少年深深致謝，殷殷問姓，那少年一面回禮，一面向高老丈一笑，却答不出所以然來，潔人正待指點，魯顛已大笑道，你怎的便不認識這兩人了，這位助你兩鏢的便是韻娘，那位便是鶯娘，她們特地喬裝漁家到此埋伏，今晚足下能保全桑梓，直搗盜穴，老實說，全仗這兩位巾幗英雄助你們成功的，此德非小，你們端正報答的法子罷，說罷，仰天大笑，沈廷揚這才恍然大悟，怪不得她使鏢時喊出自己姓氏來，又感又愧，立時向二人鞠躬致謝道，如此大德，非同小可，非但沈某一入永銘心腑，便是崇明一帶百姓，誰不

拜謝兩小姐扶助深恩，高老丈笑道，不必太謙，此地事尚未了，有二三十個狡點海盜，沒命的洩海逃去，想是有遙泊的幾隻盜舟坐着逃命去了，窮寇勿追，就讓他們漏網罷，好在這一下，已把這股海盜勦滅，三百多海盜只剩二三十個逃命，也可算得全軍覆滅，而且幾個盜魁都被小女們除掉，不足爲患，便是別股海盜，大約也聞風喪胆，從此不敢輕視崇明的了，魯顛道，只是滿地死的傷的海盜怎樣收拾呢，潔人道，死的便用海盜慣行的法子，統統擲向海中便了，倒是一般受傷的，以及半死不活的，倒難安排，沈廷揚道，我們與海盜本無深仇，他們咎由自取，但是我們也不究既往，不管傷重傷輕，且教團勇們檢查一下，點齊人數，搭向船中，到了崇明再想法子便了，高老丈魯顛一齊點頭道，也只好如此，沈廷揚便和徐潔人分頭傳令，叫團勇們收拾沙磧上橫七豎八的傷盜和丟下的兵器，不料剛一轉身，忽聽得遠處隱隱有萬馬奔騰之聲，聲音越來越大，向海上一看，便見海天盡頭，起了一道銀色的白線，向這邊奔來，沈廷揚猛然省悟，慌停止命令，大聲說道，我們戰了一夜，此刻已近丑時，正是早潮來的時候，看情形，這片沙磧正當潮路，定要淹沒，我們已來不及收拾受傷海盜，趕快轉向前島高處駐紮，免被潮水捲去，你們快走，愈速愈妙，說話之間，海際那條白線，已漸漸移近，看去宛似一道無盡的銀牆，團勇生長海濱，當然知道早晚兩潮，來勢最猛，踏在沙磧上，已覺出脚底潮濕，便知潮來水漲是一定的，一聽首領吩咐，立時飛奔，魯顛高老丈徐潔人以及韻娘鶯娘，也都督隊走向前島，把一般團勇都聚在高處樹林內，魯顛們一齊躍上最高的石坡上，遠望後島潮景，便在他們移向前島的幾步功夫，那一道銀牆，已變成十幾丈高的潮頭，挾着雷霆萬鈞之力崩天裂地之聲，向後島一片砂磧捲來，一霎時，偌大

的一片砂磧，無影無踪，全島的面積，頓時縮小了許多，只聽得四面怒濤擊在突兀的怪石老崖根脚上，噴激起萬丈雪花，灑成漫天珠雨，一片礮隆轟天之聲，震耳欲聾，那砂磧上死的傷的海盜，以及燒剩的營帳舟楫，都被怒潮席卷一空，不留一點餘痕，好像這次早潮，特地爲這海上孤島洗刷盜血污染的恥辱，又似特地幫助沈廷揚等收拾許多或死或傷的盜衆，賴這天地間偉大的自然力量，一掃無遺，這一片潮水，正如初寫黃庭，恰到好處了，這時魯顛等憑高觀賞，心曠神怡，想不到一場血戰以後，忽然有此閑情逸致，可見一切都是造物弄人，只是一切運會潛移之間，自有一種不可思議的主宰存乎其中，造成曲折微妙的因果，卽如這場懸師襲險，雖說有高老丈父女預先埋伏，魯顛定策，洪承疇留守，但是一半也算得行險僥倖，卽使主客異勢，勝券穩操，萬一這陣洪潮，正在兩軍混戰當口奔來，豈不玉石俱焚，只差得片刻功夫，崇明團勇，便穩穩奏凱而回了，後來崇明一般紳士和民衆，每年到了剿滅這股海盜的日子，必定集合許多地方公正士紳，備具牲醴，來這島上祭奠潮神和被潮捲去的鬼魂，雖說迷信，也算紀念的典禮，這是後話不提，且說沈廷揚等立在高處，靜候潮退，不免問起高老丈父女，喬裝到此情形，高老丈笑道，不瞞沈兄徐兄說，老朽終天蹲在文筆峯上，怎會知道海盜降臨呢，那天沈兄徐兄光降草廬，不是魯顛先生舞劍以後，飛行絕迹逃席而去嗎，誰知兩位走後，他又從草舍後面那座峭壁上，長嘯一聲，飛身下來，便對老朽說道，小孟嘗大事臨頭，還優游自在的逗遛此地，大約到了明天，便把他急死了，老朽看他說話神氣，不是戲言，吃了一驚，慌問道，你怎的知道他有大事臨頭，究竟甚麼大事呢，魯顛先生道，前幾天俺帶領幾個小徒，在通州崇明一帶的島嶼上，教他們歷練水上功夫，無意中望見

幾隻盜船，因為海盜旗幟，一看便知，從前沈大眼衛村殺盜一擋事，俺又知道，便推測這股海盜，十有其九對崇明不懷好意，俺本有意去知會小孟嘗，恰好你同他（指徐潔人）也鬧了個小小的玩意兒，巧不過他兩人又合在一處上你家來了，俺在席上原想通知小孟嘗，轉念你們這席酒肴興致非凡，這位的六合鎗又躍躍欲試，俺如果多嘴，便把你們一團高興攪散，何必做這殺風景的事呢，俺到口的話，只好和一杯百花釀一齊灌下肚去了，你們提議六合槍擋口，俺正在肚皮裏盤算這擋事哩，沈廷揚哦了一聲，脫口道，怪不得那晚魯顛老前輩對晚生道，「且待盡了酒興再說」，當時莫明其妙，現在才明白，高老丈向魯顛一指，又接說道，那時又對俺說道，我肚皮裏還有一樁事，也有點委決不下，所以趁他們走後，再來同你商量一下，老朽問道，那有這許多事，一樁還沒有想好計策，又是一樁來了，他笑道，現在我想把兩樁事併作一事，便好辦得多了，他這樣一說，正應了「不說還好，越說越糊塗」，那句笑話了，他笑道，無意中又碰見一個人，這個人是你知道的，便是從前誤入奸相邸內，同六姨鬧出把戲來的洪承疇，現在不知爲了何事，同他父親來到太倉，而且他父親病重得很，病貧交迫，困在一隻長行船中，弄得進退不得，看來需要俺扶助他一次了，這人年紀尚青，將來定非池中之相，但是俺却一時不能露面，只好拜託你了，老朽笑道，既然是你故人，理應幫忙，可是你說的兩事併作一事，怎能併在一塊兒呢，他笑道，無非教你指點洪某去投奔小孟嘗，可以暫救窮途之困，如果海盜真個有舉動，小孟嘗力量不夠，洪某也是個幫手，這一來，豈不兩事併做一事嗎，老朽一聽，拍手讚妙，不料他又冷笑道，你也不要置身事外，你們父女水上功夫不弱，左右閑着，何妨一遊海上，暗探盜情，在崇明小百姓身上，

作點功德呢，他這功德兩字，比一道命令還厲害，不由老朽乖乖的答應，於是照他所說，一一搬演起來了，照實說，一切事都是他一人搗的鬼，沈兄功勞簿上，還應該大書第一功哩，魯顛搶着說道，你這一句話真厲害，一切事都是俺搗的鬼，難道說，那般送命的海盜，也是俺勾結來的嗎，一語未畢，衆人又轟天大笑起來，韻娘鶯娘只笑的花枝招展，直不起柳腰來，衆人說說笑笑，潮已漸漸退去，天涯海角，已現出曉色來，一霎時，金蛇萬道，紫霞一片，從東方海天相接處湧出血也似的半輪紅日來，倏升倏落了好幾遍，才整個現出碩大無比的旭日，金光遠射，照得島上隱微畢露，木石華滋，尤其是初出朝陽，映照在韻娘鶯娘的芳容上，玉潤珠圓，華光四射，雖是易斂而弁，一身漁裝，依然難掩絕世之姿，沈徐二人一宵鏖戰，驟睹此動心震魄的姿色，又在這四面茫茫的孤島上，髻髻海上蓬萊，忽逢仙女，無形中把一宵辛苦，都拋在九霄雲外去了，兩人一看潮已退淨，便先跳下石坡，指揮團勇們，一面檢點林內殉難的尸身，預備載回去公議撫卹埋葬辦法，一面又派一隊人查看島下停泊的船隻，有沒有被潮水捲去，並先派人回崇明報捷，吩咐去訖，這時射入松林的阳光，照出東一處西一處的尸首，和丟下的標槍刀牌，觸目皆是，團勇們左右搜尋，已把殉難的二三十具尸首搭在一處，其中有不少心頭尚溫，並未真死，無非受傷過重，流血過多，當時暈絕過去，經團勇們搬動一下，又悠悠醒了轉來，魯顛高公旦趕來察看，把隨身帶的金創藥敷上，尙不致廢命，可是倒在林內的盜屍，不管他有救無救，一律拋入海中去了，這時韻娘鶯娘兩姊妹，手攜手的遍遊全島，衆人等了一會兒，才見她們手上都拿着許多不知名的花草，興匆匆的遠遠走來，高老頭搖頭笑道，這麼大的丫頭，還是孩子氣，怎麼了，魯顛大笑道，不久雀

屏雙選，佳婿乘龍，你的老境着實不壞，此地事了回家去，我來做個月老，撮合這美滿姻緣罷，我這老饕也可大醉幾天，大約這個冰上人，也穩操勝券的了，說罷，向沈徐二人一陣大笑，從懷內拿出多日不見那個硃漆酒葫蘆來，高高一舉，骨嘟嘟灌起酒來，沈徐二人都被他這幾句話，弄得恹恹迷離，心頭鹿撞，一時却又不便搭口，恰好查看船隻的一撥團勇回來報告，說是前島停泊紅旗隊船隻依然好好的泊着，只有後島黃旗隊失蹤了好幾隻小船，大約被潮捲去，大船在開戰時，已與前島紅旗隊合併，幸免損失，現已派快艇通知五里外那隊疑兵一齊駛近島來，以便補充乘載，崇明報捷的快艇，也已出發，沈廷揚聽取報告後，立時命團勇們飛速搬運屍首傷兵器械等類，諸事完畢，檢了一隻最大的船，請魯顛高公且韻孃鶯孃坐在一起，自己和潔人親自陪着招待一切，照韻孃姊妹意思，便要立時回太倉文筆峯，經不得沈廷揚再三懇求，魯顛和高公且私下又另有計議，才一同向崇明進發，這時合兵一處，解纜起錨，乘風破浪，一路浩浩蕩蕩，得勝而回，好不風光十足，將到崇明口岸，已見海灘一帶萬頭簇簇，齊聲歡呼，闔邑紳士，個個衣冠楚楚，站在碼頭上，後面排着披紅掛彩的鼓吹手，大吹大打的歡迎凱旋人馬。

## 第九章 凱旋後的雀選

當沈廷揚等大隊襲擊海盜的一晚，洪承疇坐鎮在關帝廟公所內，連在病榻上的老父，都不敢回去看視，一夜不曾交睫，靜候紅旗報捷，接連派了幾批探子，却都從半路上那隊疑兵

船上得些似是而非的消息，直到寅正，沈廷揚派人飛報才把心上一塊石頭落地，立時分頭知會紳士們，大街小巷從征團勇的家屬，也得了喜音，立時歡聲動地，不約而同都趕到海灘來盼望到來，家家扶老攜幼，塞滿了五六里長的一帶海灘，也可算得崇明近百年內一樁無上光榮的大事，這時洪承疇點齊留守的團勇，坐着十幾號糧船，船頭扯着歡迎旗幟，搖着得勝鼓，先從水路迎接前來，沈廷揚一見上流駛下一隊糧船，第一隻船頭上立着丰容俊偉的洪承疇，心中大喜，慌拱手相迎，兩拱相接，洪承疇便跳過這邊船，先致恭迎之意，沈廷揚也殷殷道勞，謝他留守之功，兩人一番謙謝，接着便與高公旦魯顛等相見，前面那隊歡迎船隻，便掉轉身來，一路細吹細打，作爲先導，片刻抵岸，一對對標槍手火槍手，最後一對對又扛着勝利品，雄糾糾喜揚揚排上岸去，沿灘一帶的人們，震天動地喝起采來，人人面上表現出一種熱烈的情緒，簡直筆墨難以形容，這般奏凱而回的團勇們，得着這種無上的尊榮，和一種無法形容的痛快，只有一面走着，一面向大衆含笑點頭，表現出雙方熱情間的默契，等到團勇們統統上岸，只留少數團勇在最後幾隻船上，看守傷勇和殉難的屍首，岸上也有死者傷者的家族，還在熱烈歡呼，以爲自己人也在上岸的一隊團勇內平安回來，那知已經長眠或呻吟着在最後船內哩，這時沈廷揚徐潔人洪承疇陪着魯顛高氏父女等，也緩步上岸，一般紳士連忙一齊打躬施禮，趨前奉迎，立時樂聲大作，一路迎到關帝廟公所來，頓時殺豬宰羊，大擺筵席，犒賞凱旋人馬，公所內幾桌盛筵，自然魯顛高公旦徐潔人洪承疇幾位高賓首座，沈廷揚和衆紳士殷殷招待，韻孃鶯孃兩位女英雄，早由沈廷揚招呼本家和紳士家中幾個知書識禮的閨秀名媛迎到沈家老宅另筵款待，這一天崇明的人們，不論老幼，個個歡天喜地，普天



同慶，便是受傷殉難的人家，雖然免不了悲哀，却因當天沈廷揚在席上已和紳士們議定，殉難的遺屬特別從豐撫卹，並且起造祠宇，春秋公祭，受傷的頒給醫藥之費，所以人人都贊不絕口，從此小孟嘗三字，格外深印入崇明人腦筋內，無論甚麼事，祇要沈廷揚一句話，無不唯唯從命，且說當日公所內幾席酒，賓主盡歡，直吃到日落西山才能，沈廷揚又從新邀着魯顛高公且徐潔人洪承疇等到自己家中，另擺精緻酒席替衆人道勞，大家順便齊到客房中看視老洪相公，洪承疇一夜不回，此時陪衆人到了老父室內，一看自己父親已衣冠整齊扶杖而起，面色又潤澤了許多，敢自一場大病，竟好了十分之九了，心中自是快活，老洪相公而且談吐朗朗，向魯顛高公且等一一爲禮，顯得精神奕奕，他笑向衆人道，老朽這場病，多虧沈兄扶持，萬不料竟好得這般快，真是叨沈兄和衆位老輩英雄的蔭福，昨天晚上記望着沈兄殺賊，未知是禍是福，直到天亮時，得到凱旋捷報，這一喜非同小可，非但忘記了一宵不睡，連病根都似脫體了，喜得俺掙扎着下床來，扶着杖試了幾步，竟像沒有病一般，正想捱着出去給衆位道賀，不料衆位先光降了，說罷，又向衆人連連道賀，大家謙談幾句，恐怕他不宜久坐，便辭了出來，洪承疇依然陪着到了外邊大廳上，大家依次入席，這一席酒不比關帝廟內，大家略脫形迹，談兵論武，吃得興致淋漓，內宅女眷們，也陪着韻娘鶯娘淺斟細酌，到了晚晌，內外打掃臥室，給男女貴賓安息，這擋口，魯顛却鄭重其事的，拉着徐潔人沈廷揚到另外一間靜室內，悄悄談了一陣，兩人洗耳恭聽，精神百倍，聽到節骨眼兒，只齊說了一句，全憑老前輩成全，晚生們終身感激，說罷，又連連打躬作揖，魯顛呵呵大笑道，既然如此，一言便定，我輩不必拘拘繁文褥節，大節目不錯便得，明天我自有道理，說罷，各自分

頭安息，這一晚沈徐二人睡得心安理得，香甜非常，連睡夢裏都笑得閉不上嘴，人家說他們二人殺退海盜，全勝而回，自然快樂，但是聰明的讀者，定已明白這兩位少年的樂處，尙有不僅於此的，閑文休絮，且說第二天洪承疇起來，別了老父，到前廳來會衆賓，已見沈廷揚徐潔人兩人，神采煥發，陪着高公旦魯顛笑話生春，大家都喜氣揚揚，可異的沈徐二人對於高老頭兒，比先前更恭敬了許多，趨承得無微不至，最奇高老頭兒竟居之不疑，也不似先時客氣了，未免暗暗納罕，又聽說兩位女英雄在內已改換女裝，却不見出來，高老頭兒口氣之間，決定在今天率領兩女回家，沈廷揚堅留不住，只好吩咐管家擺設送行的酒席，一面又預備妥穩快的坐船，到了中午，珍饈羅列，水陸畢陳，比凱旋宴還要豐盛，韻娘鶯娘却依然不出來，直等到酒盡興闌，高公旦起立告辭，命人通知二女，才見屏風後，女眷們擁出兩位羶肩散馥，鳳履含珠的美人來，只看這嫋娜體態，綽約丰姿，誰信得昨夜血戰場中，也獻過身手呢，却見這兩位女英雄，徐步轉過屏風，便低下頭來，梨渦微暈，脈脈含羞，祇向魯顛微一歛衽，便先自出廳上船去了，竟不與沈廷揚等周旋一下，便是沈徐二人，也像害羞似的，低着頭，避在一邊，洪承疇冷眼看得詫異，一時想不出所以然來，接着高公旦笑吟吟與衆人一一相別，沈徐二人一路恭送出來，百忙裏不見了魯顛，一忽兒，見他左肩扛着一枝六合槍，右手併提着兩柄雌雄劍，槍桿和劍鞘上，却都結着紅綠彩綢，打着雙扣同心結，餘綢拖着尺許長，跟着步趨如風的魯顛，一路紅綠耀目，飛舞而來，急匆匆來到高老頭兒面前，笑道，這兩件要緊東西，不敢叫下人們送下船去，此刻叫他們兩人（指沈徐）自己送下船便了，高老頭兒笑道，這幾件乾脆我帶下船去便了，教他們分拿着一路走去，未免不大合適，

說着，接過槍劍，攔住衆人道，後會有期，不勞遠送，請留步罷，又向沈徐二人道，你們有客在此，不必遠送，我諸事都託付魯兄，你們有事，同他接頭便是，沈徐二人口內唯唯應着，脚下却跟在後面，直送到停船處所來，魯顛洪承疇送到沈宅大門外，便回身進內，這時見洪承疇心裏一個悶葫蘆，已從槍劍的紅綠綢上明白過來，却已來不及向高老頭道喜，這時見魯顛回身進內，笑道，老前輩大喜，這個月下老人做得真是珠聯璧合，美滿絕倫，却怪老前輩怎的不先通知一聲，害得晚生沒有向高老丈賀喜，魯顛大笑道，別人不知道尚可，你怎的會不知道，還待我通知你哩，洪承疇詫異道，咦，晚生是局外人，怎會知道的呢，晚生不看到紅綠綢，此刻還在鼓裏呢，魯顛笑得跺脚道，你是局外人，尊大人可成了局內人了，你且怨你尊大人沒有通知你便了，這一來，洪承疇愈弄得莫明其妙，魯顛也不和他多說，一路笑着，回自己屋內去了，洪承疇急急匆匆來到自己父親屋內，一進屋，一眼看見桌上擺着幾件兵器，也結着花花綠綠的紅綠彩綢，心裏一開，兩隻眼釘在幾件兵器上，竟捨不得離動，老洪相公笑道，你看這幾柄寶劍不錯麼，洪承疇且不答話，過去先把略短的雙股合鞘雌雄劍抽出來，細細鑑賞，覺得劍光如水，寒氣冰人，確是寶貝，劍鏃上金線嵌出一個古篆「鶯」字，而且劍鞘上似乎還留着似蘭如麝的脂香，再把那柄單劍出鞘，却有三尺長，通體發出藍熒熒的寶光，鋒口上還隱隱留着海盜的血痕，大概昨夜匆匆戰罷，沒有拂拭乾淨，細看劍身近鏃處，似有蝌蚪古文，因為細如髮絲，一時却辨不出甚麼字，只鏃上分明嵌出一個金線「韻」字，便知這是韻娘鶯娘的了，却又奇怪，怎的擺在自己父親屋內呢，老洪相公看他沉吟不語，笑道，想不到這兩家美滿姻緣，我這窮途病體，也忝作月下老人，真是想不到的

事，洪承疇驚喜道，原來父親也是媒人呀，怎的兒子一點不知道呢，老洪相公道，說也可笑，那位魯老先生真是趣人，前一刻我也毫末知道，剛才沒有多久功夫，他扛了一大堆紅紅綠綠的兵器，把這兩件拿出來擺在桌上，匆匆一說高老丈的大小姐韻娘許給沈兄，二小姐鶯娘許給徐潔人，雙方都已說明白，便用乾宅坤宅親用的兵器交換爲聘，硬叫我做個現成的媒人，他是女家的媒人，我便算男家媒人，他把男家聘禮送給女家，把女家兵器留在我這裏，叫我轉送男家，最有趣是沈徐兩家的男媒女媒，同是他與我，實在完全是他一人包辦，我算是陪襯罷了，可是這兩段姻緣真是銖銖悉稱，在這凱旋以後，倒是一段佳話，我倒也樂意撮合的，希望你將來續絃，也有這樣佳偶才稱我心理，原來洪承疇娶過親，不幸娶不到幾時便賦悼亡，直到此時還沒有擇配，一半也因近這些年境遇不順，風塵僕僕，無心於此，却不料客途之中，父子逢到這樣佳話，還替人作了撮合山，也難怪老洪相公臥室內擺列盛筵，算是謝媒，一半也替老洪相公澆澆病根，這席酒當然是魯顛和老洪相公首席，酒過數巡，魯顛笑道，大事已了，我要告辭了，我這幾天酒醉飯飽，却把俺幾個小徒忘掉了，他們定是盼望得不得了，我們暫且別過，將來你們兩位青廬交拜，再來叨擾喜酒便了，沈廷揚急忙離座，連連拜揖道，晚輩有一點微誠，想老前輩俯允，晚生和徐兄潔人，對於武學一道苦於求不到明師，得不到一點進益，這次殺退海盜，幸蒙老前輩大力扶助，才得凱旋，否則非但一方人民遭殃，連晚生和潔人兩條性命也一齊送在裏邊，這樣再造鴻恩，固然萬不能讓老前輩輕輕一走，便是晚生私情方面，好容易逢到老前輩這樣恩師，真可說得千載難遇，情願侍奉老前輩一輩子，也不放老前輩捨晚生們去的，說着便同潔人跪了下去，旁邊老洪相公父子，也一齊

替他們說話，委婉挽留他答應下來，魯顛大笑道，你們且起來，聽我明白告訴你們，如果這樣，我便惱了，沈徐二人沒奈何，立起來，站在一邊，魯顛笑道，我平生施恩不望報，殺幾個海盜乃是我本願，算不了甚麼大事，此層且提開，至於你們兩人武學不夠，想求進益，倒是正事，照你們資質，也未始不可傳授點真實本領，但是不用我親身指點，我也沒有分身功夫，這一層，我早已替你們安排好，非但替你們安排好，連崇明一方的人民，也替他們安排好保障了，沈廷揚徐潔人被他這樣一說，摸不着頭腦，洪承疇却已明瞭，微笑着連連點頭，魯顛笑道，眼前的事，你們怎的還不明白，我替你們兩人配了兩個英雄無敵的美人兒，外加上一個白髮蒼蒼的老將軍，還不夠做你們的師父了嗎，還不夠保障崇明的人民嗎，你們要明白，我不是真想喜酒喝，才替你們撮合，我完全是替一郡人民謀保障，免得時愁海盜的蹂躪，順便還替你們找到了老師，這一撮合，八下裏都合適，還用得着我留在此地嗎，說罷，呵呵大笑，連喝了幾杯，霍的立起身，邁步離席，便要告辭，沈徐二人和洪承疇父子，一齊死命拉住道，老前輩便是不肯屈留，也不必急急一走，好歹請終了席，再屈留一夜，明天待晚生們備好船隻恭送，便是這兒紳商百姓們，誰不感戴老前輩驅除海盜的大德，這幾天公所內，正商量着報德的辦法哩，我們知道老前輩不稀罕這一套，業已對他們解釋過，但是老前輩這樣一走，紳民們要向晚生們請出老前輩來，教晚生怎樣對付呢，魯顛笑道，好，好，想不到俺還走老運，到了崇明，居然成了香餽餽了，你們既然這樣誠意，我且不走，諸位請坐，咱們再來多喝幾杯，沈廷揚等大喜，重新輪流把盞，談笑起來，這時洪承疇却愀然說道，晚生侍奉家父進京，不得已重又出仕，想不到半途奇遇，得逢前輩，且結識許多英雄，

真是萬分之幸，如要不因君命難違，晚生情願和家父在此多盤桓幾日，多親近老前輩幾天，也是好的，這幾年晚生常有一點小小志願，存在心坎，自蒙老前輩拯拔以後，時受家父訓誨，不做官則已，既做官定須登賢除奸，以清君側，也祇有這一點志願，可以報答老前輩拯拔的鴻恩，魯顛虎目突張，停杯向他熟視了片刻，微微點頭道，你這點意思，也是應做的事，尤其是地下的那位美人，大約天天盼望你有此一日哩，可是俺盼望你的並不在這上面，俺早已飄然世外，恩仇早忘，便是那奸相，恐已到惡貫滿盈時候，也不勞你費心了，你此番到京城去，非但從此飛黃騰達，一帆風順，恐怕將來旋轉乾坤的重担，在你肩上，也說不定，到了那時候，請你不要忘記地下的紅粉知己，更不要忘記我們在此聚會的今日，這是老夫臨別贈言，請你千萬努力自愛，說罷，一聲長歎，洪承疇聽得汗流浹背，不知他說的主旨何在，連幾句謙遜話都說不出口來，老洪相公也聽得高深莫測，似乎含着極大用意，却摸不着根由，也弄得瞪目結舌，再看魯顛時，似乎大醉酩酊，口角歪斜，含糊着說了一句「我醉欲眠君且去」，便推席而起，腳底下畫着之字步，一溜歪斜衝出書房去了，沈廷揚慌追出去，想去扶他，不料他脚步真快，一出書房門，便已不見，敢情回到自己臥室去了，便打發一個書僮去伺候，自己回屋來應酬席上的衆人，沈廷揚回到席上，和諸人談不到幾句話，聽見一個書僮跑進房來，稟道，魯老英雄並未回房，四處尋覓也不見蹤影，不知到何處去了，老洪相公桌子一拍，立起來說道，魯公走了，沈徐和洪承疇大驚，慌忙一齊離席，趕出書房去前後找尋，那有魯顛影子，直趕到河岸，向停泊船隻探詢，也沒有消息，竟自鴻飛冥冥，走得不知去向，這就叫「龍性難馴」，這種人物，獨來獨往，倏現倏隱，便像神龍一般，沈

廷揚等怎挽留得住，何況他真有幾個高徒盼望着呢，說到魯顛的高徒，上回高公旦口中只約略吐了一點，本回書中，便要補提魯顛改頭換面，同大盜混天猴袁鷹兒到了河南，弄出許多奇奇怪怪的事來了，現在且把崇明沈廷揚等暫放一邊，且說河南彰德府屬，同山西潞城交界地方，崇山峻嶺，路險人稀，出名多盜的山鄉，一直從摩天嶺起，到懷慶府玉星山止，凡是險惡的山頭，都有綠林好漢，做那沒本錢的買賣，那時節恰值河南山西陝西一帶都鬧飢荒，結果兇悍一點的饑民，便放下耕耨，捏起刀槍，投奔各山落草，所以河南山西交界的一帶山頭，強人出沒無常，最小的山頭，也有幾百嘍囉，其中最出名的，要算玉龍崗玉面觀音這一股，聲勢最大，說起這玉面觀音的來歷，非常奇特，原來玉龍崗相近有一處地名叫做三義堡，堡內爲首大戶姓路名鼎，從小聘請名師，練習拳棒，凡在豫晉陝一帶山鄉內的人家，因強盜時常借糧，沒有一家不練習槍棒保衛身家的，而且築起土城子，要路口設起堡壘，公推大戶爲首，指揮一切，一有盜警，鳴鑼聚起堡內各家男子，齊上土城子禦寇，這三義堡有四五百戶人家，被路鼎訓練得士飽馬騰，同外來盜賊打了幾次勝仗，英名大著，從此各路綠林，再也不敢到三義堡來騷擾，這時路鼎也不過二十多歲，已練得一身武藝，名振遠近，不料有一天，在自己堡內跌了一個筋斗，却從這筋斗內跌出一個好老婆來，原來他這三義堡內只有三姓，三姓祖先原是三個結義弟兄，隱居於此，後來子孫繁衍，便成了現在幾百戶人家的三義堡，三姓中只有路家財丁兩旺，次之是袁姓，袁鷹兒便是袁姓中佼佼人物，路袁兩姓外，還有姓李的一戶，可是這一家的來歷非常奇特，在二十年前三義堡，本已祇剩袁路二姓，李姓人丁不旺，業已斷絕，這年忽然從外省，來了兩個逃荒的夫婦，自稱夫婦二人，向以保

鏢爲業，現願隱居此地，吃碗太平飯，當時袁路二姓看這對夫婦，舉動瀟灑，丰度出衆，雖說逃荒，隨身帶的財物却也不少，偏又姓李，便允許在三義堡長居下來，不久便生下一男一女，後來老鏢師的老伴身故，老鏢師的一身武功漸漸被三義堡人們知道，請他教本堡的子弟武藝，袁鷹兒路鼎二人也算是開蒙的門徒，但這位老武師以前的來歷及名號，從沒有聽他說起過，李武師沉默寡言，獨來獨往，也沒有人敢問，祇知他確有了不得的武功，而且是內家的一派便了，這家人丁單薄，只剩了姊弟兩人，相依爲命，姊名李紫霄，年才二九，是三義堡出名的美人兒，她的弟弟才九歲，乳名虎兒，長得活潑玲瓏，眉目如畫，姊弟兩人真是三義堡鍾靈毓秀的人物，沒有一個不稱贊不愛惜的，但老英雄不久去世，袁路兩人無非掛了個名，內家的功夫，連皮毛都沒有學得一些，雖然如此，路鼎感念師恩，時常周濟她們，自從老英雄去世，幾次三番，請李紫霄姊弟住在他家中，紫霄總推說熟孝在身，不便叨擾，情願姊弟兩人孤苦伶仃，在一間小屋內，度那慘淡日子，一半也因路鼎尚未娶親，須避嫌疑，其實路鼎對於這位師妹，早已深深嵌入心中，每月打發人送米送柴，流水般送將過去，紫霄總是淡淡的若即若離，有時路鼎暗暗同袁鷹兒商量，叫他也向紫霄探聽口氣，因爲袁鷹兒也算紫霄父親的門徒，彼此都有同門之誼，袁鷹兒的老婆和妹子又同紫霄最說得上來，路鼎託他設法，原是高着兒，但是紫霄面若桃李，冷若冰霜，提到這上面，便默默無言，給你摸不着門路，恨得路鼎牙癢癢地奈何她不得，而且知道她父親一身了不得的內功，自己和袁鷹兒無非空掛了個名，一點也沒有摸着，而且傳說李老師傅的本領，統統傳給紫霄了，可是紫霄平日從沒有露一手給人看過，也沒有看見她自己練習過，看她平日弱不禁風的樣子，誰也不



相信老頭子功夫會傳給她，都說老頭子一身好功夫，擦在棺材裏頭，實在太可惜了，只有袁鷹兒，却一口咬定李紫霄定有了不得的功夫，你不信，將來媒事成功，娶過門來，便可明白，路鼎問他，你從何處看出她有功夫來，難道她在你面前，露過一手兩手不成嗎，袁鷹兒搖頭道，凡是內家功夫，不到真真交手時，是看不出來的，不比外家操練筋骨皮擺在面前，一望而知，俺生平以得不到內家真實本領爲恨，自從李老師父去世以後，俺春秋兩季遊歷江湖，時常訪求內家高手，總是無緣，有幾個略懂內家門徑的，夠不上傳徒，却從他們嘴上聽來，說是內家功夫有幾層功夫，全在一對眼睛上分別，別地方是一點看不出來的，俺仔細留神紫霄師妹，果然與衆不同，雖說姣好女子，雙眸剪水，異樣精神，可是紫霄的一對秋波，從晶瑩澄澈之中，又蘊藏着閃電似的神光，好像威稜四射，不可逼視一般，紫霄自己深藏若虛，深怕行家知道，故意低着頭，不同人家對眼光，人家以爲女孩兒家害羞，其實她別有用意呢，他這樣一說，路鼎格外心癢難搔，恨不得立時娶過門來，偷偷的拜在石榴裙下，稱一聲知心的老師，快傳給俺內工罷，這樣才心滿意足，却不料媒事尚無頭緒，忽然平地生起風波來，因爲路鼎威鎮一堡，相近山頭的強人，非但不敢招惹，而且改裝富戶，慕名拜訪，深相結識，路鼎是個海闊天空的脚色，明知人家不是好路道，總以爲看得起自己，也是英雄惜英雄的意思，何妨來往交誼，這樣一來，四近山頭的綠林好漢，時常進出三義堡，外面也有點不好的風聲，袁鷹兒來得機警，忙知會路鼎，叫他謹慎一點，路鼎和這般人物走得起勁，怎好意思突然拒絕，偏在這擋口，相近塔兒岡一夥強人，劫了衛輝府一批餉銀，官廳因爲事體鬧大，難以裝聾作啞，偵騎四出，探出是塔兒岡強人做的案，晝夜調了一支得力軍隊，實行進剿，統兵的是衛輝統兵黃超海，這人馬上步下功夫都十分了得，只是性情暴躁，凶猛異

常，出名的叫做黃飛虎，他手下一個副總兵刁幹，武藝平平，却是好色貪財，這兩個人統率着一隊大兵，一路耀武揚威，作威作福，弄得百姓叫苦連天，三義堡偏是進剿塔兒岡的要道，是這隊兵必經之路，早由三義堡的人，從前路得着消息，報與路鼎袁鷹兒，兩人一商量，知道官兵過境，看得本堡富庶，定要進堡騷擾，又素知副總兵刁幹是個無惡不作的腳色，他們一路扯着官兵旗號，百姓吃了虧，還沒處伸冤，定須想個妥當辦法才好，袁鷹兒皺眉道，如果他不叫他們進來，定必加上我們窩盜窩賊的罪名，如果讓他們進來，我們三義堡婦女老幼，定被欺侮，三義堡的英名，也從此完了，依我主見，不如給他個軟硬俱全，我們村南村北兩條要路的碉堡，和連接碉堡的土城子，趕快整理一下，佈置好一切守衛，多備點鮮明兵器旗幟，給黃飛虎看看我們三義堡不是好惹的，一面我們宰幾隻豬羊，備幾罈土酒，等官兵路過時，推堡中幾個老年人迎上前去，表示我們箝食壺漿以迎王師，也算盡了我們地主之誼，就在那時節，好言對他們說，請他們不必進堡免得雞犬不安，好在他們到玉龍岡，原不必進堡來，咱們土城子並沒有碍着官道，諒堂堂官軍，也不能不講理，路鼎點頭道，這樣也好，我們也不能不預防萬一，正說着，外面走進幾位年長的老頭子來，路袁二人一看，都是兩姓的前輩，慌立起身迎接，爲首的一位，長鬚如銀，約摸有七八十歲，腰板筆挺，很是精神，首先說道，兩位大約正商量官軍的事，現在聽說官軍前站，離此已止二三十里路，這一路只有我們這三義堡還像個樣子，難保他們不進來無理取鬧，兩位想個妥當法子才好，袁鷹兒便把兩人的辦法一說，幾個老者互相討論了一下，也只可這樣辦，有兩個老者便答應押着犒軍羊酒，當天迎上去，說畢，路鼎即派人備好了應用物件，挑選了二十個壯丁，掛了花紅，兩個老者騎了牲口，押在後面，立時動身去了。

# 龍岡女俠下集

## 第十章 李紫霄與小虎兒

話說路鼎聽說官軍過境，一面佈置守堡，一面派了二位老者押着羊酒，迎前犒接官軍，出發時候剛才午正，路袁兩人打發這般人去後，立時鳴鑼聚集路袁兩姓壯丁，宣佈了意思，立時在土城上按着平日分派職守，各依方位，佈置得兵甲森嚴，路袁兩人也暗藏軟甲，帶着兵器，站在官軍來的要路口第一座土堡上，靜候消息，不料等到日色西斜，尙未見犒軍的回來，正想派人迎探，忽見對面官道上塵土起處，一匹馬馱着一個人，捧着一面紅旗，飛也似的馳到堡下，勒住馬，仰面大喝道，黃將軍有令，此地鄰近玉龍岡，難免沒有強人藏匿，暗探軍情，特命俺喚取此地爲首之人，到軍前聽候問話，怎的關閉着這鳥門，是何道理，現在沒有功夫同你們多話，快叫爲首的滾出來，隨俺去覆命，軍令如山，誰敢不從，快叫那人出來，這人這樣耀武揚威的一來，幾乎把堡上路鼎肚皮氣破，立時便要發作，袁鷹兒慌止住路鼎，探身向下問道，你既然從大軍前來，當然知道我們這兒已有村中幾位長老，押着花紅羊酒迎上前去，那幾位長老便是俺們爲首的人，再說俺們這三義堡是強人的硬對頭，吃了俺們好幾次虧，誰敢到這裏埋伏呢，袁鷹兒話未說完，馬上那軍健大喝一聲道，哇，閉你這鳥嘴，你們宰了幾口不花錢的豬羊，差了幾個老廢物，到俺們大軍前裝窮說苦，想哄小孩子不

成，老實對你們說，你們這樣詭計，不要說黃將軍不聽這一套，便是前站先鋒刁副總兵那一關就難過去，你們想那幾個老廢物回來也容易，只要喚出你們爲首的人，乖乖跟隨俺去好了，路鼎忍不住大喝道，叫俺們爲首的去，有甚麼事，你且說個仔細，那軍健一抖繮繩，溜溜馬身一轉，回頭望着路鼎，看了又看，用馬鞭一指道，怪不得刁副總兵早已探得你們同強人暗通聲氣，現在一看情形，果然很對，好的，你們等着罷，說畢，剛待揚鞭催馬，猛的堡上一聲大喝，狗才，着鏢，喝聲未絕，那軍健已翻身落馬，痛得滿地亂滾，原來堡上路鼎，聽得話頭不對，知己凶多吉少，氣不過掏鏢在手，給了軍健一鏢，路鼎的毒藥鏢，很有名氣，發無不中，這一鏢正打在軍健後腰，藥性一發，頓時死掉，袁鷹兒一看事已做了出來，慌差人下堡，把尸身收拾過，那匹馬也藏到一邊，正待和路鼎商量對付辦法，猛見官道上塵土大起，一批軍馬打着先鋒旗號，風馳電掣而來，一霎時前面一張鑲邊大旗，招展出一個大刁字來，看去有一百多個步卒，二三十個騎兵，騎兵在先，步兵在後，當先大旗底下一匹點花青鬃馬，騎着一個尖嘴薄腮，全副甲冑的副總兵刁幹，背弓掛箭，鞍橫一柄春秋刀，催馬到了距堡一箭路，便約住後面軍馬，踞鞍望上一看，土城上排列着麻林似的標槍，旗幟耀目，很是雄壯，似乎吃驚樣子，回頭向身後騎馬的幾個偏將把總之類說了幾句話，便見旗影一動，人馬雁字般排開，由許多步勇推推搡搡，擁出幾個繩束反綁的人來，路鼎袁鷹兒急看時，原來軍前網綁的人，正是派去犒軍的幾位老者，和二十個壯丁，這一來，連袁鷹兒也雙眉倒豎，怒火高升，堡上和左右土城子上面排列着的壯丁，個個憤怒填胸，齊聲大喝道，那是官軍，比強盜還不講理，俺們一番好意去犒接官軍，反而受了這樣折辱，世界上還有理

可講嗎，既然這樣，俺們齊心合力，打掉他們再說，接着一片喊殺之聲，震天而起，那堡下刁幹和一般步兵騎兵也似有點氣餒，想不到這區區三義堡，有這樣聲勢，刁幹兩隻鼠眼一轉，計上心來，一拾纜繩，跑出旗門，向堡上一指道，大軍過境，你們居然盛張兵衛，閉堡阻抗，莫非真想造反嗎，不料他神氣十足向堡上大聲呼喝了幾句，堡上睬也不睬，一個個壯丁張弓搭箭，朝着他怒目相向，刁幹討了個沒趣，正想回馬，猛聽得堡門內震天價一聲大喊，堡門大開，潑刺刺衝出一匹黑炭似的駿馬，馬上跨着威稜四射身體魁梧的路鼎，倒提着一柄長桿截頭大砍刀，身後五十幾個壯丁，一色短衣窄袖，包頭紮腿，雄糾糾跨刀提槍，一陣風似的捲出堡外，一字排開，路鼎大刀一橫，雙腿一夾，衝上幾步，向刁幹喝道，俺們三義堡累世清白良民，不幸這幾年四面盜賊蜂起，時來耨惱，屢次稟請官府，一概裝聾作啞，任賊橫行，俺們三義堡幾百戶人家，沒有法子，才挑選壯丁，設起保鄉團練，自衛身家，幾次同強人對敵，幸能保全一村老小，現在府裏派黃將軍進剿，總算爲國爲民，所以俺們略備羊酒，聊表微意，並請你們顧念百姓，整肅軍紀，不要擾及平民，這原是一番好意，不料你們把俺長老們當強盜般網了起來，這是何道理，請你說個明白，說罷，虎目圓睜，直注刁幹，刁副總兵冷笑一聲道，見了本先鋒還不下馬請罪，竟敢耀武揚威，強詞奪理，真是大胆狂徒，說到此處，又是一聲大喝道，狗才報名，路鼎哈哈一聲狂笑道，誰不知道三義堡路鼎是個磊落丈夫，血性男子，你如果知道統率官軍，全在除暴安良，保護百姓，立時把這般人釋放回堡，而且嚴令不准一兵一卒，進堡囉皂，這樣，俺路鼎立時下馬給你賠禮，刁幹一聽這些話，氣得滿面通紅，指着路鼎罵道，原來你就是路鼎呀，怪不得有人指名告你暗通強

人，謀爲不軌，看你這樣目無官長的舉動，也用不着三推六問，準是強人無疑，今天本先鋒統軍到此，爲的是明查暗訪，察看真假，想不到你胆大如天，悍不畏死，照理說，擒住你這區區之輩，也不費吹灰之力，現在本先鋒姑且法外開恩，讓你投案自首，免得大軍壓境，玉石俱焚，這是本先鋒一番好意，你且仔細想想，刁幹這番話，並不是真有好意，其實他看得堡上堡下，兵備森嚴，路鼎橫着一柄厚背闊鋒截頭刀，天神般雄視一切，感覺事情有些棘手，自己心中計劃有點行不開，原來他一路統軍而來，派了幾個心腹，沿路打聽某村有多少富戶，某處有無絕色女子，以便隨機恫嚇，財色雙收，將近三義堡境界，早已安排好計劃，想在堡中大大的抽一筆油水，尤其是他手下幾個營混子，替他打探明白，知道三義堡內有個李紫雲色冠全堡，同時也探出路鼎英雄不大好惹，所以安排好通盜罪名，偏逢堡中老担酒牽羊前往犒軍，正迎着刁幹的前站人馬，立時不分皂白，先來個下馬威，統統網綁起來，他以爲來犒軍的定是堡中爲首之人，路鼎諒必在內，那知偏出所料，細細一問，並無路鼎，立時差一軍健，騎匹快馬，背着令旗前往傳喚，自己統軍隨後，急急趕來，滿望藉着軍威王法，當頭一罩便成，那知路鼎已把先到軍健打死，勢成騎虎，索興滿不聽他這一套，弄得大僵特僵，這時他想自找台階，又耍出花着兒來，說了一番哄人的話，路鼎哈哈一笑道，在你口中左一個強人，右一個強人，硬指定我是強人，大約你知道玉龍岡的強人降伏不下，想把三義堡當作玉龍岡，殺幾個平民百姓，好去獻功，容易易的便升官發財了，老實對你說，你想動三義堡一草一木，須放着路鼎不死，這一來，刁幹計窮智盡，羞惱成怒，向左右一聲大喝，擄了他過來，這一喝令，門旗開處，便有兩條槍，兩匹馬，雙將齊出，直衝過

來，路鼎一聲冷笑，並不動身，等待槍臨切近，猛可裏霹靂價一聲大喝，一催戰馬，只掄刀向左右一掃，唳唳一聲雙槍齊折，路鼎順勢用刀背一拍，轉又用刀柄一擊，兩個偏將，招架功夫都沒有，一個滾落馬前，一個跌向馬後，立時擁上幾個堡勇，掏出繩束綑個結實，路鼎呵呵大笑，用刀一指道，這樣膿包，也想到玉龍崗去，真是好笑，如果再不服輸，連你也難逃公道了，這時刁幹面上真有點掛不住，暗想路鼎果然名不虛傳，便是自己出馬，也是白饒，看來強龍難鬥地頭蛇，今天同他用強是不成功的了，正在進退兩難之際，萬不料路鼎胆大包天，一柄刀，一匹馬，一聲不響，直奔自己過來，這一下，真把他嚇得冷汗直流，慌忙帶轉馬頭，退向隊後，那知主將一動，一般兵卒，吃了齊心丸似的，個個轉身便跑，刁幹也身不由己夾在騎兵當中，沒命的向來路逃走了，綑綁在軍前的幾位父老，和二十餘個壯丁，却紋風不動，路鼎大樂，慌止住堡勇，先把捆綁的長老釋放，堡上袁鷹兒看得清楚，也下堡迎接，路鼎押着兩員偏將，率兵進堡，一時歡聲動地，個個都說官軍這樣不濟，也來太歲頭上動土，未免可笑了，獨有袁鷹兒默默無言，跟着路鼎佈置好看守土城的堡勇，兩人一同回到路宅來，這時已掌燈火，路鼎留住袁鷹兒一同飲酒，商量辦法，袁鷹兒道，今天這一下，和刁幹已結下了深仇，這人武藝雖不足慮，却要防他鬼計，他主帥黃飛虎武藝不在你我之下，也是一個勁敵，再說他們究係官軍，萬一刁幹在黃飛虎面前挑撥是非，真個大軍壓境和俺們對壘起來，俺們彈丸似的土城，幾百個堡勇，如何抵擋得了，非要想個釜底抽薪的法子才好，路鼎大笑道，這樣不濟事的軍馬，多來幾千幾萬，何足懼哉，便是黃某有點虛名，諒也沒有多大真實本領，話還未畢，猛聽得轟天價一聲砲響，連地皮都有點岌岌震動，袁鷹兒

酒杯一頓，喊聲不好，正想出外探問，忽見一個堡勇，飛步進來報道，黃飛虎親統大軍到來，在五里外安營，剛才一聲響，便是官軍安營信砲，一語未畢，接連又跑進幾個堡勇，飛報無數官軍已把前堡圍住，刁幹引着黃總兵已在堡下，指名要堡主答話，路鼎雀的推案而起，大喝道，俺正要他們到此，待俺出去會一會黃某是否三頭六臂，說罷，搶了截頭刀，便要趨出，袁鷹兒慌攔住道，且慢，這般時候，他們急急到來，定必倚恃人多勢衆，乘此天晚夜黑，混戰襲堡，事已到此，只有先佈置好堅守的東西，再和他們交戰，事不宜遲，路兄請先上堡指揮，待俺召集全堡戶口，不論老幼婦女，合力助戰，方可抵擋得住，路鼎一面答應，一面已大步踏出，袁鷹兒也急急知會老幼去了，路鼎出得自己大門，抬頭一看，堡外火光燭天，一片人喊馬嘶之聲，自己門口排着一隊近身堡勇，已替他備好戰馬，路鼎一躍上鞍，領着這隊人馬，飛也似的來到前堡，只見堡勇們一面張弓搭箭，一面搬運灰瓶木石一切守城之具，却都暗地佈置，並不舉火，人心也並不慌亂，這也是平日路袁兩人教練有方的成績，路鼎下馬趨上第一層堡壘，攀住前垛，向外一看，只見燈球照耀如同白日，火光中照耀出無數官軍，一層層按着各隊旗色圍住土城，靜立無譁，似乎沒有攻堡的樣子，中間大轟底下，却設着一把摺疊蒙皮的交椅，虎也似的踞着一個全身甲冑的雄壯漢子，面目却看不清楚，身後排着許多的將弁，似乎刁幹也在其中，一忽兒，有兩匹馬馳近堡下，大喝道，上面聽真，將軍有令，叫你們爲首的路鼎下堡答話，怎的還不現身，如再支吾，立時下令進攻，踏平全堡，那時不要後悔，喊畢，潑刺刺又跑回去了，路鼎大怒，等不及袁鷹兒到來，便想出戰，剛一轉身，猛見磴道上緩步走上三個人來，頭一個袁鷹兒，滿面喜氣揚揚，和初聞官



軍到來一副匆遽神氣截然不同，路鼎却不同他招呼，怔怔的只望袁鷹兒身後，原來他一眼瞥見袁鷹兒身後，跟着一個天仙似的李紫霄，這時紫霄雖然依舊一身縞素，頭上却包了一方素巾，腰上加束了一根索縑，練裙微曳，露出窄窄弓鞋，扶着虎兒的肩頭，嫋嫋婷婷的走上堡來，路鼎初時很詫異，心想袁鷹兒真荒唐，便是叫老幼出來幫助守堡，也不能叫她和這小孩子出來，誰知再定睛一看，又大爲驚奇，原來弱不禁風的李紫霄，身後却斜背了一柄函鞘長劍，連小虎兒也掛了一具小小豹皮囊，而且凸凸的似乎裝着暗器，驀的記起袁鷹兒說過她得了李老英雄真傳，今日一看，諒非虛語，但是平日見她荏弱樣子，終有點信不及，等三人跨上堡來，慌躬身相接道，師妹師弟何必親自駕臨，弓箭無情，便在這堡上，也不妥當，萬有一個失閃，愚兄如何對得起地下先師，依我說，袁兄，還是請師妹們安心回府罷，袁鷹兒還未答言，紫霄嫣然微笑道，今天不比往常，全堡老幼性命，全在路兄袁兄身上，既然袁兄集全堡老幼分頭助守，愚妹雖然女流，豈能安坐閨中，好歹也要湊個數兒，再說，咱們三家先世義結金蘭，手扞此堡，也費了無數心血，今日大難當頭，只有路袁兩姓拼命出力，沒有敵族一人，於義亦屬不合，敵族雖然式微，愚妹和舍弟也應唯力是視，以報九原之心，以全三義之誼，這一番話，非但路鼎佩服得五體投地，連連打躬，便是左右一般壯丁也被這番話感動得忠義奮發勇氣百倍了，袁鷹兒拍手笑道，路兄，師妹說的話，你聽到嗎，這番大道理，你駁得倒嗎，便知不是俺請她老人家出馬的，事後可不能怪俺了，而且俺也會極力勸她，同衆婦女們到後堡去助守，後堡官軍還沒有合圍，萬一前堡有個閃失，衆婦女從後堡逃走，也容易一點，萬不料俺說了這幾句不中聽的話，受她一頓教訓，說出來的道理，真愧死俺們男

子了，沒法才一同到此的，剛說到此處，猛聽得堡外震天價又是一聲砲響，接着官軍大隊天搖地動的喊起攻城來，路鼎還痴心讓紫霄虎兒回家去，滿以為堡外這樣一威嚇，女孩兒家那經過這樣陣仗，定是嚇回家去的了，那知偷眼看紫霄，鎮定異常，比自己還來得落落大方，最奇小小年紀的小虎兒，一手摸豹皮囊，在堞口上東一張西一探，竟似饑貓找食一般，不禁暗暗稱奇，這時堡外已緊張萬分，一時顧不了許多，向袁鷹兒道，你不必出陣，千萬保護着師妹師弟，我去殺退了黃飛虎再說，袁鷹兒張嘴正想說話，李紫霄秋水爲神的一雙俊目，電也似的向袁鷹兒一掃，接過去笑道，路師兄只管放心下堡，待愚妹預祝師兄旗開得勝，馬到成功，這幾句俗不可耐的話，出諸李紫霄口中，聽在路鼎耳內，比大將軍出師，皇帝親行推轂大典，還要榮耀，還要舒服，只喜得路鼎趾高氣揚，哈哈大笑道，不是愚兄誇口，像這種鼠輩，無非到此送死而已；說畢，舉刀一揮，堡樓上擂起戰鼓，一隊出戰壯丁排隊出堡，路鼎跨上戰馬，押隊提刀而出，到了堡外，約住隊伍，一馬當先，却又回頭向堡上一望，只見李紫霄已飄飄若仙的立在堞口，和袁鷹兒指點官軍，路鼎想在紫霄眼前賣露自己本領，橫刀直衝核心，大呼道，三義堡路鼎在此，喝聲未絕，官軍隊裏閃出一匹馬，一員將來，提着一枝長槍，直奔過來，路鼎舉目一看，只見來將身軀雖然魁梧，坐在鞍上，混混漾漾的不穩，一看便知不濟，路鼎那把他放在心上，更懶得和他答話，兩腿一夾，直迎上前，來將似想張口，不料路鼎觀面便攔腰一刀橫掃過去，慌得來將舉槍迎格，無奈心慌意亂，未及一合，竟被路鼎斬於馬下，路鼎正待梟取首級，官軍隊裏一聲大喝，又是一個手掄雙鐮的戰將，飛馬而出，路鼎一看來將頗爲精悍，便橫刀踞鞍，來個以逸待勞，那將驟馬而來，喝一聲大胆村

夫，竟敢戕殺命官，看俺取你首級，喝聲方歇，兩馬已交，雙劍蓋頂而下，路鼎喝聲來得好，舉刀往上一迎，格開雙劍，順着雙馬盤旋之勢，一個獨劈華山，向那將後腦劈下，那將也頗知趣，未敢翻身，一催戰騎，向前一衝，避過刀鋒，重又回身迎戰，這樣一來一往，戰了十餘合，路鼎殺得興起，把一柄長桿闊鋒截頭刀，舞得呼呼山響，逼得來將心慌意亂，原想虛晃一劍，跳出核心，不意路鼎這柄刀，力沉勢猛，快捷如風，那有脫身的地步，一個招架不住，便被路鼎撥開雙劍，當胸砍入，甲破血飛，滾落馬下，那匹戰馬却自回陣去了，路鼎一連斬了二將，得意揚揚，指着官軍喝道，不濟事的少叫出來送死，叫你們黃飛虎自己出來我有話說，路鼎喝畢，却未見官軍答話，只見旗影翻動，戰鼓雷鳴，一忽兒從大纛底下趨出一二百個異樣服色的官軍來，火光耀處，只見一隊官軍，個個都蒙着虎皮，一律荷着倒鬚撓鈎，遠望去便像一羣斑斕猛虎，這羣虎皮兵出隊以後，又是一個高大的虎皮軍弁，雙手捧定黃字帥旗，飛也似的搶出陣來，將到路鼎相近，帥旗向旁邊呼呼一搖一捲，猛可裏霹靂般一聲巨吼，從旗影下突然飛出一員步將，倒拖着一條黃澄澄粗逾核桃的熟銅溜金棍，一現身，便一個箭步竄近路鼎馬前，舉起銅棍向馬頭砸下，這一下勢如疾風暴雨，銳不可當，路鼎眼光正注在那面帥旗上，想不到旗後隱着一員步將，人還未看清，猛孤丁的便趕上前來，換了別個，這一下，馬頭先來個稀爛，幸而路鼎究竟是慣家，跨下也是名駒，向後略一退步，橫刀一格，噹的一聲，火星四迸，總算把棍掃開，這一碰一格，兩下裏都明白對方兵器膂力勢均力敵，却不料那員步將凶悍異常，一看當頭一棍砸不了人家，立時改變花樣，颼，颼，颼，左一個枯樹盤根，右一個烏龍掃地，專在路鼎馬前馬後，馬腰馬腿，亂搗亂掃，忙得路

鼎左顧右盼，前挑後撥，夾着馬團團亂轉，可是一個馬上，一個馬下，加着那員步將舉步如飛，器沉勢足，路鼎自然老大吃虧，一發狠，縱身一躍，跳落馬背，惡狠狠提刀指着步將喝道，那裏來的蠻漢，你愛步戰，咱便與你步下交手，但是好漢，須通上名來，那步將此時却也對面立定了，指着自已鼻子笑道，你不是要會一會黃飛虎嗎，本總兵便是，我看你也是一條好漢，怎的同強人暗通聲氣，劫殺官軍，做出埋名滅族的勾當來，路鼎仔細打量黃飛虎，見他矮矮的身軀，紫巍巍的面孔，却長得虎頭燕頤，鐵髯如蝟，頗爲雄偉，卽大喝道，你休聽刁幹胡說，俺們清白良民，豈肯辱沒祖先，你們倚勢凌人，信口誣蔑，有誰見俺同強人來往，有何證據爲憑，黃飛虎哈哈大笑道，如果真是清白良民，還能提刀殺戮俺的部下嗎，此話暫且休提，只怨他們膿包，死不足惜，你同強人有無瓜葛，也掛在一邊，現在咱們用真實本領來較量一下，你勝得了我，本總兵一概不究，如勝不了我，只有兩條路，讓你自擇，第一條是活路，從此在我手下，做個軍官，第二條是死路，便是殺身滅族，這兩條路讓你挑選，路鼎大笑道，好好，咱就較量一下再說，說罷，兩人各自抖擻精神，酣戰起來，兩人這樣各逞武藝，才是棋逢對手，鬥了一百多合，兀自不分勝負，堡上觀陣的袁鷹兒，恐怕路鼎有失，和李紫霄帶了一小隊堡勇，出堡來掠陣，小虎兒也不肯落後，依然跟在紫霄身旁，惹得對陣官軍詫異非常，尤其是隱在旗門後的刁幹，看見了李紫霄，饑涎欲滴，恨不得飛馬過去，搶了過來，却見紫霄身旁立着一個稜稜的漢子，雙手提着兩柄西瓜般大的銅錘，便不敢冒昧，只希望黃總兵一棍打死路鼎，揮動軍馬殺過去，便可如願以償，不料他這番癡心，幾乎被他料着，原來這時路鼎和黃飛虎，又戰了許久，雖然旗鼓相當，却只吃虧了手上使的

是長傢伙，在馬上固然揮霍有餘，這番下馬步戰，却嫌累贅，黃飛虎又是步戰慣家，手上熟銅棍又是步戰利器，初時並未覺得怎樣，戰到一百多合開外，便覺相形見拙了，這時黃飛虎看出便宜，奮起凶威，把一根銅棍舞得呼呼山響，着着都是厲害招數，逼得路鼎漸望後退，路鼎心裏一急，驀地生出急智，故意虛掩一刀，向斜刺裏拖刀敗走，黃飛虎笑喝道，無知村夫，在老子面前休想用拖刀計，路鼎聞言暗喜，故意脚步放緩，暗地刀換左手，掏出毒鏢來，驀地一回頭，右臂一揚，喝聲着，黃飛虎真也棘手，他雖料不着敵人拖刀計是虛，施暗器是實，却也逐步留神，一見路鼎放鏢，微一停步，只舉手一綽，便把迎面飛鏢綽住，路鼎見頭一鏢落空，正想施展連珠鏢法，黃飛虎已提棍起來，路鼎一個箭步，竄離丈許遠，正待回頭放鏢，不料腦後一陣寒風襲來，路鼎喊聲不好，慌一低頭，以為黃飛虎也施袖箭飛鏢之類，低頭便可避過，那知黃飛虎慣用類似套馬索一類的東西，從小練成的絕技，這種套馬索，不用時藏在胸兜內，臨時時只用手向胸兜一探，順勢向外一拋，便拋出五六丈長的索子，這種索子是用牛筋細髮絞就的，頭上挽着一個大圓圈，打着活扣，套住人和馬時，只向後一抖，便把人馬纏住，順勢一拉，像風箏般連扯帶收，纏了過來，黃飛虎倚仗這套馬索，擒降無數馬上勇將，因此得了威名，此時路鼎一施飛鏢，把他套馬索引了出來，而且出於路鼎意料之外，一低頭時，當頭罩下的套馬索，已扣住頸項，路鼎心裏一急，反臂一刀，想把繩索砍斷，那知這種牛筋細髮絞成的繩索堅韌異常，而且黃飛虎手段何等迅捷毒辣，刀方碰下，人已跌倒，原來套住脖子的活扣兒，經黃飛虎用勁一收，立時緊緊的扣住路鼎咽喉，這一下猛勁兒，非但咽喉被人扣住，連大氣兒也幾乎背了過去，所以想舉刀砍索時，那邊猛力

一批，當然跌倒，那有還手的功夫，在這危機一髮當口，眼看路鼎要被官軍生擒，想不到黃飛虎驀地一聲狂吼，右手甩掉套馬索的皮套兒，急急捧着面孔，回頭就跑，同時各人眼前一亮，宛似堡下飛起一隻大白鶴，却似閃電般落在路鼎身旁，衆人急定睛看時，原來便是一身縞素的李紫霄，却見她寶劍出鞘，只隨意一揮，便把路鼎項上拖着的套索斬斷，路鼎這時絕處逢生，真合得上感愧交縈的那句套語，一骨碌跳起身來，自己解掉項間活扣，惡狠狠便要提刀趕去，恰好袁鷹兒也自趕到，挽住路鼎道，路兄息怒，黃飛虎沒佔了半點便宜，反而吃了大虧，這一下已夠他受的了，你看他們自己也烏亂起來了，路鼎不解，向官軍隊裏一看，果見他們弓箭手在前，後面旗影翻動，也步步退去，猛想起黃飛虎爲何不見，正想啓問，忽見李紫霄身後轉出小虎兒，拉住紫霄衣袖問道，姊姊，你看那邊裝老虎嚇人，想射死俺們咧，俺再賞他幾下罷，紫霄笑喝道，不許你胡來，快隨俺回去，一手拉住小虎兒，笑對路鼎說道，今晚他們不致攻堡，同他們這樣廝拼，也非了局，不如暫先回堡，從長計議罷，說罷，和小虎兒竟自姍姍回堡去了，路鼎還想再決雌雄，經不住袁鷹兒死拉活扯，才勸住收兵回堡，好在那邊官軍，因爲主將受傷，也不敢輕放一箭，副總兵刁幹更是明白自己不濟，只調弓箭手擋住陣前，後隊作前隊，步步向後退去，等得路鼎收兵回堡時，官軍已退下里把路了，路鼎和袁鷹兒回到堡上來，問起黃飛虎正在得手，如何便吃了虧，收兵退去，袁鷹兒笑道，我真佩服小虎兒，這樣小小年紀，有這樣智謀，這樣本領，將來真不可限量，誰也料不到李老師傅留下這樣一雙姊弟，更想不到咱們三義堡有這樣人物，而且還是出在人單丁薄的李姓家內，話還未完，路鼎急得跳起腳來道，你怎的變成這樣婆婆媽媽的脾氣，我問的要緊

話不說，老繞這大灣子做啥，袁鷹兒笑得蹀脚道，你且休息，聽我說呀，當你下馬步戰時候，紫霄悄悄對我說，斷定你要吃虧，她說了這句，却向小虎兒耳邊低低說了幾句話，等得你們一追一起，施展毒藥鏢擋口，小虎兒已溜步到你們近處，你果然無暇顧及，便是黃飛虎也心無二用，小虎兒一個小孩子家，官軍也注意不到，等到你吃虧跌倒，俺急得沒法擋口，却在那一霎兒功夫，小虎兒伸手在豹皮囊中掏出兩枚金錢鏢，覷準黃飛虎悄沒聲兒的雙手齊發，黃飛虎總算祖上有德，兩眼沒有全廢，一枚着在眉心，弄得血流滿面，掩臉而逃，這一下，大約黃飛虎也夠受的了，最驚奇的是黃飛虎掩面而逃的擋口，紫霄師妹，金蓮一點，便像白鳳凰似的憑空飛出五六丈遠，並不落地，只在半空裏再一疊勁，便飛落在你身旁了，你想這種燕子飛雲蹤的功夫，從來只有耳聞，並未目見，想不到出在咱們三義堡女子身上，豈不可喜，而且這位絕世無雙的俏佳人，又是你的，……路鼎一聽明了來蹤去跡，不待他再說下去，一伸手，拉住袁鷹兒，拔腳便向堡下跑去，袁鷹兒被他一路拉着沒命的飛跑，鬧得個脚不點地，外帶着昏頭昏腦，不明所以，路上連連問他是何意思，路鼎偏不答理，一忽兒功夫，被路鼎拉着跑到李紫霄家門口。

## 第十一章 三義堡與玉龍岡的關係

袁鷹兒這才明白，呵呵大笑道，我的路爺，原來你想謝人家救命大恩，爲何不早說明，害得俺跑得滿身大汗，這是何苦呢，路鼎哈哈一笑，正想答話，猛見兩扇短短的籬芭門內，驀

地跳出小虎兒來，指着兩人憨笑道，我道是誰，在俺門口失神落魄，原來是你們兩人，你們來此作甚，路鼎慌陪着笑臉說道，小弟弟，師妹在家嗎，小虎兒點點頭，兩隻黑漆似的小眼珠兒，骨碌碌向兩人看個不停，路鼎心裏急於要見李紫霄，拉着袁鷹兒便向門內邁步，不料小虎兒兩隻小手一攔，笑嘻嘻再回手向自己鼻尖一指道，先還我寶貝，再見姊姊去，兩人茫然，你看我，我看你，一時答不出話來，小虎兒一張粉搽玉琢的小臉蛋兒，頓時繃得鼓一般緊，兩個小眼珠滴溜溜一轉，冷笑道，唉！虧你們養得這麼大，剛才的事兒，便忘記了，邊說邊向路鼎臉上一指道，我爲你失掉了兩枚金錢鏢，難道好意思不賠還俺嗎，路袁兩人猛然覺悟，路鼎更爲慚愧，慌向小虎兒作揖道，我的小弟弟，今天愚兄真虧了小弟弟，豈但那兩枚小小金錢賠還，小弟弟要甚麼東西，愚兄只要有法子想，都要送給小弟弟的，愚兄同袁兄到來，便是向師妹師弟道謝來的，你不知愚兄心裏這份感激，不是嘴上說說便能算事的，小弟弟，日子長着呢，你看着罷，路鼎剛說到此處，李紫霄已從屋內姍姍出來，一面同路袁兩人歛衽爲禮，一面數說小虎兒道，小孩兒口沒遮攔，又向人使刁了，平日怎樣說你來，小虎兒咬着指頭一蹦一跳跑到籬外去了，路袁兩人慌打躬說道，師弟並沒有說甚麼，俺們來得魯莽，乞師妹原諒，紫霄一笑，引兩人到了屋內坐下，笑說道，官軍雖然退去，未必甘心，今晚倒要格外當心，兩位師兄怎的還有閒功夫光降呢，這樣一說，路袁兩人格外欽服，顯得自己舉動燥切，路鼎心有別注，也顧不得這許多，條的立起來，便向李紫霄裙下拜倒，真來了個五體投地，紫霄大驚，慌退在一邊道，師兄爲何如此，豈不折殺愚妹，這時袁鷹兒開言道，路兄在堡外交戰時，顧不及旁事，收兵回堡，經俺說明，才知師妹救了他，路兄不聽則



已，一聽到這話，拉着俺一陣風似的便跑到府上叩謝來了，紫霄剛要答話，不料路鼎直挺挺跪在地上，兩手亂搖道，不是這個意思，俺今天跪在師妹面前，是有求而跪，並不是謝恩來的，袁鷹兒一聽話風不對，心想這才是笑話，明明是謝恩，却說不是，難道有恩不謝，先來個鑼對鑼鼓對鼓，死賴活扯的求起婚來嗎，也要問問人家願意不願意呢，大約今天連俺姓袁的也要弄到沒趣才散，那知袁鷹兒念頭剛起，路鼎已跪在地上說出一番話來，他說，今天師妹非但救了俺路鼎一人，同時也救了三義堡一堡性命，這樣大恩，豈是跪在地上，叩幾個頭就能算數的，再說，俺這位俠腸義胆的師妹，也不稀罕這幾個頭，愚兄所以百事不管，先拉着袁兄急急到此，完全爲的是此後全堡老幼性命，俺們今天既然和官軍破了臉，看來難以善罷甘休，將來又不知發生若何風險的事，俺和袁兄這點本領，萬難濟事，天幸一堡有救，俺們有這樣智勇雙全，強勝男子萬倍的紫霄師妹，從此以後，俺們兩人和全堡壯丁都得恭聽師妹號令，才能轉危爲安，否則全堡幾百戶人家，都要不堪設想了，所以俺秉着十二分誠心，代表全堡老幼，總得求師妹應允下來，師妹是巾幗丈夫，千萬念着當初三姓祖先，手勦三義堡的義氣和英名，俯允愚兄罷，這一番話真說得詞嚴情至，面面俱圓，大出袁鷹兒意料之外，袁鷹兒又驚又喜，真想不到路鼎有這一手，心裏一機伶，也咕噥的跪在路鼎身旁了，不料路袁兩人矮了半截擋口，屋門外小虎兒正在偷偷的看着，兩人說完，小虎兒猛的跳進屋來，朝着兩人舌頭一吐，扮了一個鬼臉，嘻嘻的一指道，唉……紫霄笑喝道，虎弟休得頑皮，快扶兩位兄長起來，路鼎連連搖手道，師妹好歹看在祖先面上，應允了愚兄們，才能起來，紫霄面孔一整，似帶着不悅的神氣，一霎時却又滿面春風，歛衽爲禮道，愚妹早已

說過，唯力是視，否則也不到堡外助兩兄一臂了，這層不必兩兄求得，至於兩兄要把千斤重担加在一個女流身上，這事關係何等重大，教愚妹怎敢冒昧應承，而且也不必這樣舉動，兩兄只管照舊行事，用得着愚妹時一定効微勞便了，虎弟快請兩兄起來，小虎兒一語不發，向兩人中間一插身，兩臂一分，一手提着一人手膀，喝一聲起來罷，竟把兩人輕輕提起，路袁兩人吃了一驚，想不到虎兒小小年紀，膂力真還不小，自己想賴在地上萬不能夠，身不由己的被他提了起來，路鼎厚着臉，兀自千求萬求要紫霄統率全堡，紫霄笑着，請兩人坐下，然後笑道，依妹愚見，咱們要抵抗黃飛虎這支兵馬，却也容易，就怕事情鬧大，弄假成真，牽動別處官軍，接二連三的來搗惱，那時節衆寡懸殊，有通天本領也難以在此安身，現在咱們千萬不要小題大作，總要從息事寧人方面着想，袁鷹兒道，黃總兵這人脾氣，到死也不服輸的，又加上刁幹從中挑撥是非，事情已到這樣地步，還有甚麼和解的法子呢，話未說完，忽然門外火光熊熊，人聲嘈雜，搶進幾個壯丁，提着火把，喘吁吁報道，俺們各處尋不着堡主和袁爺，原來在此，路鼎慌問道，有何急事，壯丁道，堡後又來一支兵馬，打着玉龍岡旗號，爲首一個凶臉大漢，騎着馬，直叩堡門，口稱探得三義堡被官軍圍困，特來助陣，請堡主出來，便能認識，路鼎大喜道，事已到此，索性同他們真個聯合起來，便不懼官軍了，待我出去見見來人是誰，說畢，便向紫霄告辭，紫霄蛾眉微蹙，似想說話，忽又咽住，袁鷹兒一時心亂如麻，也說不出所以然來，只好任路鼎去了，紫霄和袁鷹兒送了路鼎出屋，重又回轉屋內，紫霄便向袁鷹兒問道，玉龍岡離此不遠，却不知爲首何人，有多少人馬，平日怎樣規模，袁鷹兒道，說起玉龍岡強徒嘯聚已不止一二年，玉龍岡周圍四十餘里，重山疊嶺，路

徑險仄，天生是綠林潛伏之所，現在爲首的綽號，叫作翻山鶴，原是逃軍出身，武藝頗不弱，手下很有幾個饒勇頭目，其中有一個綽號黑煞神，一個叫過天星的，本領最高，是翻山鶴的左右臂膀，統率着一二千嘍囉，在玉龍岡四面要口，設着關隘，佈置得鐵桶一般，平時翻山鶴本人仰慕路兄，曾經到咱們堡中來過幾次，俺也見過他，雖是綠林，却也長得堂堂威武，咱們路兄同他還很說得上來，這次俺們爲了他們的事，殃及池魚，大約他們探得官軍消息，過意不去，所以派人來助陣了，但是這樣一來，刁幹誣蔑我們的話，反而坐實了，這時俺真心亂如麻，想不出怎樣對付才好，師妹智勇出衆，定有高見，趁此要緊擋口，千萬求師妹想個萬全之策才好，紫霄毫不思索的說道，這時那有萬全之策，官軍方面已是有嘴難分，玉龍岡方面又明目張胆的趕來助陣，當路兄匆匆出門時，愚妹本想說話，因路兄走得慌忙，不會說出，此刻袁兄問到筋節兒上，不由愚妹不說了，不瞞袁兄說，今天的局面，在兩三年前，先父在世時，早已料及了，袁應兒茫然不解，怔怔的望着紫霄問道，這事真怪，李老師傅怎能料到死後的事呢，紫霄黯然道，說破一點不奇，先父在世時常對愚妹說，自從路袁李三姓叛設三義堡以後，足足過了百把年太平世界，洪武爺一統江山以後，直到現在，中間也不過百餘年政通人和，可是天下沒有長安的道理，在上面的一代不如一代，在下面的，自然也一年不如一年，你看近年天災兵禍，接連而至，奸臣朋黨絡繹而興，都是由盛而衰的壞現象，就眼前說，咱們三義堡在太平時，真可算世外桃源，到了現在，却正居豫晉陝三省險要用武之地，爲兵家所必爭，以後那有好日子過，爲堡中三姓子孫着想，到了亂世沒有道理可講時候，祇有全堡遷地避亂，如果子孫有特出人物，部勒羣衆，做一個海外扶餘，再進一

步，也不妨待時應變，由保身保鄉而進於保國，我平時留心，近在咫尺的玉龍岡，形勢天險，戰守俱宜，倒是三義堡的一個退步，山內也可開墾出幾百頃良田，最沒法想，便是三姓子孫在玉龍岡自耕自織，也可苟全亂世了，上面是先父一番遺言，時時存在愚妹心上，不幸先父去世以後，便聞山上已佔據了強人，最近這些日子，更是強人蠢起，到處弄得兵亂年荒，果真被先父料着了，加上今天被官軍一逼，咱們想再安居三義堡，已是萬萬不能，恰好此刻玉龍岡強人又派人來助陣，依妹愚見，不如因機乘勢，暫先和玉龍岡結成犄角之勢，過幾天再看風色如何，萬一官軍逼得咱們無路可走，祇有把全堡老幼遷入玉龍岡中，可是此地爲玉龍岡咽喉之地，將來爲屏藩玉龍岡基業起見，也應堅守此地，使省裏官軍，不敢輕視山寨才好，至於玉龍岡翻山鶴等強徒，大約都是智勇不足之輩，不是愚妹誇口，略使小技，便叫他們服服貼貼恭聽兩兄命令，那時咱們有了這般人馬爲羽翼，便可隨時號召四近綠林，增厚自己勢力，萬一國家有事，咱們一樣可以異軍突起，做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誰敢說咱們是綠林呢，這是愚妹女流之見，袁兄你看怎樣，李紫霄這一番話，袁鷹兒非但口服心服，而且驚奇非常，想不到平日沉默寡言的美人兒，忽然一鳴驚人，有這樣胸襟，說出這樣志高氣壯的話來，不但保全了三義堡，而且還埋伏了將來的大事業，平日自己和路鼎雖曾有過這樣意思，却沒有想得這樣透澈，決斷得這樣果敢，現在經她一說，果真非這樣做去決沒有第二條善路，看來要統率全堡和號召四近綠林，也除非有她這樣本領，這樣智謀不可，自己在江湖上奔走了這些年，想起來真也慚愧，聽了這一席話，才豁然開朗，愁雲掃盡，當下連連拍手稱妙，却在這擋口，路鼎近身堡勇已奉令來請袁鷹兒李紫霄到路宅赴席，堡勇還鄭重說

明，務請李小姐駕臨，有玉龍岡幾位英雄在那邊恭候，袁鷹兒笑道，路兄未免疎忽，既然仰仗師妹，怎不親自到此迎迓，紫霄笑道，這倒應該體諒路兄，他不明白玉龍岡來人，小妹願不願見面，沒有把握，自己又不能分身，只好差人來了，但是小妹既然說出那番話來，兩兄如果贊成，此後小妹斷難深藏閨閣，說不得要替兩兄分勞，今天玉龍岡關係非常重大，路兄來叫愚妹赴席，也藏着此意，愚妹祇可略去小節，出乖露醜的了，袁鷹兒大喜，真佩服她心細如髮，紫霄又說道，袁兄且請稍待，讓愚妹和舍弟到側屋略一更衣便得，袁鷹兒唯唯應着，揮手叫堡勇先回去通知路鼎，自己在外屋坐候，半晌，忽見紫霄換了一身玄色衣服而出，這身衣服，在別個女子身上，無非鄉村的荆釵布裙，毫不足奇，但是在紫霄身上，便覺得修短合度，纖潔絕塵，另外用一幅玄巾齊眉勒額，束住一頭青絲，在鬢邊隨意打了一個不長不短的燕尾結子，襯着一張宜嘖宜喜的俏面孔，格外顯得瑩潤如玉，淡雅若仙，身後跟着小虎兒，梳着一條冲天杵，胸前斜掛着豹皮囊，還背上紫霄用的那口長劍，袁鷹兒一見紫霄出來，慌立起身笑道，師妹真是細心人，恐怕一身白衣，不便進人家去，特地換上青色的衣服，可是不論青的白的一到師妹身上，便覺飄飄絕世，那般插花衣錦的庸脂俗粉，益覺其形可醜了，紫霄微笑不答，便同袁鷹兒姍姍向屋外走去，袁鷹兒回頭笑道，師妹師弟都出門，怎不把家門鎖上呢，紫霄一笑，指着小虎兒背上寶劍道，妹家除掉此劍別無長物，也不怕別人偷了東西去，再說咱們三義堡，別無雜人，兩兄管理得井井有條，也可以說路不拾遺了，袁鷹兒一面走一面笑道，俺不信師妹這柄劍比旁的東西貴重，難道真是口寶劍嗎，紫霄尚未答話，小虎兒已忍不住，小嘴一撇，悄悄笑道，虧你走南闖北，活得這麼大，連口寶劍都不

識，還混充練家子哩，紫霄笑喝道，小孩兒又胡噉的甚麼，袁鷹兒訕訕的不好意思，順手在小虎兒背上抽出寶劍來，立定身，細細一看，果真澄如秋水，寒若秋霜，映月生輝，鑑人毛髮，不覺失聲喊道，果然是口好劍，想是李老師傅的遺物，紫霄道，此劍名稱甚奇，劍身上面刻着「流光」二字，一面刻着「建興二年」，都是漢隸，據先父說，「流光」是此劍之名，「建興二年」是後漢吳國孫亮年號，確係古物，最可貴的，看表面並不十分鋒利，一經運用，不但吹毛斷髮，而且無堅不摧，便是今天黃總兵所用的套馬索，完全用髮絲牛筋製成，不是俺流光劍，怎能一揮而斷呢，這柄劍，先父愛若性命，因為它是俺家祖先傳家之寶，先父去世，愚妹無非代為保管，等待虎弟長成，便歸他保守了，袁鷹兒贊歎一番，依然插入鞘內，兩人一路談談說說，已來到路家門口，只見路宅大門外，拴着幾匹駿馬，列着許多手持軍器的大漢，却不是堡勇裝束，便知是玉龍岡的人物，其中也有幾個堡勇，正在殷殷招待，一見紫霄袁鷹兒到來，慌進內通報，一霎時，路鼎春風滿面直迎接出門外來，後面跟着鐵塔般一個濃眉環眼的大漢，袁鷹兒向紫霄耳邊微語道，此人便是玉龍岡的黑煞神，一語未畢，路鼎已搶至面前，向紫霄兜頭一揖道，師妹惠然光降，真是蓬蓽生輝，榮幸之至，復向黑煞神一指道，這位是玉龍岡……紫霄立時接過去說道，已聽袁兄說起，久仰得很，黑煞神未曾見過這樣姿色女子，竟有點目亂心搖，舉動失措，慌把雙手亂拱，獷聲獷氣的說了幾句俗不可耐的周旋語，彼此寒暄一陣，相同入內，到大廳坐下，路鼎還未開口，袁鷹兒先向路鼎使個眼色，調到一邊，把紫霄一番高見，細細的告訴他，在這擋口，客座上只剩黑煞神和紫霄小虎兒三人，黑煞神原是個色中餓鬼，起初聽路鼎說出紫霄如何本領，如何一出手便

打退黃飛虎，黑煞神以爲這樣女子，定是母夜叉一般的人物，路鼎又有意把紫霄大捧特捧，說是敝堡一切，全仗紫霄內中主持，便是自己，也要聽命於她，黑煞神原是聯絡三義堡來的，當然力求拜見，路鼎也要倚仗着紫霄本領，抬高三義堡英名，兩下裏一湊，便派心腹堡勇謁誠迎請，還怕紫霄不來，想不到他離開李家，紫霄和袁鷹兒已定下大計了，不過黑煞神一見紫霄，原來是個弱不禁風的美貌女子，便把路鼎高抬的話，當作有意吹牛，又動了色迷，此刻相對之下，趁路鼎離座，未免言語之間，露出輕薄來，一時忘其所以，涎着臉，借着獻茶爲名，意想挨近前來，不料剛一抬身，呵着腰，雙手捧起茶盃，猛聽得噹的一聲響，手上茶盃無故四分五裂紛紛掉落地，整盃滾熱的茶，飛濺了一臉，鬧得個頸粗脖子紅，手足失措，而且盃片掉地，其聲清脆，驚得路鼎袁鷹兒，慌慌跑來，還以爲黑煞神粗手粗腳，偶爾失手，慌命人將碎裂磁片掃過一邊，却沒有留意到小虎兒在一旁暗暗冷笑，紫霄却依然談笑自若，毫不理會，黑煞神難以爲情之下，還疑心自己指勁太大，茶盃太薄，其實他沒有留神地下碎磁片中，還有一枚小小的金錢鏢，也被下人們掃在垃圾堆內了，這一來，小虎兒連前一共損失了三枚金錢鏢了，一廳的人，只有紫霄看得明明白白，暗暗好笑，心想這一下警告，黑煞神居然尙未覺察，如果再做出下流樣子來，說不定自己要給他一個厲害看看了，這時路鼎袁鷹兒有了主兒，却已掃除浮文，和黑煞神談起正經來了，照黑煞神意思，便要當晚會同三義堡人馬，攻上前去，索興殺得官軍片甲不回，一了百了，袁路兩人却是仔細，說是且看今晚官軍有無動靜，明日再作理會，當下吩咐廚下，擺設筵筵，款待黑煞神，謝他助陣厚意，一面也算向紫霄姊弟道勞，酒席擺上，依次入座，自然上面首座是黑煞神，次座是紫

霄和小虎兒了，紫霄在平日深藏不露時節，雖然是個深閨弱女，不要說同綠林人物坐在一起喝酒，便是路宅一個大門，也休想他抬頭一看，但是今天一顯身手，和侃侃表示一番計劃以後，同以前截然換了一個人了，雖然一樣嫵媚多姿，却落落大方，一掃兒女羞澀之態，席上杯籌交錯之間，從容酬應，處處中節，這其間樂殺了路鼎，想不到黃飛虎一來，倒成全了自已和她容易易的接近了，路鼎本人雖無眷屬，家內也有不少女眷，聽得李紫霄忽然露出絕大本領，而且踏進門來，和陌生男子一塊兒喝酒，也算得一件希罕事兒，一齊偷偷躲在大廳屏風窺探，而且都知道路鼎這幾年，癡心妄想，全爲的是她，益發要看看他們兩人在席上怎樣詞色，豈知席上樂興大發的，不止路鼎一人，還有高踞首座近接芳鄰的那位黑煞神，也樂迷糊了，原來他打碎茶盃以後，還不死心，此刻美人兒坐在自己最近的第二位上，薈澤微聞，脂香若卽，又加上酒爲色媒，幾杯落肚，狐狸尾巴又要顯露真形了，他兩隻野貓眼珠，被黃酒一灌，紅絲密佈，怪眼圓睜，直勾勾只管向紫霄直睽，他看得紫霄面前一隻酒杯內，點水不沾，便怪聲怪氣的催紫霄乾盃，形狀非常難看，路袁二人恐怕紫霄着惱，慌用話打岔，無奈黑煞神是個蠢物，只管向她兜搭，那還有心情理會別人，這地方李紫霄真來得，依然有說有笑，益發逗得黑煞神魂離魄散，心裏一迷糊，條的立起身，在席面上搶起一把酒壺，涎着臉，挨近紫霄，嘴裏瘋言瘋語的逼着紫霄快乾了面前盃，意思之間，還要敬她三盃，這一來，路鼎勃然大怒，正想發話，猛見紫霄身子並不動彈，祇微微一笑，伸出纖纖玉指，向黑煞神執壺右臂，輕輕一按，笑說道，不勞勸酒，且請你安靜一會兒，這一下，黑煞神樂兒可大發了，腰兒呵着，壺兒捧着，眼珠兒瞪着，依然板着一付尷尬面孔，留着半身小丑醜相，



却把這付身架，端得紋絲不動，宛如木雕泥塑，可是面上由黑變黃，由黃變青，滿頭迸出黃豆大的汗珠兒，一粒粒直滴落下來，路鼎由怒變驚了，袁鷹兒由驚轉喜，都睜着黑煞神這付怪相，弄得變貌變色，惟獨小虎兒拍手大笑，袁鷹兒嘖嘖稱贊道，師妹本領，真無人可及，談笑之間，施出點穴功夫，而且點得又準又確，恰到好處，非內家功夫真有心得，決難辦到的，這時路鼎雖也惱怒黑煞神變瀆自己愛人，可是自己是主人，又關係着玉龍岡情面，慌離席向紫霄連連長揖，替黑煞神求情，紫霄笑道，這種混帳東西，讓他難受一忽兒，使他明白我們三義堡連一個婦女也不能欺侮的，袁鷹兒也笑道，師妹暫且饒他初犯，我們看在玉龍岡寨主面上，寬恕他罷，二人左說右說的一陣討情，其實黑煞神聽得出，看得見，肚內也是明白，只苦整個身子，已不由自主，非但出不了聲，連動一動都不能，他這時才明白李紫霄不是好惹的，幸而點的是麻痺穴，還不至有性命之憂，但是這付怪形狀，也夠看半天的了，正在啞急，却聽得紫霄冷笑道，愚妹今天若不顧全兩家大體，和兩兄情面，定要追取他狗命，現在姑且饒他初犯，下次再有這樣行爲，撞在愚妹手上，不要怨俺心狠手辣，路袁兩人慌諾諾連聲，稱謝不止，紫霄一抬手，先從黑煞神手上奪下酒壺，隨手向他後腦一拍，說也奇怪，黑煞神鐵塔似的身軀，經不起這一拍，立時啊啾一聲，全身打了一個寒噤，便直矮下去，紫霄又隨手向他肩上一按，端端正正坐在椅上，却搭拉着腦袋，兀自說不出話來，紫霄趁此立起來，拉着小虎兒走下席來，向路袁二人道，妹已叨擾，卽此告辭，路鼎不敢強留，再三道歉，袁鷹兒却看得黑煞神兀自垂頭搭腦，不知紫霄真個能救過來沒有，向黑煞神一指道，此人怎的還是如此，紫霄笑道，不妨，少待一忽兒，便能復原，妹不便在此，教他自己

警覺便了，說畢，扶着小虎兒肩頭，姍姍向外走去，路袁兩人慌恭送如儀，直送到大門外，紫霄却在有意無意之間，回眸一笑，這一笑，袁鷹兒並無感覺，只路鼎領略溫馨，宛如甘露沁脾，百體俱泰，直至紫霄走得不見身影，兀自引領癡立，袁鷹兒笑道，路兄趕快努力，真個能得這樣巾幗英雄，白頭偕老，這份福氣，也就無人及得了，路鼎一轉身，向袁鷹兒深深一揖道，全仗大力成全，兩人大笑，回到廳來，一看席上空空無人，不知黑煞神到何處去了。路鼎大驚，慌問侍候酒席的壯勇，壯勇回道，兩位堡主送客出去擋口，黑煞神轟地如夢初醒，面上似羞似怒，一頓腳，立起身，指着廳外說了一句，不報此辱，誓不爲人，便跳出廳外，一擰身，飛上屋簷，眨眨眼便不見蹤影了，俺們不敢攔他，正想報知，恰好兩位爺進來了，路袁聽了這話，面面相覷，做聲不得，袁鷹兒更是滿臉愁容，路鼎恨道，這人太無禮了，自己不夠人味，反恨人恥辱他，再說我們並沒有虧待他，怎的不辭而別，竟自逃走了，袁鷹兒道，這倒不然，黑煞神是個草包，他偏在我們送人出門擋口，回復過來，一看席上無人，以爲我們串同一氣，有意羞辱他，所以惱羞成怒躁躁腳就走了，這一走，定必瞞住自己短處，在翻山鶴面前挑撥是非，翻山鶴也是有勇無謀的脚色，說不定又要鬧出事來，這一來豈不把我們計劃滿盤推翻另生枝節嗎，經袁鷹兒這樣一說，路鼎也是雙眉深鎖，連連搖頭，袁鷹兒忽然向旁立壯勇吩咐道，你看門外黑煞神帶來的人馬，有無變動，快來回話，壯勇領命去訖，路袁二人也無心再入席，命人撤去，就在廳上商量辦法，談不了幾句話，忽見小虎兒飛步進來，拉着袁鷹兒在耳邊低低說了幾句話，回頭就跑，袁鷹兒想再問幾句，小虎兒脚步飛快，已跑得無影無踪，慌立起身拉着路鼎向門外直跑，路鼎慌問甚事，袁鷹兒匆匆說了

句到後便曉，只一個勁兒催着快走，兩人像弩箭離弦似的飛奔了半里把路，正是紫霄住屋相近所在，一片人跡稀少的荒林，兩人來得匆忙，沒有帶着火種，幸而一輪明月，當頭高照，依稀看出，林外立着一個小孩，不住的向兩人招手，兩人奔近一看，正是小虎兒，慌問道，令姊何在，小虎兒向林內一指，兩人不問所以便跑進林內，却聽得一株粗逾合抱的老年枯樹上，有人喊着，我的老祖宗，我的姑太太，俺黑煞神有眼無珠，得罪了你老人家，從今以後，俺黑煞神算服你了，求你高抬貴手，饒俺一條狗命罷，又聽樹下不遠，似乎是紫霄口音，喝道，你此刻也知道厲害了，你要活命，須罰誓從今以後聽俺號令行事，我叫你往東，你便不能往西，黑煞神沒命的求饒道，俺已是口服心服了，從此以後，進聽你老人家的號令，叫俺水裏火裏去，俺決不縲一縲眉頭，俺黑煞神一生口直心直，便是魯莽一點，您老人家高抬貴手罷，遲一息兒，吶噴一聲，俺黑煞神便交代了，兩人聽得又好氣，又好笑，却又佩服紫霄本領，真有神出鬼沒之能，慌抬頭向樹上仔細看時，原來這棵枯樹，年久月深，足有五六丈高，頂上虬幹四攬，蟠屈如龍，最高的一枝弩出的細幹又枒內，似乎橫攔着黑黧黧的東西，看情形便是黑煞神，這樣高的一枝細幹硬攔着黑煞神的笨重身軀，真也險到極點，而且細看手脚並未縛住，却一動不敢動，因為四肢朝天，沒有着力地方，一動，便掉下來，成爲肉醬了，偶然微風飄過，枯枝上簌簌直響，嚇得頂上黑煞神，啞着聲兒喊救命，慕見李紫霄仗着明晃晃寶劍，從樹後飄身而出，一見路袁兩人，便悄悄向他們搖手，似乎叫他們退出林去，兩人不解，猛地身後有人拉扯衣襟，轉身一看，正是小虎兒，低低向他們說道，你們快隨我來，說畢，拉着兩人直跑出林外來，立定身，向兩人說道，我忘記一句話囑咐你

們，俺姊姊本對我說，叫你們不必進林，叫我在林外候着你們時，陪到俺家去，等候姊姊事畢到來，有要緊的話和二位說，幾乎誤了事，你們快隨俺家去罷，說畢，便拉着兩人直奔紫霄家中，袁鷹兒猛然覺悟紫霄用意，知道紫霄預備收服玉龍岡一般人物，看準黑煞神是個莽夫，恩威並施，先把他收伏下來，然後於中行事，這樣一看，可見紫霄用心之深，問起小虎兒，才知紫霄和小虎兒離了路家慢慢行去，偶一回頭，見路家圍牆上，立着一個大漢，四面狼顧，借着月光，看出是黑煞神的形狀，略一凝思，便知他惱羞成怒，不安於席了，秋波一轉，頓時計上心來，在小虎兒背上解下寶劍，束在自己腰間，又低低囑咐了小虎兒幾句話，一轉身跳上沿路人家屋簷，施展輕身本領，宛似一道青烟，直飛到黑煞神相近對面屋上，猛地一聲嬌喝道，夤夜跳牆，意欲何爲，黑煞神路徑不熟，正在四面亂望，想辨認自己帶來人馬，駐在甚麼地方，好下去率領出堡，連夜回山寨去，再與問罪之師，猛不防冤家路窄，李紫霄突然在他面前出現，他這一份怨氣可大了，也顧不得利害關係，只想拼個你死我活，洩一洩滿腔怨氣，當時大吼一聲，拔出腰刀，躍身跳向前去，乘勢用一招烏龍入洞，連人帶刀，直搗過去，滿望把紫霄掬個透明窟窿，那知這一掬，把一個娉娉婷婷的美人兒掬得無影無踪，而且用力過猛，掬了空，上身一撲，腳底下便站不穩，踏得人家屋瓦粉碎，響成一片，幸而屋底下沒有住人，是所廢屋，否則驚動左鄰右舍，必鬧得天翻地覆了，黑煞神心慌意亂，待得穩定身形，向前看時，李紫霄笑哈哈立在兩丈開外一堵牆上，向他招手兒，逗得黑煞神眼中出火，他也不想人家何等功夫，兀自暴躁如雷，跳向前去，等到他跳上那堵牆時，紫霄已翻身飄落，指着他喝道，你有胆量敢到那面林中較量勝負嗎，黑煞神兩顆眼珠，

瞪得鷄卵大，喊一聲丫頭休走，今晚你逃得天邊，老子也要趕上你，喊畢，便跳下牆追向前去，兩人緊追慢趕了一程，便到了那片樹林，紫霄修的立定身，鏗的一聲，抽出流光劍，向黑煞神一指道，你有本領，儘管獻出來罷，黑煞神那顧高低，大吼一聲，舞動腰刀，飛也似的裹將進去，那知棋高一着，縛手縛腳，紫霄只輕描淡寫分花拂柳般同他周旋，不到幾個回合，蓮翹起處，便把他腰刀踢去，再用金蓮一點，黑煞神身不由己的跌躺下去，紫霄這番却不用點穴法了，一伏身，單臂捉住黑煞神腰帶，一個旱地拔葱，直飛上那株枯樹半腰交叉幹上，提着黑煞神，一口氣度幹竄枝，直到樹頂上，檢了叉枒交幹處所，把黑煞神仰天一擱，更不停留，自己飛身飄下地來，以上這番情形，路袁兩人從小虎兒口中打聽出來，又親自聽得黑煞神在樹上哀求口吻，自然驚喜交加，三人等了一忽兒，便見紫霄引着黑煞神到來，看那黑煞神形態，宛如鬪敗公鷄，以前飛揚跋扈的神情，一點也無，一看二人在此，鬧得紫脹了面皮，紫霄却笑說道，咱們不打成相識，這位黑兄端的好本領，而且性氣直爽，不愧英雄本色，此後咱們都是休戚相共的人，兩兄要另眼相待才是，路袁二人明白紫霄意思，慌起立相迎道，我們正找黑兄不見，有人說在此，所以特來奉迎，諸事簡慢，還要請黑兄原諒才是，黑煞神雖然粗魯，衆人這番周旋，他也覺悟得出來，心裏異樣的感激，不覺真誠流露，大聲喊道，俺有眼無珠，到此才識李小姐，英雄無敵，怪不得黃飛虎吃了苦頭，便是俺山寨平日稱雄道霸的翻山鶴，論真實本領，那及得李小姐，俺黑煞神別無好處，只不會藏奸，不瞞兩位說，俺從此對李小姐五體投地了，依俺主見，這一帶綠林人物，那一個及得李小姐，俺們便推李小姐爲主，先佔據玉龍岡作個基業，然後號召各山頭，大大的幹他一番，

誰不服李小姐號令，俺便同他拼命，此刻俺已同李小姐商量好，把俺帶來人馬留在此地，幫助守堡，由俺一人回玉龍岡去，和翻山鷓等說明就裏，叫他恭迎小姐進山，做個總寨主，此地算個分寨，這一來，那怕黃飛虎，便是合省官軍齊來，也不怕他們，而且闖禍的瓦岡山一股人馬，也不由他不感激咱們，俺早知瓦岡山寨主姓馬，綽號老獼獼，也是個有勇無謀之輩，不愁他不聽俺們號令，事不宜遲，俺就起身回山，好歹明早準有回話，說罷，向衆人一拱手，便要趨出，袁鷹兒暗暗歡喜，却一把拉住黑煞神笑道，黑兄心直口快，作事豪爽，真使俺佩服，但是你一人回去向翻山鷓去說這一套，準知他願意不願意呢，他好容易剗造一座玉龍岡基業，那肯拱手讓人呢，黑煞神大笑道，袁兄放心，俺若無把握怎敢誇下海口，你不知俺們玉龍岡的內容，山內爲首的便是翻山鷓過天星和俺三人，俺們三人中自然要算翻山鷓本領比俺強一點，所以俺和過天星奉他爲首，但是俺們三人情同手足，平日不分彼此，時常感覺玉龍岡地面又遼闊，又險要，決不是俺們三個胸無經緯的人，可以佔得長久的，平時原常物色四處英雄，想奉他爲主，把玉龍岡整理得鐵桶一般，無奈英雄不易得，要一個文武全材更是難上加難，萬想不到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李小姐這樣天下無雙的本領，埋沒在這小小堡內，這一句無心話，却把路袁二人說得滿面慚愧，但是黑煞神如何理會到，他又一伸大姆指，大噪說道，現在可被俺找着了，俺黑煞神此後賣命也值得了，兩兄請想，俺主意怎麼會行不通呢，說罷，又向李紫霄高舉雙拳道，小姐暫在此地屈居一宵，明日俺們便下山恭迎，說罷，頭也不回，竟自大踏步出去了，紫霄笑道，此人雖是蠢漢，心地倒不壞，我也不想做寨主，無非想到先父遺言，大有道理，藉此代本堡父老謀個安居之地罷了，黑煞神

此去成功與否，且不去管他，今晚三更時分，愚妹單身先到官軍那邊一探，見機行事，或者天從人願，就此退去官軍，也未可知，兩兄只顧看守碉堡好了，路鼎一聽紫霄要單身涉險，心裏便覺忐忑不安，慌開口道，黃飛虎吃過苦頭，未必再來討死，半天沒有動靜或已悄悄退走了，何勞師妹親身窺探，師妹辛苦了一天，也該休息休息了，袁鷹兒也說道，路兄所見甚是，便是要探一探官軍動靜，也不勞師妹親自出馬，這點功勞，讓與俺，紫霄側着玉頸，思索了半晌，微笑道，袁兄要去，也未始不可，不過依俺猜測，黃飛虎一生不肯低頭，今天陣上吃虧，在他思想，以為暗箭傷人，不是真實本領，決難使他心服，反而怨敵似海，怎肯輕易退去，黃飛虎平日何等倔強，一眼尚存，怎肯甘休，也許俺們不去，他自己也要前來探堡哩，橫豎今晚咱們要格外當心才好，所以愚妹以為與其等他來，不如俺去尋他，也許一了百了，免得曠日費時，咱們還有許多正經事要辦哩，路袁兩人都不放心她單身涉險，袁鷹兒搶着立起身來，聲明立時前往，請路鼎紫霄看守堡中，但是紫霄覺得袁鷹兒不是黃飛虎對手，又不便明言阻攔，心裏却暗暗存了主意，叮囑袁鷹兒探得官軍動靜，急速趕回，不必露面，袁鷹兒一面應着，人已出門，自己預備馬匹軍器去了，這時屋中剩得路鼎和紫霄小虎兒三人，小虎兒可是好動不好靜的孩子，沒有自己的事，早已一溜烟跑得不知去向，兩人相對，在路鼎心內恨不得把自己肺腑的話，立時掏了出來，無奈沒有這份勇氣，偷眼看紫霄一付桃李冰霜兼而有之的面孔，益發不敢挑逗她，可是紫霄依然大大方方，談論些正大光明的話。

## 第十二章 將軍入彀

路鼎唯唯之間，忍不住想出一些話來，問道，師妹在舍下被黑煞神一搗亂，酒米不沾，便回轉家來，直到此刻，諒已飢餓，不如和師弟仍到舍下去略進飲食，免得餓壞了身體，就在舍下等候袁兄回音，也方便些，此後愚兄們全仗師妹策劃，彼此情如手足，愚兄一點真誠，務求師妹不要見外，千萬勿存客氣，愚兄屢次求師妹到舍下屈居，一向未蒙允諾，其實師妹是巾幗丈夫，全堡主幹，何必拘拘小節，倘若愚兄早能求師妹旦夕指點，今天也不致在堡外出醜了，說罷，一臉誠摯委屈之態，不期然的流露出來，而且語氣之間，似已把心中思慕之情，婉委托出，也算措詞得體的了，不意紫霄，默然不答，只微一抬頭，運用一對剪水雙瞳，向路鼎面上注視了一忽兒，慢慢低下頭去，頓時柳眉深鎖，溶溶欲淚，路鼎大驚，以爲自己說錯了話，惹得她不高興，鬧得個心慌意亂，踉蹌不安，紫霄覺察他這付神情，早已了然，不禁破涕爲笑，低低說道，吾兄厚情，早銘肺腑，此刻偶然感觸先父彌留的遺言，不禁悲從中來，偏又這幾天生出刁幹黃飛虎無理取惱，逼得妹子不得不出乖露醜，此後爲禍爲福，正未可料，所以妹一時傷感起來，請吾兄幸勿誤會，路鼎聽了這幾句話才把心上一塊石頭落地，而且語重情長，從來沒有聽到她向自己說過這樣的話，立時心神大暢，如膾九錫，便想抓住這個千載一時的機會，單刀直入，正籌畫好一片說詞，在心口千迴百轉，欲吐未吐之際，忽聽得外面一隊巡邏堡勇，亂闖闖吶喝而起，接着更鑼響處，已報頭更，小虎兒從外



面也跳躍進來，亂嚷肚餓，這一打岔，路鼎喉頭打滾的一片要緊話，只得咽下肚去，接着小虎兒饓餓的話頭，搶着笑道，俺正說師妹師弟，大半天水米不沾定已餓了，現在快隨俺到舍下去弄點可口的隨意吃一點罷，俺還有許多事，向師妹求教哩，說畢，先立起身，紫霄微一點頭，便攜着小虎兒一同回到路宅來，路鼎陪到自己最精緻一間書房內，屋內琴棋書畫，色色俱全，居然也佈置得古香古色，三人落坐，路鼎立時指揮宅內搬出一棹精緻便飯，三人匆匆用畢，已敲二鼓，紫霄道，袁兄此去，妹實在不大放心，路兄和舍弟且在此安坐，待愚妹去接應他們回來，小虎兒嚷着也要跟去，路鼎知道阻不住她，也要伴她前去，紫霄笑道，這樣，不是正辦，堡中豈可無人，路兄萬不能離堡，虎弟同去，也嫌累贅，你們可以放心，俺此去自有道理，少時便回，說畢，轉身向帳後卸下外面裙衫，露出裏面一身窄窄的青色夜行衣靠，背上流光劍，步出帳外，向路鼎小虎兒囑咐了幾句，說聲再見，人已穿牕而出，不見蹤影，事有湊巧，紫霄仗着一身功夫，竄房越脊，來到堡上，暗地留神守堡壯勇，似尙嚴密，便不驚動他們，悄悄跳落堡外，舉目四眺，靜盪盪的寂無一人，想是官軍退得很遠，一伏身，便施展夜行功夫，遵着官道飛奔前去，行不到里把路，驀聽得道旁樹林內沙沙一陣風響，颯然向身後飄過，霎時便寂，紫霄走得飛一般快，雖然覺得，總以為爲林內飛禽落葉之類，並不深切注意，只顧向前奔去，一忽兒又走出半里多去，忽聽得前面蹄聲甚急，一匹馬馱着一個人箭也似的對頭跑來，馬跑得快，紫霄飛行得更快，一來一往，霎時近身，紫霄何等眼光，早已看清馬上的人，慌立定身，喊一聲袁兄住馬，可是人馬已擦肩飛過，袁鷹兒聞聲趕緊勒住馬韁，轉身跑來，跳下馬相見，喘吁吁的說道，今晚事有蹊蹺，俺騎馬跑了二三

十里路，兀自不見官軍營帳，正想再探一程，忽見前道上遠遠奔來兩條黑影，俺馬已摘了鈴包了蹄，聲音至微，遠一點的不易聽出，不意遠遠奔來的兩條黑影，機警異常，刷的一晃，便不見了蹤影，這樣益發令人起疑，俺慌拔出銅鎗驟馬趕去，一看兩旁都是密密叢林，林外田埂縱橫，又道紛歧，恐有埋伏，不敢單獨進林，却想起俺分手擋口，師妹說過，黃飛虎死不甘休，也許暗地前來探堡，越覺那兩條黑影鬼鬼祟祟，大有可疑，所以飛奔回來報信，想不到半途會着師妹，事不宜遲，我們便趕回去罷，紫霄聽得吃了一驚，陡然想起道旁林內風聲可異，悔不該一心跑路，沒有留意，此刻和袁鷹兒一對照準是那話兒了；又一想堡中路鼎獨木難支，小虎兒究竟年幼，暗地喊聲不妥，慌催促袁鷹兒上馬趕路，自己一伏身宛如一道青烟，眨眼已不見倩影，袁鷹兒見她陸地飛騰比馬還疾，自己喊聲慚愧，也急急趕回堡來，飛馬趕到近堡半里多路，猛見堡中紅光燭天，人聲鼎沸，情知堡中出了禍事，急得他沒命的抽鞭飛奔，萬想不到這擋口，馬後又喊聲動地，塵土衝天，袁鷹兒詫異之下，慌催馬走到一個土坡上面，回頭一看，只見遠遠火光如龍，四野影綽綽有無數官軍，搖旗吶喊分三路衝殺過來，這一嚇，幾乎嚇得他滾下坡去，急急帶轉馬頭，不管路高路低，死命的趕到堡下，一看堡樓和周圍土城上，也是火把照耀，標槍林立，似已得知消息，戒備得嚴密非常，心中略寬，匆匆敲開堡門，驟馬進堡，正想先打聽起火緣由，驀見前面街道上燈球翻滾，一隊堡勇扛着一個四馬攢蹄的一個凶漢，如風的搶上堡來，後面馬上督隊的人，正是如花似玉的李紫霄，兀自穿着一身夜行衣靠，這時騎在馬上，鳳眼含威，神光四射，一見袁鷹兒剛進堡來，滿臉驚惶，一抖絲韁，越隊趕到袁鷹兒身邊，悄悄說道，袁兄休驚，黃飛虎已被愚妹擒住，前面扛着的就

是，只要如此這般，便不愁官軍不退，只是愚妹遲到了一步，路兄業已受傷，指揮不得守堡人馬，袁兄趕速上堡，照愚妹所說辦理好了，快去，快去，袁鷹兒又驚又喜，來不及細問詳情，高應一聲遵命，急急跳下馬，當先奔上堡來，李紫霄却從容不迫押着黃飛虎到了第一重碉樓上，將人馬和細縛的黃飛虎交與袁鷹兒，自己繞着土城子巡視守城壯勇去了，這裏袁鷹兒有了主意，胆氣陡壯，吩咐舉起燈球火把，將黃飛虎領近堡堞口，袁鷹兒一手挽着護身牌，一手高舉銅鏡，立在堞口上，向堡外一看，只見三路官軍，已逼近堡下，正忙着佈雲梯，曳砲架，預備立時猛攻，袁鷹兒哈哈一聲大笑，高聲喝道，城下小輩們聽真，你們刁幹詭計在老子們面前賣弄，還差得遠哩，你們且抬頭看看你們主將，如果你們不知好歹，先把你們主將腦袋砍下，再和你們一決雌雄，這時官軍副總兵刁幹滿以爲黃總兵潛入堡中，業已刺死路鼎斬開堡，裏應外合，而且約定舉火爲號，原已看清堡中火光四起，人聲鼎沸，決可成功，不意一逼近堡下，却看得堡上戒備森嚴，毫未慌亂，本已驚奇，此刻又聽得袁鷹兒幾句驚人的話，全軍嚇得個個仰頭向堡上細看，這一細看，才認清堡上當中堞口上，火把照耀之中，無數堡勇押着一位五花大綁八面威風的黃總兵黃飛虎，而且直勾勾瞪着兩隻怪眼，高高的鼓着兩腮，怒氣填膺，只苦說不出話來，這一下只把刁幹嚇得魂飛魄散，全軍魄散魂飛，最厲害的雄糾糾堡勇手上十幾柄雪亮鋼刀，都在黃飛虎頭頸上高高舉着，只待袁鷹兒一聲吩咐，便可剝成肉醬，在這千鈞一髮擋口，鬼計多端的刁幹也弄得一籌莫展，却不料官軍齊聲大喊道，休得傷我主將，今天的事，都是刁幹副總兵一人惹出來的，冤有頭，債有主，我們情願把刁副總兵獻與你們，憑你們處治，你們放還我們主將，從此和你們解開這點

結兒，我們剿我們的匪，你們守你們的三義堡，如果殺了我們主將，你們也算不了義俠漢子，俺們情願都死在你們堡下，看你們有甚好處，這時衆口一詞，喊得天搖地動，只苦了刁幹一人，騎在馬上，急得上天無路，入地無門，連他貼身兩員把總，也悄悄溜開了，堡上袁鷹兒聽得官軍衆口同聲的這樣喊着，也覺黃飛虎平日很得軍心，不愧是個赫赫有名的脚色，便高聲向下喝道，你們不要起鬨，且自壓聲，聽我一言，袁鷹兒這一吆喝，比甚麼都有力量，下面立時鴉雀無聲，仰頭靜聽，袁鷹兒大聲說道，我們三義堡平日安分守己，不管外事，你們何嘗不明白，偏是你們副總兵刁幹歪着心腸，搬弄出是非來，這是你們咎由自取，並不是三義堡得罪你們，至於你們黃將軍，俺們也敬重他是個漢子，只要你們罰誓不來癩惱，不誣蔑俺們與盜通氣，俺們決不難為黃將軍一根毫髮，但是現在黃將軍已在俺們掌握之中，你們副總兵刁幹是個毫無信義的人，除他以外，你們却無做主的人，你們這樣呼喊一陣，有甚麼用處，我替你們設想，你們如要保全主將性命，應該立時退到五十里外，公推幾位明白事理的好漢，到俺們堡中好好商量，俺們等待你們表示真心實意，黃將軍也意回心轉以後，那時節，俺們自然恭送黃將軍回營，至於刁幹這樣東西，俺們不願見他，依我看，你們有了刁幹，把黃將軍的威名，和你們全軍的榮譽，都給他一人毀盡了，袁鷹兒這一番話，可算得殺人不用刀，本來官軍個個切齒刁幹，怎禁得加上袁鷹兒一激，只聽得官軍隊裏天崩地裂般齊聲大喝，萬刀齊舉，一陣亂剝，立時把刁幹剝得碎骨粉身，袁鷹兒立在堡上隔岸觀火，樂得哈哈大笑，却把身落陷阱的黃飛虎，氣得兩眼通紅，火從頂出，他知道這亂子闖得不小，全營官軍砍死副總兵，等於倒戈造反，罪孽通天，即使自己還有返營之日，也難以出頭，如果

想率軍返省，除非把自己這顆腦袋，送到上司面前去，這時黃飛虎真是啞叭吃黃連，說不出之苦，其實他還不知道袁鷹兒這下毒着兒，完全出於李紫霄的錦囊妙計哩，當下袁鷹兒一看官軍砍死刁幹以後，隊伍紛亂，沸天翻地的鬧了一陣，忽然各歸隊伍，排列整齊，轉身便退，漸退漸遠，頓時堡下寂寂無聲，袁鷹兒正想命人去請紫霄，恰巧紫霄早在土城上遠遠看清，業已緩步而來，兩個堡勇提着火把在前引路，走到堡上，便向袁鷹兒道，「官軍很有訓練，全軍無主，居然尙能團結軍心，足見黃總兵治軍有法，不久當有代表全軍的人到來，我們應該以禮接待，開誠商量才是，說畢，又轉身走向黃飛虎面前，歛衽施禮，微微笑道，「妾冒犯虎威，深自不安，尙乞將軍原諒不得已的苦衷，現在事已到此，將軍處境，也非常困難，解決此事，非一言兩語所能盡，且請將軍屈駕路宅，妾有詳情奉稟，說畢向袁鷹兒一使眼色，袁鷹兒會意，立時命押解堡勇，把黃總兵推到堡主宅內去了，紫霄和袁鷹兒也趕回路宅來，路上袁鷹兒問起黃飛虎越堡放火路鼎受傷情形，才知路鼎在紫霄出堡時節，和小虎兒兩人在書房內瞎聊，小虎兒活潑不過，指東問西，滔滔不絕，路鼎又把他當作未來的小舅爺看待，想從這小孩兒口中探一點紫霄平日的性情和行爲，那知小虎兒年紀雖小，比大人還機靈，只一味胡扯，休想從他口中探出實情，兩人正講得起勁，忽聽得外面一陣騷動，大喊火起，路鼎吃了一驚，慌推窗瞭望，只見紅光滿天，火鴉亂飛，似乎起火所在，即在自己邊宅，慌一回身，在帳鉤上摘下一柄寶劍，拔出鞘來，一看房中不見了小虎兒，一時無暇理會，急急匆匆向房外奔去，剛一邁步，猛聽廳外霹靂般一聲大喝，道，「村夫休走，全堡已破，走向那裏去，識時務的，快向本總兵屈膝投降，饒你一條狗命，路鼎一時心亂意慌，不辨真假，一伏

身，隨手撩過一把椅子，向牕外擲了出去，黃飛虎一閃身，路鼎趁勢跳出牕外，更不答話，惡狠狠挺劍便刺，書房牕外也有一座小小天井，和大廳前空地原是相連，中間只隔了一堵牆，在牆心開一月洞門，可以通走，平日却關着，只向廳內側戶通行，這時黃飛虎突如其來，何以認識路宅，竟找到書房來呢，原來他在陣上被暗器傷了一隻眼睛，又丟了一具套馬索，回到營中，怒髮冲天，刁幹便又乘機獻上鬼計，黃飛虎報仇心急，那顧利害，立時選了一個熟悉堡中道路，善於飛簷走壁的健卒，一同飛越土城，潛入堡內，好在路宅房子特別高大，一找就着，按着刁幹鬼計，先命跟來健卒，在宅旁四處放火，引得路鼎們出來，好乘機殺他一個猝不及防，一得手，便可斬開堡門，接應刁幹襲堡人馬，所以健卒放火擋口，黃飛虎已在宅內廳屋對面照壁上伏着，他一看廳上無人，蛇行鶴伏，來到書房外面那堵隔牆上，正聽着路鼎和小虎兒講話，仇人相見，分外眼紅，一伸手拔出一柄二尺長的闊鋒利刃，跳下牆來，隱身在天井花壇背後，外面火光一起，路鼎推牕出看，便想下手，不意路鼎條地回身，才趕到牕前大喝一聲，這時路鼎挺劍直刺，黃飛虎便舞動利刃，狼鬥起來，這一場戰鬥，真是性命相搏，各憑真實本領，而且在這小小天井內龍爭虎鬥，外面毫未得知，一半是關着那扇月洞隔牆門，一半是外面四處起火，路宅的人們和隨人堡勇，都奔出去救火去了，所以路鼎死命鬥了許久功夫，兀自無人幫助，可是這時路鼎又吃了虧，手上那柄劍，平日輕易不用，無非掛在帳鉤上圖個好看，此刻急不擇器，隨手拿來，未免不甚稱手，心裏又以為黃飛虎既然到此，外面又四處起火，亂得不成樣兒，定是官軍得手，攻進堡來，未免心慌意亂，勉強支持了不少功夫，想奪路逃出門外，一看實情，無奈黃飛虎死命相撲，一柄腰刀，

把自己裹得密不透風，路鼎無法，心裏一橫，索性拼出性命，同他狠鬥，這樣又支持了半晌，黃飛虎忽然刀法一變，使出生平絕技一路地趟刀來，刀隨人滾，貼着地皮，滴溜溜只繞着路鼎下三路亂轉，這一來，路鼎劍法大亂，汗流浹背，猛聽得黃飛虎一聲怪吼，霍地一長身，一個猿猴獻果，健腕一翻，刀鋒便到了路鼎咽喉，路鼎正全神注在地上，萬不料有這一手，略一疎神，眼看雪亮刀光已在眼下，想反劍招架，已來不及，只可用出鐵板橋功夫，望後一倒，趁勢就地一滾，一個鯉魚打挺，便想跳起身來，黃飛虎豈肯放鬆，在他將起未起之際，一個箭步，早到跟前，一腿起處着實的正踢在路鼎後腰上，這一下，力量非輕，把路鼎踢起三尺多高，隆隆一聲，跌下來正撞在月洞上，直把那扇薄薄的木板門，撞落下來，這時路鼎非但寶劍出手，人也跌得發昏，一時竟掙扎不起來，黃飛虎哈哈一聲狂笑，惡狠狠舉起鋼刀，便要搶來割取首級，萬不料牆頭上嬌滴滴一聲喝道，休得猖狂，紫霄在此，話到人到劍也到，黃飛虎人還未看清，只覺劍光如虹，已逼跟前，不禁老大吃驚，慌連連退步，瞋目橫刀，大聲喝道，聽人傳說堡中有一無禮丫頭，是路鼎妻子，想必便是你了，紫霄面孔一紅，更不答話，玉臂一揮，劍似電閃，分心便刺，黃飛虎白天未曾同紫霄交手，雖然刁幹說過，總以爲一個女孩子，何足掛意，此刻一看劍法出奇，慌忙留神招架，那知兩人一交上手，不到一會功夫，鏗然一聲，手上腰刀被流光斬成兩截，這一下，真把黃飛虎嚇得不輕，手上只有半截刀，那裏還敢戀戰，一頓腳，便想跳牆逃走，人方飛起，紫霄金蓮一點，猛覺腰裏一軟，一個倒栽葱跌下地來，恰好正跌在路鼎身旁，這時路鼎已緩過氣來，惟有後腰痛楚不堪，一眼看見紫霄到來，頓時精神百倍，正想掙扎起來，忽見黃飛虎從半空跌下來，滾在

自己身旁，一咬牙，跳起來，騎在黃飛虎背上，舉起拳頭，狠命大搗，紫霄立在身後笑道，路兄且自休息，這廝已被愚妹點了穴道，昏迷不知的了，路鼎聞言，慌罷手立起身來，猛覺後腰一陣大痛，宛如骨折，忍不住呵呀一聲，身子一軟，一屁股又坐在黃飛虎身上，紫霄大驚，慌扶住他臂膀，問道，路兄受了這廝刀傷嗎，路鼎哼哼不已，痛得說不出話，只把手向後腰亂點，紫霄仔細一看，明白是踢傷的，替他解下腰巾，轉手使用腰巾將黃飛虎捆好，任他水鴨似的放在地上，一轉身，輕輕挾着路鼎，跳進廳去，然後扶着路鼎躺在書房內一張小榻上，這時路鼎依香偎玉，大出望外，幾乎痛楚都忘記了，反而想入非非，要感激黃飛虎這番成全之德，一看紫霄把自己抱小孩似的放在床上，便要走去，急得他一伸手拉住紫霄，哀聲說道，師妹救愚兄的命，這是第二次了，教愚兄粉身碎骨，也報答不過來，紫霄起初因為並無第三人在旁，只可從權把他送進書房內，此刻被他一拉扯，又說出這樣懇切的話，不禁粉面通紅，羞得別過頭去，悄悄說道，快放手，教人看見，成甚麼樣兒，正說着，門外脚步聲響，驀的跳進小虎兒來，一見紫霄，大嚷道，姊姊回來得好，快到外面看看去，有賊人放火，已被俺弄死一個，恐怕不止一人，特地趕回來找他，這他字一出口，忽見路鼎躺在床上，大為詫異，咦！你倒自在，竟百事不管，先高臥了，小虎兒這樣猛孤丁的一說，連路鼎也訕訕的不好意思，紫霄已離床遠立，向小虎兒道，你又胡說，教你不要離開這兒，害得路兄受了傷，怎的反說人高臥呢，路鼎一聽紫霄責備兄弟，慌探頭搶着說道，不要怪虎弟，只愧愚兄無能，但不知外面究竟怎樣了，小虎兒噘着嘴道，誰知道你們有這許多糾葛，火起時，我一看廳外通紅，三脚兩步跳出大門外，只見許多人都嚷着宅邊左右幾間馬棚和草料房



走了火，許多堡勇同鄰舍們，都趕去救火，俺也隨着跟去，先到左邊馬棚，已有十多個堡勇驅出牲口，將馬棚拉倒，壓住了火苗，再返身趕到右邊，猛一抬頭，看見草料房頂上，立着一個異樣裝束的漢子，正向四下裏亂撒火種，草料房已有多處着火，那人正四面環顧，尋墊脚飛越的地方，俺知他是奸人，也不通知別人，悄悄趕到近處，摸出金錢鏢，兩手齊發，恰幸火勢正熾，人聲鼎沸，也顧不到暗器飛來，竟被俺打個正着，只見他一個筋斗，跟着塌下的草屋頂葬在火窟中了，俺想這厮定是官軍奸細，說不定不止一人，故而跑回來通知路兒，想不到他竟已受傷了，究竟受了誰的傷呢，紫霄截住話頭道，不要緊，讓他們來多少人，也不打緊，蛇無頭不行，黃飛虎已被俺捆在天井內，不愁他們鬧上天去，虎弟，你且在此陪着路兒，看住了黃飛虎，讓俺外面去救滅了火再說，說罷，飄然而出，半晌又走進屋來，一看黃飛虎已被小虎兒提進屋來，身上橫七豎八加上好幾道繩束，嘴上又塞了麻核桃，縛得像端午粽子一般，却依然昏迷不醒，路鼎一見紫霄進來，慌問外邊怎樣，紫霄笑道，沒事，幾處火，他們救得快，早已熄了，半晌沒有動靜，大約來的只有兩人，一死一擒，自然沒事了，可是黃飛虎竟敢輕身到此，定有奸計，也許官軍伏在堡外待機接應，想來個裏應外合，一戰成功，天幸我趕回來得快，擒住了他們主將，不愁他們不乖乖的聽俺們吩咐，大約天助我們成功，難得他身爲一軍主將，竟敢送上門來受死，說罷，便向門外喝道，你們進來，原來紫霄早定下主意，喊進幾個爲首堡勇，叫他們押解黃飛虎到堡上去，路鼎不明所以，慌問道，紫妹把他押向堡上梟首示衆麼，紫霄搖頭微笑，並不答言，一灣腰，拍的一掌，向地上黃飛虎後腦拍去，經她這一拍，黃飛虎驀的大叫一聲，悶煞我也，身子一動，獨眼一睜，知已被人擒

住，立時兩眼一閉，大喝道，想不到俺黃飛虎堂堂丈夫，竟死在一女子手上，罷了，罷了，快擎刀來，送老子歸天，紫霄不去睬他，喝一聲推出去，頓時走進雄糾糾的幾個堡勇來，七手八腳從地上扶起黃飛虎，一陣風似的扛了出去，紫霄也跟着出去，押隊直到堡上，便半路裏會着袁鷹兒了，此段情節，便是補敘路鼎受傷的事，但是在紫霄口中說與袁鷹兒時，無非略略一提大概情形罷了，當下袁鷹兒紫霄兩人趕到路宅，路鼎已勉強支持着，和小虎兒坐在大廳上等候，黃飛虎却由許多壯勇押在階下，紫霄袁鷹兒進廳後，大家先悄悄商量了一陣，便請紫霄居中高坐，主持一切，紫霄無法推辭，坐定後，向階下嬌喝一聲，請黃將軍上廳講話，廳下壯勇暴雷價一聲答應，推着黃飛虎擁上廳來，衆人一齊起立，紫霄獨高聲喝道，我叫你們請黃將軍談話，怎的還縛捆上來，快快鬆綁，袁鷹兒親自搶步上前，便要替黃飛虎釋縛，黃飛虎條地單目圓睜，大聲喝道，不必假惺惺這樣做作，要殺便殺，絕不皺眉，紫霄微微冷笑道，我們自始至終，沒有虧理，要殺你也不費吹灰之力，無非念你一條好漢，你自己又說過，死在一個女子手上，似乎不大甘心，既然如此，俺們便釋放你回去，再決雌雄，到了你死而無怨時，再叫你死便了，說罷，自己緩步到了黃飛虎身邊，伸出纖纖玉手，由上向下只一拂，黃飛虎身上繩束，便像刀截一般，紛紛掉了下來，黃飛虎大驚失色，半晌，瞪目不語，廳上下無數眼珠，都注在他一人身上，紫霄却俏步春風的回座了，指着黃飛虎笑道，將軍，身上已無拘束，何必還呆在這兒，快回去重整干戈，如果覺悟我們確係無辜，也應該率軍直搗盜穴，將來凱旋，妾定恭迎虎駕，慶賀功成，一語未畢，猛見黃飛虎把腳頓得山響，大聲喊道，罷了，罷了，俺黃飛虎一生未遇對手，想不到你是我的尅星，俺死在你這位

女英雄手上，確也值得，確也無怨，還講甚麼重整干戈，直搗盜穴，不必羞辱，乾脆，請你拔劍一揮便了，說罷，把眼一閉，脖子伸得老長，靜等受死，不料黃飛虎等了半晌，廳上廳下鴉雀無聲，毫無動靜，不免又睜開眼來，却見紫霄亭亭玉立，向他歛衽爲禮道，將軍死在三義堡上，死得太不值得了，便是將軍決計求死，俺們也不願將軍死在這兒，損俺們三義堡的英名，不是妾誇口，妾這柄流光劍，專刺奸人之心，不斬英雄之首，將軍權且安坐，聽俺們一言，這時袁鷹兒早已撥過一把椅子，放在上首，復向黃飛虎一躬到地，徐徐說道，敝堡一番委屈，將軍還未明瞭，請將軍略坐片刻，待俺訴說苦衷，然後恭送返營，黃飛虎見衆人這樣態度，摸不着路道，擋不住袁鷹兒幾句娓娓動聽的話，又把他推在椅上，情不由己一屁股坐了下來，却高聲說道，你們不提此事，俺也明白，俺率兵到堡下，何嘗不知刁幹別有用心，但是俺一生眼中無人，聽得你們三義堡英雄無敵，存心要同你們較量較量，想不到惹出這位女英雄來，活該俺黃飛虎一生英名，要送在三義堡上了，可是話又說回來，三義堡雖小，有了這位女英雄，俺黃飛虎也情甘服輸了，這事且不談，承女英雄抬愛，非但不殺俺，還要送俺返營，這份度量，俺黃飛虎便趕不上，但是前一忽兒，眼看你們行了絕戶計，激變軍心，殺了刁副總兵，刁某爲人雖殺不可恕，但是俺這份總兵官銜，也從此完了，你們叫俺回去，等於把俺送到鬼門關去，與其俺死在上司手上，反不如先死在女英雄寶劍之下了，所以回營一層，今生休想，不瞞諸位說，俺黃飛虎原是綠林出身，受撫以後，大小數百戰，受盡了官場齷齪，才掙得這點前程，棄掉這點前程，俺並不心痛，只俺手下近千人，却是俺一手訓練出來的，一旦棄之如遺，未免心痛，這般人大半也從綠林收撫來的，沒有俺統率，早晚定又

散夥，回到綠林去，這一來，豈不是俺黃飛虎兩面不夠人，除去死路一條，還有俺黃飛虎立足之地麼，說畢，一聲長歎，豪氣全無，紫霄聽他說過這番話，欠身微笑道，將軍休得煩惱，俺們想不到將軍也有許多苦衷，這樣一來，俺也懊悔殺死刁幹了，可是事已做了出來，難已挽回，悔也無用，像將軍這身本領，應該做一番轟轟烈烈的大事業，區區的總兵官，做得出甚麼大事，棄掉他原不足惜，至於將軍部下一層，這事在妾看來，却容易辦理，只要將軍立志做大事業，便不愁沒法安排，黃飛虎聽出話中有話，不禁問道，照女英雄高見，怎樣安排呢，紫霄笑道，妾自有主見，現在暫且不談，將軍奔波一夜，未免過勞，我們不打不成相識，英雄聚會，大家應該披誠佈腹，痛飲一場，才是我們本色，說罷，向袁鷹兒路鼎一使眼色，兩人會意，立時吩咐手下在廳上擺開一棹豐盛酒席，請黃飛虎高坐首席，路袁小虎兒三人打橫坐陪，紫霄自居主位，殷殷勸酒，黃飛虎這時已欽佩紫霄是個巾幗英雄，不甘示弱，居然昂然入席，暫把諸事置之度外，同衆人高飲起來，飲酒之間，看得路鼎被自己踢傷，勉強支持着，未免於心不安，只可向路鼎告罪，路鼎領了紫霄命令，不得不笑臉對待，連說已敷上祕製藥散，過幾天就好，不必掛心，這樣由于戈變爲樽酒，觥籌交錯的一來，時候可已不早，眼看一宵光陰，便從這絕大波折中渡過，黃飛虎天生是豪爽之流，一生都是意氣從事，被紫霄恩威並濟，旁敲側擊的一籠罩，早已墮入紫霄手掌之中，而且在酒席之間，聽出袁鷹兒在無意中說起玉龍岡塔兒岡一帶綠林，都想推舉紫霄爲首，預備做一番驚人事業，不禁心裏怦怦欲動，暗想朝廷奸臣當道，不久亂生，自己由綠林受撫，做了一名總兵，把自己拘束得像小媳婦一般，平日又受盡了上司的齷齪，到了目前地步，塔兒岡的強人固然剿不成，官

也難以做下去，進退兩難，不如仍舊還我綠林本色，也許同他們混在一塊兒，倒比受上司齷齪氣強些，心裏這樣一轉；嘴上未免附和了幾句，其實袁鷹兒故意說出這樣話來，無非領受紫霄祕計，特地引他上鉤罷了，等紫霄察言觀色，早已瞭然，却又故作波折，談鋒一轉又轉到別的上面去了，但是這席酒却已吃到夜盡天明，正在這將曙未曙之際，忽見廳下奔上幾個堡勇，報告官軍派人求見，紫霄問來了幾人，堡勇答說來了兩個，都是便衣空手，每人只騎了一匹馬，黃飛虎一聽自己營中來了人，慌說叫他們進來，我得問問他們，可是他這幾句話算是白說，立着的幾名堡勇鬚髯沒有聽見一般，依然直立不動，紫霄接過去說道，黃總兵說的對，快叫他們進來，見見主將，也好放心，堡勇們立時領命趨出，一忽兒帶進兩個魁偉漢子，黃飛虎一看，原來就是自己貼身兩員把總，那兩名把總一見自己主將高居首座，談笑甚歡，大出意料之外，一時不得主意，不知怎樣說才好，却不料紫霄條的盈盈立起，叫人添設杯座，便請兩名把總入席，這一來，兩人益發踉蹌不安，齊聲說道，姑娘安坐，不敢越禮，紫霄笑道，你們以爲主將在座，沒有你們坐位嗎，但是我們這兒不似你們營裏，有許多臭排場，我們講究的一視同仁，你們到這兒，無論如何總是客，那有客人立着，主人自顧坐吃的道理，何況你們兩人，還代表着全營士卒，來此接洽正事呢，黃飛虎大姆指一豎，大聲說道，好一個一視同仁，來，來，來，你們從此不必拘束，就照這位女英雄的話坐下來，我有話，兩人無奈，偏着身直着臉，誠惶誠恐的坐了下來，兩人坐定後，黃飛虎急不可耐的大聲說道，你兩人來得正好，刁副總兵這一擋事，已經做了出來，在官場上自然弟兄們理虧，在我們方面講，却是他咎由自取，死得一點不冤枉，但是我這小小前程，也和刁幹一齊死了，你

們二人和衆弟兄的本意，無非想用義氣來換我性命，對於其中利害，也許你們還不明白，對於這位女英雄本領無敵，肝胆照人，你們益發不知道，現在事情擺在面前，我乾脆說一句罷，俺黃飛虎從今天起，要跟着這女英雄另創事業了，我們共患難的弟兄們，應該怎樣安排，我信服這位女英雄，定有高見，決不致虧待你們的，你們兩人且聽這位女英雄吩咐就是，這一席話，二人聽得面面厮看，萬想不到自己主將竟變了心，和三義堡走上一條路，說的另創事業，又不知如何事業，越發摸不着頭腦，正在沉思間，忽聽李紫霄欠身微笑道，兩位既然跟黃將軍多年，將軍雄邁豪華之氣，當然略知一二，我們幸蒙將軍虎駕親臨，得以面談衷曲，彼此心跡都釋然冰解，不過黃將軍因為我們砍死了副總兵，這禍却闖得不小，無論刁幹如何可惡，總算一位命官，他的罪孽未露，忽然殺在萬刃之下，叫黃將軍如何發付上面官憲，勢必把「兵變」「造反」等罪名，加在弟兄們身上，黃將軍身爲主將，又豈能置身事外，最小的處分，也要革職聽勘，那時節，你們救不了將軍，將軍也難以顧全你們，這一來，豈不大糟特糟，但是事已做了出來，像將軍部下千多個弟兄們，都是身經百戰的健兒，將軍又是個英雄漢子，怎甘自暴自棄，也不甘心把你們一齊葬送在暗無天日的牢獄裏，所以黃將軍決定棄掉前程，和俺們志同道合，另創一番事業，至於這番事業，此刻暫且不提，好在天已大明，大約到了中午，你們就可明白，現在扼要說幾句，請你們回去，對弟兄們說，如若全營弟兄情願終身跟隨將軍，只要換去全營旗號，依然是一旅節制之師，而且從此不受官廳約束，可以憑將軍大志，名震天下，否則聽弟兄們自便，各奔前程好了，說罷又向黃飛虎笑道，妾這番愚見，將軍以爲然否，黃飛虎伸出巨靈般的毛掌，拍得山響，大喊道，女英雄



一位英雄，這位便是久已聞名的黃總兵黃飛虎將軍，又指着黑煞神說了姓名，這一來，兩人都愕然，一齊怔住了，在黃飛虎還不覺十分驚異，以爲玉龍岡強人，既在相近，當然聞名交接，惟有黑煞神聽說這人便是統率官軍，勦寇打堡的黃總兵，未免覺得事情透着奇怪，兩人面對面，一時說不出話，袁鷹兒却哈哈大笑道，難怪兩位都覺詫異，此刻我來說明罷。

### 第十三章 席上飛刀

這位黃將軍原是我們中人，一身本領無敵，白天同我們李師妹一覷面，英雄惜英雄立談之下，黃將軍痛恨官場齷齪，情願棄掉前程，當場殺死副總兵刁幹，率領全營人馬，和我們合在一起，另創事業了，黑煞神一聽這話，立時趨至黃飛虎面前，抱拳爲禮道，這才是大英雄本色，佩服，佩服，又回頭對紫霄道，怪不得俺一馬跑來，見官軍逼近堡下，却又掩旗息鼓，毫無動作，官軍們還同堡上人馬談笑哩，俺正看得詫異，原來如此，這才明白了，黃飛虎也笑道，今天雖然同黑英雄初會，但是黑英雄豪爽脾氣，一看便知，俺最愛這樣人，以後咱們還得多親多近，黑煞神大樂，握住黃飛虎手掌，緊緊的搖了兩搖笑道，這樣說，俺今天又多了一個好朋友，你是帶兵的官，見俺從玉龍岡來定是疑惑，不瞞你說，俺黑煞神吃虧在一生不會說謊，俺老實對你說，俺黑煞神一生不肯服人，可是對於這位女英雄的本領，實在心服口服，因此俺回山去，和俺們老大翻山鷓說明就裏，公奉這位女英雄爲瓢把子，大大的幹他一番，想不到老哥也合在一起，這一來，非但免除了許多手脚，我們的聲勢也益發雄壯了，昨



晚俺回山去，聽俺們老大說起，朝廷自魏忠賢一手掌權，奸臣滿朝，弄得天下暗無天日，許多山林志士，暗地都有集合，想做點除暴安良的事業，現在俺們有這位女英雄爲首，又有老哥這樣英雄輔助，何愁基業不穩，說到此地紫霄笑道，恐怕事情沒有這樣容易，翻山鷓許有點不甘心罷，一語未畢，黑煞神雙手脆生生一拍道，嘿？女英雄真是明見萬里，可是翻山鷓也同俺一樣脾氣，眼見爲真，耳聞是假，非到死心塌地不肯低頭的，俺對他說了無數的話，他未嘗不信，亦未嘗不佩服，只是他和過天星商量好，先命俺回來恭迎女英雄們上山，他和過天星率領全山人馬在山口迎迓，一面在山上聚義廳擺設起大筵席，款待女英雄，他這番意思，無非想當面討教女英雄一點本領，然後才心服，但是俺心裏有數，像他這點本領，比俺強得有限，女英雄上山時節，只略露一手半手，便把他嚇死了，照理說，俺該提醒他，免得他當場出醜，但是藉此給全山好漢看看女英雄手段，便不怕他們不聽號令，再說俺山寨過天星等人們，不是這樣做作也不肯低頭的，所以他一說，俺滿口應承，規定今天午後，女英雄起馬，他們率隊在山口迎迓，現在時已近午，女英雄也可預備起身了，應該帶多少人去，留誰守堡，也趁此時分派停當，免得臨時匆促，未知女英雄意下如何，紫霄袁鷹兒聽得這番話，都略爲思索，一時未及回答，黃飛虎倏的立起身，拍着胸脯道，俺當年闖蕩江湖，專愛幹這種事，想不到今天又給俺遇上，女英雄不必躊躇，也不必多帶人，只黃飛虎一人，替女英雄來個馬前張保，前往拜山，便可停當，紫霄笑道，此去原替大家着想，並不是爭奪江山，赴甚麼鴻門宴，原也不必一齊前往，只是翻山鷓心存着較量的成見，難免在大庭廣衆之間，分個高下，人家是個一寨之主，如果面上弄得下不來，俺心裏也是不安，此刻俺以開誠

佈公的說一句，先父在世時，斷定大明江山，不久要屬他人，豫陝晉楚一帶，定有一番糜爛，倘能集合失意英雄，回心合力，保守一處形勝之地，開闢一所世外桃源，進可保君，退足自守，最不濟也可保全數萬生靈，免遭塗炭，恰好這裏玉龍岡天險之區，先父彌留時，尙諄諄囑咐繼述未竟之志，所以妾久存此心，巧不過黑英雄志同道合，遂生出此事來，早晨席上妾對黃將軍所說，另創大業，便是此意，其實妾一女流，毫不希望做一綠林首領，更不願俺們志同道合的英雄，老死在綠林中，希望身在綠林，心存君國，從綠林中開闢出一條光明坦道來，這便是妾的區區之見，她這幾句光明磊落的話，最受感動的是黃飛虎，他原從綠林搖身一變，變作總兵，現在由總兵又回到近乎綠林的地方，無論如何，心裏也是不好受，經紫霄這樣一說，又像現在的綠林與前不同，將來未始沒有光明之路，一夜折騰，到此才吃下一付安心藥，却把李紫霄愈發看重了，至於黑煞神，粗而且渾，罰誓不瞭解的，何況李紫霄城府深沉，用一派冠冕堂皇的話，先把衆人的心籠絡起來，其實她心裏主見，連袁鷹兒等也莫測高深，何況黑煞神呢，當下黑煞神獷聲獷氣的附和着衆人，把紫霄抬得高高的，一力主張，多帶人馬，連黃飛虎部下也一齊帶去，以張聲勢，後來還是紫霄自己決定，只帶黃飛虎袁鷹兒和黑煞神，另外在官軍中挑選三百虎皮兵，改張三義堡旗號，即在午飯後出發，小虎兒嚷着要同去，經紫霄說了幾句，才凸着嘴不響了，飯後，紫霄把堡中諸事安排妥貼，又命小虎兒進內宅去囑咐路鼎幾句話，便命小虎兒伴着路鼎，小心照料，一一吩咐清楚，自己略一修飾，帶了流光劍，選了四匹良駒，帶着三義堡旗幟，和袁鷹兒黃飛虎黑煞神各騎着馬先到官軍營中，由黃飛虎曉諭一番，官軍原是綠林人物居多，這種勾當，正對胃口，今見主

將和三義堡一鼻孔出氣，自然服服貼貼的聽憑調遣，當下黃飛虎修理好套馬索，帶在身邊，依然提着黃澄澄熟銅溜金齊眉棍，挑選了三百虎皮兵，立時跟着紫霄向玉龍岡進發，玉龍岡距三義堡，不過幾十里路，都是盤旋曲折的山路，不能縱馬放韁，未免迂緩一點，這樣翻過幾個山頭，望見前面一座峻嶺，頗爲險惡，中間却有一箭路的坦道，衆人一見這樣坦道，立時加鞭，潑刺刺奔跑，跑到嶺脚，忽見半嶺土坡上，豎着一面黃旗，寫着玉龍岡字樣，旗下併立着四匹馬，馬上四個大漢，一色裹頭纏腿，帶弓跨刀，一見三義堡人到來，便跑下兩人來，迎着李紫霄馬頭，高聲喝道，俺家寨主，恭候多時，特命俺門迎上前來，由此進山，尙有不少路，一路都有伏弩陷坑，你們初到，地理不熟，由俺兩人當先領導好了，說畢，死命釘了紫霄幾眼，又望望紫霄身後一行人馬，笑了一笑，便一拾馬韁，當先跑上嶺路，那半腰土坡上，尙併馬立着兩人，却一動不動，只掏出哨角般東西，含在嘴上，尖咧咧的吹了起來，大約以此爲號，通知三義堡人馬進山了，紫霄看了這番情形，回頭向袁鷹兒悄悄說道，看情形難免要費手脚，一語未畢，已遠遠聽得一路吹着哨子，似乎是按站傳遞的法子，紫霄等跟着前面引路的兩匹馬，緩緩進發，又翻過了好幾處崗陵，都是陡峭峻險的地方，有許多地方隻馬難行，大家只好下騎，每一個險要地方，都設着卡子，扯着玉龍岡旗號，卡子上的人們，看得紫霄的嫵娜，黃飛虎的雄偉，袁鷹兒的精悍，人人現着詫異之色，紫霄談笑自若，履險如夷，愈發使玉龍岡人們奇怪得了不得，這樣又過了幾重峻險地方，驀見前面現出十幾丈高的一座漆黑峭壁，寸草不生，遠看去活像方整整的一塊秤錘子，黑煞神蹇上前來，向紫霄笑道，這裏土名叫做天鑄谷，這座峭壁，天生的一塊整鐵，玉龍岡風水，全在這裏，

轉過這天鑄谷，便是一條蜿蜒如龍的長岡，岡上磊磊塊塊，奇奇怪怪，都是白玉似的磨盤堅石，遠望過去，好像龍身上鱗甲，所以出名叫做玉龍岡，山寨便在龍脊上，也是玉龍岡最高的所在了，袁鷹兒笑道，這麼大的一塊鐵採下來，打造軍器，可用之不盡了，黑煞神兩手亂搖道，這却使不得，早年山寨中也有人提議過，無奈風水所關，輕易不能亂動，黃飛虎大笑道，風水兩字害人不淺，如何信得，倒是這座峭壁，正擋住玉龍岡全岡風景，好像大戶人家的影壁一般，於行軍上頗有關係，如守住這谷口，便用紅衣大砲來轟，也休想轟開，這座峭壁，真是最好的一座要塞，紫霄點頭道，將軍所見，與妾相同，不過採用軍鐵，也是要着，倘然此處四近，還有鐵礦可採，更妙極了，衆人談談說說，已走入一條羊腸小道，原來此處兩壁中分，都是遮天蔽日的高壁，走在中間，仰着脖子望上去，只露一線天光，這條山道，真是有里把路長，紫霄笑向黃飛虎道，有前面的天然屏障，還有這條通行小道，造物之妙，真真無奇不有，如果裏面水道不絕，糧食有餘，這條小道，也可說得一夫當關，萬夫莫入了，但是翻山鷓在前面幾處山岡設了無數卡子，此地接近山寨，最是扼要所在，却又一人不設，未免太大意了，黃飛虎笑道，他們懂得甚麼，便是俺也在這幾年，才略知一二的，談笑未畢，將出谷口，一陣谷風吹來，隱隱聽得谷外人喧馬嘶之聲，那前面引路的兩個騎卒，牽着馬回過頭來道，走盡這條小道，便可見着俺們寨主，好恭迎諸位，說畢，急匆匆跑去，這裏紫霄悄悄向黃飛虎道，請將軍傳令撥一百名虎皮兵守住這條要道，玉龍岡的人，任他們隨意進出，不過預防萬一，倘有風吹草動，我們有人在此，便不愁沒有退路，黃飛虎連點頭道，有理，有理，便轉身撥了兩名把總，一百個虎皮兵，分守山道兩頭，自己帶了二百個虎

皮兵，跟着紫霄等緩緩行去，一忽兒走盡羊腸山道，豁然開朗，顯出一大片廣場來，四圍盡是參天古木，廣場對面，却是一座橫亘南北的峻嶺，嶺上立着一座石牌坊，鑿着玉龍岡三個斗大的字，牌坊下旗幟繽紛，戈矛森立，鴉雀無聲的一字排着無數人馬，把這片廣場圍成一個大圈，只留着天鑄谷一處路口，廣場上的人們，一見三義堡旗號，從谷口招展出來，接着李紫霄一馬當先，領着黃飛虎袁鷹兒黑煞神，和後面二百虎皮兵，像長蛇出洞般步入場心，黑煞神早已一拎韁繩，跑到紫霄面前，向牌坊下一指道，請女英雄暫先駐馬，他們已迎上來了，紫霄等抬頭一看，只見五色繽紛旗幟下，其勢虎虎的趨出奇形怪狀俊醜不一的十幾個漢子，爲首一個生得鷹眼獅鼻，猿臂蝟髯，一身勁裝，外披風氅，身後緊緊跟定一老一少，老的鬚髮俱白，却生成一張酒糟紅面，中間一個大蒜鼻，通紅發亮，光可鑑人，遠看去有點像鶴髮童顏，其實一臉橫肉，專吃人心，那年少的細眉細目，薄耳尖腮，一路行來，和那老的交頭接耳，講個不了，其餘後面許多人，高高矮矮，光怪陸離，黑煞神先已悄悄指點給紫霄道，披風氅的便是翻山鶴，身後老的便是塔兒岡老獍，年青的是過天星，其餘全是山寨開拔出來的頭目，說畢，一轉身，向前迎去，跑到翻山鶴身邊，又向這邊指點，翻山鶴等緊趨幾步已到跟前，紫霄諸人慌下馬相見，兩面經黑煞神均已指點明白，倒簡省了許多話，翻山鶴只說了一句，恭候多時，此地不便談話，請諸位上嶺到敝寨歇馬便了，雙方一陣謙遜，翻山鶴轉身向前領導，往嶺上走去，却見他撮口一呼，立時見旗幟搖動，圍住廣場的人馬，分成左右兩路，向別道上捲上高嶺去了，這裏翻山鶴等領着紫霄一行人馬，由石牌坊下一條坦道上步上玉龍岡，走不到半里路，便見要路口築着幾座碉壘，壘上高懸着山寨旗號，

塚口上安着幾具鐵砲，頗是威風，衆人走過幾層碉壘，越上越高，到了嶺頂，才見大寨的大柵門，柵內一條很長的寬道，直達最高的嶺巔，寬道兩旁，整整齊齊的蓋着許多瓦房，也有不少店舖，翻山鶴直向柵門內寬道上走去，紫霄等也跟着進了柵內，留神兩旁店舖進出的人，也是普通裝束，女子小孩，老少都有，祇每人都帶着兵器，衣襟掛一支紅布條，布條上似乎寫着字，大約由山寨發給，作爲標誌，免得奸細混入，一路走去，忽聽得前面大吹大擂，鼓樂喧天，抬頭一看，原來這條寬道盡頭才是山寨大門，却是一座很高的碉樓，週圍圍着亂石牆，牆上和碉樓上刀槍密布，站滿了山寨嘍兵，下面碉門大開，翻山鶴過天星老獬狗同十餘個兇悍頭目，全分立兩旁，躬身肅容，紫霄等免不得略自謙遜幾句，便昂然直入，一進寨門，便是一條鋪沙甬道，甬道盡處，拾級而登，便是一座寬敞大廳，足可容納千許人，大約就是山寨聚義之所，聚義廳兩旁，接連着無數院落，一進廳內，只見上面正中一排，設着十幾把獸皮交椅，左右兩行，也設着無數椅子，每一把椅子後面，站着兩名抱刀衛兵，雄糾糾立着，好像木雕一般，這時黃飛虎帶來的二百虎皮兵，遵着命令，已肅靜無聲的排立在廳階兩旁，黃飛虎袁鷹兒緊跟着紫霄跨進廳內，翻山鶴只領着黑煞神過天星老獬狗三人，陪進廳來，其餘十多個頭目，却分頭招呼階上虎皮兵去了，翻山鶴等紫霄進廳後，便請紫霄高坐居中交椅，紫霄從小聽父親說過拜山規矩，當然謙遜不遑，兩面一陣客氣，彼此便在左右兩旁椅上分主客坐下，上面一排獸皮交椅却都空着，主客坐定，翻山鶴首先開言道，敝寨和貴堡原同鄰舍一般，貴堡路堡主曾經拜識，端的英雄，這幾天聽說黃總兵帶着官軍打堡，俺氣忿不過，特地差黑二弟前往助陣，想不到昨晚黑二弟回來，得知前幾年過去的李老師父膝下，有

一位小姐，一鳴驚人，本領無敵，據俺黑二弟說來，非但路堡主甘拜下風，便是這一路山寨好漢，也無人及得，俺聞悉之下，高興得不得了，這幾年俺自問藝疏學淺，屢想訪求一位大英雄求他上山，整頓寨基，領袖羣英，萬想不到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強勝鬚眉十倍的李小姐，近在咫尺，俺真喜得不知如何是好，慌命黑二弟又辛苦一趟，去恭迎小姐上山，一面又把這位塔兒岡的老大哥請了來，咱們先來個小小的羣英會，見識見識李小姐的驚人絕技，說罷，兩目圓睜，直注紫霄，却又張着嘴，呵呵大笑，聲振屋瓦，紫霄欠身微笑，鶯聲嚶嚶的答道，紫霄是一個瑣瑣女子，有何本領，敢勞寨主誇贊，既蒙寨主派黑英雄助陣解圍，又蒙寨主連夜相集，那敢違命不來，偏巧鄙堡路兄身子略有不適，不能親自到此，特命紫霄等代表前來，叩謝寨主助陣美意，說罷，盈盈起立，向翻山鶴深深歛衽，翻山鶴一面答禮，一面便命手下在聚義廳上擺設酒席，他們這種酒席，却與衆不同，每人面前端上一張茶几似的小桌子，一張桌子擺好一只酒杯，餘無一物，一忽兒，階下一個凶面大漢，高喝一聲上菜，頓時樂聲大作，廳外十幾個婁兵，每人雙手捧着一具木盤，裝着滿滿一盤紅燒大塊牛肉，牛肉上插着明晃晃一柄尖刀，刀柄上插着一朵紅鮮花，魚貫而進，把一盤盤牛肉，依次分送到各人桌上，這般人退去，又是幾個婁兵，披着紅綢，提着酒壺，在各人面前敬起酒來，依次敬畢，退立一旁，這當口翻山鶴條的站起身來，端着面前酒杯，高聲說道，敝寨沒有別的敬意，權請諸位英雄喝幾杯水酒，聊表微忱，說畢，自己嚙的一聲，把酒喝乾，舉杯四照，紫霄等祇好領情，各自飲乾了面前酒，旁邊侍候酒席的婁兵，又提着壺一一斟滿，酒過三巡，翻山鶴舉手拔出肉上尖刀，向各席一揮，說一聲請，便聽得滿座嗤嗤割肉

的聲音，宛如風捲殘雲，剎時盤盤俱空，只有紫霄面前一盤肉，毫釐未動，一柄刀也依然直立在牛肉上，但是翻山鶴手下的過天星老獬黑煞神和幾個頭目，肉雖吃盡，手中一柄尖刀，却依然緊緊捏住，並不撒手，好像等候又上一盤肉似的，紫霄一雙秋水如神的妙目時時貫注各人動作，看出他們執刀在手神情有異，愈發留心翻山鶴舉動，恰好翻山鶴也留神紫霄面前一盤牛肉，紋絲未動，似乎露出鄙夷之態，以爲紫霄畢竟是個尋常女子，身體脆薄，怎吃得下這樣英雄之肉，剎時眉目一動，向階下大喝一聲收刀，便見廳外兩個婁兵扛進一塊木牌來，宛似一座小小屏風，木牌有一人多高，中間畫着一個精赤的人，五官四肢俱備，掌中又畫出一個紅圈，圈中寫了一個心字，婁兵扛進這塊木牌，放在離席遠遠的中間，翻山鶴笑向三義堡諸人道，咱們練武的人，三句不離本行，不比酸溜溜的先生們，在吃酒擋口，行甚麼酒令兒，哼幾句詩曲兒，俺們可幹不上來，所以俺想了一個法子，弄出這樣一個頑意兒來，每人吃完了肉，把手上小刀兒向那木牌上的人兒擲去，同時嘴上喝一聲擲中何處，譬如嘴上喝一聲中目，刀發出去，果然擲中眼上，刀不跌下，便見功夫，咱們大家公賀一杯，如擲不中，或中了以後，刀仍跌下來，便罰他一杯，俺想這法子最公道不過，也可以助興，而且這種玩意兒，有武功的人，也不甚難，大家一定樂意的，現在俺先來試一下，諸位不要笑話，看俺獻醜，一語未畢，猛喝一聲看俺取他心肝，就在這一聲大喝中，嗤的一線白光直射木牌，噹的一聲響，那柄割肉的尖刀，入木三分，正插在畫出的紅心中間，大家不免齊聲喝彩，公賀了一杯，翻山鶴得意非常，呵呵大笑道，快上酒來，看那一位英雄出馬，咱們好舉杯恭候，這時黃飛虎再也忍不住了，一抬身，離開酒席，居中立定，向兩面一抱



拳，笑道，俺也來試一下，但是一柄刀不夠用，無論那一位，借幾柄用用，袁鷹兒湊趣，慌把自己桌上一柄遞與黃飛虎，黃飛虎接過了刀，又轉身走到黑煞神面前，笑道，黑兄，你的也權借一用，黑煞神正樂意三義堡人物獻點能耐，髻髻自己面上也增光彩，一聽黃飛虎改變花樣，慌笑嘻嘻把刀送上，却悄悄說道，將軍絕藝，何消說得，儘量施展罷，黃飛虎微笑接過，返身直退到中間設獸皮椅所在，距離席下木牌，約有五六丈遠，比翻山鶴坐席所在，又遠了不少，黃飛虎退到不能再退地方，然後立定身，笑向左邊玉龍岡席上說道，俺武功淺薄，偶然湊個趣，想借花獻佛，敬諸位幾杯，敬得上敬不上，休得笑話，說畢，先把一柄刀插在腰帶上，兩手分執兩柄，突然喝一聲着俺取他雙目，只見他雙手一揚，那邊木牌上，噹噹兩響，兩柄刀不偏不倚分插在兩隻眼珠上，衆人不由的喝起連環彩來，不料他一轉身，面朝裏，背朝外，拔出腰間那一柄，反臂一掄，喊一聲再來一下，衆人急看時，只見木牌畫的人頭上，三柄刀插成一個倒寫品字，最後反背擲的，正中在嘴上，這一下，把袁鷹兒黑煞神樂得手舞足蹈，過天星老獬獨驚得目瞪口呆，那翻山鶴却一手端杯，一手指着黃飛虎向紫霄問道，這位英雄，素未謀面，也是貴堡的人物麼，紫霄端坐微笑道，寨主久聞黃總兵大名，何以覲面却不認得，這一句話，宛如石破天驚，廳上廳下，凡是玉龍岡的人，沒有一個不大吃一驚的，無數眼光，都注在黃飛虎一人身上，猛聽得噹的一聲怪響，翻山鶴手上一隻酒杯，掉在桌上，幸而離桌甚近，砸得不重，沒有粉碎，祇把滿滿一杯酒，流得點滴無餘，原來黑煞神跟三義堡人馬回到山寨，大家匆匆會面，無庸細說，到了廳上，大家全神都注在紫霄一人身上，對黃飛虎全沒有理會，彼此便是在嶺下廣場上見面時，雖經黑煞神介紹一次，

無奈紫霄早已暗囑黑煞神，不到相當時節，不必說明黃飛虎來蹤去跡，所以黑煞神在廣場上給翻山鶴指點時，只含糊說了句這人姓黃便完，這時突然出現了黃總兵，在翻山鶴耳中聽到黃總兵三字，怎的不驚，以為官軍和三義堡合在一起，借機進山，抄襲山寨來了，連自己同氣連枝的黑煞神，也疑惑他吃裏爬外，同他們一鼻孔出氣了，這擋口，廳上廳下，凡是山寨的人，除出黑煞神，個個手握刀把，預備拼命，却聽得坐在首席上的李紫霄，盈盈卓立，一雙神光瑰澈的妙目，電也似的向全廳一掃，嫣然笑道，寨主休驚，諸位英雄不要誤會，這位黃總兵黃飛虎，現在不是率領官兵的總兵官，却是三義堡志同道合的人了，諸位不信，請問黑英雄便曉，黑煞神慌也離席，笑嘻嘻向老獬豸說道，今天女英雄到此，還帶着一樁大喜事來，別人還可，惟獨你老哥還應該拜謝那位女英雄呢，老獬豸豎着一個高紅鼻子，滿臉佈着驚疑之色，正想開口，黑煞神兩手一搖，大笑道，你且別燥，聽我細說，接着便粗枝大葉，把黃飛虎棄官的情節，說了一遍，這一番話，聽在玉龍岡人們耳中，等於吃了一席壓驚酒，各人眼光，却不注意黃飛虎，只一齊注到紫霄身上，人人心裏都驚奇這樣一個美人胎兒的女子，有這樣了不得的本領和智謀，怪不得三義堡要唯她獨尊了，這時黃飛虎早已回到自己席上，暗地留神翻山鶴，見他聽了黑煞神一席話，低頭不語，一會兒又抬頭打量打量紫霄，似乎心裏正打算一樁主意，猛聽得紫霄又笑道，現在諸位疑慮盡釋，我們不要辜負寨主一番盛意，剛才黃將軍三刀齊中，我們應該公賀一盃，以後再請那一位英雄大顯身手，說畢，自己先舉盃喝盡，大家被她一提，如夢初醒，翻山鶴身居主席，反覺着不得勁兒，慌也一仰脖子，舉盃相照大聲笑道，我們非但該公賀一盃，黃將軍絕藝驚人，而且還要同賀一盃，

黃將軍與我們志同道合，前程無量，衆人齊聲應道，寨主說得有理，我們多歡飲幾盃才是，於是大家乾了兩盃，老獬獨吃了幾盃酒，鼻子格外發亮，一張臉紅得像噴血一般，配着雪也似的鬚眉，紅白相映，非常別緻，這時也離席而起，先向紫霄打了一躬，轉身又走到黃飛虎席前一躬到地，開口說道，將軍棄官，原由塔兒岡而起，雖然將軍豪氣凌霄，棄官如遺，在俺心裏，總覺抱歉，特地向將軍謝罪，此後將軍如有用得着俺的地方，雖死不辭，說畢，又是一躬，黃飛虎看他這般年紀，還有這樣精神，說話也謙恭有禮，不免也周旋幾句，老獬說了幾句門面話，又回身走到中間，向木牌一指道，黃將軍連珠三刀，刀刀中的，實在無人及得，俺年老藝疎，滿心想借花獻佛，敬諸位幾盃，無奈藝不由人，恐上不了諸位法眼，姑且借酒蓋臉，玩他一下，練得好練不好，請諸位多多包涵，翻山鶴一見老獬獨出馬，高興得了不得，慌笑說道，生薑老的辣，我們洗盃恭候罷，老獬獨且不答言，走近木牌，伸手拔下四把刀，回身走到起先黃飛虎發刀所在，却不回轉身來，背着木牌，連頭也不回望一望，只聽他猛喝一聲穿掌，同時兩手反腕一揚，便見兩道白光，從他肩頭發出，噹的一聲，兩柄刀正插在木牌人的左右手心內，接着又聽他喝一聲穿膝，照樣又把餘的兩柄刀發出，整整的插在木牌人的兩膝上，衆人都喝起彩來，齊說這手功夫真不易，最難得的背後無眼，怎能夠得心應手，發得這樣準呢，翻山鶴更是樂不可支，連說乾盃乾盃，於是衆人又公賀一盃，這時紫霄喝了幾盃酒，面泛桃花，益顯得姣艷欲滴，神采照人，卻見她笑吟吟抬身而起，指着木牌說道，咱們飲酒作樂，卻苦了這畫人兒，一連吃了好幾次尖刀，現在我來變個花樣兒，衆人聽她要出手，精神大振，都一齊望着她，不知她變出甚麼花樣兒來，卻見她嫋嫋婷婷的走到

木牌邊，伸出玉手，把木牌上的尖刀，一齊取下，又分花拂柳的將手上的刀，一一還與本人，然後又退到木牌前面立定，向衆人笑道，木牌上畫人兒苦頭吃得不小，現在發個慈悲，我來代替它一下，諸位不要替我担心，手上有刀的，儘管用力發出來，只當我同木牌人一樣，發一柄兩柄，沒有多大意思，席上有刀的，儘管一齊發來，且看我是不是同木牌人一樣，這幾句說得真是驚人，而且出人意料之外，非但玉龍岡的人，以爲她多吃了幾盃酒，胆大妄爲，連袁鷹兒黃飛虎都有點驚疑起來，黑煞神更是不安，連連搖手道，女英雄本領絕人，我們早已知道，何必弄出這樣玩意兒來，便是要來個新鮮着兒，也有的是花樣，這樣舉動，誰也不肯發刀的，這幾個人的驚疑，原也在情理之中，而且一半也怕紫霄過於張狂，弄得沒有好結果，其實這般勇夫，那知紫霄，沒有確實把握，豈肯冒昧從事，原來紫霄此舉，早已算定，席面手上有割肉小刀的，除三義堡來人外，祇有翻山鶴過天星黑煞神老獬幾個人，黑煞神心服口服，名義上尙是玉龍岡的人，其實已列在自己一邊，這樣，能向自己出手的，只有翻山鶴等三人，這三人的武功，一望而知，滿讓他們一齊發刀，憑自己功夫，也尙可應付得下，當下成竹在胸，向黑煞神笑道，黑兄萬安，不是俺誇口，這幾柄小刀，在俺眼中，也同紙糊的差不多，那一位胆大英雄，快請出手罷，一語未畢，只聽得主席上翻山鶴大喝一聲，俺先敬你一刀，衆人大驚，急看時，只見紫霄不離方寸，笑吟吟右手兩指箝住一柄尖刀，向衆人一揚道，你們看，這種刀不是紙做的是甚麼，隨說隨將兩指一翻，那指縫裏的尖刀，便像麵糊似的折了過來，咄的一聲成爲兩斷，掉在地上，這一下，把廳上廳下鎮壓得鴉雀無聲，如果有一根繡花針掉在地上，也可聽得出來，連喝彩都不敢喝出聲來了，卻不料黑

煞神肩下一席上的過天星，使出壞心眼來，他以為紫霄此時賣弄手段，意氣飛揚，定難兼顧，暗地掣刀在手，看準紫霄咽喉用足腕力冷不防，喝聲着，刀光如電，只一瞬功夫，眼看雪亮尖刀上了粉臉香頸之間，說時遲，那時快，只見紫霄一退步，朱唇微啓，牙齒透香，巧不巧，正把刀尖噙住，趁勢玉腕一舒，執住刀柄向過天星席上一舒，嬌喝一聲，還你一刀，這一下真把過天星嚇得魂靈直冒，啊喲一聲剛才出口，只聽得嗖的一聲，那柄刀擦着過天星頭皮，直飛到身後一支大木柱上，釘在柱上，餘勢猛勁，來回直晃，可是過天星網巾前面一朵茨菇結兒，卻已削斷，掉落下來，只把過天星嚇得面白唇黃，向桌底直躲，兩旁黑煞神老獬豸也吃驚非淺，以為紫霄要取過天星性命，在這驚心動魄擋口，猛聽得翻山鶴大喊一聲，好本領，推案而出，搶到紫霄面前，納頭便拜，口內說道，耳聞是假，眼見為真，今天俺碰着真英雄，這座玉龍岡寨基業可以穩固了，紫霄見他說拜就拜，真個跪在地上叩起頭來，慌忙退在一旁，連說寨主多禮，折殺妾身，快請起來，一語未畢，翻山鶴騰的跳起身，向兩面席上一拱手，高聲說道，俺今天恭迎這位女英雄上山，原有一個大大的宏願，便是俺平日想訪求一位智勇雙全的大英雄，主持玉龍岡，集合綠林同志，另做一番事業，凡是玉龍岡的人，大約都知道，便是這位塔兒岡老大哥，也抱此心，想不到黃將軍率領官軍到此，倒替俺們引了這位女英雄出來，此刻見識到女英雄驚人絕藝，怪不得黃將軍傾心相隨，現在我們有了女英雄和黃將軍，便像有了柱心骨兒似的，趁此羣英聚會，俺翻山鶴率領玉龍岡大小人馬，情願恭奉女英雄為總寨之主，以後悉聽女英雄命令，如有不服的，便請他挺身出來，和我先較量較量，翻山鶴話音未絕，廳上廳下，歡呼如雷，齊聲喊着，願聽女英雄號令，黑

煞神更樂得手舞足蹈，向老猢猻豎着大拇指，喊着玉龍岡從此興旺了，你那小小的塔兒岡，快趁此打主意罷，老猢猻笑道，你且不要忙，俺自有主意，也不必忙在一時呢，黑煞神誤會了他的意思，以爲老猢猻不樂意，一堵氣，回過頭去，猛見過天星霍地托案跳出，高聲嚷道，檢日不如撞日，俺們寨主既然虛衷讓賢，便在今天奉女英雄坐上第一把交椅，有何不可，然後把三義堡玉龍岡兩處英雄合起來，排定座位，插血爲盟，咱們就可轟轟烈烈幹起來了，翻山鷓也是急如星火的人，連說有理有理，咱們就擺起香案，當天盟誓，這句話剛出口，早有幾個頭目，撥去中間那塊木牌，換上長案，設起香燭，中間還放了一大盆黃酒，這時鬧鬧闐闐，人多口雜，弄得李紫霄插不下嘴去，袁鷹兒黃飛虎暗喜目的已達，私下一商量，索興袖手旁觀，讓玉龍岡人們瞎起闐，一忽兒備齊了白鷄黑狗，當場宰割，取血滴在案上酒盆內，旁邊放了一個瓢子，一面令全山頭目伺候，諸事齊備，人聲略靜，翻山鷓便請紫霄主盟，紫霄立在香案面前，向衆人略一歛衽，然後從容說道，紫霄今天原是奉路堡主之命而來，萬想不到承諸位這樣抬愛，但是紫霄一女流之輩，如何担当得了大事，望諸位不必多此一舉，再說大家既然志同道合，第一以義氣爲重，只要衆志成城，向前做去，便可業成基固，紫霄說到此處，話鋒略頓，便聽得衆人轟雷般喊道，女英雄不必再謙遜了，如果這樣謙讓，我們沒有辦法，只好散夥了，這時黃飛虎挺身而出，抱拳說道，女英雄這番話，全因爲今天到此作客，這一來，好像喧賓奪主，其實在坐英雄，都是光明磊落漢子，尤其是此地寨主，久存讓賢之心，求賢若渴，才披誠相見，這種舉動，俺第一個欽佩萬分，如照實在情形說，在坐英雄雖然各有絕藝，所學不同，但是包羅衆長，智謀出衆，實在要推女英雄爲首，以後

有許多大事，我們在女英雄領導之下，合力去做，今天香案已備，萬萬不要說了不算，俺勸女英雄以大義爲重，不必再謙，免失衆人之望，黃飛虎這一陣勸駕，加上衆人齊聲附和着，紫霄也只可點頭應允，衆人大喜，翻山鶴立時燒起一大股香，雙手獻與紫霄，請她爲首通誠，紫霄雙手捧香，面孔一整，緩緩繞到香案前面，對着廳外，把香高舉過額，默默通誠，半晌，回身插在香爐中間，又繞到香案裏面，面南朝北，叩下頭去，盈盈起立，一挽袖，露出雪白皓腕，舉起瓢匙，在洒盆內舀了一瓢白鷄黑犬和成的盟酒，一口吸乾，瓢回原處，然後朗聲說道，俺既承諸位抬愛，只可暫時擔當，但是俺有三件事，要當衆聲明，諸位如有不願意的，也可趁此講明，萬一事後翻悔，那時節，寨規森嚴，須怨不得俺不懂情面，至於俺要預先聲明的三樁事，也是正大光明的事，第一件，俺強煞是一個女流，雖然暫時忝爲諸英雄之首，應該仍照翻山鶴寨主志向做去，將來倘有比俺高強的英雄到來，不論男女，俺情願相讓，決不留戀，第二件，咱們雖是身爲綠林，却不能同一味劫掠的綠林同道，咱們取的是貪官奸商，救的是忠臣義士，希望諸位同抱此心，替玉龍岡發揚聲威，增加光耀，第三件，從今天起，不論玉龍岡三義堡一切人等，不得隨意行動，凡事須秉承總寨命令而行，所有應該整頓的山規，和佈置的軍事，以及偵察外面情形的職司，俺邀集全寨諸英雄，從長規定，分派妥當，各司其事，不得混亂，這三件，諸位如依得，便請飲此血酒，衆人齊聲喊道，這樣正大光明的事，不要說三件，便是三百件也情願，衆人大聲一嚷，翻山鶴便揮拳擄臂來取酒瓢，不料人叢中擠出一顆雪白頭顱，一個勁兒鑽到香案邊，一抬頭，伸手搶起酒瓢，咽的一聲，便喝了一瓢，酒瓢一擡，一轉身，搶到紫霄面前，雙腿一跪，咚咚叩了一陣響頭，跳起

身來，大喊道，俺老獬率領塔兒岡三百健兒，願奉李總寨主旗號，一言爲定，俺先偏此血酒了，黑煞神樂得噙着大嘴，在人縫裏向老獬大拇指一豎，哈哈笑道，怕你不投到女英雄門下，接着翻山鶴，黑煞神，過天星，黃飛虎，袁鷹兒和玉龍岡衆頭目，一一飲過盟酒，然後黑壓壓跪了一廳，行參拜總寨主大禮，翻山鶴又吩咐後寨殺牛宰羊，重整筵席，犒賞全山婁卒，連三義堡堡勇，新降官軍，都有一份，這時聚義廳上紫霄高居首坐，和衆好漢重整杯盤，開懷暢飲起來，席上紫霄和翻山鶴等商定交椅名次，彼此謙讓一回，遂算定局，規定的是，玉龍岡總寨主李紫霄，寨主翻山鶴，黃飛虎，黑煞神，袁鷹兒，過天星，小虎兒，三義堡分寨寨主路鼎，塔兒岡分寨寨主老獬，當下名次排好，諸事粗定，日色已漸漸西沉，照翻山鶴意思，便要打掃後寨房屋，請總寨主黃飛虎袁鷹兒留在寨內，經紫霄說明，尙須回到三義堡佈置一下，然後挑選新降官兵和堡勇，再回到山寨來，於是席散以後，李紫霄依然帶着黃飛虎袁鷹兒和虎皮兵下山，這時紫霄下山，便與上山時大不相同，全山人馬，直送到山口來，紫霄一馬當先，走到天鑄谷口，那守谷的一百虎皮兵，正在席地而坐，大盤酒肉喝得興高采烈，想是寨上派人送來犒賞他們的。

## 第十四章 流光劍的奇遇

紫霄到來，慌都跳起身來，合隊出谷，一出谷外，紫霄便攔住翻山鶴等不必遠送，就此暫行告別，於是紫霄一行人馬回到堡中，已到掌燈時候，路鼎和小虎兒率領着堡勇已在堡樓上久



候，一見紫霄等高高興興回來，心中大喜，慌一同迎到宅內，帶去的虎皮兵仍然返營休息，紫霄等到了路宅，說明就裏，路鼎自然格外欽服，小虎兒聽說自己也是一個小寨主，又聽得在玉龍岡席上，衆人怎樣大獻身手，樂得跳上跳下，恨不得立時趕到玉龍岡，顯一顯自己豹皮囊裏金錢鏢，却聽紫霄說道，此行總算不虛，但是俺這樣拋頭露臉，實非本意，此後一切佈置，全仗黃將軍幫助才好，黃飛虎笑道，俺留神翻山鶴老獍等舉動，倒是真心實意，我們只要秉大公做去，事情也很容易，至於調度人馬，佈置大寨，俺知道的，沒有不盡心盡力的，袁鷹兒道，依我想，照師妹主意，此地算是玉龍岡分寨，却首當官軍來路，應該格外厚備實力，作爲壓寨屏障，堡中老弱，似乎都應遷到玉龍岡內去，紫霄妹在堡中戶口內，挑選一隊強壯女子，加緊訓練，作爲貼身娘子軍，到了山寨起居飲食，也方便一點，路鼎說道，袁兄想得週到，真非這樣不可，紫霄點頭道，此層也是要着，還有一節，俺想將堡外官軍，從明天起，趕速換了旗號，調到玉龍岡，再將玉龍岡婁兵撥一半到此，交由路兄加緊訓練，每逢朔晦之日，將分寨人馬集合廣場，總檢閱一次，這是關於軍紀方面，至於山內開墾，餉糧支給，也要詳細籌劃一下才好，紫霄說畢，衆人都極力稱是，路鼎又說道，從此師妹總攬全寨，不久即須回山，俺想身爲總寨之主，第一要籠絡人心，明天俺多備金帛，托袁兄帶去，上上下下犒賞一番，也顯得師妹雅量，袁鷹兒拍手道，果然應該如是，紫霄却朝路鼎看了一眼，點頭不語，當下衆人商議停當，就在路宅安息，以後紫霄黃飛虎袁鷹兒帶着新降官軍，和堡中父老，回到總寨，果真照預定辦法一一做去，從此玉龍岡塔兒岡三義堡都在紫霄掌握之中，而且整頓得日見興旺，各處綠林，望風投奔，聲威大振，官廳方面自從黃飛虎一去不

回，索興裝聾作啞，只求相安無事，輕易不敢擅捋虎鬚，河南近省一帶綠林，都替李紫霄起了一個綽號，叫做玉面觀音，提起李紫霄，或尚有人不識，提起玉面觀音，沒有人不豎大拇指，這樣過了一年多，有一天，玉龍岡集合分寨人馬操演之日，路鼎帶着三義堡分寨人馬也來與會，操演完後，紫霄在聚義廳上大擺筵席，款待全寨好漢，筵散，彼此尋友問好，互相談心，單說路鼎，好容易來到總寨，同衆人敷衍了一陣，便急急來找袁鷹兒密談，原來他同紫霄的婚姻大事，被官軍攻堡以後，接着紫霄身爲玉龍岡總寨主，鬧闐闐的就攔下來，偏派他主持三義堡分寨，和紫霄分離兩處，連袁鷹兒小虎兒也被紫霄帶上山去，這一年多光陰，雖每月朔晦，大家會面，總沒有提親機會，私下同袁鷹兒商量過幾次，但是紫霄已不比從前閨閣身分，身爲總寨主，內外之事，都聚在他一人身上，想做個媒人，也不容易，却生生弄得路鼎像熱鍋上螞蟻一般，好容易又望到集合之日，所以酒席散後，急急來找袁鷹兒，兩人在無人處密談了半晌，忽見兩個女兵到來，說奉總寨主之命，叫兩人到後寨相見，路鼎大喜，慌一齊跟女兵走到後寨，原來紫霄在嶺上另建一所房屋，佈置得幽雅非凡，一切起居飲食，全由近身女兵伺候，外面不聽呼喚，不准輕入一步，袁鷹兒和路鼎來到後寨，不敢擅入，先由女兵進內通知，然後兩人進去，路鼎却未來過，細看這所房屋，全是本山石木構造，外面圍着短短紅牆，牆內松竹夾道，用石卵石砌成一條不長不短的甬道，兩邊女兵持槍鵠立，走盡甬道，才是小小的一所一明兩暗的樓房，樓上爲紫霄寢室，樓下筠簾靜下，寂靜無聲，却見一縷白烟，從竹簾縫內裊裊而出，散入空中，澁漾如絲，兩人跑上階沿，使覺一股非蘭非麝的幽香，透入鼻孔，百體俱泰，簾外兩個秀麗女兵，一見二人到來，捲起香簾，讓兩人進

去，路鼎一眼看到中間畫几上，供着一個牌位，一具獸鼎，正焚着異香，袁鷹兒指着牌位笑道，你看師妹這份孝心，路鼎趨近細看，原來牌位上寫着紫霄父親名號，路鼎慌整衣下拜，立起身來，猛見紫霄穿着一身雅素衣裳，已在一旁冉冉回拜，口中說路兄少禮，路鼎猛然一驚，慌又躬身向她爲禮，紫霄便請他們二人在側室坐談，路鼎到此還是第一遭，每月聚會，總在大庭廣衆之間，沒有紫霄命令，不敢擅自進來，此刻蒙紫霄傳見，如逢奇遇，打量室內畫几琴床，雅潔絕倫，比自己宅內書室，頓有天淵之別，但是平日千思萬想，等到內室相對，反覺無話可說，每一啓口，恐怕談錯了話，惹她不快，小心翼翼的坐在一邊，百下裏都覺不合適，幸而有袁鷹兒從旁打諢，把他侷促不安的神態，遮蓋不少，其實紫霄肚內雪亮，笑向路鼎道，路兄此地沒有來過，一年光陰，過得飛快，反不如我們在三義堡，倒可常常見面，路鼎慌垂頭恭答道，總寨主這一年整頓山寨不遺餘力，其餘不講，只俺們三義堡幾百戶人家，遷移到此，有田可耕，有樹可種，安居樂業，豐衣足食，誰不感總寨主的恩德，紫霄笑道，路兄一口一聲的總寨主，實在使愚妹不安，咱們通家，不比常人，在別人面前，只可照寨規做去，咱們在自己私室，何必這樣稱呼，以後千萬不要如此，愚妹請兩兄到來，便想同兩兄說幾句體己話，兩兄如果這樣拘泥，反而見外了，兩人唯唯之間，女兵們獻上香茶，紫霄一揮手，女兵退出，紫霄說道，請兩兄到此，原有一樁事同兩兄商量，愚妹爲三義堡幾百戶人家，謀個妥當處所，不得已出乖露醜，一半也因爲先父遺言，但是一個女流，老是這樣幹下去，總不是事，幸而這一年多光陰，承衆位英雄重視，一切進行，都也順利，但是愚妹心上，只想早早抽身而退，袁鷹兒笑道，師妹現在可不比從前，一進一退，關係重大，再說也

沒有相當人物，能替師妹的，師妹急流勇退的念頭，只可在俺們兩人面前略談，千萬在衆好漢面前不要露出口風，衆人心志一懈，就不好辦了，紫霄笑道，這一層，俺何嘗不曉得，此刻愚妹忽提此事，並非口頭空談，因前幾天北路探子報到，朝中魏忠賢設計陷害坐鎮遼邊的統帥，把熊廷弼囚在天牢內，早晚要把這赫赫威名的熊廷弼，置之死地，那位熊元帥不但熟諳韜略，便是一身武功，也是別人所不能及的，事情湊巧，昨天老獬獨帶了兩名軍官，向本山投奔，那軍官便是熊元帥部下的將官，還是參將的前程，從前也是綠林中人，與老獬獨有舊，熊元帥一下天牢，部下星散，那兩人還算有點忠心，想搭救故主，才投奔老獬獨求救，老獬獨又引到總寨見俺，俺時常聽先父說起熊元帥本領，久已欽佩，愚妹意欲獨自一探天牢，救出這位英雄，倘然天從人願，把熊元帥救到本寨，請他號召舊部，定可做一番大事業，那時節，愚妹也可脫身了，所以暗地請兩兄進來商量一番，路鼎首先開言道，師妹近來威名遠振，外面難免認識師妹，萬一遠行涉險，孤掌難鳴，如何是好，再說山寨裏不可一日無主，此事還宜商酌，紫霄道，路兄話也有理，但是熊元帥宛如淺水蛟龍，無人救得，心實不甘，路鼎思索了半晌，猛然一拍手掌笑說道，愚兄近年來，閑得心慌，不如由俺代替師妹一行罷，袁鷹兒也說道，我也有此思想，不如咱們兩人陪地北上一趟，俺最近得到一種秘術，可以改換形容，此去倒用得着，俺想北京是帝王之居，戒備必定嚴密，斷難強來，只可智取，咱們兩人到了北京，尋個妥當處所，見機行事，好歹要救出熊某來，咱們兩人隨處可安，到底比師妹方便些，紫霄大喜道，路兄一人獨行，愚妹還不放心，有袁兄同去，諸事都有照護，但願兩兄馬到成功，便是兩兄此去，對於山寨諸人，也要瞞過，免得走漏風聲，路

鼎道，準定如此，事不宜遲，咱們明晨動身，當下二人計議妥當，紫霄又叮嚀再三，兩人領命出來，袁鷹兒陡然記起一事，慌笑道，路兄在甬道少候，俺還有一句要緊話，問一聲師妹才好，說畢，又匆匆返身進室，良久，良久，才見他滿面春風的跑出來，路鼎慌問何事，耽擱這許多功夫，害得俺癡立了半天，袁鷹兒不答，拉着他三步併作一步，奔到嶺腰一片松林內，才立定身，四面一看無人，向路鼎肩上一拍，哈哈笑道，你應該怎樣謝我，路鼎被他猛孤丁的說了這麼一句，茫然不解，袁鷹兒大笑道，你一年來朝晚念念不忘的是甚麼，路鼎如夢初醒，一把拉住袁鷹兒問道，難道已得到好消息麼，袁鷹兒道，咱們這位師妹，真非常人可及，自從你把月下老人的責任攔在我肩上，我常常留意機會說話，無奈接連發生大事，她又冷若冰霜，看不透她老人家存何主見，不敢冒昧啓口，此刻咱們兩人出來，俺偶然想起，這一去北方，又要把這事冷擱，拼着討個沒趣，好歹要探個口風出來，故而俺又回身進去見她，你猜她怎樣說，路鼎急道，定是一口應承，所以你要我謝媒了，袁鷹兒冷笑道，事情那有這樣容易，我二次跨進門，她也預備出門巡視各處去，一見我翻身重進，不待我開口，便玉手一揮，凜然說道，你不必開口，俺早知來意，請你轉告路兄，只要他救得出熊廷弼同到山寨來，使我得早早抽身，那事便好辦了，她說了這句話，竟自率領女兵，從一重側門出去了，俺始終開不了口，幸喜事有指望，她雖然沒有指明，已盡在不言中，祇要你此去事能成功，便可穩穩到手了，俺替你做到了這一步，已算寶塔合尖，祇差一層，而且還要陪你跑這一趟遠道，你自己想，應該不應該謝我呢，路鼎又驚又喜，慌慌兜頭一揖道，照這樣看來，咱們行動，都在她眼中，但願袁兄陪俺此去，天助人願，請得那位熊元帥來才好，橫豎

俺立誓達到目的，便是跑龍潭虎穴，也要試他一試，惟望袁兄多担點辛苦，助我一臂，袁兄大恩，永不敢忘，袁鷹兒笑道，想不到你們婚姻，繫在天牢內的熊元帥身上，而且咱們的寨主，把這場功勞以自己身子作獎賞品，不怕你不死心塌地的去幹，祇苦了俺空自冒熱氣，也夾在中間，算甚麼來由呢，路鼎惟恐他不願意同去，作了無數的揖，賠了無數小心，兩人才暗地打點，悄悄動身，他們兩人這一去，在開元寺內巧遇熊經略夜探相府，陪同熊經略回到山寨一段情節，已在前幾回表明，不必再敘，祇說二人陪着熊經略到了河南玉龍岡，好像得着奇珍異寶一般，尤其是路鼎念念在自己婚姻上面，以為這種功勞，定蒙紫霄首肯，誠惶誠恐的陪着熊經略到了山寨內，先由袁鷹兒進去通報，紫霄正在聚義廳，和黃飛虎翻山鶴黑煞神過天星等談論山寨之事，忽見袁鷹兒回來，報說熊經略業已請到，大喜過望，忙向衆人說道，諸位尙未知曉此事原委，但是熊經略的威名，諸位諒必早有所聞，因受奸臣陷害，困在天牢，俺特地暗暗命路袁兩兄北上，設法救出，請到本寨來，居然蒙熊經略屈駕到此，真是本寨的大喜事，諸位快整衣一同迎接，衆人一聽坐鎮遼瀋的熊經略到來，真出意料之外，尤其黃飛虎，久任總兵，深知熊經略文武全材，智勇蓋世，雖然聽人說過，祇魏忠賢奸黨掣肘，軍事很不順手，却不料忽然到此，衆人各各猜疑，紫霄也不去管他們，祇教跟着自己直迎到寨門外來，這時熊經略和路鼎，在寨門碉樓下稍候，忽見袁鷹兒引着一大羣人出來，碉樓下刀槍如雪，大吹大擂，熊經略久經戎行，統率貔貅，何等威勢，這種山寨規模，雖然也熬頓得有聲有勢，但在熊經略眼中，便同兒戲一般，却見高高矮矮橫眉豎目一般漢子擁着一個淡粧素服，外披玄色風氅的絕色女子，見她舉步安詳，神態嫵雅，夾在這不三不四一類漢

子當中，格外如鷄羣鶴立，看神情，一般雄糾糾的漢子，對於這女子好像衆星拱日，唯命是從，便料到這女子定非常人，果然，路鼎在耳邊悄悄知會，先走的便是敵寨總寨主李紫霄，後面的全是李總寨主手下了得的好漢，熊經略笑了一笑，便大踏步迎上前去，李紫霄後面各好漢，總以爲熊經略定必天神模樣，不同凡俗，萬想不到遠遠過來一個奇醜黑臉，一身破袍的怪漢，便是恭迎的嘉客，只有紫霄已由袁鷹兒暗地通知易容改裝的事，慌慌繫趨幾步，恭立道左，斂衽致敬，口中說道，蒙熊經略虎駕降臨，山寨增輝，衆人一看總寨主如此，也祇可躬身爲禮，熊經略哈哈大笑道，諸位好漢少禮，俺夢想不到來此一遊，同諸位覲面，此刻蒙路兄知會，知道這位李小姐家學淵源，本領超羣，更是幸會，紫霄一陣謙讓，便迎到聚義廳上，殷勤奉客，衆人也依次落坐，熊經略開言道，俺奉當今聖上提拔之恩，統兵邊塞，原期馬革裹尸，捐軀報國，可恨魏忠賢這廝，朦蔽聖聰，通敵弄權，矯旨召回，把俺困在天牢，俺本不難一死報國，只恨奸臣一手蔽天，奸黨滿朝，忠良逝世，俺雖盡忠一死，於國毫無益處，而且這樣死如鴻毛，也不值得，所以略施小計，便脫出牢籠，當夜仗劍入奸相內院，意欲爲國除奸，不料奸臣惡貫未盈，被他巧脫，却在這夜，無意中逢到貴寨路袁兩位好漢，才知衆好漢謬采虛聲，仗義奮救，想不到素未交往的貴寨，倒有如此俠腸，使俺不免有動於衷，可是俺已決志匿迹銷聲，不問國事，從此易容換名，倘伴山水，做一個世外遺民，只因路兄兩位再三邀遊貴寨，諸位一番俠腸義骨，也是可感，不容俺不前來一謝，現在見着諸位好漢，乘此當面謝過，尚有老友在揚州相候，不便多留，就此告辭，說罷，站起虎軀，向衆人一抱拳，便欲拂袖而出，衆人看他落落寡合，旁若無人的神氣，原已不快，一見他說

完要走，誰也不起立挽留，便是路鼎袁鷹兒兩人，陪同熊經略回山寨來，已算有了交代，熊經略去留，却不在心上，這擋口，只有紫霄一見熊經略拂袖告辭，趕忙盈盈離座，朗聲說道，山鄉茅舍，當然難留虎駕，但是妾千里恭迎，也有一片微忱，千祈經略稍坐片時，容妾一言，熊經略哈哈笑道，女英雄虛衷識賢之心，俺在途中，已聽得路袁兩位提及一二，不瞞你們說，正惟有此先入之言，使俺不敢多留，倘然彼此萍蹤偶聚，朋友盤桓，俺已是世外閒人，一無罣礙，何必作此矯情之舉呢，紫霄一聽，話不投機，慌掉轉口鋒，婉委說道，妾無非欽敬經略，故而千里邀迎，並無別故，如蒙經略鑒諒愚忱，屈留幾日，使敝寨稍親教益，不致走入迷途，便已心滿意足，受賜不淺，說罷斂衽肅立，意甚恭誠，熊經略目光如電，把在座人物，早已一覽無餘，對於紫霄神儀瑩澈，秀麗天成的豐度，也暗暗驚奇，此刻又聽她一番談吐，竟是一個巾幗中不可多得的人物，不禁又回身就座，徐徐笑道，熊某百戰餘生，弄得這樣結果，可稱得不祥之身，尙蒙女英雄另眼相待實深慚愧，現在既蒙款留，盛情難却，且同貴寨諸好漢，稍作勾留便了，紫霄大喜，一聲吩咐，立時在聚義廳上擺設盛筵，殷殷勸酒，却好塔兒岡寨主老猢猻，聞信趕到，而且領着投奔的兩名參將一同前來，這兩名參將，一名趙奎，一名雷宏，此時在老猢猻手下，也算山寨人物，老猢猻領着闖進聚義廳，一見當中首席上，虎也似的踞着一個奇醜怪漢，却不見熊經略的面，經紫霄說明，才恍然大悟，趙奎雷宏慌忙緊走幾步，俯伏在熊經略席下，低低報名參見，熊經略低頭一看，依稀認得是自己部下，頓時觸起往日雄心，髮鬚磔張，目光如火，四面一看，不禁長歎一聲，一揮手，叫趙雷二人起來，兩人却不敢就座，悄悄走到熊經略背後，分立兩旁，這擋口，一個山寨頭目，正



捧着酒壺上來斟酒，熊經略忽然喝一聲且慢，一伸手，從腰間解下一個朱漆葫蘆，去掉塞子，舉手一搖，却是空的，呵呵大笑道，俺吃不慣悶酒，把俺這葫蘆灌滿就得，頭目真個依言，把一壺酒灌入葫蘆內，不料葫蘆雖小，容量却大，連灌了三壺，才裝滿，熊經略提起葫蘆，便直着脖子，骨都都灌入口中，滿滿一葫蘆酒，少說也有四五斤，被他鯨吸長川般灌下肚去，兩個頭目輪流灌酒，還來個手忙腳亂，他腆着胸脯，張着怪嘴，來個葫蘆到嘴，一口吸乾，一忽兒功夫便喝了三四十斤，兀自嘔嘴吮舌的大呼酒來，衆人看他喝了這許多酒，連面皮紅也不紅，也都駭然，老獶獶平日也以飲酒自豪，今天一看人家這樣喝法，真是小巫見了大巫，嚇得攔着杯，瞪着目，看呆了，但在紫霄眼中，便看出熊經略內功深純，非同小可，這種遠年花雕，一口氣吸下三四十斤，酒力一點不發洩出來，無論如何好酒量，也不易辦到，定是運用氣工，將酒逞聚肚內，料知熊經略已看出山寨諸人輕視態度，故意如此做作，一半借酒澆愁，一半略露功夫，說不定下面還有妙文，却一眼看見小虎兒，坐在過天星肩下，兩人鬼鬼祟祟，挨着肩，不知商量甚麼，料知小虎兒又要作弄過天星，原來小虎兒自到山寨，衆人喜他聰慧，又是總寨主胞弟，諸事都愛護他，過天星年輕好事，想在小虎兒身上，巴結總寨主，格外同小虎兒親近，小虎兒却看不起他，時常想法作弄他，這擋口，小虎兒偷眼看熊經略怪形怪狀，旁若無人，黃飛虎翻山鶴等，也竟存輕視，默坐無言，靈機一動，便悄悄拉了過天星一把，低低說道，你看俺們姊妹，把這怪物這樣推崇，黃寨主等却有點看不起他，定是沒有甚麼大本領，你何妨當場顯點能耐，把這怪物的氣焰，壓他一壓，也顯得咱們山寨是英雄，你一開頭，黃寨主等，便可接着你一顯身手了，俺姊妹還有意思留這怪物在山

寨裏，俺第一個看不上眼，你有法，把他趕走，我真感激你一輩子，他這幾句話，真搔着過天星癢筋，而且他也看出翻山鷓等神氣，自己一出場，真能夠博得大眾同情，低頭一想，便有了主意，悄悄對小虎兒道，你不要響，我去去便來，說畢，立起身溜出去，這搖口，熊經略兀自一語不發，一個勁兒猛喝，又喝了一二十斤下去，忽聽廳外鼓樂大作，十幾個精壯漢，魚貫而進，一色穿着棋布坎肩，紫花布短叉褲，光着兩臂兩腿，頭上挽着抓頭髻，髮插鮮花，足踏藤鞋，每人兩手捧定一個朱紅大盤，每一盤內，放着一尾炙香四溢的黃河大鯉魚，分獻各席，爲首一個漢子，長得一身細白皮膚，刺着遍身藍靛花紋，面上却用烟煤塗得精怪一般，雄糾糾捧定魚盤，步趨如風，奔近熊經略席前，單膝點地，舉盤過頂，尖咧咧的高喝一聲，請貴客用鯉，小虎兒眼尖，早已看出這怪模怪樣的漢子，是過天星喬裝的鬼戲，正在暗暗直樂，却不料在過天星高喝一聲，熊經略低頭一瞪之間，猛見過天星一長身單臂托盤，條的從腰間拔出明晃晃一柄尺許長兩面開鋒的牛耳尖刀，用刀鋒截起一大塊魚肉，腕上一攢勁，竟這樣連刀帶魚，疾向熊經略口內送去，這一下，倒也出人意外，一廳的眼光正在集注那柄尖刀擋口，猛見熊經略鼻子哼了一聲，闊口一張，迎向刀鋒，唳嚦一聲，刀鋒立斷，嘴上一陣大嚼，霍的仰面一吐，廳上頂樑中間，鐺的一聲，那寸許刀尖，深深嵌入，衆人眼光一陣晃亂，俱各駭然，過天星在他咬斷刀鋒之際，只覺虎口一震，暗暗生痛，心裏一驚，正想放下魚盤，收起斷刀，轉身便走，忽又聽得熊經略在上面哈哈大笑道，俺不是王僚，怎的你學起專諸來，這齣戲未免唱得景不對題啊，說罷，虎目一張，威稜四射，過天星機伶伶打了一個寒噤，放下魚盤，轉身便走，過天星一轉身，熊經略條的眉頭一皺，雙

手一拍肚皮，喊聲要吐，衆人以爲灌下這許多酒去，真個攔不住要嘔吐出來，萬不料在這一瞬功夫，只見熊經略朝着過天星身後，大口一張，喉頭嗤嗤一聲怪響，匹練價衝出一道亮晶晶的水龍來，正噴向過天星背上，猛聽得過天星啊喲一聲，身不由己的騰空而起，被這條水龍直衝出廳外，跌下階沿，最奇熊經略口中噴出來的那條水龍，原是喝下去的遠年花雕酒，却不知他用甚麼功夫，由口中噴出來，宛似千尋飛瀑，聚而不散，而且有這樣大的力量，竟把過天星衝得跌出廳外，那條酒龍也跟着飛出廳外，才四散開來，化成酒雨，廳外立着的頭目寨兵，被這陣酒雨，淋在頭面上覺得滾熱非常，隱隱生痛，可是廳內却點滴不沾，祇嗅到廳外酒香，一陣陣直衝鼻管，這一下子，宛如奔雷駭電，席上的人相顧失色，因爲玉龍岡各好漢，除出李紫霄功夫絕衆，剛柔兼到，其餘如黃飛虎以下，都是一身硬功夫，驟見熊經略這種驚人舉動，實是見所未見，實猜度不到他，噴出酒來有這樣大的力量，好笑熊經略兀自假充酒醉，在上面哈哈大笑道，這位小專諸，難道紙做的不成，怎的被俺噴了一口酒，便噴得無影無蹤呢，一語未畢，當場電光一閃，李紫霄提着流光劍，翩然離席而出，笑吟吟說道，經略內家功夫，畢竟不凡，待妾也來班門弄斧，略獻薄技，權當佐酒，不對地方，尙乞經略指教，語音清脆，宛同花外鶯囀，衆人正聽得出神，驀見柳腰一轉，便將劍光錯落，遍體梨花，身法略變，又似銀梭亂掣，素練懸空，劍影人影，一時都無，只覺涼風颼颼，寒襲四坐，正舞到酣處，猛聽得上面熊經略霹靂般拍桌連呼，好劍，好劍，忽又喝一聲，且慢舞劍，俺有話說，這一喝，衆人又不知何事，李紫霄收劍現身，行如流水，蹇近熊經略席前，不喘不湧，從容問道，經略有何吩咐，想是劍法平常，有污尊目，萬祈不吝教誨爲幸，熊經

略霍的立起身，抱拳說道，女英雄端的好本領，但是俺有一句要緊的話，想問一聲，俺看女英雄劍法家數，同出一門，尤其是尊劍尺寸和劍光極爲熟識，未知尊師何人，尊劍何處得來，可否見告，紫霄聽他問得奇怪，便據實說道，劍名流光，係先父遺物，妾一點微技，也是先父家傳，熊經略哦了一聲，兩隻怪眼向上一翻，似乎滿腹悽惶，忽又向紫霄面上直注了半晌，才開口道，這樣說來，鐵臂蒼猿李飛虹便是尊大人了，紫霄吃了一驚，暗想父親年青時的江湖外號，已二三十年沒有人提起，晚年遁迹三義堡，不預外事，連三義堡人都少有知道，怎的他會知道這樣清楚呢，不禁遲疑半天，才問道，經略怎知先父當年名號，不料熊經略一語不發，擘手奪過流光劍，大踏步趕到廳中，雙手持劍一舉，向天大喊道，師兄，師兄，想不到廷弼在這侘際無聊之時，會碰見師兄後人，現在俺已辜負你當年一番期望，祇可隱迹埋名了，喊畢，雙目一閉，眼淚奪眶而出，灑豆般撒了下來，這番舉動，比他用酒噴人，還來得突兀，連紫霄也弄得驚疑不定，慌趕近熊經略身邊，急問道，經略如此如此，難道是先父好友嗎，熊經略虎目一張，兀自含着幾滴英雄之淚，却把流光劍還與紫霄，然後整色說道，姑娘，你那時年紀尚幼，大約尊大人也未向你提及當年之事，俺與尊大人豈止好友，多年同門之誼，不同泛泛，想不到無意之間，會逢着姑娘，可喜姑娘長得一表非凡，深得師兄真傳，只可惜師兄業已作故，不能同俺一敘久闊了，說罷，撫胸長歎，沉痛非常，紫霄一聽他是父親同門，又悲又喜，慌招手把小虎兒喚至跟前，一同向熊經略跪下行禮，口喊叔父，熊經略一看小虎兒長得英秀非凡，扶起兩人，問道，這孩子是姪女何人，紫霄悽然說道，先父一生，只姪女姊弟二人，這便是舍弟虎兒，熊經略大喜，一躡身，抱住小虎兒，左看右看，又

用手把小虎兒骨骼上下揣摸了一下，一長身，哈哈大笑道，我師兄一生行俠作義，當然盛德有後，此子骨骼非常，倘能得着名師指授，不要走入邪途，將來不可限量，賢侄女尚須好好教導才好，這時黃飛虎翻山鷄等本已驚服熊經略本領奇特，忽又見他們認起父輩交誼來，大家自然離座道賀，李紫霄於無意中，逢着父親同門，又是赫赫有名的熊經略，自然格外高興，彼此又重整盃盤請熊經略入席，紫霄細問當年同門情形，熊經略才說道，說起俺老師，並非江湖人物，原是一位寒儒，是湖南人氏，他老人家隱姓埋名，誰也不知道他真名實姓，俺們年青時，只尊他一聲洞庭先生，如果有人向他請教台甫，他便一笑走得老遠，種種怪僻脾氣，令人莫測，他到處游山玩水，却被俺先父看在眼裏，請到舍下教書，洞庭先生一見俺，却非常投機，偏逢俺從小愛舞棒弄拳，那位洞庭先生，每逢月白風清之夜，暗地授俺武藝，吩咐俺不准告知別人，教了兩三年以後，洞庭先生忽從遠處帶了一名英俊少年來，對先父說明，是從讀的學生，是河南人，名叫李飛虹，比俺年紀長了好幾年，先生教俺叫他師兄，說是這位師兄，在五年前，已從他練武，這次又帶他來，預備文武兩學，再深造一點，那時俺得着同學之人，高興非凡，白天一同習文，晚上又一起練武，整整又過了七八年，不幸洞庭先生，便在俺家無疾而亡，臨終時，從隨身皮篋中，取出一口寶劍，幾册破書來，對俺們二人說道，飛虹目有怒稜，身具傲骨，天生風塵豪俠一流，廷弼骨骼出衆，志氣邁羣，將來可以爲國馳驅，封侯勒銘，只可惜你們兩人，都生非其時，到頭來都是一場春夢，現在我將這柄流光寶劍，賜與飛虹，作後日行俠除暴之助，這幾本破書，却是俺一生心血所在，都是行軍佈陣的要訣，賜與廷弼靜心參究，將來定有得益之處，俺一生就祇這兩件東西，權爲

永別紀念，說畢，便一瞑不視，俺兩人替他料理身後清楚，便各自分手了，分手以後的近幾年，飛虹師兄每年定必來我家看望一次，俺知道他浪跡江湖，到處除暴安良，得了鐵臂蒼猿的外號，頗爲有名，自俺走入仕途，相隔千里，便與師兄從此隔絕，直到前幾年俺奉旨征遼，曾託人四處探聽師兄消息，想請他助我一臂，那知他已洗手江湖，隱跡不出，無從尋訪，萬想不到事隔多年，在此得逢師兄後人，回想先師臨終的話，真是一場春夢，所幸賢侄女巾幗英雄，侄兒英秀，也非凡俗，足可慰我師兄于地下了，語畢，微微歎息，捧起葫蘆，喝得囁囁有聲，紫霄應對之間，却已有了一種主意，暫不露出口鋒，只般般以晚輩之禮相待，席散以後，紫霄又堅請熊經略到後寨款待，熊經略既然以父執自居，起初落落寡合的態度，祇可收起，而且也存了一番熱心，想規勸紫霄幾句，在席散後，便由紫霄小虎兒引導到後寨來，紫霄小虎兒陪着到了後寨書室，從新獻上香茗，細談衷曲，紫霄便把先父遺言，爲三義堡幾百戶身家安全，才到玉龍岡來的原因，說與熊經略聽，熊經略沉思了片刻，開言道，在這奸臣當朝，盜匪充斥擋口，侄女主意，也是一法，但是這樣做去，恐怕有進無退，以後結果，實在難以預料，如果賢侄女能夠把一般綠林好漢，訓練成節制之師，一有機會，索性做一番忠君保國的驚人事業，俺也非常贊成，就怕綠林道中，很少有這樣胸襟的漢子，祇賢侄女一人，抱此志願，未免德高寡，到頭來玉石難分，騎虎難下，便沒有多大意思了，賢侄女現在是我的師兄後人，俺不能不直言相告，起初賢侄女想把這個担子加在俺肩上，俺這樣決絕，便是這個意思，紫霄笑道，先時不知師叔是自己人，現在既然明白，怎敢把此事污濁師叔，天幸得與師叔會面，想是先父之靈，暗暗啓迪，千萬請師叔在此多屈留幾天，侄女有

一樁要事，要和帥叔細談，熊經略想問明何事，忽遠遠聽得嶺後，鑼聲鑼鑼亂響，紫霄一愕，正待呼喚女兵出外查詢，袁鷹兒已匆匆跑了進來，口稱怪事，經紫霄一問，袁鷹兒說道，秤桿嶺後有一處山坳，離此約有四十多里山路，土人稱做白骨坳，因為白骨坳是個死谷，四面都是插天危崖，險森森不見天日，地既險僻，路又難行，絕少有人進去，據說凡進去的人，從來沒有出來過，有人從白骨坳上面危崖頂上看看坳內，望見古木枝條上面，掛着幾具白骨骷髏，嚇得砍柴採樵的人，連崖頂上都不敢去了，從此白骨坳三字叫出了名，此地人提起白骨坳，便嚇得變貌變色，有時風雨淒淒，或者日落星稀的深夜，常聽見白骨坳內鬼哭獸嚎的怪聲，這幾天俺們三義堡的人，在嶺後開闢山田，有幾個壯年漢子，偶不經心，走入白骨坳地界，便從此蹤影不見了，本地人都說喪命在坳內了，那幾個壯漢家中，原已報與路兄和俺，據路兄意思，不願報與師妹知道，恐怕師妹輕身涉險，路兄自己想邀同幾位寨主，先到白骨坳內探看一番，查個水落石出，後來奉命到京，去請熊經略，把這事就摺下來，不想今天席散後，不見了過天星，據寨兵報說，他帶了幾名親身寨兵，攜着烏槍兵器，打獵去了，他本來闲着無事時，常到後山打獵，也沒有人注意，不料此刻後寨守望的婁卒，忽然鳴鑼告警，說是他們在白骨坳近處一座山岡上，遠遠看見過天星等，走進白骨坳，不到半盞茶時，便聽得火光一現，火槍響了幾聲，接着又是幾聲慘叫，以後便寂寂無聞，料知事情凶險，慌鳴鑼報警，現在黃寨主翻山鷓等都在聚義廳上商量此事，特命俺來請師妹的，紫霄說道，好，你先去，我就到，熊經略道，白骨坳三字甚奇，究竟出了甚麼怪獸，我出去見識見識，小虎兒也嚷着要跟去，紫霄教他在此看家，小虎兒噘着嘴，兩隻小圓眼却骨碌碌

着熊經略，熊經略笑道，小孩兒家，也要教他歷練歷練胆氣，教他跟在我身邊便了，小虎兒大喜，一溜烟跑上樓去，掛上一具小小的金錢鏢囊，提了一柄小鋼刀，又趕進屋來，恰好紫霄已齊備二十幾個女兵，個個持槍挾彈，在門外伺候整齊，熊經略攜着小虎兒的手，陪紫霄一同到了前寨，廳上衆人業已到齊，翻山鶴黃飛虎一般人，正在議論紛紛，一見紫霄到來，一齊躬身爲禮，翻山鶴首先說道，俺在此好幾年，四面要緊山頭，都親自巡視過，偏是不近不遠的白骨坳，因爲那處是絕地，不愁奸細窩藏，未曾留意，不料近幾月出了好幾次人命，現在連過兄弟也陷在裏面了，究竟白骨坳有何怪物，過兄弟是否喪命，應該切實查勘一下，所以請總寨主出來，多派幾位寨主到白骨坳搜查一番，如果真有怪物出現，也可趁機弄掉它，免得寨民寨卒疑神疑鬼，衆心不安，紫霄笑道，俺也是這樣主意，事不宜遲，趁此日色剛剛偏午，由俺親自出去巡視一趟便了，黃飛虎路鼎同聲攔阻道，何必總寨主親自前去，隨便派俺們去幾個人好了，紫霄笑道，我們這位師叔，志在遊山玩水，既到此地，應該陪他遊覽遊覽俺們玉龍岡景物，再說俺們師叔韜略在胸，趁此機會，請他老人家給俺們指點指點，豈不一舉兩得，至於過天星這厮平日品性浮躁，輕舉妄動，原實可惡，俺屢次看在諸位寨主面上，寬恕了他，今天俺師叔到來，沒有我的命令竟敢冒充寨兵，戲弄貴客起來，更屬可惡，此刻又是他輕舉妄動，單身涉險，萬一送命，也是咎由自取，說罷，杏眼含威，神色儼然，翻山鶴等不敢再開口，熊經略却呵呵大笑道，原來那位小專諸叫作過天星，依我想，那位寨主定是被俺噴了一口酒弄得顏面無光，悄悄獨自溜到嶺後去打獵遣悶，誤入白骨坳中，迷了路出不來，也許有的，如果真有怪物出現，遇了險，事由我起，倒使俺抱歉萬分了，現在真



相不明，不必多說，諸位在此稍候，由俺陪我姪女侄兒仔細到出事地點勘查一回。

## 第十五章 白骨坳

好歹要弄個水落石出，諸位且請寬心，熊經略這樣一說，黃飛虎等抱拳稱謝，黑煞神路鼎袁鷹兒也要跟去，紫霄向袁鷹兒一使眼色，力阻他們同行，只吩咐了衆人一番，即帶着兩個引路寨兵，二十幾個女兵，和熊經略走了出來，出了總寨門，向左邊一條山路迤邐行去，這時人們都是步行，因為往白骨坳去，盡是崎嶇，不便騎馬，先是走的一段山道，一面盡是依山形開闢出來的梯田，一面是汨汨長流闊澗，紫霄熊經略小虎兒三人在先，率領着一隊娘子軍，不急不徐行來，這時正值天高氣爽的秋天，四山林木尙未盡凋，被秋日一照，兀自綠油油的爽目，遠遠山林中透出幾點血也似的紅葉，隨風飄動，閃閃生光，近處足下一帶溪流，澈底澄清，荇藻可數，上面走的一行人影，倒映溪面，如在鏡中，加上山谷內幽鳥啾啾，田疇中山歌迎唱，也不亞桃源仙境，熊經略先自高聲喝好，紫霄也覺怡然自得，惟獨小虎兒急巴巴只想趕到白骨坳，看看稀罕兒，小心眼兒還惦記着過天星，料到過天星多半被熊師叔用酒一噴，掃了面子，才溜到外面來，當時自己也作弄他，萬一他遇險身死，自己多少也担點不是，他心裏怙懣着，忽見兩個引路的寨兵，惹至紫霄面前，向那邊一指道，轉過那個峯角，便離白骨坳不遠了，衆人朝指的所在看去，只見半里外青草插天，雲嵐迴抱，山勢合攏處，兩座高峯拔地並峙，中間一條飛瀑，倒掛十丈，遠望去宛似界了一條銀線，一路行來的溪流，

便發源於那條瀑布，分派別流，成爲十餘里曲折折的溪澗，恰好利用牠灌溉玉龍岡內的山田，紫霄遙指道，那面兩峯相夾，瀑布飛懸，遠看好像路盡，其實下面松林內，另有一條樵徑，可以深入，俺曾行獵到此，可惜志在行獵，匆匆來去，未曾深入，白骨坳那處僻地，也去過了，熊經略道，那處藏風聚氣，風景甚佳，在此築幾間茅廬，聽泉策杖，清福不淺，紫霄笑道，這很容易，師叔愛此，明天便叫他們搭起幾間精緻草舍來便了，熊經略呵呵大笑道，可惜尙非其時，待俺遊遍名山，再踐此約吧，兩人談談說說，不知不覺已到瀑布下面，滿耳奔騰澎湃之聲，加上峯腰龍吟虎嘯的松濤，匯成繁響，熊經略正領略不盡，忽聽紫霄在松林內呼喚，回頭一看，引路的寨兵，領着他們走入窄窄的一條樵徑，正向一座滿佈綠苔的石屏後面轉去，熊經略追到紫霄跟前，路轉峯迴，山形又變，兩面盡是數十丈高的峭壁，朱籐蟠路，異草紛披，頂上一線天光，只見白雲片片，悠然而逝，熊經略道，大約前面就是白骨坳了，引路的寨兵回身答道，此地土名叫做青龍峪，出了此峪，向右越過瘦牛脊，才是白骨坳哩，衆人脚下覺得步步登高，回頭一看，似乎距入坳進口處，已有好幾丈高，原來這青龍峪是兩峯中分處，恰是從峯頂斜分下來，兩面雖是百仞峭壁，宛如斧劈，但是走進坳內，如登高坡，越走越高，越高峭壁越短，等得紫霄熊經略一行人走完青龍峪，已在峯頂上了，看脚下峯形，並非兩峯並峙，原係山峯自頂中分，如人兩股，向左右分張開來，峯後依然整個峯形，衆人立在峯頂四眺，峯前山形開展，直望到玉龍岡寨基，峯後情形大不相同，危岡奇岩，層層櫛比，雲封林密，奇奧無窮，引路的寨兵，領着衆人向峯後走下半里許，向右一轉，恰是一座奇形的石崗，通體潔白的雲母石質，上銳下豐，形如牛脊，而且滑不留足，一

跌下去，兩頭都是百丈深谷，怕不粉身碎骨，熊經略紫霄何等功夫，自然行走無事，小虎兒年輕體輕，亦無大礙，只苦了二十幾個女兵，拄槍乍杖，戰戰兢兢的你扶我拉，勉強踱過瘦牛脊，幸而沒有一人失足，大家過了牛脊崗，現出一片松林，全是合抱不交的百年老松，却無路可尋，引路的寨兵說道，山內的人，都是到了牛脊崗，便不敢再進一步，多年下來，路徑便漸漸湮沒了，總寨主不妨先上那面高峯俯瞰白骨坳一下，似乎也比較安全一點，紫霄笑道，你說的高峯，不是松林那面一座危崖嗎，照你所說，白骨坳大約便在那峯背後，既已不遠何必再上那座峯頭，說話之間，大家已穿入松林，上面松葉蔽天，人行其中，照得鬚眉皆碧，行不到一箭路，前面引路的寨卒和女兵，忽然怪叫起來，紫霄慌趕上前去喝問，幾個女兵已從林內拾起幾件東西來，請紫霄過目，紫霄熊經略一看，原來是一柄折斷的腰刀和一枝烏槍，槍的鐵管已經砸偏，而且彎了過來，還有一件衣服，却是血跡淋漓，已撕得粉碎，紫霄認得衣服軍器是寨兵的，便料到確有厲害怪物伏在其中，過天星和幾個寨兵，多半性命難保，一看熊經略却拿着彎折的火槍，昂着頭，如有所思，紫霄問道，師叔您看這怪物，氣力倒不小呢，熊經略道，我看了這幾件東西，猜想這怪物，定是稀罕東西，你看這槍上留着幾處毛手印，和人一樣，不過瘦得出奇，長上了毛，似乎彷彿猩猩一類，最奇的，咱們進林以後，不見一鳥一獸，連樹上的黃雀，林下的野兔兒都不見一個，想是被那怪獸盡數吃在肚內了，照這樣看來，那獸兇猛異常，不是平常人所能制服的，依我主見，我們帶來的人，不必跟到白骨坳去，免得誤傷性命，不如留在松林外牛脊崗下，反不致礙手礙腳，紫霄答應是，便叫小虎兒帶着女兵退出林去，連引路的兩個寨兵，也不叫同去，小虎兒一百個不願

意，却怕紫霄，轉身退出林去了，小虎兒等走後，紫霄在前，熊經略在後，施展本領，捷如猿猴，霎時便穿過松林，林外怪石枒槎，危崖峭立，崖縫內却有天然石階小徑，兩人記着方向，竄高越矮，又趨了一程，看見淺水溪流，向崖壁下流進去，兩人沿着溪流，轉過崖巔，忽見四山環抱，都是天險絕倫的石壁危坡，中間古柏參天，藤蘿鋪地，陰森森的一所幽谷，那道溪流却從谷內曲曲而出，熊經略道，這大約就是白骨坳了，一語未畢，紫霄忽悄聲說道，師叔你看，怎的有人在此上吊呢，熊經略大奇，慌向她指處仔細看時，原來谷內溪邊上有一株十餘丈高老柏，上面用藤串着幾具白骨骷髏，高高的吊在上面，隨風搖曳，四肢飛舞，宛如活的一般，兩人立的所在距那骷髏還有一箭路，在紫霄認爲那大樹掛着的一串白骨骷髏，定是從前有人在此自縊身死，因人罕至，無人解救，直掛到現在，變成一付骷髏了，但是熊經略却已看出決非縊死的，無非那怪物的把戲罷了，熊經略暫不說明所以，祇向紫霄說道，我們立在這邊崖上，地方又高又窄，不便施展，不如下去，到那邊仔細搜尋一下，看一看那怪物藏身何處，過天星那般人究竟有無全數喪命，便可分曉，紫霄應是，從背上拔出流光劍來，熊經略却依然空手，一先一後，跳落崖下，沿着溪澗，往白骨坳深處走去，兩人走到那具骷髏底下，古木參天，落葉鋪地，四面盡是高巖峭壁，益顯得坳內深奧出奇，而且舉步之間，腳底落落沙沙直響，有時山風吹下，枝葉飛舞，宛如鬼啼魅吼，胆子略小一點的，到此幽靜境界，怕不魂飛魄散，可是熊經略李紫霄藝高胆大，滿不在乎，紫霄在先用劍撥開礙足榛莽，向前直進，猛抬頭唳的一聲，停住步，熊經略聞聲舉目，也看見了，原來前面枝葉凋落的枯樹上，又掛着兩具骷髏，却與前不同，一具是腳上頂下，也是人骨，一具

却是極大的獸骨，看那骷髏形狀，似是虎豹之類，那株枯樹，足有八九丈高，這一人一獸的骷髏，却高高的弔在枯樹頂上，紫霄看到這兩具骷髏，便覺得不是自己上弔的了，回頭向熊經略笑道，這怪物頗是智慧，把人弔得這般高，而且弔的法子同人一樣，難道是通靈神怪不成，熊經略四面留神察看，忽向她搖手道，草響，你看那邊是什麼東西，離牠巢穴，定已不遠了，紫霄慌向指處定睛細看，只見溪頭一塊五六丈高的屏風怪石，從澗內拔地而立，怪石從上到下，佈滿了綠苔，碧油油鮮翠欲滴，淙淙不絕的泉水，却從石上沖瀉而下，直注澗內，大約這條溪澗便從石上發源，最奇那塊碧綠的石頂，從晶晶生光的泉流內，露出一隻雪白的的手來，五指條伸條拳的顫動着，却因兩人立處地勢低窪，看不出怪石上面是人是怪，熊經略悄悄說道，你隨我來，說畢，一撩衣襟，雙足一點，便是一個飛燕點波的式子，平飛起足有三四丈遠，早已越過溪澗，再一頓足，人又飛起，已到了溪頭那塊屏風怪石上，紫霄豈肯落後，熊經略一落在石上，紫霄也跟着上來，兩人一到石上，奇境頓現，不禁同聲稱怪，你道爲何，原來上頭依然是一道曲曲折折的溪澗，却是一泉三折，直接高巖，清耳泉聲，如鳴幽樂，景物清奇，同下面幽悶黑暗如隔天淵，但是兩人立的所在，正是急湍疾流中高，出溪面的突兀大石，上面沖下來的流泉，沖在大石上，水珠噴舞，積成瓊雪，兩人衣襟上，不免沾濕了一大片，兩人滿不理會，只低頭搜尋一隻人手所在，搜尋了半晌，却又找不出蹤跡來，不禁暗暗稱奇，紫霄一彎腰，偶然用劍向奔流內隨流撥划，在如同翠帶般的水藻內撥視，轟地喊一聲，在這裏了，熊經略仔細一看，大喜，條的跳落溪水內，一俯身，伸手在石縫內水藻底下一探，猛一長身，隨手提上一件水淋淋的東西來，兩人一看，又驚又喜，熊

經路更不怠慢，抬頭向溪上一打量，只見左面孤零零一處石坡，憑空伸出，離頭上約有丈多高，一蹲身，提着那件東西飛上石坡，回身一招手，紫霄也跟蹤而上，兩人到了石坡上，熊經路才把手中提着的東西，平放坡上，原來這水淋淋的東西，不是別物，就是那過天星，却已死了過去，週身都有枯藤纏繞，身上兵器果然無存，連上下衣服，也撕破得一片上一片下，加以遍身泥漿水藻，弄成活鬼一般，熊經路俯首貼在過天星胸頭，聽了一聽說，還可有救，說了這句，慌忙斬開纏身籐索，扶起過天星上身，把他背脊靠住坡後峭壁，再將兩條腿盤起，在他胸口丹田各處，按摩了半盃茶時，漸見過天星白紙般臉色，慢慢轉了過來，肚子裏骨隆隆響了一陣，猛見過天星大嘴一咧，嗤的嘔出一股清水來，接着又乾嘔了一陣，才兩眼睜開，說了一聲，悶死人了，過天星死裏逃生，驟然一睜眼，金星亂冒，神志昏迷，等得眼神聚攏，看見總寨主和熊經路都在面前，自己身子兀自在遇險之地，便知總寨主親自到來救他，急想起來叩謝，無奈週身如棉花一般，動彈不得，紫霄搖手道，你且不要動，你究竟遇到何種怪物，怎會塞在泉眼裏，弄到這樣地步，快說與俺們聽，俺們好設法替一方除害，過天星有聲無氣的說道，俺本來心愛打獵，前幾天聽人說起白骨坳的奇聞，存心要來查勘一下，今天廳上席散，閑着無事，便帶了四個年青的寨卒，背着大槍軍器，急匆匆趕來，那知一過瘦牛脊，走入岡下松林時，驀地聽得林上一聲怪叫，眼神一晃，似乎林上飛下綠茸茸的一個怪物，那怪物行動如飛，俺們還未看清怪物長相，牠已一手一個，抓住兩個寨卒，飛上林巔，霎時蹤影全無，却只見遠處林上，擲下幾件東西來，俺們大驚，慌端整烏槍，向林上放了幾槍，姑先壯一壯胆，那時身邊還有兩個寨卒，已嚇破了胆，只望後倒退，俺雖然吃驚，

却想帶來四個寨卒，憑空被怪物攫去兩個，這樣回去，在總寨主面前如何交代，再說怪物長相也未看清，回去如何說法，豈不益發被人恥笑，這樣一想，決計拼着這一條命不要，也要探一探再說，主意打定，便對兩個寨卒說明，叫他們姑先在林中稍候，如果自己一去無蹤，急速回寨通報，當時我一人穿過松林，尋着一條溪流，沿溪慢慢走去，手上端着一枝打獵的雙眼火槍，四面留神，預備一見怪物，便迎面一槍，那知主意雖好，怪物狡兇得出奇，俺正走到白骨坳谷口，猛又聽得頭上吱吱一聲怪叫，不用見着那怪物，便是聽那一聲怪叫，已令人毛骨森然，當時俺聽見一聲怪叫，慌立定身，端起火槍，凝神探視，萬不料那怪物已通人性，故意在俺前面怪叫一聲，引得俺全神注意在前面，那怪物却仗着疾如飛鳥的手足，早已跳下一層危崖，繞到俺身後，閃電一般飛襲過來，待俺覺得身後風聲有異，正待轉身，猛覺背後伸出一隻碧綠的毛手，猛向俺脖子上一夾，一陣刺痛，立時昏迷過去，也不知過了多久，悠悠醒轉，人已塞在急湍下面的石縫內，週身似有東西網縛，不能動顫，可是一張口，冰冷的溪水，直灌進來，猛力一掙扎，似乎脫出一隻手來，無奈人在水中，如何能夠持久，掙扎了幾下，重又悶了過去，天幸蒙總寨主親自到來，救了性命，大約那兇猛的怪物，已被恩主們除掉了，紫霄急問道，照你說來，這怪物形狀，你也未曾看清，既然怪物把你塞在此地，何以怪物又跑了開去，此刻怎的又無踪影，那四個寨兵的尸骨，又未曾見着，這倒奇怪了，熊經略笑道，此怪定非尋常，種種離奇舉動，自有牠的主意，依我想，這種怪物，與尋常猛獸不同，牠把過天星網住，放在此地，定是一時吃不了許多，又怕他逃脫，故而塞在水底石縫內，預備慢慢受用，此刻牠定然擺布那四個寨卒去了，紫霄道，這樣說來，咱們趕快尋

一下，也許四個寨兵，還未全遭毒手，一語未畢，猛又聽得頭上咧咧的一聲怪叫，這一聲怪叫，尖銳異常，而且音帶淒厲，非常難聽，連紫霄這樣功夫的人，也覺肌膚起慄，兩人慌抬頭一看，只見上面峭壁頂上，現出一個滿頭長髮的怪腦袋，滿臉滿頭，都是綠森森金閃閃的毛髮，只露出一對火赤赤有光的怪眼珠，中間赤紅鼻子，下面一張奇形大嘴，厚唇下掀，兩排雪白的獠牙，低着頭，正朝着紫霄似笑非笑的望着，在這時候，突然出現這樣怪物，雖是紫霄熊經略十分英雄，也覺駭然，坡上坐着的過天星，原已嚇破了胆，經這顆怪腦袋一嚇，啊呦一聲，又昏迷過去，紫霄心裏一急，抬頭一看峭壁頂上，離坡約有十五六丈高下，並無援攀之處，諒那怪物一時也無法下來，可是自己也上不去，正在無法可想，熊經略說道，過天星九死一生，不能再落怪物之手，此地是個孤立的危坡，左右不到方丈之地，難以施展手足，不如你在此保護過天星，由俺引怪物下來，到下面林內去，設法制伏了牠再說，說罷拔出自己隨身佩帶的寶劍，兩足一頓，一個野鶴投林勢，向下越過溪澗，直飛到那面近林處所，紫霄原想自己下去，却被熊經略走了先着，自己見被昏迷的過天星絆住，一時不便走開，頗爲焦急，向上面一看，那顆怪腦袋，却已隱去，下面林內熊經略撮口長嘯，發出宏亮悠遠的丹田長音，振得對面山谷迴響不絕，如同千百人嘯聲，一時並作，嘯聲過去，卻不見怪物露面，紫霄正在四面狼顧，忽聽下面熊經略喊道，姪女留神，怪物從那面來了，紫霄急向前看時，只見離坡十餘丈開外，溪邊峭壁頂上，一株憑空橫出的奇松古幹上，騎着遍身綠毛的一個怪物，綠毛上面似乎又罩着一層金黃色，映着日光，照眼生攝，遠看去那怪物約有六七尺長，略具人形，兩條長臂，便有三尺來長，四肢並用，正抓着松樹上一支極粗的長籐，向溪面直



掛下來，眨眨眼，怪物手脚並用，盤膝而下，到了溪面一丈高下，並不跳落，却身子一拳，兩腿一拳，直向那邊盪了開去，鞦韆似的，又向紫霄立的石坡上悠了過來，紫霄這才明白怪物用意，以爲自己奪了牠的俘虜，却用籐束悠到坡上來，轉念之間，怪物愈悠愈高，離自己立身所在，已只幾丈遠近，回頭一看，過天星兀自昏迷不醒，心裏一急，不暇顧及利害，乘怪物悠來之際，金蓮一頓，一個健鷄奔空，憑空蹀起五六丈高，照準怪物頭上乘勢橫劍一揮，唳吱一聲，朱籐立斷，那怪物不防有此一着，悠盪之勢甚猛，一經中斷，下面怪物如斷綫風箏，拋過石坡，卜通一聲，水花飛濺，直跌在十餘丈外的溪流中，跌得怪物隨着急流一陣亂滾，騰的跳起身來，張着大嘴，吱吱高叫，這裏紫霄，一劍砍斷懸籐，身子也向這面溪澗落下，亭亭立在一塊溪石上面，正想追蹤過去，和怪物拼個高下，舉目之間，已見熊經略從那邊溪岸飛身而下，舉劍向怪物刺去，怪物身手很是矯捷，一蹤丈許，早已避開，熊經略飛身追去，怪物已跳上溪岸，却張着兩條長臂，伸着一雙鋼鈎似的銳爪，蓄勢待撲，熊經略大喝一聲，一蹤上岸，舞起一團劍光，重向怪物刺去，只見怪物豎跳八尺，橫跳一丈，朝着一片劍影，團團亂轉，口中叫聲愈急愈厲，就是熊經略用盡手法，一時也刺不着怪物要害，有時看得明明刺在怪物身上，却只紛紛掉落幾根長毛，依然毫毛不受傷，似乎銅筋鐵骨，刀箭難傷，紫霄怒氣勃發，柳眉倒豎，顧不得看護過天星，一聲嬌叱，接連幾蹤，趕到怪物跟前，和熊經略兩下裏夾攻起來，這一夾攻，怪物似乎手忙腳亂，有點吃不消了，恰好熊經略乘怪物轉身兩手亂舞擋口，一劍向脇下砍去，這一下，熊經略用了十成力量，嗤的一聲，似乎已刺破毛皮，怪物急護痛轉身一抓，正被牠抓住劍鋒，這樣鋒芒的長劍，怪物鐵爪抓住，竟不放手，

紫霄一見熊經略寶劍被牠抓住，慌一個箭步，枯樹盤根，橫劍向怪物足根掃去，好厲害的怪物，竟像滿身解數一般，不待劍鋒到身，上手死命抓住一柄寶劍，下面兩足一頓，旱地拔葱直飛上一株數丈高的古柏幹上，一陣怪叫，錚的一聲，拗斷手上寶劍，向下擲來，熊經略大笑道，孽畜休得猖狂，少時便叫你受用，却向紫霄說道，咱們同牠瞎鬪無用，你且少待，我自去法子處置牠，紫霄按劍抬頭一看，樹上怪物，似乎脅下已經受微傷，在樹巔上伸開一條長臂，攀住一枝老幹，一手拿着熊經略的佩劍，兩隻火赤的圓眼突得如鷄卵大，瞪着兩人，口沫四噴，鋼牙格格亂響，似乎野性大發，欲得兩人甘心，熊經略却若無其事慢條斯禮的，在樹下來回大踱，紫霄莫明其妙，幾次想飛身上樹，捉那怪物，都被熊經略阻住，却見熊經略一蹲身，從地上拾起幾枚石卵子捏在手內，又從懷內掏出那個朱漆葫蘆，拔去塞子，頓時酒香撲鼻，原來中午席上，沒有吃完，還灌着大半葫蘆好酒哩，熊經略舉起葫蘆，對着嘴，兩頰亂動，假裝着喝了幾口酒，偷眼一看樹上怪物，鼻子亂揪，似乎嗅着酒香，減去許多兇性，嘴下饑涎，竟點點滴滴的掛下許多來，熊經略暗喜，悄悄向紫霄說道，我們快遠遠避開，好讓怪物下來，說畢，把酒葫蘆放在地上，假作不經意的背着手緩緩走向溪邊，紫霄不明其意，也只好跟着走去，這時兩人立的所在，離那怪物樹下已有五六十步開外，回頭看時，樹下酒葫蘆條已不見，原來已到了怪物手中，依然半騎半坐的踞在那橫出的古幹上，一臂挾着寶劍，一手却抓住葫蘆，學着熊經略樣子，向闊嘴內骨嚙嚙直灌，不一會，便把大半葫蘆遠年陳紹喝得點滴無存，熊經略遠遠看着牠，酒已喝完，向紫霄說道，這種怪物，原是猩猩狒狒一類，最愛學人樣子，尤其歡喜紅色的東西，喝上酒便醉，醉了便發酒瘋，你看牠這樣銅

筋鐵骨，却經不起那一葫蘆酒，不一會酒性便要發作，咱們便可以從中行事，制牠死命，但  
是牠週身刀槍難入，只有胸前一片較稀的白毛所在，定是牠制命之所，可以賞牠一劍，話未  
畢，猛聽得怪物在樹上吱吱怪叫，兩人轉身一看，只見牠把手上一柄劍一個葫蘆擲下地來，  
一忽兒又蹠身下來，捧起朱漆葫蘆，蹠上樹捧着葫蘆，嗅個不停，牠直上直下，身輕如  
燕，在五六丈高下來往自如，毫不費事，熊經略悄悄說道，你看那怪物喝了這半葫蘆酒，便  
發起酒瘋來了，待牠精疲力乏時，咱們再下手不遲。兩人說話時，那怪物竄上竄下，一刻不  
停，竟似忘記強敵在側一般，不一會，倏見他長臂一揚，兩足在樹枝上一蹭，憑空斜蹠起七  
八丈高，直向溪澗中跳去，卜通一聲水花濺起多高，竟自在溪水中豎青蛇翻筋斗，大撒酒  
瘋，怪物跳入的溪澗，距熊李兩人所在，也不過四五丈遠近，中間却有十幾株合抱的大樹擋  
着，熊經略捏緊兩手石卵，鷺行鶴伏，藉樹掩蔽，躡隱過去，紫霄也倒提流光劍，如法跟  
上，熊經略輕輕掩到怪物相近的溪邊大樹後身，留神怪物舉動，見牠蹲在溪中，用手拍着  
溪水，似乎比前安靜了許多，熊經略知牠酒力發動，發了一陣酒瘋以後似乎昏昏欲睡，正是  
制牠的機會，慌一步轉出樹後，先舉起右手，拍的一聲，一枚石卵，宛如彈丸，脫手飛出，  
眼看已到怪物胸前，不料事有湊巧，怪物正把綠森森的長臂一抬，拍的一聲，那枚石子正  
擊在怪物那條長臂上，把石卵反撞開去一二丈遠，落在對面溪岸上了，可是怪物被這枚石子  
一驚，倏的立起身，長髮四披，昂頭亂顧，兩顆火眼金睛，又放兇光，熊經略不敢怠慢，早  
已兩手都預備好石子，左右齊發，急如流星，又是劈拍幾聲，一枚中在怪物肩上，一枚恰中前  
胸，雖然一樣撞落，却見怪物吱的一聲怪叫，在胸前一陣亂抓，綠長毛，根根直豎，形狀可

怕已極，一個掀天拗鼻，四面亂嗅，忽的長臂一揚，向紫霄隱身的一株大樹奔來，熊經略剛喊了一聲姪女當心，那怪物舒開兩隻爪連樹帶人抱住，好紫霄，並不慌忙，在怪物伸爪之際，早已一矮身，從怪物脇下轉出，一看怪物兀自抱住大樹不放，一聲嬌喝，奮起長劍，向怪物背脊上刺去，錚的一聲，火星四爆，如中鐵石，刺得怪物一聲厲吼，抱住大樹亂躡亂跳，把一株合抱的古柏，撼得呼呼亂響，落葉紛飛，原來這怪物嗅覺極靈，嗅出樹後有人，發起野性，連人帶樹抱住，人雖抱不着，怪物兩隻鋼爪，真夠厲害，插入樹中有幾寸深，又覺背上被紫霄刺了一劍，雖然背脊堅如鋼鐵，刺不進去，也覺一陣劇痛，急想轉身奮鬥，苦於兩隻鋼爪插入樹中，急切拔不出來，這時身後又中了幾劍，惹得牠兇性大發，把大樹亂搖亂撼，鬧得沙石亂飛，山風怒號，聲勢頗為駭人，猛聽得巨雷般一陣爆裂聲，樹皮片片飛裂，那樣大的柏樹，竟被怪物生生裂下半邊，脫出兩隻鋼爪來，樹身半裂處，一陣奇香，白乳色的乳漿，噴射老遠，那怪物鋼爪一脫，兇饒益張，倏一轉身，全身一抖，張開兩臂，又向紫霄撲來，這時熊經略早已趕到，又同第一次一樣，兩人把怪物夾在中間，狼鬥起來，熊經略已棄劍不用，全憑內家真實功夫，運用一雙鐵腕，和怪物周旋，兩人夾擊多時，兀自制不住怪物，照說兩人本領，非同小可，尤其熊經略功候純青，還勝紫霄十倍，無奈這種稀世怪物，非同尋常，一身銅筋鐵骨，任你用盡如何厲害的重手法，牠都担任得起，加上兩隻長臂，揮霍如風，急切難以傷牠要害，最奇是怪物胸前白毛所在，被熊經略中了一石子以後，怪物似乎知道這是自己制命所在，鬥起來，保護得異常嚴密，怪物只要保護胸前尺寸地方，其餘都可悍然不顧，而熊經略紫霄，却要留神怪物兩爪，看牠裂樹之力，兩爪足有千斤力

量，萬一被牠抓住，便難脫身，兩臂又比人長了一倍，蹀跳又比人靈便，這一來，便宜了怪物不少，紫霄未免心中焦急，恰好熊經略奮起神威，在怪物旋身對付紫霄之際，一腿起處，正踢中怪物腿灣，怪物也禁不起這一腿，毛腿一屈，一個踉蹌，向前跌了出去，紫霄一見有機可乘，一蹀身，越出側面，趁旋轉之勢，橫劍一揮，向怪物前胸橫砍過去，怪物向前跌去，正留不住腿，兩隻長臂又向前伸得筆直，想在前面大樹上撐住身子，萬不料劍如長蛇，已到胸前，勢難躲避，只聽得吱的一聲慘叫，怪物胸毛紛落，血花四射，紫霄大喜，滿以為這一劍已中要害，不難再一劍結果怪物，那知怪物胸骨高突，制命之處，祇有胸窩凹進的一點地方，如果紫霄向前胸直刺，自然直透心窩，不難立時制死，無奈劍從側發，雖然砍到前胸，却被高出的胸骨格住，祇在紫霄抽劍之際，劍尖餘鋒所及，把怪物白毛所在割破皮肉寸許，幸喜怪物另有特性，最怕自己流血，一看自己制命所在，皮破血流，嚇得一聲慘叫，兩足一頓，條的飛上樹枝，穿枝越幹，沒命的向谷外跳去，熊經略紫霄正想飛身追趕，忽聽得怪物又是一聲極慘厲的怪叫，重又翻身奔了回來，怪物在樹梢上飛行了幾步，似乎一個失足，從七八丈高的樹上掉了下來，正跌在一塊大石上面，把怪物跌得像肉毬似的反激起丈許高，重行跌下，怪物滿不理會，騰的跳起身，兩爪握住一個毛臉，飛也似的衝了過來，似乎跌昏了心，這一衝又衝在一株參天古柏樹上，來勢既猛，彈力愈大，又把怪物跌個發昏，這一來怪物野性大發，兀自兩手握住臉，在樹林內瞎了眼似的亂衝亂撞，沒個停止，在牠奔突之所，四面盡是千年古樹，被怪物東一衝西一撞，又鬧得樹搖枝舞，石走沙飛，那怪物恰像進了八陣圖似的撞得昏頭暈腦，筋斗連翻，總撞不出林外去，熊經略紫霄都看得莫名其妙，

自以爲怪物酒性未盡，奈何不得兩人，和幾株大樹出氣，再一細看，却見怪物兩爪握着臉，一縷縷鮮紅的血水，從兩隻鐵爪縫內，汨汨流出，點點滴滴順毛而下，兩人一看這樣情形，才恍然大悟，明白怪物兩眼受傷，所以握着臉這樣瞎撞，但不知怪物一上樹，飛行沒有多遠，兩眼何以忽然受傷，跌下樹來，兀自猜不出所以然來，兩人一商量，正想趕去乘機刺死怪物，忽聽得谷口不遠一株古柏上，有人喊道，姊姊，我躲藏在此多時了，紫霄吃了一驚，聽出是虎兒聲音，却因樹林層蔽，看不出他藏身所在，慌遙應道，是虎弟嗎，躲在樹上，千萬不要下來，當心傷着你，說了這句，一眼看見熊經略已飛身奔到怪物所在，來不及找尋小虎兒，慌忙一個箭步，挺劍趕去，這時怪物在幾株大樹中東跌西撞，已折騰得精疲力絕，氣如牛喘，兩眼又瞎，不辨方向，熊經略趕上前去，并起兩指，疾向怪物胸窩點去，吱的一聲，立時透胸而入，紫霄趕上，又加一劍，直進心房，這樣雙管齊下，怪物如何經受得起，又吃虧了兩隻瞎眼，鋼爪雖兇，兩臂雖長，無法抵抗敵人，只落得一聲慘叫，跳起丈餘高，跌下來四肢亂舞，一陣翻騰，竟自死在地上，怪物既除，兩人正想招呼小虎兒下來，却見他很快奔到身邊，紫霄數說他道，你這孩子，叫你不要來，你却胆大如天，竟獨個兒偷偷溜進谷來，萬一被這兇狠的怪物抓住，那還了得，小虎兒鼓着嘴，悄悄自語道，沒有我用金錢鏢打瞎兩眼，看你們制得住牠才怪哩，紫霄一聽怪物兩眼，原來是他打瞎的，又驚又喜，慌問你怎樣湊巧打中怪物兩眼呢，小虎兒笑道，你們走後，我想見識見識谷內怪物，究竟怎樣長相，再說過天星生死不明，心裏放不下，決計跟在你們身後，偷偷走來，俺同女兵們回到牛脊岡下，向她們撒了謊，獨自溜了出來，不料你們脚步太快，俺略一遲延，便找不着你們的蹤

跡了，好在穿過一片松林，便是白骨坳，認定谷口，左繞右轉的走來，可是路太崎嶇，遍地碎石叢木，好容易奔進谷口，正聽得滿谷飛沙走石，呼呼怪響，嚇得俺不敢近前，忽又見一個遍身綠毛的怪物，一跳丈把高，在前面樹林內，呼呼亂跳，同時又看見姊姊劍光，和熊師叔的呼呼聲，料到已同怪物鬥上，俺沒見過這種怪物，那敢上前，急向身邊一株數丈古柏蹠了上去，直蹠到頂上枝葉叢密處，隱住身子，滿想悄悄偷看你們爭鬥情形，不料躲在樹頂上，四面都是綠沉沉柏葉，比樹下還要看不清楚，空自替你們出了一身冷汗，側着耳朵聽了半天，誰知你們打了一陣，忽然停手，待了一忽兒，又聽得山搖地動的打了起來，正聽得出奇，猛的一聲怪叫，那怪物從樹頂上飛也似的向俺所在奔來，俺這一驚非同小可，以為怪物看出俺躲身所在，想來個順手牽羊，慌急中不由分說掏出滿把金錢鏢，用姊姊才教我那手劉海撒金錢的絕招，向怪物夾頭夾臉擲去，萬想不到，瞎撞瞎中，怪物負痛，一翻身，便跌下地來，便被你們容易易的除掉了，俺此刻看這怪物兇悍的屍身，兀自胆戰心驚哩，究竟這怪物是甚麼東西變的呢，能經略大笑道，你這小小年紀，一出手便得了彩頭，胆氣也不錯，好好的用功夫，將來定有造就，至於這種怪物，俺初見時，還猜不定牠是甚麼東西，後來接連聽牠叫聲，和一切舉動，便明白了，這類怪物，古今來很是少見，原是乘天地山川的戾氣所生，他一出現，不是刀兵四起，便是國破家亡，這怪物在古書上叫做「獨」，也是猩猩一類，但是這怪物一出娘胎，便把同類盡數追盡殺絕，剩了自己獨個兒才快意，又天生一副銅筋鐵骨，力大無窮，便是虎豹遇上牠，也是望影而逃，所以這怪物出沒處所，絕對找不出另外一禽一獸，照古書上說，猿啼三，獨啼一，便是說怪物叫的聲音，只有極單調的一個淒銳

的叫聲，和猿猴長啼短叫不一樣，而且性質特異，既無同類，也無配偶，不陰不陽，獨往獨來的一個怪物，所以古人替牠起個名字叫做「獨」，後人便把這字，形容到人類上去，像鰥寡孤獨等字義便是，講到鰥寡孤獨的「鰥」字，也是一種畸形魚類，正和「獨」相仿，萬想不到此地會出這類怪物，眼看中原一片錦繡江山，要生靈塗炭了，言罷，一聲浩歎，頻頻搔首，紫霄也不禁胸有惆悵，撫劍歎息，大家沉默半晌，小虎兒忽想起一事，跳起來大喊，怪物既除，過天星那般人，究竟有無蹤跡呢，熊經略一掉頭，指着溪面危坡上，笑道，那不是過天星好好的坐在那兒嗎，紫霄小虎兒都向坡上望去，果然過天星顛巍巍的在坡上晃動，遠看去竟像一個窮叫化一般，原來怪物出現，紫霄斬藤追擊擋口，過天星已經嚇昏過去，下面幾番爭鬥，他毫未知覺，熊經略紫霄也照顧不到他，直到此刻才悠悠醒轉，全身痛處，骨軟如棉，幾次掙扎，如何立得起來，但是坡下熊經略紫霄小虎兒互相立談，和地下橫着的怪物屍身，依稀看出，已知怪物已除，連小虎兒都到此了，熊經略知他動彈不得，重又飛身上坡，把他夾在脅下，飛身下來，放在林下平坦處所，又從樹下檢起自己洒葫蘆和那柄佩劍，曳在腰下，大家一商量，仍叫小虎兒回去通知牛脊崗女兵們，到白骨坳來扛抬過天星和怪物屍身，小虎兒走後，熊經略紫霄又設法到四面峭壁危崖上尋找一番，這一尋找，便找出過天星帶來的四個寨兵，都被怪物弄死，也有寨在石縫裏的，也有弔在崖樹上的，只好由女兵們，設法掩埋，諸事完畢，天氣差不多傍晚，當即率領女兵們，扛着過天星，抬着怪物屍首，回轉山寨。



## 第十六章 山寨的旖旎風光

李紫霄熊經略小虎兒，率領了女兵寨卒，扛着怪物尸首，抬着受傷的過天星，一路急行回寨，鬧動了全寨老幼，把寨門口一條長長的甬道，擠得水洩不通，寨內黃飛虎翻山鷓等得知消息，也一齊擁了出來，霎時火炬如龍，人語如潮，寨卒們提着皮鞭，分開閑看的人，讓出甬道，接着總寨主一行人，到了聚義廳，先將過天星扶回臥室調養，這裏紫霄便發命令，將怪物尸首，即在寨柵口示衆，再把皮剝下來，蒙在聚義廳第一把交椅上，作爲永久紀念，此後山寨人民，都知怪物已除，白骨坳地方，一樣可以採樵打獵，好不喜歡，把李紫霄愈發當作天神般看待，這天晚上，大家席散後，都知總寨主熊經略一天辛苦，未免身乏，不敢多談，好讓貴客早早安息，一個個都散歸自己處所，李紫霄心裏有事，也巴不得衆人散去，好同熊經略細談心胸，不料衆人散後，惟獨路鼎袁鷹兒二人，好像吃了齊心酒似的，跟定了熊經略，有意搭沒意搭的扯東談西，偏是熊經略海闊天空，也是滔滔不絕，紫霄沒法，先自立起身，領着小虎兒辭回後寨，路袁二人一見紫霄別去，正中心懷，談鋒一轉，正想啓齒，熊經略忽地向外一指道，今天月色大佳，我們何妨到後寨嶺上，盤桓一下，袁鷹兒路鼎慌立起身，陪着他緩緩走向嶺上，兩人回頭一看，見身後跟着幾個貼身寨卒，一揮手，叫他們避去，只他們三人走上秤杆嶺最高處所，恰好後寨紫霄住的一所小樓，正在嶺腰，兩人留神紫霄寢室樓窗，兀自燈光閃閃，樓下幾個佩弓帶劍的女卒，也人影憧憧，時來時往，便料得

等待熊經略，也許和自己一樣，別有話講，兩人正在胡思亂想，熊經略忽向他們問道，我們師兄在世時節，你們兩人既有這樣師傅，當然得到一點益處，袁鷹兒慌答道，說起來都慚愧欲死，俺們兩人從小便與李老師傅朝夕相見，無奈李老師傅真人不露相，誰也不知他是內家高手，直到俺們倆年紀長成，在江湖拜師訪友回來，從江湖上先輩口中，才探得李老師傅當年名氣，急速趕回，在李老師傅面前苦苦哀求，總算列入門牆，可是起首路已走錯，比初入門的還要費事，不到一年半載，李老師傅又撒手歸西，返魂無術，越發絕望，我倆提起此事，認爲終身遺恨，天幸先師一身本領，傳授了俺們師妹，足以保障一方，三義堡全堡父老身家性命，此後全仗俺師妹維持，一半也要追念先師在天之靈呢，熊經略點頭歎息道，人生如靈如電，真也難說，兩位雖然把千斤担，攔在俺姪女身上，但是她強煞是個女孩兒家，年已及笄，難道就這樣下去嗎，俺師兄志向未了，撒手而去，偏又誤打誤撞的遇見了她和她的弟弟，不瞞兩位說，這種地方，俺是一刻不能留的，現在爲了她姊弟兩人，倒惹起了我一腔心事，想我師兄在天之靈，鬼使神差，引我到此，替他了此一樁身後大事，但是……熊經略剛說到此處，忽見路鼎一臉惶急之態，條的矮了半截，直挺挺跪在他面前，一顆頭却只管低了下去，幾乎貼在胸口上了，熊經略詫異道，你爲何如此，快起來，有話好說，路鼎不便開口，却由袁鷹兒婉轉說道，您老不知，俺們路兄，思慕師妹，非止一日，撮合的人，也不知費了多少心機，俺們師妹也未始不知，便是這次千里長途，來迎您老，也因師妹在晚輩面前露過口風，只要請到大駕，此事便可商量，現在幸蒙屈駕成全，萬事俱備，只欠一位月下老人，路兄早和晚輩商量多次，難得您老提起此事來，路兄情不自禁的，跪求您老成全了，熊

經略呵呵笑道，想不到你們兩位跑到幾千里外，來請我撮合你們婚姻的，我還睡在鼓裏，祇當你們來救我出獄哩，路鼎被他說得不好意思，弄得沒有話說，熊經略笑道，起來，起來，不瞞你們說，我這人脾氣特別，不願管的事，憑你跪在我面前三天三夜，也是白費，偏逢我顧慮到她終身大事，你的家和你們三姓的淵源，我也明白一點，既然她自己露出口風，也許我這撮合山不致碰釘子，現在這樣辦，回頭我探一探她意思再說，路鼎大喜，條的跳起身，連連打躬，袁鷹兒一看大媒請好，向路鼎使了眼色，兩人便告辭而別，熊經略獨個兒賞了一會明月，便想回身，忽見嶺腰松林內，欸款步出一位美人來，月光映處，益顯得風鬟露鬢，綽約多姿，仔細一看，正是紫霄，也不帶隨侍女兵，只攜着小虎兒緩緩走上嶺來，熊經略暗道，我這姪女，真是巾幗中不可多得的人物，誰看得出來是雄踞山寨的女英雄，怪不得路鼎這樣哀求了，一陣思索，紫霄小虎兒已到跟前，紫霄笑道，姪女在樓窗內，望見路袁兩人，隨着師叔到此，一忽兒又鬼鬼祟祟的回去了，熊經略大笑道，他們舉動，瞞不了你的眼睛，他們此刻求我的情形，當然你也看見了，好在你不是世俗女子，有甚麼主意，儘管對我說，趁我在此，好替你作主，紫霄沉默了一忽兒，忽然整色說道，此事暫且拋開，姪女本有一樁很要緊的事，想求師叔俯允，不想被路袁兩人來鬼混，闕闕鬧了一陣，好容易等他們一走，才急急趕來，這裏好歹要求師叔看在先人面上，成全姪女的了，說着，便同小虎兒一齊跪了下去，熊經略詫異道，你也有事求我，難道又是你請我到此的那個主意嗎，論理你的事，無論如何爲難，我不能撒手不管，只是那樁事，却勿強人所難，我實在難以答應，紫霄道，師叔不要誤會，那樁事，姪女早已說明，既知師叔是自己人，怎敢污辱師叔，熊經略道，咳，除

此以外，還有何事，快起來，有話便說，不必如此，兩人起立，三人就在嶺上幾塊大石上，拂土分頭坐下，熊經略催問何事，這樣鄭重，紫霄微笑道，先父棄養以後，在姪女心上一樁最大的事，便是想培植虎弟，成個人物，不致有墮先父聲名，師叔請想，虎兒一年大似一年，在這山寨混跡，耳濡目染，氣質易變，萬一走入歧途，姪女如何對得起先人，幸而天緣湊巧，蒙師叔千里光降，姪女想來想去，只有跪求師叔，把虎弟收爲徒兒，傳授他一點真實本領，非但姪女終身感激，連黃泉老父，也要銜環結草的，說罷珠淚盈盈，重又跪了下去，熊經略雙手扶起紫霄，長歎一聲道，你這一番話，我也很受感動，我真無法推辭，論小虎兒資質，我也樂意陶融，但是我不能在此教導，既然你一心把他託付與我，只有帶着他隨遇而安了，你能放心嗎，紫霄道，姪女早已想好主意，留得住師叔，果然最好，留不住時，任憑師叔海角天涯，帶他同去便了，說罷便叫小虎兒當地行了拜師大禮，小虎兒年紀雖小，却也知道這位師傅不比他人，祇要自己用心，準能得着好本領，心裏非常快活，恭恭敬敬拜罷起來，便垂手侍立於側，紫霄又說道，論理這樣拜師太典，未免草草，無奈姪女不願意不相干的人知道，此時却是好機會，未免褻瀆師叔一點，熊經略大笑道，這種小節，俺素來不理會，你說不願意人知道，正對了俺心思，不瞞你說，俺從此以後，便要隱去真名實姓，做個世外逍遙的人，這裏的人還口口聲聲稱俺經略，反而教俺難受，萬一傳揚出去，更不適當，所以俺決定明天悄悄一走，可有一節，你弟弟總算託了我，從此由我管教他，你可放心了，但是你弟弟一走，你究是一個女兒，舉目無親，孤零零在這虎狼之窟，畢竟不安，我看路鼎這人，心地氣質，都還不錯，雖然本領配不上你，門第家世，也還相當，再說你們三

義堡三姓淵源，不比他人，你現在統率這一般好漢，他們如何能夠持久，便把玉龍岡地產，盡量開闢起來，也是緩不濟急，倘然有路鼎擔當，他的家資產業足可幫助你雄踞待時，依我之見，不如你們兩家便聯了姻罷，我這一番話，却不是給路家說媒，是完全替你想的，你是聰明的人，當然想得週到，此刻別無外人，何妨對我說個明白呢，熊經略一口氣說完這話，却見紫霄梨渦微暈，只管沉吟半晌，才說道，姪女何嘗不知道，便是先父彌留擋口，也曾提及姪女終身大事，注意到路鼎身上，路家屢次求婚，姪女不是不答應，只因熱孝在身，弱弟尚未成立，不願舉行此事，現在到了此地，又是騎虎難下，再說強盜窩裏舉行此事，將來也被人恥笑，而且……熊經略不待她再說，搶着說道，你所慮的事，兀是閨閣之見，既然到此地步，也只好做一步是一步，依我看，天下亂源已萌，不久鼎沸，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只求你們夫妻抱定爲民爲國的主意，將來定有機會到來，俺此去雲游天下，難免結識幾個英雄人物，也許有助你們一臂之處，你們夫妻二人，把山寨整頓得好好的，也可以成一旅之師，依然可以垂名竹帛，現在山寨基礎未穩，正應該合力同心，你與路鼎如果沒有特殊障礙，不如早早完成大事罷，紫霄聽得，連連點頭，條的含淚跪下，低低說道，師叔教誨，怎敢不從，無奈姪女形單影隻，別無長輩主持，只有求師叔屈留幾天，替姪女作主罷，熊經略笑道，天下事真是難說，這一來，又不由我不依你了，好好，明天我定有兩全其美的辦法，現在我們回去罷，於是三人返回後寨，路鼎婚姻，總算片言定局了，第二天，清早時候，袁鷹兒便上後寨探問，熊經略早已想好主意，安排妥當，却故意對他說道，事頗棘手，一時難以打動，現在她有一樁最要緊的大事，立刻要辦，她已打發女兵們傳諭各位寨主，立時齊集聚

義廳，聽候命令，你快去，我也跟着就到，快去，快去，袁鷹兒驚疑不定，又不敢多問，慌不迭去知會路鼎同到聚義廳來，來到廳上，黃飛虎翻山鷄黑煞神等已在，過天星一夜調養，業已復原，也在其中，路袁兩人進廳，衆人招呼，翻山鷄等以爲袁路兩人是總寨主近人，必定知曉今日聚會的事，誰知一問兩人，同衆人一樣，你問我，我問你，都是暗中摸索，猜不出所以然來，待了一忽兒，熊經略和小虎兒到來，却不見寨主紫霄同來，衆人慌請熊經略高坐，熊經略兩手一拱，笑吟吟說道，今天驚動諸位，並不是俺姪女主意，却是俺同她商量好以後，請諸位到此一談的，這樁事，可以說完全由俺主動，可是關係貴山寨的興隆，因爲俺師兄去世擋口，曾留有遺言，說是三義堡路袁李三姓，必須始終保持密切關係，又看中了一個愛婿，臨死時，已在俺姪女面前露過口風，在俺姪女自己雖然沒有說出詳情，但是我已知道，既然湊巧到此，必須替她作主，完成她終身大事，好對得住我去世的師兄，她終身有了着落，便可一心一意整理山寨，此後她放手做事，也可便利一點，諸位也可同舟共濟，做出一番大事業來，說到此處，話鋒略停，這其間，却急壞了路鼎，喜煞了袁鷹兒，在路鼎當局者迷，一聽到李老師傅在世時已看中了一位愛婿，必定另有其人，品貌本領，必定勝過自己百倍，這樣一思想，焉得不急，但是袁鷹兒，却旁觀者清了，他先聽到三姓必須始終保持密切關係，後說的那位愛婿，不是路鼎還有那一個，熊經略先頭說的事情棘手那句話，無非故佈疑陣略作驚人之筆罷了，不提兩人暗地亂想，一忽兒，又聽熊經略向袁鷹兒笑嘻嘻的指道，湊巧這位袁兄，早已把大媒責任，扛在肩上，向俺姪女不知提過多少次，說的那位新郎，也正是俺師兄在世時看中的那位愛婿，這一句話，聽在路鼎耳內，宛如震天價一個大霹靂，平

空當頭打下，又像打下的不是霹靂，却是一個九天仙女，心裏驚也驚得過，喜也喜得出神，又加上立在身旁的袁鷹兒，暗地扯他衣襟，益發急於想聽出下文，可是心腔子裏咚咚亂跳，一上一下，宛如十幾個吊桶在水井內來回打滾一般，熊經略以後說的甚麼話，罰誓也聽不出一句來，只聽得衆人一陣拍手歡呼，轟的一聲，立時把他圍住，賀喜的，說笑的，撮弄得騰雲駕霧一般，鬧了一陣，總算袁鷹兒能說善道，把他架出重圍，溜回兩人住所，坐了片時才覺心神安定，一開口，便說了一句，熊經略這樣大恩大德，教俺怎樣報答，袁鷹兒大笑道，我的路兄你怎麼啦，難道真樂糊塗了嗎，佳期就在眼前，多少正經事要你去辦，怎的說出這樣癡話來，路鼎茫然道，怎的佳期就在眼前，究竟熊經略說甚話來，袁鷹兒笑得打跌道，原來你真樂迷糊了，大約熊經略以後對衆人說的許多話，你都沒有入耳，他說路李兩家婚姻就此定局，他是女媒，我是男媒，而且因為沒有尊長，他就算女家主婚的長輩，又因為他不能在此多留，明日恰是黃道吉辰，一切俗禮，盡行刪去，你們兩人，就在明天正午時在聚義廳上交拜，後寨就作洞房，三義堡分寨，暫請黃寨主主持，好讓你騰出身子，穩作新郎，所有張燈結彩採辦喜慶筵席，犒全寨士卒，都已派定幹練頭目，連夜分頭趕辦起來，不信你此刻再到廳上去看，包管已煥然一新了，你想時機這樣迫促，你難道真個百事不管，光身做新郎嗎，路鼎一聽，急得跳起身來，拉住袁鷹兒道，我不知事情辦得這樣急促，不怕簡慢了俺們師妹嗎，袁鷹兒忍住笑聲說道，誰說不是，但是他老人家（指熊經略）獨斷獨行，誰敢道個不字，路鼎又道，現在咱們兩人得速回三義堡去，籌備一切，我總要對得起我師妹才是，袁兒你要做到底，幫我趕回咱們三義堡去，知會家裏人置辦應用東西才是，袁鷹兒道，紫霄師妹

不比他人，又關係着山寨面子，男女兩家應辦東西，都在你一人身上，至於裝飾洞房，置備粧奩，那是萬萬來不及的，好在師妹是女中豪傑，這種東西滿不在她心中，只要你禮貌週全，誠心誠意，也就罷了，倒是總寨分寨，上上下下一切人等，滿得重賞，於你面上也風光，依我看，事不宜遲，咱趕回三義堡籌備犒賞羊酒財帛，知會三姓父老集寨賀喜，才是正理，路鼎連稱是，於是兩人備了幾匹快馬，帶了幾個得力人，也不通知別人，立時飛也似的趕回去了，當天晚上，兩人又趕回山寨，大家手忙腳亂，分頭辦事，人多手衆，易於告成，各處分寨和三義堡三姓族人俱都到來，連各處山頭好漢，也紛紛聞名趕到，參與婚禮，頓時把玉龍岡上下弄得人來人往，賓客如雲，紫霄身爲總寨主，變了新娘子，一時難以見客，只好分派黃飛虎翻山鶴分頭款待，黑煞神過天星內外糾察，老獬管理聚義廳上的喜堂，女家總提調是熊經略，男家總提調是袁鷹兒，其餘全寨頭目和路袁兩族父老，都派定執事，倒也井井有條，一宵易過，轉瞬便到了第二天正午吉時，忽聽得廳內，贊禮的一聲高唱，階下鼓樂又細吹細打起來，寨門外又是通通幾聲砲響，接着劈劈卜卜鞭砲聲直響到後寨去，原來這時新郎路鼎，全副戎裝，騎着雕鞍鮮明的高頭大馬，帶着二十多名雄糾糾的堡勇，到後寨舉行親迎之禮去了，待了一忽兒，袁鷹兒如飛的跑進聚義廳，向衆人一拱手道，吉時已到，新郎已迎將來了，話言未畢，寨柵外又是震天價幾聲砲響，聚義廳階下一條甬道上的人們，春雷般一聲歡呼，立時波分浪裂般，兩下分開，讓出一條長長的道路，顯出一對繡字大旗來，旗上却繡着三義堡分寨寨主路幾個黑字，旗後緊跟着二十多名壯勇，一對對披紅插花，手捧提爐，爐內香烟縷縷籠罩着喜氣洋洋的堡勇，緩緩趨近階下，條的分開，相向



而立，壯勇對面立定，鸞鈴響處，新郎誠惶誠恐的翻身下馬，由廳上黃飛虎翻山鶴迎扶進廳，直到正中香案前向北立定，這時聚義廳大非昔比，廳前掛燈結彩，當然不用說，便是廳內也佈置得錦繡輝煌，正中香案點着蟠龍舞鳳的臂膀粗巨燭，獸鼎內焚起百合異香，屏風上掛了一副刻絲的三星大軸，其餘羅列着奇珍異寶，繡帳羅屏，把袁路兩家寶物，和山寨歷年積存的貴重物品，都裝飾得乾乾淨淨，連寨主們幾把虎皮交椅，也改頭換面，給錦繡交錯的幃幔遮住了，只有從白骨坳怪物身上剝下來的那張金碧毛皮的第一把交椅，却依然高供在香案上面，說是山寨規矩如此，總寨主的交椅不能隨便移動的，這時新郎一到，贊禮生又高唱入雲，前邊廳外樂聲剛住，寨門外砲聲又作，可是寨門外人如潮湧，呼聲震天，宛如千軍萬馬一般，反掩住了迎接新娘的禮砲聲，廳上衆人吃了一驚，以爲發生了事故，慌派人趕去一探，原來滿不相干，却是玉龍岡塔兒岡三義堡三處趕來看熱鬧的男女老幼，把寨柵外一片廣場，擁擠得萬頭簇動，等得新娘子彩轎和一行執事到來，衆人呼聲雷動，一齊包圍住新娘轎馬，都想看看總寨主裝成新娘的豐采，新娘子身邊女兵寨勇們，又都和這般看客厮熟，平日原是一家人一般，怎敢逞蠻驅逐，呼的一聲，早已把一行整整齊齊的執事，衝得七零八落，把新娘彩轎圍擠得水洩不通，衆人一半好奇，一半紫霄平日對待三處寨民，撫慰體恤，如同家人一般，再者又都是女兵寨卒的家屬親友，平日聽熟了總寨主怎樣恣色，怎樣本領，怎樣智慧，個個人心裏都當她天仙一般，這時改裝了新娘子，益發要看個飽了，廳上各寨主一聽新娘被寨民包圍，恐怕誤了吉時，慌派了幾個出去，高聲曉諭，那知護衛新娘的熊經略，依然披着一件破道袍，擋在新娘面前，早已連說帶笑，大聲說道，諸位高鄰，不要亂擠，新娘

是總寨主，今天做了一次新娘，明天還是總寨主，諸位要看，明天後天有的是日子，儘管慢慢來看，何必忙在一時，如果諸位擁擠不去，誤了吉時，這倒不是玩的，他這樣一喊，看熱鬧的人明白事理的，也齊聲喊道，這位道爺說的對呀，咱們全仗總寨主順順利利的保護咱們，今天是她老人家大好日子，咱們不要誤她的吉時才對呀，衆位鄉親散散罷，這一下，衆口同聲，立時像螻蛄歸洞般，紛紛散開讓出中間直連寨門的一條道來，女兵寨卒依然執着儀仗，排列成行，向寨柵門內魚貫而進，這幾隊儀仗，却比新郎來得威武堂皇了，第一隊爲首一個山精似的頭目，賣露他的膂力，捧定一面長逾二丈的大旗，鑲着火紅蜈蚣穗，迎着風獵獵山響，中間繡出玉龍岡總寨主李幾個大字，身後幾十個精壯寨卒，一色荷着映日耀光的長矛，矛上都結着紅綠彩球，這一隊過去第二隊又是兩面繡旗，分繡着衛鄉保國，除暴安良，八個字，旗後二十四個鼓吹手，吹打着異樣細樂，聽之心醉，衆隊都是掛紅插綠的女兵，提爐的，撐扇的，執拂的，捧劍的，一個個邁開鰻魚大腳，昂頭而進，這般大脚婆後面，才是翠帷繡幙四平八穩的新娘轎子，兩旁擁護着十幾個姣俏的女兵，全身軟甲，挂劍背弓，很是英武，新娘轎後，跟定兩匹駿馬，馬上便是送親的熊經略小虎兒了，這隊儀仗到了聚義廳下，也兩面分開讓新娘轎子直抬到階下，熊經略小虎兒棄鞍下馬，由袁鷹兒等迎接進廳，這時廳上廳下，鼓樂喧天，三吹三打已畢，又聽得堂上贊禮生提着丹田音，高唱一套照例吉詞，然後唱起新貴人新玉人就位行交拜禮的儀詞來，這時贊禮生宛同百萬軍中的司令官一樣，誰也得聽他的話，他一聲高唱，新娘轎邊幾個女兵，慢慢打起轎前繡幔，扶出總寨主來，廳上下各寨主頭目人等，誰不注視在彩轎中間，一經轎簾捲起，衆人眼前髣髴打了一道

電閃，再仔細看去，才認清女兵們扶出珠冠霞披，玉佩雲裳的美人兒來，比較平日淡粧素服，玉骨冰肌，又是不同，此時只覺雍容華貴，儀態萬方，但是衆人儘量看了個飽，只有那位新郎路鼎，早已面朝裏，背向外，誠惶誠恐的立在香案前紅氈上，那敢回過頭來看一眼呢，好容易，等得美人駕到，香風陣陣從背後襲來，又聽得環佩叮噹，夾雜着佩佩鏘鏘，已到紅氈上面，饒是路鼎英雄，到這地步，也覺心頭亂跳，滿身不得勁兒，只好眼觀鼻，鼻觀心，怡恭將就的聽贊禮的擺佈，一霎時，嘉禮告成，大家送新郎新娘進了後寨的洞房，照俗禮和大家的性氣，恨不得盡量鬧一鬧洞房，向路鼎大開玩笑，但是新娘是總寨主身分，平日威嚴肅穆，領袖羣英，大家如何好意思露出輕佻舉動來，又加上一位不怒而威的熊經略，監視在旁，只可老老實實的退到廳上，大鬧喜筵，盡量喝酒了，衆人正喝得興高彩烈之際，忽聽得寨卒們報道，總寨主和路寨主親來道謝，一語未畢，七八個女兵已簇擁一對新婚夫婦，緩步進廳，廳外又奏起安席細樂，衆人慌一齊起立，却一眼看到盈盈卓立的紫霄，已換了個樣子，把交拜時的官裝，去掉得乾乾淨淨，依然是平日的素服練裙，只有面上脂粉，尙未洗掉，路鼎也換了華服，比平日還要樸素些，兩人一進廳，紫霄歛衽，路鼎抱拳，向全廳席上致敬，路鼎並說了幾句謙謝的冠冕話，即由幾個女兵，搶起酒壺，代她們夫婦分頭向各席敬酒，這時廳上也有不少因親及友，藉此觀光的山三岳成名好漢，靠左第一席上，便有兩個魔頭在座，一個是過天星幼年一起從師練武的同學，是襄陽人，綽號笑面虎，約摸有三十多歲，生得闊面濃眉，豺聲鼠目，外加一臉橫肉，滿頰瘡痍，不笑則已，一笑起來比哭還難看，此人原是襄陽一個惡霸，一面接交官府，魚肉良民，一面又坐贓窩盜，無所不爲，他不知從何處

得知過天星在玉龍岡坐了交椅，又得知玉龍岡英雄了得，威振一方，起了拉攏念頭，特地備了幾樣名貴禮品，邀了一個本領高強的盟弟，指名來見過天星，却不料正趕上山寨舉行喜事，居然也混充起賀客，高踞廳上筵席了，和他同來的那位盟弟，在長江上下游，大大有名，不論是誰提起他來，都是嚇得變貌變色，原來此人是長江一帶出了名的獨腳飛盜，外帶着到處採花，他做的案子，不計其數，却從來沒有破過案，因為他一身軟硬功夫，條來條往，無跡可尋，官廳捕役，非但不敢同他拼命，反而暗中得他賄賂，上下其手，這其中，一半也因有笑面虎庇護他，愈發可以逍遙法外了，這人匪號也特別，叫做「紅孩兒」，因為他天生成一付短小身材，全身不夠三尺長，却又長得一張白裏翻紅的俊俏面孔，雖然年已二十出外，看外表兀是一個十幾歲的童兒，他利用這付短身材，每逢晚上做案，便穿上小孩的紅色短衫褲，又截短了長髮，剪成一圈齊眉劉海，兩邊又梳了兩支冲天杵小辮，冷不防飛進大家繡閣，姑娘們驟然一看，真還不疑他是採花大盜，當他是鄰居頑童哩，有許多無恥娘們，被他破了貞操，反愛上了他，留在深閨中，十天半月不出來，也是常有的事，這次他在笑面虎家中盤桓，聽笑面虎說起玉龍岡總寨主是個少女，如何美貌，如何本領，說得他心癢難搔，拉着笑面虎非要同去不可，因此兩人搭擋同到山寨，也算兩位賓客，紅孩兒起初看見兩人交拜，覺得路鼎沒有風流溫柔的資格，配不上這位天仙般的總寨主，很替紫霄抱屈，等得紫霄路鼎穿着平常便服，進來周旋，他兩隻眼直勾勾的釘在紫霄面上，覺得這位美人兒，無論金裝玉裹，荆釵布裙，都掩不住她的姿色，自己枉稱採花使者，竟沒有碰着這樣絕世佳人，他這樣癡癡的想着，兩隻色眼又直勾勾的釘着，笑面虎和他說了幾句，全然不睬，竟似失了魂

魄似的，形狀非常可笑，這席主位上正是過天星，一看紅孩兒失神落魄的，弄出這付怪相來，也覺十分不雅，萬一被總寨主和別人看到，追究起來，總是自己的朋友，自己的性命才蒙總寨主親自救出，怎麼又引進這種壞坯子來，當這大喜的日子，萬一弄出事來，自己如何吃消得下，這樣一想，愈想愈怕，屢次想開口用話點醒笑面虎，叫他轉知紅孩兒放尊重些，無奈笑面虎也是色中餓鬼，忘記了自己坐在何處，直着一雙怪眼，也自看呆了，過天星屢次用目示意，何曾理會得到，偏巧有兩個女兵提着兩把酒壺敬到這席上來，紫霄路鼎的眼光自然也轉到這席上，互相行禮之間，在路鼎只覺這首座兩人，面目甚生，也不注意到別的地方，可是紫霄目光如電，何等聰明，一瞬之間，早已把兩人怪相看到肚裏，也不作聲，嫻嫻的向席上一周旋告竣，夫婦倆正要雙雙退出，忽見中間一席上幾個白髮蕭蕭，衣冠楚楚的老頭兒，走下席來，齊向紫霄躬身爲禮，笑着說道，俺們這幾個小老兒，已是風燭殘年，平日仗着總寨主庇護，安居家中，足不出戶，平時耳內聽得總寨主如何本領，如何智慧，却苦於行動不便，每逢寨主大顯身手時，總趕不上飽飽眼福，俺們這幾個小老兒，時常聚在一起議論此事，總想設法親眼看一看總寨主本領，這樣死去，俺們才算沒有白活了這許多年，無奈在平時不敢冒昧褻瀆，幸得今天是總寨主大喜日子，又知總寨主平時敬老憐貧，提着胆氣，借酒遮臉，想求一求總寨主賞個面子，只是動刀掄杖，今天大喜日子，實不相宜，請總寨主隨意施展一點，俺們幾個小老頭兒死也甘心了，說罷，又連連打拱，這幾個倚老賣老的這樣一說，却合了一般賓客的胃口，在本寨各好漢，早已見識過，原不希罕，可是各處趕來賀喜的江湖好漢，平日對於紫霄也只聞名，既是洞房鬧不成，正苦沒有題目，此刻一經幾個

老者提議，立時齊口同聲的響應起來，其中笑面虎紅孩兒兩個寶貨，更是別有用心，巴不得有此一舉，看一看美人的本領如何，這時路鼎恐怕紫霄不樂意，一個別扭，便要弄僵，偷眼看她時，却見紫霄看出出頭的幾位老者，都是路袁兩姓族中的長輩，說的話又這樣委婉，笑吟吟的說道，今天承諸位尊長，和諸位貴客光降，使山寨增輝，非常感激，至於妾一點微末之技，在座貴客，都是此中高手，恐怕難以入目，反不如藏拙爲妙，紫霄話未說完，賓客堆裏早有幾個人齊聲喊道，我們久仰總寨主內家功夫出衆，務必賞面才好，這幾個人一喊，合者益衆，鬧得個烏烟瘴氣，紫霄再想接說幾句，已是不能，又苦於自己究竟是嶄新的新娘子，不好意思大聲說話，幸而袁鷹兒擠進人圈，笑吟吟向衆人說道，諸位要敝寨主一顯身手，也未始不可，不過只她單人獨練，未免枯燥無味，諸位貴客都是行家，何妨出來先練幾樣絕技，也教敝寨見識見識呢，這一句話，正合紫霄心思，因爲今天來客良莠不齊，難免有別的山頭，假充賀客，暗探虛實的事，藉此也可看看來人本領如何，這時衆客裏面，也有持重不露的，也有想賣露幾手的，也有自知自己本領不濟不聲不響的，你推我讓了半晌，忽聽得左面席上有人怪聲怪氣的喊道，有幾手的就下場，何必學娘兒們似的扭扭捏捏就誤工夫呢，咱們還要看看後面壓軸子的好戲呢，這一喊，誰也聽出語中帶刺，不免都伸起脖子，尋說話的人，那知他喊了幾句，脖子一縮，沒事人似的，自飲自酌起來，只有一席的人，知道喊的就是笑面虎，可是過天星心裏格外難受，暗想你這小子真損，你既然不顧體面，俺也不顧交情，眉頭一皺，計上心來，便笑說道，咱們多年不見，大哥功夫當然一日千里，趁此機會，何妨出面露幾手，也使小弟面上增光呢，笑面虎笑着向那面一指道，你不要忙，咱們先得看看別人的，

過天星等朝着他指的所在一看，果見一個油墩似的胖漢從左面席上被人架了起來。推推擁擁，一直推到廳中鋪紅氈的空地上，那胖漢生成一張四方大黑臉，走起來，領下兩塊肥肉，一動一哆嗦，一個小鼻子，却躲在兩塊肥肉下面，一雙豬眼也被面上肥肉，擠得變成一條線，下面還凸着一個大鼓似的肚皮，這付怪相，誰也禁不住要笑，袁鷹兒路鼎紫霄一看這樣寶貨，也來獻藝，只可忍笑，退到下面主席上坐下，靜看胖漢怎樣施展，可笑胖漢踏到紅氈上，把袍袖向上一捲，伸出短短的兩隻黑肥手，十個指頭，却有蘿蔔般粗，忽的向兩面席上一抱拳，發出尖列列的刺耳嗓子說道，在下生長鳳陽，自幼愛好武藝，淮南淮北，一帶英雄好漢，沒有一個不知道俺的，承他們不棄，送俺一個鐵肚皮的雅號；因俺功夫都在這肚皮上，說到此處，竟自解開袍帶，大敞胸膛，端出黑油油亮晶晶的一個大肚來，而且兩手開弓接連幾個巴掌，把自己肚皮拍得山響，他這付尊容，配着他一付尖嗓子，已經夠看的了，怎禁得他這樣一做作，逗得衆人鬨堂大笑，這時熊經略小虎兒都在席上，衆人笑時，小虎兒直笑得蹲下身去，直扶肚子，連紫霄也忍不住別過頭去，惟獨熊經略始終沒有正眼看他一眼，只顧喝自己的酒，這且不提，那胖漢把肚皮拍了一陣，又說道，諸位不要笑，淮南淮北一帶的英雄，在俺肚皮上跌筋斗的不知多少，俺這鐵肚皮綽號，得來也不容易哩，口說無憑，諸位不信，便請過來，在俺肚皮上重重的打三下，俺決不還手，且看俺肚皮結實不結實，話猶未畢，猛聽右席上大喝一聲好的，俺來試一下，喝聲未畢，人已到了鐵肚皮面前，原來此人就是笑面虎，他暗想不管他肚皮怎樣，橫豎他願意讓人打，這樣便宜，落得找的，他打好如意算盤，挺身而出，來到胖漢面前，也不招呼，只把袍袖一勒，伸出油鏢似的拳頭，在胖漢

面前恍了一恍，哈哈笑道，足下肚皮雖然結實，俺這拳頭分量也不輕，咱們往日少怨，今日無仇，萬一打壞了尊腹，倒不是玩的，咱們預先聲明一下，胖漢瞪着一雙豬眼，向笑面虎看了又看，然後冷笑一聲道，俺肚皮擺在這裏，原不是擺空架子與人看的，打壞了肚皮，只怪自己肚皮不結實，便是打破了肚皮也怨不得人拳重，萬一俺肚皮沒有受傷，打的人倒受了傷，當然也不能怪俺肚皮無情，這也得預先聲明一下，足下如果自問沒有把握，還不如回去安坐吃喝的好，說畢，兩手叉腰，兩腿一蹲，端得四平八穩，笑面虎原是個兇暴腳色，怎禁胖漢一反激，又自恃着拳頭上用過苦功，平日一拳可以擊碎三塊水磨方磚，這樣棉花似的大腹，包管一拳過去，便打得他大小便齊出，那邊架子端好，這邊便舉拳奔去，還算笑面虎良心發現，拳頭未下，心裏一轉念，萬一真個一拳打死，在這喜慶席上，似乎說不過去，不如只用八成力暈罷，他念頭一轉之間，油錘似的拳頭已到胖漢肚上，只聽拍托一聲，笑面虎拳頭整個兒陷入肥肉之內，看的人吃了一驚，以爲一拳搗破了肚皮，連拳頭都打入腹內了，說時遲，那時快，未等笑面虎拔拳，忽聽胖漢鼻子裏哼了一聲，同時黑油油的肚皮，突地向外一鼓，卜通一聲，笑面虎仰面一交，跌出三四步開外，笑面虎在衆目睽睽之下，豈肯吃這個虧，一骨碌跳起身來，虎也似的一聲大吼，一雙滿佈紅筋的怪眼，突得鷄卵一般，火雜雜重又撲將過去，惡狠狠用足力量，騰的一拳，這一下，樂子可大了，拳到了肚皮上，只覺胖漢肚子真像蒲包一般，鬆鬆的毫不着實，四圍肥肉，却跟着拳頭往裏收，這回拳勢既猛，皮肉也格外收得緊，非但整個拳頭沒入肉堆內，連小半條臂膀，也裹將進去了，笑面虎一看不好，急想收拳時，那知拳頭到了人家肚皮上，被四面肥肉裹得緊緊的，宛如生了根，再也拔不出



來，掙扎了幾下，拔不動，心頭火發，惡胆頓生，正想舉腿兜頭踢去，猛聽得胖漢喝一聲，滾你媽的，這一下，真要笑面虎好看，在胖漢肚皮運氣一鼓之間，笑面虎伸腿欲踢之際，猛覺全身一震，憑空彈出一丈開外，頭下腳上，一個倒栽葱，直跌落大廳門角落裏，跌得他發昏了半晌起不來，因為頭上腳下，跌下來，頭和地面便撞了一下，自然震得昏迷過去了，過天星倒底不忍，慌和頭目們趕來，把笑面虎抬了出去，這邊把受傷的笑面虎抬出，那邊胖漢得意揚揚，把肚皮拍得山響，哈哈大笑道，那位仁兄真可以，看他神氣，定想一拳打死俺才甘心，那知在俺這肚皮上打得輕跌得輕，打得狠也跌得狠了，有了那仁兄作榜樣，大約沒有人來嘗試的了，俺總算獻過了醜，要失陪了，他正想掩好衣襟，忽聽得右席又有人大喝道，休走，還有一個不怕跌的，衆人急看時，只見右席上走下一個滿身錦繡俊俏風流的瘦小書生來。

## 第十七章 男女英雄的結合

身子雖然短小，幾步春風俏步，却像台上做戲一般，原來此人就是紅孩兒，他在席上，看清胖漢肚上功夫，無非仗着一點蛤蟆功，笑面虎練的是一身硬功，想用猛力伏人，所以上了他的當，紅孩兒存了報復主意，便一步三搖的走近胖漢，假充斯文，向胖漢兜頭一揖，胖漢正在志高氣揚，那把紅孩兒放在心上，略一抱拳，便哈哈笑道，足下乳臭未乾，吃完了喜酒，上學堂去是正經，咱們以武會友，沒有你們念書人的份兒，紅孩兒並不生氣，依然笑嘻嘻的說

道，我看那位打你肚皮的朋友跌得怪有趣的，所以俺也想照樣跌他一交，再說你自己說過，不論是誰，都可以打你肚皮三下，並沒有說念書人不能打你的話，你如果怕俺打你，那倒好辦，你只要在衆人面前朝俺叩三個響頭，俺就放你過去了，這一番尖刻的話，說得胖漢真像氣蛤一般，怪鳥似的大叫，立時重敞胸膛，端好功架，向紅孩兒招手道，來，來，來，來，你自己招死，可不能怪俺，紅孩兒嘻皮笑臉並不動手，只管朝着他端詳，胖漢等了許久，有點不耐煩起來，喝道，叫你打你又不敢來打，只管耽誤功夫做甚，不料胖子話未絕聲，紅孩兒一個箭步，疾起右掌，向胖漢肚臍眼上只脆生生一拍，托的一聲響，猛見胖漢臉色驟變，一聲怪叫，望後一個倒坐，墩在地上，竟起不來了，紅孩兒朝地上胖漢看了一眼，冷笑道，原來鐵肚皮功夫，也只如此，說畢，頭也不回，向廳外出去了，這擋口，忽見老獬獨一躍而起，向廳外喝道，去客且請留名，紅孩兒仰天大笑道，俺便是長江紅孩兒，是此地過寨主朋友，說完這話，依然揚長而去，老獬獨記住姓氏，轉身來看鐵肚皮胖漢，已由衆人七手八腳的從地架起，向廳外扶出，原來那胖漢是老獬獨的舊友，跟着老獬獨從塔兒岡趕來瞻仰婚儀，這時受了紅孩兒的掌傷，面如金紙，牙關緊閉，老獬獨慌同幾個寨卒，把他架回自己下處調養，可是聚義廳上，被這幾個寶貨一鬧，鬧得興致索然，也沒有人敢提議請紫霄再顯身手了，坐在左面首席上的熊經略，半晌沒有開口，此時却呵呵大笑道，這幾個寶貨，都不是好東西，那胖子蛤蟆功沒有練到家，便想在這兒耀武揚威，偏又碰上他的尅星，那孩子這一掌，真夠狠辣，可憐的胖子，包管不到三天，便要裂腸而死，衆人吃了一驚，紫霄却從容不迫的走到熊經略身邊，慢慢提起酒壺，替熊經略斟了滿滿一杯酒，然後在相近空椅上坐下，

笑問道，師叔說的使掌的人，大約用的是鐵沙掌功夫，却不料他年紀輕輕，竟忍心下這樣毒手，剛才聽他自己報名，叫甚麼紅孩兒，這個綽號，也夠特別的了，能經略笑道，這紅孩兒眼光不定，滿身邪氣，出手又這樣毒辣，如果他常到山寨來，你們應該留神一二才是，紫霄不住點頭，黃飛虎翻山鶴齊聲說道，那三個賀客面目很生，山寨素未見過這等人，據說那胖子是老獼獼的朋友，那跌一交的漢子和紅孩兒，都是過天星的熟人，剛來山寨訪友，湊巧遇上喜事，便也列入賀客之列了，本寨執事人等，招待賓客的，依然分頭待客，巡邏壁壘的，依然分頭糾巡，這天全山頭目寨卒，雖然不能擅離汛地，却沒有一個不沾着喜慶的恩惠，整天的吃着大盃酒肉不算，外帶着幾兩白花花的犒賞，連山寨境界內居民多少也得着有一點好處，這筆開消，數目却也不小，當然是路鼎掏的腰包，但是全山寨卒居民都感念着李總寨主，並不知道是路寨主的恩惠，最可笑這天晚上，路鼎身為新郎，當然是步入洞房，克償夙願的了，那知這位新郎，與衆不同，由愛轉敬，由敬轉畏，到了這要緊關頭，愛也愛到極點，畏也畏到極點，這也是紫霄在平日言笑不苟，冷如冰霜，到了做總寨主時，又令出如山，不分親疎遠近，一律看待，那有路鼎親近談笑的機會，洞房所在地的後寨，平日又是禁地，不奉命令，不得擅入一步的，這天到了華燈四上，晚筵告竣，別人是歡天喜地，喜談闊論，惟獨路鼎一顆心，七上八下，宛似熱鍋上螞蟻一般，天色愈晚，心上愈難受，他的新夫人，依然大大方方的周旋衆人，滿廳張羅，惟獨他少言無味，連正眼也不敢看她一眼，愁眉苦臉，活似大禍臨頭一般，衆人看他這樣神氣，也猜不透他是甚麼心思，只有袁鷹兒肚裏明白，暗暗好笑，心想我們這位路兄，何苦千方百計，自找這樣苦頭，新婚一夕，變了難關，真是好

笑，看來這重難關，要他獨個兒單槍匹馬闖過去，恐怕沒有這種勇氣的了，少不得又要求我錦囊妙計，但是這擋事，却不是別人可以代出頭的，骨子裏依然要他自己下功夫才是，袁鷹兒剛在思索，路鼎果然蹇到身邊，悄悄說道，袁兄跟我來，袁鷹兒笑着一點頭，兩人便悄悄離開衆人，在無人處低低商量了一陣，也不知袁鷹兒傳授了甚麼錦囊妙計，路鼎眉頭頓展，一人坐在下處，靜等好音，袁鷹兒却不然了，一忽兒找着熊經略談幾句，一忽兒又尋着小虎兒探點消息，一忽兒又向女兵們鬼混一陣，東奔西跑，忙得個腳不停步，直到了起更時分，後寨四個女兵，分執四盞垂蘇紗燈，冉冉而來，直到路鼎下處，說是尊熊經略命，迎接路寨主，送入洞房，成就百年佳偶，這幾句話，聽在路鼎耳內，宛似皇恩大赦，明知袁鷹兒一番奔走，功勞不小，熊經略的恩德，更是難忘，慌不迭立起身，跟着女兵到後寨來，未到後寨，在半路上先掏出四錠雪花銀子，分賞四個女兵，女兵們自然樂得笑納，却都笑道，剛才袁寨主已分賞給總寨主身邊女兵，俺們都有份，此刻又蒙寨主犒賞，此後寨主也是俺們主人，伺候不週之地，還要請寨主包涵哩，說罷，個個喜着嘴，笑得花枝招展，路鼎大樂，這幾個女兵又都長得有幾分姿色，一面走着一面鶯鶯燕燕，擁着路鼎走來，到了紫霄住屋門口，守衛的女兵，早已看見，跑進來通報，路鼎以爲這一通報，定有人出來，把自己迎接進去，說不定熊經略親自出迎，那知在門口站了半晌，不但熊經略蹤跡不見，便是小虎兒也不露面，連身邊跟自己來的四個女兵，都溜進門內去了，一個人淒淒涼涼的在門外來回大踱，又不好意思闖門進去問個原由，滿以爲袁鷹兒安排妥貼，可以走馬上任，誰知這座大門，又成了一座難關，雖然看兩扇大門，明明開着，毫無阻擋，但在路鼎眼內，便像千山萬水一般，屢次想一

鼓作氣邁進門去，總顧慮自己面皮不好看，又摸不透紫霄是何主意，說不定紫霄和熊經略商量好的，故意這樣做作，要試一試自己心地如何，是不是急色兒一流，路鼎正在心口相商，徬徨無計，偶一轉身望到來路上，驀見嶺腰路口一條黑影，箭也似的向松林內竄去，倏忽不見，路鼎以爲紫霄身邊的女兵退值下來，在山上玩耍或者背地偷窺自己，也未可知，因此並不在意，心裏又念念不忘如何進門，更想不到別的事情上去，這樣又出了半天神，猛聽得身後有人低低喚道，路寨主，路鼎吃了一驚，慌回身一看，認出就是迎接自己的四個女兵中的一人，路鼎仗着特別犒賞道，怎的你們進去了這半天，一個也不出來了，那女兵笑道，寨主休急，俺恨不得立時替你通報，無奈總寨主正和熊經略密談，似乎談的非常重要，不許一人進房去，俺們都替你焦急，但是俺們總寨主山規森嚴，誰敢進去通報呢，俺恐怕寨主等得心焦，特地溜出來悄悄通知您老一聲，請您安心再等一忽兒，他們談話一完，俺們立時替你通報便了，路鼎暗想，早不談，晚不談，偏在這時密談起來，橫豎我已等了這許多功夫，也不在乎再等一等，便是等到天明我也幹，鐵桿磨釘，好歹有個結果，主意打定，便點頭道，既然總寨主有機密要事，我再候一候便了，女兵喜着嘴又轉身進內去了，這樣又等了半天，側耳聽見遠遠鐘樓上已打二更，驀然間門內跑出幾個女兵，嬌聲喊道，總寨主親自出迎，這一聲，雖然出自嬌滴滴的喉嚨，在路鼎耳朵內，宛如晴天霹靂，完全出於意外，反鬧得舉措不安，偷眼向門內看時，果見幾個佩刀女兵，提着宮燈，導着紫霄緩緩下階，向外走來，路鼎又驚又喜，人還未到跟前，已向內深深一躬打下地去，等他直腰而起，紫霄已在門內，歛衽爲禮，低聲說道，適有小事和熊世叔商酌，他們通報稍遲，有勞吾兄久候，尙乞恕罪，這時

路鼎心花怒放，如登天上，更想不到紫霄竟親自出迎，又說出告罪的話，幾乎要感激涕零，那還說得出整句的話來，口裏祇連說不敢，……說了一大串的不敢，人却依然立在門外，倒是錢可通神，紫霄身後幾個乖覺的女兵，看得路鼎可笑，念着得過他的重賞，便笑着過去扶他進門，紫霄轉身時，舉手一揮，女兵們便悄悄退去，只剩紫霄房內兩個貼身的侍女，提燈前導，居然引上樓梯，直引到紫霄臥房，室內雅潔絕倫，却不像新婚洞房樣子，路鼎家中移來一切富麗堂皇的陳設，一物不見，路鼎心中大奇，却不敢作聲，紫霄察言觀色，早已瞭然，孤犀微露，嫣然一笑道，既然夫婦，重在同心，妾又出身微賤，愛好樸素，又想到身在山寨，尚非安居樂業之時，所以一應是舊，但吾兄所賜，何敢輕棄，業已另闢一室陳列，吾兄不信，請到對室一看，便可明白，說罷，親自在前引導，引路鼎走進對面室內，一到這間房內，立時煥然一新，處處爭光耀眼，果然把路家送來的東西，一件件陳設有條不紊，雕床繡被，寶鏡錦屏，件件皆備，路鼎肅然起敬，囁嚅說道，師妹是巾幗奇女士，這種俗物，怎能看得上眼，愚兄自愧不才，得蒙師妹惠允下嫁，實在一生萬幸，此後惟有一片誠心，萬事聽師妹指教，便是叫愚兄替師妹執鞭隨鐙，也是甘心，說罷，滿臉誠惶誠恐之色，一面又連連打躬，意思之間，似乎要屈下膝去，紫霄悄悄說道，俊俏郎君易得，誠實丈夫難求，得兄如此，妾向何求，於是兩人就在這間房內分頭坐下，絮絮情話起來，直至夜靜更深，方攜手入帳，一對男女英雄，從此花好月圓，永結良儔，書說至此，便告結束。

十六年九月初版

武俠長篇小說  
**龍岡女俠** 上下集

定價國幣

著 作 人 朱 貞 木

出 版 者 上 海 平 津 書 店

漢口路同安大樓一一〇號

北 平 北 京 書 店

總店：北平琉璃廠九六號  
支店：石門市中山路

發 行 者

天 津 平 津 書 店

第一區河北路  
傅德里一三八號

總 經 售 處

上 海 正 氣 書 局

翻 印 必 究

